目　录

证　治

医论

外感论

春　病

一、新感

《内经》："春伤于风"。当春厥阴行令，风木司权，伤于风为病，有轻重之分，然皆春令所感之新邪，感之即病，但风统诸气，病有兼杂。

有伤风、风寒、风热、风嗽等。

(一)伤风

伤风：即风伤卫、肺证，有伤卫、伤肺之别，伤卫较伤肺为轻，皮毛为肺之合，风伤于皮毛，而未传经入里曰冒，又称"鼻伤风"。重则曰伤，更重则曰中，皆春令新邪所伤。风邪伤卫，证轻而浅，虽不难数服而瘥，然风为阳邪，极易化火，辛温之药不宜过用，宜佐辛凉，使肺经之气舒，伤则解。若治不及时，不避风寒，不慎饮食肥腻酸冷，则可致肺气不利，咳逆痰多，胸闷胃钝，或发热等。

1. 伤风，风伤于表，主症为：恶风，微热，头痛，鼻塞喷嚏。舌象常，脉濡滑而不浮缓。治用辛温，辛凉合剂，理气轻解：

紫苏、薄荷、杏仁、桔梗。

紫苏辛温，发散风寒，行气宽中。薄荷辛凉，疏散风热，清

利头目，清轻疏散，善解风热之邪，力能内透筋骨，外达肌表，宣通脏腑，贯穿经络，透发凉汗，与紫苏同用，寒热同调轻解。杏仁苦降肺气，辛散宣肺祛痰。伍桔梗开宣肺气，轻宣通上。

（1）见咳痰不爽，胸闷气急。脉两寸滑，舌苔边白中黄、根部厚腻。为感冒外风，恣食油腻而食积阻滞于胃，风痰壅闭于肺，伤风挟食，治佐降气豁痰，消食和中，前方加：

前胡、陈皮、莱菔子。

前胡降气祛痰，宣散风热，开泄肺气，肺气通畅，启闭开壅，则肠胃之气疏利。伍陈皮、莱菔子消食化积，降气消痰，醒脾开胃，行郁消滞，调气和中。

（2）若恶风，发热，咳嗽重，脉浮，为风伤肺，治佐宣肺止咳，方加：

前胡、荆芥、半夏、茯苓、甘草、生姜、大枣。

荆芥辛散疏风透表，辛而不烈，温而不燥，既散风寒，亦解风热。伍半夏、茯苓健脾燥湿，和胃降逆。

2. 症见发热，汗出恶风，手足冷。舌苔白滑，脉浮缓弱。乃伤风后，再感风寒，卫气不和，肺气不宣，治以宣肺通窍，方用葱豉汤法：

葱白、淡豆豉、白蔻、生姜。

葱白外散寒邪以解表，内通阳气，除寒凝气滞，淡豆豉辛微苦，疏散宣透，解表除烦，既透解表邪，又宣散郁热。白蔻化湿行气温中，生姜散表寒。

（二）风寒

风寒：初春尚有余寒，外感风中夹寒。

1. 外感风寒，主症为：寒热，头痛，微汗，或咳嗽，体瘦。舌苔薄白，脉浮大，或兼弦紧。治用辛温解表，方：

苍术、防风、陈皮、甘草、生姜。

苍术辛散，外散风寒湿邪而透表发汗，内化脾胃之湿而健运中焦。伍防风、陈皮祛风解表、理气行滞调中，生姜发汗解表，温中。内伤饮冷或外感寒邪无汗者亦可用。

(1)形寒无汗，胸脘痞闷，咳逆。舌苔薄白，脉浮。为外感风寒，兼内伤，治佐理气，方加：

香附、紫苏、杏仁。

香附辛散苦降，得紫苏则发汗散邪，佐杏仁行滞降逆止咳。

(2)食欲减退，伤食，方加：

砂仁、神曲。

2. 外感风寒，营卫不和，症见：形寒微热，微汗咳嗽，鼻塞流涕，头晕体疲。舌苔薄白，脉浮缓。治以益气解表，方用黄芪桂枝汤法：

桂枝、白芍、甘草、生姜、大枣、黄芪、防风、知母。

黄芪补气，伍防风宣通营卫，碍其温，佐知母清肺凉胃，下泻相火，滋阴润燥。以胸中气虚，不能固摄卫气，卫气散漫则不能捍御外邪，外邪透入营卫，营津外泄为汗，故桂枝汤解肌和营，又伍防风之宣通，黄芪、知母之固本护阴，气虚并营卫之伤可解。

(三)风热

风热：春应温而过热，风中夹热，为新感，即《金匮》"至而太过"，《礼记》"春行夏令"，与风温、热病伏气不同。

1. 外感风热，症见：发热重，恶寒微，头痛昏，口干渴。咽红，舌红，苔薄黄，脉浮数。治用辛凉解表，方：

金银花、板蓝根、荆芥、薄荷、蝉蜕、杏仁。

金银花轻扬入肺，散肺经邪热又宣散风热，伍荆芥，增其疏散清热之力。蝉蜕甘寒清热，轻清上浮，开宣肺气，宣散肺经风热，伍薄荷更增疏散之力。杏仁疏利气机，畅三焦。板蓝根善治咽肿毒热，伍荆芥清散利咽，古有咽痛必用荆芥之论，风寒，风热表证均可用之。

(1)症见微汗，咳嗽气促，大便干，小便黄。舌红，苔薄黄，脉弦数。为滞热内停，治佐清热导滞，方加：

天花粉、白茅根、枇杷叶。

白茅根伍天花粉，甘寒清泄肺胃之热，偏主血分，凉血为主。佐枇杷叶上清肺热，肃降肺气，化痰止咳。

(2)咽痛红肿，为外感风热，郁热内蕴，治佐清热利咽泻火，方加：

山豆根、丹皮、赤芍、生石膏，生大黄、鱼腥草、桔梗。

山豆根性善泄降下行，能清泄肺胃之火而解毒利咽消肿，对热毒蕴结咽肿者尤佳。鱼腥草入肺经，清热解毒，利水消肿，桔梗清热利咽，宣肺祛痰，生石膏内清肺胃之火，清解肺胃气分实热，又外解肌肤之热，清热泻火中具退热生津之能，丹皮、赤芍清热凉血、消肿散郁。

风热证，去风之荆芥、薄荷、清热解毒之板蓝根、大青叶、山豆根、金银花、公英皆常用，利咽之马勃、金灯笼、赤芍、半夏、桔梗，亦可选用。治疗应注意和气血，调阴阳，微汗而不过，去邪而不伤正，并佐解毒、调畅气机。

(四)风嗽

风嗽：风邪伤肺，伤风咳嗽。

1. 风嗽，证见：恶风寒，或自汗，咳嗽咽痒、声重。舌苔白，脉浮。因风邪伤肺，肺气不利，治用疏风宣肺，祛痰止咳：

荆芥、苏叶、桔梗、前胡、甘草。

荆芥、苏叶疏风解表，桔梗、前胡、甘草宣肺化痰止咳。

(1)痰稠，气逆，由肺失宣肃，水饮壅滞上焦，治佐肃肺降气，方加：

茯苓、半夏、化饮。茯苓、半夏、紫菀、款冬花、杏仁。紫菀、款冬花苦温下气而不燥，甘温润肺而不腻，下气化痰止咳，不论寒热，内伤、外感，新久皆可用。紫菀止咳为主，款冬花祛痰为主，二药常相须为用，以全疗效。

二、伏气

《内经》："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即伏气为病。冬伤于寒，甚者即病，为伤寒；微者不即病，其气伏于肌肤或少阴，至春，阳气开泄，或因外邪、或不因外邪而发，为伏气，即伏气温病；或平素内热，复为新邪诱发。初起即显里热较重，或有明显的化燥灼阴的气分或血分证，与新感温病初起有表证者不同。

伏气温病有：春温、风温、温病、温毒等。

(一)春温

春温：冬受寒邪，伏于肌肤而不即发，或冬不藏精，邪伏少阴，至春感外寒，触动伏气乃发，即"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冬不藏精，春必病温"。

1. 伏气，春感外寒，触动伏气而发，症见：头身痛，寒热无汗，咳嗽，口渴。舌苔浮白，脉弦紧、滑数。治用辛温解表：

荆芥、防风、陈皮、桔梗、杏仁。

荆芥，防风解表，陈皮、桔梗、杏仁开上中焦之气分。

(1)症见神昏谵语、齿燥、舌绛，乃温热深踞阳明营分，伤津，治佐清热解毒、益阴生津，方加：

金银花、连翘、麦冬、玄参、生地。

(2)手足瘈疭,脉弦数,乃温热不解,热极生风,治佐清热息风,育阴生津。方加:

钩藤、铃羊角、菊花、麦冬、生地。

菊花入肝经,清泄肝经邪热,养肝阴,平肝火,盖金水二脏,制火平木,木平则风息,火降则热除,勾藤清心泄火,平肝息风。羚羊角平肝泻火,息风止痉。伍麦冬、生地清热生津、以息风止搐。

(3)昏朦,不语,失神,舌苔焦黑,乃温热邪人心包,治佐清热宣窍,方加:

犀角、天花粉、川贝、菖蒲。

犀角泻心火,清热凉血解毒,主神昏痉厥,在心之病宜用之。菖蒲入胃宣化湿浊,醒脾开胃;入胸膈疏利痰浊,振清阳,开心窍,醒神健脑,伍川贝润肺化痰通络。

2. 春温剧发,面青白,肤热不扬,口渴或厥。脉伏肢冷,舌干、苔灰腻燥、舌边色青乃邪陷厥阴,肝阳盛、肝阴亏。治用解表护阴,平肝潜阳,重镇安神:

人参、生地、甘草、菊花、珍珠母、生牡蛎、龙齿、羚羊角。

人参大补元气,生地清热凉血,养阴生津。甘草益气补脾。三者相伍,共补气阴。牡蛎益阴补水,平肝潜阳,龙齿重镇安神,菊花解表疏肝。

时病之进退,取决于正气与病邪相争之胜负,正气胜则病自退。平逆与举陷,虽似两岐,然沉疴大疾,此时必兼筹并顾。仲景以白虎治热,四逆治寒,凡正气不足者,必加人参,喻嘉言治时病重症,每于对症用药中加人参少许,实深得仲景遗法者。

伏气温病，发即内热重，或有显著的化燥灼阴的气分或血分证，虽治以清里热为主，又当时时顾津，春温为伏气温病之一，然冬春感风热之邪而病，或病于春者，亦曰春温，乃新感温病，新感温病指四时感受外邪，随感即发之温病，此述乃新感引动伏邪者、新感与伏邪合病，临证当详参。

曰温者，寒非纯寒而有热，热非纯热而有寒。春温诸证，变幻不一，务在临证机变。

（二）风温

风温：冬令受寒，至春感风，触动伏气而发

1. 风温初起、邪在肺卫，症见：发热头痛，微恶风寒，无汗或少汗，咳嗽，口渴。舌苔微白，脉浮数。治用辛凉解表：

薄荷、蝉蜕、前胡、瓜蒌壳。

薄荷、蝉蜕轻清透表，前胡、瓜蒌壳轻宣解风开肺气、气分畅舒，则透达新邪及伏气。薄荷善透窍，内而脏腑筋骨，外而腠理皮毛，故治温病筋骨痛。蝉蜕可达表，不任表散者用之佳，其原非辛散之品，用时去其前两大足，可减其开破之力，现已不甚讲究。此方治风温初起，风热新感，冬温袭肺咳嗽均可用。

（1）风温初起兼寒，症见：表实，壮热，汗少，六脉浮盛，治佐疏风解表，清热育阴，方加：

羌活、玉竹、生石膏、杏仁。

羌活宣散风寒，伍杏仁理气宣散。玉竹伍生石膏清热，养肺胃之阴。风温，因风触发，发热有汗，不可汗之；汗少，风必兼寒。用生石膏以引胃中化而欲散之热，达表还走太阳以汗解。寒温之证，原忌粘腻滋阴、甘寒清火，以其能留邪，此与羌活为伍，则助以发汗，能逐邪外出，然此乃调济阴阳，听其自汗，而非强发其汗，亦守阴护本之道。

(2)风温，风热伤肺胃，症见：咽喉肿痛，咳嗽音哑不扬，痰稠，胸痞，治佐清热解毒，清肃养阴，方加：

荆芥、竹茹、金银花、连翘、杏仁、枇杷叶。

竹茹清肺化痰，清胃止呕，伍杏仁、枇杷叶轻清宣肃，条畅气机，降逆止咳。外感风温，首先犯肺，服食滋养，即可致邪热留恋，气机阻滞。

(3)风温兼伏气化热内动，胃热上蒸，症见咳嗽吐痰，咽喉间有热上冲，音微哑。脉右关重取甚实。治佐清热滋燥，方加：

生石膏、白茅根。

春温，因寒触动伏气，初起恶寒无汗。风温，因风触动而发，初起恶风有汗，新感之邪虽殊，伏藏之气则一，是故种种变证，可同一治，其病势由渐而加，多由烦劳，而发病即伤津，变证迭出，多由冬不藏精。一切温热，总宜刻刻顾其津液，阴虚者更兼滋补为要。

(4)风温夹湿，湿邪内阻，症见：头痛晕，身痠痛乏力，佐清热祛湿，方加：

藿香、滑石、生苡仁、白蔻。

生苡仁益脾渗湿，伍白蔻化湿行气，上行宣肺理气，中入脾胃化湿，伍滑石导湿下行，藿香既解表邪，又化内湿。

(三)温病

温病：冬受寒气，伏而化热，至春伏气内动而发，一达于表，表里皆热。

1. 温病，胸中素蕴实热，又受外感而发，症见：不恶寒而恶热，口渴引饮，无汗，烦燥而喘。脉盛、洪滑长。治用清凉透邪：

生石膏、天花粉、蝉蜕、连翘。

连翘原非发汗之药，惟其人蕴有内热，用至 30g，则汗出力缓而长，且能舒肝气之郁，泻肺气之实，须用青连翘，具生发之气。连翘伍天花粉，善清上中之热。

(1)痰饮与外感凝结，上塞咽喉，下滞胃口，症见：短气，饮水不下，方加：

苏子、芒硝、莱菔子。

(2)热在三焦，症见：壮热，谵妄，脉洪大而数，治佐养阴保津，方加：

生地、知母、生白芍。

(3)热在胃府，症见谵语口渴。舌干苔燥，脉沉实。治佐润下救津，方加：

生地、大黄、芒硝。

温病伤阴以胃肾为主，胃阴伤则食少不饥，腹胀，大便或燥结，舌苔光剥或舌红少津，脉细或数；肾阴伤则低热颧红，手足心热，凡伏气化热窜入胃府，非重用生石膏不解。伏气化热，积久可为肺病、喉病、目疾、下痢、腹痛，恒有凉药不愈而用白虎加人参汤而获效，以生山药能固摄下焦元气，且善滋阴，或以玄参代知母，并宜加人参，而不必其脉现虚弱之象，即脉有实热而甚数者，皆宜加。世之用白虎汤者，应常有一加人参之想，诚为至要，以白虎汤证之实热兼渴，及伤阴，加人参于大队寒润之中，能济肾中真阴上升，协同白虎以化燥热，即以生津止渴，此仲景法也，张锡纯氏曾力倡之。冬不藏精，阴必虚，所生之热积于脏腑，为外感的发动，与内蕴实热者同，初起可汗解者，亦须大滋真阴之品为辅之。温病不同于春温，外有寒邪、风温外有风邪，故切忌辛温发汗、汗之则变证蜂起。温病伤阴证为阴液亏，失阴液之充润而现燥象，察舌苔之有无，辨舌之

润燥枯荣可判。治当权衡邪正盛衰，斟酌清养主次：邪热炽盛，阴伤不甚，撤热为主，佐养阴；邪热未衰，伤阴较甚，撤热养阴并重；伤阴严重，或热去而阴未复，滋阴为主。

2. 温病，阳明热极，胃家实，症见：壮热，汗出，沉昏，目赤，或谵，大便数日不解，舌苔黑燥，脉数疾，治用下法：

生石膏、大黄、芒硝、甘草、黄芩、黄连、黄柏。

调胃承气汤荡涤下浊安中，三黄汤清热育阴除湿。温病以发热为征，温邪化燥化火为因，灼津伤阴为果。热邪不燥胃津，必耗胃液，留得一分津液，便有一分生理；阴液劫夺，每致变证，故总以存津为首要，且应以益胃为主，以脾胃乃生化之中枢。

(1)热邪蕴伏日久，暴发危重，症见：壮热谵语，口渴尿赤。舌黄干燥无津，脉滑数。治佐豁痰润燥，方加：

川贝母、瓜蒌仁、栀子、瓜蒌仁。

栀子苦寒清降，泄三焦之火而利小便，又轻清上行，泻心肺胸膈之热而解烦热。伍青蒿苦寒清热，芳香而散，并清泄肝胆及血分之热，使阴分伏热升透而外出。瓜蒌仁、川贝母清热润肺，豁痰滋燥，共行解热润燥之效。

3. 温病，素阴亏，肝失调畅，郁气不舒，症见：身热自汗，口渴，恶热，神烦。舌红绛无苔。治以清解生津：

连翘、栀子、郁金、芦根。

郁金凉血清心，行气开郁，伍栀子、芦根清解疏郁生津。

温病有汗，必清热保胃津，然病势不衰，必频投甘凉生津，立阴护本，方可胜邪。伏气温病，非银翘散等所能济事。

(1)温病久，真阴亏损，热郁，症见胀满而喘，小便赤少，大便滑泻，舌苔微黄，脉数，治佐滋真阴，利尿，方加：

白茅根。

白茅根凉润滋阴，善治肾阴有热，小便不利，且有发表之性，能透温病之热外出。

治温病，无汗则发，有汗则清，腑结则下。用汗法，不限于卫分，但见闭汗，邪在气营，亦不避汗。若阴分已伤，必滋阴生津，立阴护本。

（四）温毒

温毒：冬令过暖，人感邪气，春夏之交，更感温热，伏毒内出，表里皆热，或风温、温病、冬温误用辛温以火济火而成，症见咽肿，颐肿，斑疹等。

1. 温毒，深入阳明，劫津，病见发热，心烦，热渴，咳嗽，咽喉痛，或发斑。脉浮沉俱盛。治以清热解毒，养阴生津：

金银花、连翘、大青叶、白茅根、生石膏、天花粉、荆芥、甘草。

温毒发越于上，结于喉，此乃手少阴、手少阳二经之脉所络，温毒聚此，君相之火并起，动而生痰。若发斑疹，则色红为胃热者轻，鲜红为邪透者吉，紫为甚，黑为极热者危，宜用犀角、羚羊角、生地清营透斑。

生石膏善清咽喉。清凉解热、对外感实热诸证，张锡纯谓"直胜金丹"，然大便滑泄者，皆不宜，可用滑石，证虽宜重用寒凉，然须防泻，泻则气机内陷，不可不虑。又大剂寒凉治此证，每煎宜分三四次徐徐温服下，使药力长在上焦，及至下焦，其寒性已为内热所化。温病咽喉疼，属胃府燥热，上蒸咽喉，故必清阳明。

夏　病

新感

《内经》:"夏伤于暑",谓季夏、小暑、大暑之令,天暑地热,人感之皆称暑病,此为新感时邪,有伤暑、冒暑、中暑之分,又暑气常兼夹风、寒、湿、食诸邪。

(一)伤暑:夏月伤暑邪,有阴阳之别,天气炎蒸,夏日受寒,静而得之为阴暑;暑日伤热,动而得之为阳暑。

1. 阴暑,夏日伤于阴寒,周身阳气不得伸越,症见:头痛恶寒,肌肤热,心烦无汗,肢节痛。舌苔白,脉浮弦或浮紧。治用辛温解表,解暑祛湿:

荆芥、藿香、香薷、杏仁、陈皮。

暑本夏月之热病,夏至日后,病热为暑,阴暑乃暑而受寒,由暑月炎热而吹风纳凉,或饮冷无度所致。寒邪袭于肌表,伤于肉分,静而得病,治宜温散,解暑散寒,凡治中暑无汗,必以得汗为正,若但清其内,不解其外则误。中暑必多汗,反无汗者,非因水湿所持,即为风寒所闭,应先散外邪,得汗已,方清其内,故治暑病,必辨内伤外感、动静劳逸。

藿香辛散发表而不峻烈,微温化湿而不燥热,能解表邪又可化内湿。香薷发汗解表,祛暑化湿,利水消肿,夏季用香薷,犹如冬季用麻黄,凡夏季恶寒者,非香薷不能解,其较藿香力猛,不可四季皆用,亦不适于阳暑。

(1)阴暑兼伤食,呕恶而不欲食。舌苔黄。治佐降逆祛痰,益脾利膈,方加:

紫苏、白芷、陈皮、半夏。

阴寒袭人，快而莫知，犯之者多，故病暑者，阴暑居其八九。治暑见头痛发热等证而投寒凉，必不达，暑月外感风寒，阴邪抑遏阳气，治宜解散，体虚不可发汗者，则宜补中气。若以阳暑治之，则邪为寒凉所阻，见谵语神昏，欲呕，舌苔灰黑者，仍可用温宣透邪法。

2. 阳暑，为炎热所蒸，周身内外皆热，心烦口渴欲饮，自汗。脉洪数。治用清凉涤暑：

生石膏、青蒿、、茯苓、滑石、甘草。

青蒿治温邪伤阴发热，或骨蒸劳热，凡热自阴分来者，皆为要药，以其芳香疏达，能清透解肌、祛暑，解暑涤热之功优于佩兰、藿香，清热之力次于黄芩、黄连，然性平和。

暑热中人，热伤气，其气必虚，则热当清，虚当补。气不虚而有热症，白虎汤或益元散可用；有热而少气，必白虎加人参；少气而火不甚，宜生脉散。若神困气促，脾胃气虚，元阳不足，假热之证，误用白虎，其危立至，伤暑之证，虽属外感，却类内伤，但与伤寒大异，以寒伤形，寒邪客表，有余之证，宜汗；暑伤气，元气为热所耗，不足之证，宜补。又伤寒虽恶寒发热，初病未至于烦渴，暑则初病即渴。

（二）冒暑：暑热之邪，初冒于肌表，或入于肠胃，较伤暑之证轻浅。

1. 冒暑，入于肌表，症见：寒热头晕，咳嗽，汗出，脉浮，治用清凉涤暑：

滑石、甘草、青蒿、连翘、杏仁。

滑石利水通淋，清解暑热而渗湿，其渗湿之力，可如茯苓、泽泻，又性凉于茯苓，泽泻，故又善佐滋阴之品以退热。

(1)冒暑入于肉分,症见身热烦燥,或身肿痛,治佐祛暑解毒,方加:

金银花、黄连、茯苓、半夏。

(2)冒暑人于肠胃,症见腹痛水泻,小便短赤,口渴欲饮,呕逆。脉浮或濡。治佐祛湿止泻,方加:

黄连、苍术、猪苓。

猪苓利水渗湿之力强于茯苓,功专利水渗湿,苍术内化脾胃之湿而健运中焦,外散风寒湿邪而透表发汗。

冒暑之证,虽较伤暑为轻,然失治入里,故必防微杜渐。

(三)中暑:夏日酷暑炎热,人感其气而病,又称中暍。中暑归心,神昏卒倒,突然而发,与伤暑初则寒热无汗,或壮热汗出不同。

1. 中暑,内热湿阻,症见:发热,恶寒,心烦,头痛晕,乏倦,恶必或呕吐,或汗出,脉虚,治用清热利湿,芳香化浊:

藿香、佩兰、白扁豆、竹茹、滑石、茯苓。藿香、佩兰清暑化湿祛浊,醒脾和中止呕,伍竹茹、白扁豆、茯苓清胃热,渗湿和脾,伍滑石清暑热,渗湿利尿。

2. 中暑,痰阻心包,症见:发热,微汗,忽然昏倒,气喘,牙关微紧或口开。脉洪濡或滑数。治用清暑开痰:

黄连、香薷、杏仁、陈皮、半夏、厚朴。

中暑,手足厥冷者为暑厥,治宜温通开窍,解郁化浊,苏合香丸可用。凡中暍卒倒,不可使得冷,不可与冷饮,得冷则危,可与热童便,或地黄汁温服,济其阴,或以其热汤熨其心腹下,或以热尿暖脐,以接其元气,或谓粗俗,而实皆佳法。

3. 中暑,身热汗出,恶寒足冷,口渴,脉微,治用解热生津,育阴:

生石膏、知母、天花粉、甘草、人参。

暑病多挟湿，此病阴证属内伤，阳证则属外感，即“阴常不足，阳常有余”之证，夏月阳气浮于肌表，内阴已虚；夏月伏阴在内，即有虚，且又不可作阴冷看也。伤暑阴虚，误用香薷饮，入喉便喑！故夏月宜服五味子，补五脏气，夏月服生脉散加黄芪、甘草，益气阴，可令人气力涌出，故暑证亦心益气顾阴为本也。

二、伏邪

春感六淫之邪伏而未即发，酿热，至夏因触外感暑热之邪而发，有暑风、暑温、暑咳、暑湿等。

(一)暑风：

即中暍证，但以手足搐搦为风，手足厥冷为厥，乃内动五脏之火，与外火交炽，金衰木旺而生风；或素有痰饮，因暑触动痰热生风。

1. 暑风，金被火刑，木无所制，风从内生，症见：暑热，卒然昏倒，四肢搐搦，神识不清。脉弦劲或洪大滑数。治用清火开郁：

菊花、钩藤、郁金、连翘、生地、玄参。

暑风乃风从内生，与外感风邪之治法，相悬霄壤，误汗则变证百出。金被火刑，木无所制，风从内生，脾土亦为其所制，治当去时令之火，火去金清，木平；兼开郁行痰，痰开神安，气亦自宁。

(二)暑温

内有伏火，又感受暑热之邪而发、急性热病，见症较阳暑略轻，但病情缠绵多变。

1. 暑温，邪在上焦气分，症见：壮热，自汗，口渴，或咳嗽。舌苔微白、或黄润，脉洪或数。治以清凉涤暑：滑石、甘草、青蒿、连翘、茯苓。

滑石伍茯苓，涤暑渗湿，连翘伍青蒿，清心解暑，又治暑温亦必分其兼证，或湿，或胃热，伤阴，或冒，尤当注意护阴。暑温之势缓，缠绵而愈迟；暑热之势暴，凉之而愈速。治不清透，而恣用大寒之药，气机得寒益闭，暑温之邪则陷而不透，秽毒或痰浊壅塞，阳气不能通达内外，升降上下，久闭则灼血伤津，见于气营分早期阶段，邪热炽盛，元气不支，病重在上焦心肺，津伤气脱，或内闭外脱，用生脉散，见于营血久伤，真阴耗竭，病重在下焦肝肾，用地黄饮子。

（三）暑咳

内有伏火，并伤暑咳嗽，暑邪伤肺。

1. 暑咳：暑热伤肺，火克金。症见：身热，口渴，咳逆乏痰，胸闷气急，脉濡滑数，治以清肺解暑：

滑石、甘草、桑叶 、枇杷叶、杏仁。

(1)暑咳，咳嗽痰稠，气逆胸闷，两手厥冷，治佐清宣降逆，方加：

马兜铃、桑白皮、金银花、连翘、瓜蒌壳。

（四）暑湿

暑热挟湿，暑热蒸动湿气，发于夏。暑热伤津，湿浊阻滞气机，亦内因伏邪之证。

1. 暑湿，壅遏上中气分，症见：身热，心烦，胸脘痞闷。舌苔黄腻，脉濡缓。治以解暑除湿，化浊：

藿香、佩兰、茵陈、厚朴、陈皮、半夏。

暑湿困阻中焦，则壮热烦渴，汗多尿少，胸闷身倦；暑湿弥

漫三焦，则见咳嗽，身热面赤，胸痞脘闷，大便溏，小便短赤，治宜三焦攸分。

秋　病

一、伏气

《内经》："夏伤于暑，秋必痎疟"。夏令伤于暑邪，甚者即患暑病，微者或舍于营，复感秋气凉风，与卫并居，则暑与风凉合邪，遂成痎疟。又似疟非疟之伏暑，亦伏天受暑而发于秋，难速愈，若秋时炎蒸于夏，见证与阳暑相似，名秋暑。

（一）伏暑

夏日受暑微邪，伏而发于秋后，凉风侵袭肌肤，新邪欲入，伏气欲出，寒热如疟。

1. 伏暑秋发，症见：微寒热，脘痞气塞，口渴烦闷，暮剧。舌苔白腻，脉滞。治以清宣温化：

青蒿、佩兰、连翘、瓜蒌皮、杏仁。

连翘清宣，寒而不滞。杏仁温化，温而不燥。瓜蒌皮宣气于上，化气于中，消伏暑于内。佩兰解新邪于外。

伏暑，不比风寒之邪，一汗而解；温热之气，投凉而安，而应清宣温化，使其气分开，则新邪先解，伏气亦随之而解。

（1）伏暑，误治辛温，劫津夺液，伏邪化火，金被火刑，症见：寒热，痰喘，多汗，口渴。舌苔黄黑无津，脉滑数。治佐清凉涤暑育阴，方加：

滑石、甘草、生地、天花粉。

（2）伏暑，夏受暑气，为湿所遏，伏至秋，感燥气而发，症

见：胸闷，尿赤，身疼，舌苔白腻，脉滑，治佐透热开湿滞，方加：

杏仁、苡仁、白蔻。

伏暑挟湿，病势较伏暑化火为缠绵，病势纠葛，药虽对症，断难速效。初起邪在气分，当分别湿热之轻重。湿重者，轻开肺气为主，肺主一身之气，气化则湿自化，即有兼邪，亦与之俱化。湿气弥漫，本无形质，宜体轻而味辛淡者治之，辛如杏仁、白蔻、半夏、厚朴，淡如苡仁、猪苓、通草、泽泻，启上开支，导湿下行以为出络，湿去气通，布津于外，自然汗解。

2. 伏暑，遇风而发，风袭肌表，症见：壮热无汗，口渴引饮，唇干。舌苔灰燥，脉实大。治以清热泻火：

生石膏、知母、天花粉、甘草、连翘。

(1)伏暑，阳明经热，邪在气分，而有向外之机，症见：大渴，气粗，身汗如淋，舌苔薄黄，脉洪数，治佐育阴除烦，方加：

麦冬、竹叶。

阳明伏暑，较潜伏阴经者易治，清热须顾护阴。

3. 伏暑，暑热蕴伏肠胃热结，症见：壮热，头痛，胸闷，咽燥，口渴，尿赤，大便不解。舌绛苔燥无津，脉数。治通热结：

生大黄、芒硝、黄芩、麦冬、甘草、枳壳。

伏暑实证，热结肠胃，先清阳明，再解余邪。

(1)伏暑挟湿，热结便闭，邪无出络，症见：胸痞便闭，小便尿涩，神昏谵语。舌绛，脉弦数。治佐清热豁痰，通络，凉血熄风，方加：

钩藤、羚羊角、天竺黄、菖蒲、生地。

伏暑，古籍无明言，至深秋而发者，始见叶氏《临证指南》，晚发尤重，竟有伏至来春而发者，以邪热因中虚而伏，缠绵难愈，治必轻清灵通，用药不可呆钝孟浪，临证必询其前由，以明

证因及有无药误，了然于心，方可议治。

(二)秋暑

入秋，暑气渐减，凉气渐生，然其时炎暑余存，或如盛夏，亦有较盛夏更热之年，人感其热而病，俗称“秋老虎”，此时，湿土主气，初秋而烦热，暑湿交蒸，与燥气不同。

1. 秋暑外感，症见：壮热烦渴，自汗。舌苔腻，脉濡数。治以清凉涤暑：

滑石、甘草、青蒿、天花粉、茯苓。

二、新感

《内经》:“秋伤于湿”。大暑至白露，湿土主季，感之者，湿邪为病，有伤湿、中湿、冒湿、湿温等。

又《内经》:“秋伤于燥”。湿气在秋分之前，燥气在秋分之后，有风燥、凉燥、温燥、燥咳等。

(一)伤湿

伤湿有表里之分：伤表，因居湿涉水，雨露沾衣，湿从外受，束于表；伤里，因多饮茶酒，多食瓜果，湿从内生，踞于脾。

1. 湿伤于表，症见：发热，头痛胀，胸闷，口不渴，身倦痛，小便清长。舌苔白滑，脉浮濡。治以辛散化湿：

羌活、防风、苍术、厚朴、前胡。

前胡解表泄汗，祛痰，除肺气之壅塞；降气，制肺气之上逆，微寒清热，宣散肺经风热，伍羌活、防风解太阳之表。伍苍术、厚朴化湿。

2. 湿伤于里，症见：脘闷，身倦，口渴不欲饮，小便短赤。舌苔黄腻，脉沉缓。治以宣通利湿：

茯苓、泽泻、滑石、苍术、桔梗。

桔梗开提，升中有降，通天气于地道。肺气通畅则肠胃之气疏利，肺气宣通则启闭开癃，实为诸通导之中枢。

风药胜湿，利小便以引湿，乃治表里湿邪之要则，湿在皮肤，麻黄、桂枝表其汗，或防风、白芷之风药胜湿。水湿积于肠胃，腹胀，宜甘遂、牵牛之属攻下，，寒湿在肌肉筋骨之间，宜生姜、附子等温其经。湿在小肠膀胱，或肿胀或渴，或小便不通，宜茯苓、泽泻渗利之，非疏通不达也。

3. 伤湿兼寒，素体伏湿，受寒而发，症见：身疼痛，四肢倦重，不欲食饮。舌苔白腻，脉濡弦。治以辛温解表除湿：

麻黄、桂枝、杏仁、甘草、苍术。

此为湿之属表而无汗者，麻黄得苍术，虽汗而不过；苍术得麻黄，除里湿又并行表湿，只此一味之加入，即方外之神方，法中之良法。

（二）中湿

即“类中”之湿中。湿为阴邪，病发徐而不骤，卒中，必因脾胃素亏之体，宿有痰饮内留，偶被湿所浸，与痰相搏而上冲。

1. 中湿，素有痰饮，发于夏、秋，湿与痰饮相搏，症见：痰潮壅塞，头眩神倦，忽然昏倒，神识昏迷。舌苔白滑，脉沉缓。治以宣窍开痰：

藿香、菖蒲、远志、半夏、陈皮、瓜蒌。

远志、菖蒲开窍，瓜蒌下气降痰，半夏消痰中之饮。

湿为阴邪，病徐发而不急，忽状如中风，由湿阻肺气，气郁则逆，挟伏痰阻塞清窍，昏厥而无识，宣气通窍，可奏速效。

（三）冒湿

得之早晨雾露，云瘴山岚，或天阴淫雨，晴后湿蒸。

1. 冒湿，湿邪淫于表，而未传经入里，症见：头重如裹，四

肢倦怠，无汗。舌苔薄白滑，脉濡缓。治以宣疏表湿，取微汗，使湿邪还表以解：

藿香、苍术、陈皮、茯苓、白蔻、竹叶。

白蔻化湿行气，上行于肺以宣肺理气，中入脾胃以化湿温中。竹叶利尿通淋，以导小肠，膀胱湿热，兼清心除烦，清上导下。

2. 冒湿，湿邪入里，症见：微热，汗少，身重乏力，脘中痞闷，小便短赤，脉濡缓，治以通利除湿，不宜宣疏：

滑石、茯苓、猪苓、泽泻、苍术。

(四)湿温

夏秋感受时令湿热之病，长夏初秋，湿中生热，暑湿交合，即暑病之偏于湿者，由湿邪踞于气分而成温，尚未化热。

1. 湿温，湿偏重，症见：发热，恶寒，身重，胸脘痞闷，口渴不饮。舌苔白或黄腻，脉濡。治以清宣温化：

藿香、佩兰、陈皮、苍术、瓜蒌壳。

湿温，议论盛多，有言温病感湿者，病在春，当为温病夹湿。言伤湿中暑，病在夏，当为中暑夹湿，皆不可谓湿温，湿温变证甚多，脉无定体，或缓或洪，或伏或佃，宜临证活法。

(五)风燥

风与燥相合为病，感于秋燥时令。

1. 风燥，立冬前西风肃杀，燥气流行，感其胜气而病，症见：头微痛，恶寒，咳嗽，无汗，鼻塞。舌苔薄白，脉浮滑。治以宣肺平燥：

荆芥、桂枝、白芍、前胡、杏仁、桔梗。

感燥之胜气，宜苦温为主。若热渴有汗，咽痛，乃燥之凉气已化火，宜加玄参、麦冬。

论燥气者，首推喻嘉言，其次沈目南与吴鞠通。嘉言论燥，火就燥，各从其类，乃论燥之复气。目南所论燥病属凉，谓之次寒，乃论燥之胜气，鞠通论燥，有胜气复气。人皆以湿为热而不知燥为凉。四时之令，由春温而夏热，由秋凉而冬寒，目南引《性理大全》谓燥属凉，实千载迷津，一朝点破。

程钟龄"止嗽散"亦凉燥犯肺，气逆痰嗽之正方，若咳不止，燥邪不去，当疏肺消痰，程方亦宜投，此合桂枝杏仁汤法，亦甚合。

（六）凉燥

为新感温病之一种，感受秋季燥气而发之热病，病情较轻，传变少，偏于寒者为凉燥。

1. 凉燥犯肺，秋深初凉，西风肃杀而感，症见：发热，恶寒，头痛，无汗，鼻塞，唇干，干咳，胸满气逆。舌苔薄白干，脉浮紧。治以温润开通上焦：

紫菀、紫苏、杏仁、前胡、桔梗。

秋月天气肃而燥胜，秋分以后，风燥、凉燥证多，燥属次寒，感其气者，可用香苏散。叶香岩谓秋燥一证，初起治肺为急，以辛凉甘润，燥自平，若有暴凉外束，治宜温通宣散。惟初起虽属凉燥，继多从热化，故又清金止嗽，用前胡、桔梗之属。

（七）温燥

秋燥之偏于热证。

1. 温燥伤肺，症见：发热，头痛，干咳无痰，或痰稀而粘，气逆而喘，咽干痛，鼻干唇燥，心烦，胸满，口渴。舌苔薄白干，脉浮数。治以清肺润燥：

生石膏、知母、天花粉、沙参、麦冬、杏仁、枇杷叶。

此辛凉甘润，肃清上焦。

燥病之要，一言而尽，即："诸气膹郁，皆属于肺"、"诸痿喘呕，皆属于上"。"燥者润之"，治燥皆主甘寒，燥病血少，不能荣养百骸，如秋深燥甚，草木萎落而不收，病之象也，寒、燥、湿同阴，治法不越叶氏上燥治气，下燥治血之论。

（八）燥咳

秋燥邪气伤于肺经之证，亦属温燥、凉燥。

1. 燥气侵表，症见：头痛，恶寒，无汗，鼻塞，咳嗽，脉浮，治以宣肺解表：

荆芥、苏叶、前胡、桔梗、杏仁。

此燥气在表之证，法当宣散其肺。若大便秘结而艰者，为燥气在里，当滋润肠胃，燥气有胜复之分，更有表里之别。风为阳邪，久必化燥；湿为阴邪，久亦化燥，寒化燥，热亦化燥，燥必由他邪转属而来。

(1)温燥引动肝热冲肺，症见：干咳咽痒，胸胁痛。舌苔干，脉浮数。治佐润肺清肝，方加：

竹茹，夏枯草、薄荷、天花粉。

肝经症见，又燥病之本于肝，故治燥病又须分肺肝二脏。外感温燥之咳，专以清泄肃肺，并用天花粉增液养胃滋燥。

2. 燥咳，肺热无从宣泄，急奔大肠，症见：干咳无痰、发热口渴，下利清谷。舌红苔白，脉浮大。治以清肺热，润大肠：

黄芩、地骨皮、杏仁、滑石、生山药。

冬　病

一、伏气

秋令之伏气发于冬，可为痰嗽、干咳。

(一)痰嗽

立秋后，秋分前，伤于湿，湿气内踞于脾，酿久成痰，痰袭于肺，气分壅塞，至冬感寒，初客皮毛，渐入肺，肺气上逆，潜伏之湿痰，随气动上逆而成痰嗽。

1. 秋湿伏气痰嗽，症见：咳嗽，痰白稀，胸闷，口不渴。舌苔白润，脉弦滑。治以渗湿化痰：

茯苓、半夏、陈皮、甘草、生苡仁、杏仁。

痰嗽，指伏气酿痰致嗽。湿土之气，内应于脾，脾土受湿，运化不畅，内湿酿成痰饮，上袭于肺为咳嗽。六气之邪，风寒暑热皆能令人咳嗽，不独湿也，此言湿，乃初秋伤湿不即发，伏气咳嗽。

(1)湿袭于脾，脾失运化，酿痰入肺，症见咳嗽久作，乏倦，食减。舌苔白腻，脉沉滑。治佐补脾，方加：

党参、白术、苏子。

痰嗽应分新感、伏气，新感脉浮，鼻塞声重，头痛发热；伏气脉沉，无诸症，湿气未成痰之先，可以透发，既成痰之后，当扶脾以去湿而化痰。苏子降气，毋使其痰上袭于肺。苡仁渗湿，毋使其湿再酿成痰，倘用宣提之法，则痰益袭于肺，嗽更难愈也。

(二)干咳

秋分后，伤于燥，燥气内侵肺，伏而未发，交闭藏之令乃发，为金寒水冷之咳，乏痰。

1. 秋燥伏气，肺寒干咳，症见：咳逆乏痰，或痰清稀而少，喉干痒，舌苔薄白少津，脉沉弦，治以温润理肺：

百部，紫菀、冬花、杏仁、陈皮。

2. 秋燥伏气，化火刑金，症见：干咳喉痛久作，舌根苔黄腻，脉弦，治以清宣理肺，清肃理燥：

桑叶、瓜蒌、枇杷叶、马兜铃。

马兜铃清肃开泄，清降肺气，止咳平喘，枇杷叶寒降，清肺止咳，和胃降逆，诸药共伍，而为宣肃肺燥之功。

燥气刑金，辛散固谬，滋补亦非，不但罔效，更增其症，清畅其肺，理其燥，肺得清肃，咳自平。若真阴虚损，必大补肾水，以平其火，而保金。金得清，水有源，则金可保，金水相生，自乏燎原之患、天冬、麦冬、可用。若见咳治咳，皆舍本求末。

二、新感

《内经》："冬伤于寒"。即立冬之后，寒气伤人，有伤寒，中寒，冬温诸证。

（一）伤寒

此指狭义伤寒，为外受寒邪，感而即发。立冬以后，寒水司季，寒邪伤于寒水之经。

1. 伤寒，表实，症见：发热恶寒，无汗，脉浮紧，治以辛温解表：

麻黄、桂枝、杏仁、甘草、知母。

外感邪在太阳，间有由经入府而不去者，以麻黄发其汗，则外感之在经者可解；以麻黄利小便，则外感之由经入府者，

亦可分消，且麻黄又兼入手太阴，能泻肺定喘，使外感之由皮毛窜入肺者，亦清肃无遗，是以发太阳之汗者不但麻黄，而仲景于此，却独取麻黄也。桂枝借甘草温肌肉，实腠理，助麻黄托寒外出，杏仁苦降，入胸中以降逆定喘，以知母佐于发表之中，兼寓清热之意，热不解，加半边莲。若兼阳明，喘而胸满者，不可下，可加生石膏。深入久锢之邪，非屡发之不能适，麻黄直走太阳之经，外达皮毛，借汗解以祛外感之寒，麻黄伍生石膏，使麻黄之力惟蕴藉于肺中，不至直达于表而为汗，此麻黄久服无弊之因也，至生石膏虽寒凉，然其质重气轻，其轻凉之气，尽随麻黄入肺而发之，不复留中而伤脾胃。阴虚者，宜以薄荷代桂枝，并加玉竹。

(1)伤寒，营卫兼病，表寒里热，症见：发热恶寒，无汗，身疼，烦燥，舌苔腻，脉浮紧，治以解表清里，方加：

生石膏、生姜、大枣。

此证伤营之寒邪已化热，津为邪遏，烦躁无汗。麻黄、桂枝得生石膏之助以解肌热，清胃火，生津，而能施其发散之力。

2. 伤寒表虚，中风证，症见：发热，头痛，汗出，脉浮缓，治以解肌和营：

桂枝、白芍、生姜、甘草、大枣、天花粉。

桂枝汤所主之证，乃外感表虚，脉中浮，必不任重按，浮中弱，可加黄芪补气，加防风通营卫，加知母清热，或加半边莲。

(1)伤寒，太阳未解，又传阳明，症见：头痛连额，项背强，脉浮长，治用发表解热，方加：

葛根、麻黄、薄荷。

3. 伤寒，邪在半表半里，少阳病，症见：寒热往来，口苦，目眩，心烦，脉弦，治以和解表里：

柴胡、黄芩、人参、半夏、生姜、甘草、大枣、生石膏。

气虚者，必用人参，气盛者可不用，少阳证不必皆传自阳明，其人胆中素有积热，偶受外感，即现少阳证，故用生石膏，以化其发表之力。

发汗之道，在调济其阴阳，听其自汗，非可强发其汗，若强发其汗，汗后恒不能愈。若必汗解，当其脉无根之时，用药强发其汗，汗出与否，其人皆易虚脱。当先育阴，生地、生山药、天花粉、麦冬、甘草，皆调济阴阳，均佳。

（二）中寒

冬令严寒，感受寒淫杀厉之气，仓卒中寒，病发而暴，当分三阴。

1. 寒中三阴，阴寒内盛，阳气衰微，症见：卒发腹痛，四肢逆冷，手足挛蹉，面青，或微热不渴、吐泻、里寒外热。舌苔白，脉沉微。治以回阳救逆，甘热祛寒：

附子、干姜、吴茱萸、炙甘草、防风。

寒盛于中，热饮则格拒不纳，治寒以热，凉而行之。此即仲景四逆汤加吴茱萸之大热，祛厥阴之寒邪，以治寒中三阴。寒中太阴，以干姜为君，中少阴以附子为君，中厥阴以吴茱萸为君，并一味防风，启荡其中，以助活机。

2. 寒中太阴，寒湿中阻，症见腹满痛，食不下，不渴，呕泻。舌淡苔白，脉沉缓。治以温运健脾：

干姜、人参、苍术、陈皮、炙甘草。

太阴与阳明同位，而寒热虚实相反，实则阳明，虚则太阴，阳明用清下，太阴宜温补。

3. 寒中经络，症见：内外俱寒，头痛，形寒微喘。舌苔白，脉沉微。治以益气解表：

麻黄、桂枝、杏仁、甘草、生黄芪。

风寒袭于皮毛，必兼入手太阴肺经，挟痰涎凝郁于肺，即喘所由来。麻黄兼入手太阴，散其在经之风寒，更直入肺，搜风泻郁而止喘；麻黄走太阳之经，兼人太阳之府，更能由太阳而及于少阴，于全身之脏腑经络，无不透达。经络流通不畅，用生黄芪。若阴分素亏者，北沙参可加。

(1)水寒伤肺而上逆，症见：恶寒发热，无汗，咳而微喘，痰白清稀，脉浮紧，治佐温肺化饮，方加：

细辛、五味子、干姜、半夏。

麻黄泻肺气以定喘，桂枝降肺气以定喘，气虚可去麻黄。外感之证皆忌用五味子，兼痰嗽者尤忌，以其酸敛之力能将外感之邪锢肺中而成终生劳嗽，惟与干姜并用，济之以至辛之味则无碍，干姜司肺之开，五味子司肺之合，细辛以鼓午其开合活动之机。有热象者，甘寒粘泥，而能闭留外邪者，皆不宜用。

(三)冬温

冬应寒而反温，非其时而有其气，人感之而病。

1. 冬温，热邪壅肺，症见：发热，咳嗽气喘，口渴，有汗或无汗。脉浮数。治以宣泻郁热，清肺平喘：麻黄、杏仁、甘草、生石膏、桑白皮。

桑白皮甘寒性降，入肺经，功专泻肺火以平喘、行水饮，伍麻杏石甘汤，又具殊效。

2. 冬温，又被风寒所遏，症见：发热，头痛，恶风，汗出，鼻塞。脉浮。治以解表清里：

桂枝、白芍、生姜、甘草、大枣、生石膏、黄芩。

此卫气双解，解表清里，生石膏清热泻火，黄芩清肺火，而生石膏泄热并有透表之性，以麻黄、桂枝与生石膏、黄芩同用，

即有仲景大青龙之意。又治外感，无论寒热虚实，有咽痛，必用山豆根，半边莲、公英。又外感证多有咽症，且难解，常易为医者所略，因之，桂枝应慎择之。又治外感证，须心中常有顾咽之想、察咽之虑，而不可忽也。

外感治例

一、风寒、风热、伤湿、痰嗽

1．某男，43 岁，1975 年 6 月 5 日，合衣午睡，虽被盖，醒起即微咳，鼻塞，咽干，继则流涕清稀，喷嚏旋作，肢节烦痛，微呕恶，汗出染染，服阿斯匹林后，诸症加剧。体丰腴。舌红苔少，脉濡而弦。证属外感伤风、表虚。治以益气固表，温中敛阴、生津：

黄芪 15g、干姜 3g、白芍 6g、大枣 6g，1 剂，水煎服 1 次后，诸症皆除，止后服。

表虚之体，发散则脾肺之气益虚，腠理益疏，邪必乘之，故服阿斯匹林发散解热药，病势反增。脉濡而弦，自汗，骨节疼，乃营卫俱病。风伤卫则阳气不固而自汗；寒伤营，营卫俱病则骨节烦疼。黄芪益气固表，干姜温中散寒，白芍益营敛阴而止汗，营卫调，骨世疼除。张锡纯氏用桂枝汤，恒加黄芪以补胸中大气，实有见地，而启迪后学也。以卫气虚弱，不能护卫营分，外感风邪透卫入营，营为邪伤，又乏卫护，是以易于汗出。卫气虚则不能御风，而究其卫气之虚，亦由胸中大气之虚损，营卫与胸中大气息息相通，大气虚，营卫不能护卫于外而汗出淋漓。此方，余遵仲景遗法，师张锡纯之教益，化裁而用，亦桂枝

汤之祖法，但去桂枝、甘草，而加一味黄芪，具补气、温中，透达营卫之机，又因患者屡加发汗而避生姜之散，少择干姜而用之，以干姜助黄芪之温散，黄芪与白芍为伍，亦有调和营卫之妙而代桂枝。

外感六淫之邪，风为百病之长，性疾易人，轻者为“伤风”。治应辨寒热，察汗出，视咽喉。伤于风，上先受。肺主皮毛，脾主肌肉，气卫于外，风邪不能害，惟脾肺虚，肌表不固，风乘虚入，此邪在皮毛之间。有汗实表，不可大补，无汗疏邪，不可太峻；内热佐以清火，不可太凉。感冒虽小疾，亦不可忽，伤风不醒，久则为变。

治宜轻扬，用药轻清宣散，取微似汗解，即在表者汗而发之。世有治感冒皆以发散之法，然发散解表，有辛温、辛凉之别，有宣肺之兼，肃肺之用；有化湿、祛暑之辅，亦有须补气者、补阴者，兼症之多，体质之差，方土之异，药治之误，食饮之伤，起居之扰等等不一，皆须虑及，感冒，虽一小恙，而其病机、治则、用药，又何其复杂。

余以为，桂枝汤治外感，黄芪代桂枝，实佳方也，余临证屡用之，其方较桂枝汤为缓，为广，效亦速。

2. 某男，26 岁。1979 年 2 月 8 日。近日喷嚏旋作，流涕清稀，轻咳无汗。舌常，脉弦。证属风寒外感、表实。治以解表、祛邪：

荆芥 12g、贯众 15g、甘草 9g、生姜 9g、大枣 9g，2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证愈。

3. 某女，30 岁，1984 年 4 月 4 日，鼻塞、干，咽痛痒，舌淡红、干、苔少。证属风热外感、邪热内蕴。治以疏风解热，祛邪：

荆芥 9g、草河车 15g、板蓝根 30g、桑叶 9g、半夏 9g、白茅

根 15g、甘草 6g，2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证愈。

3. 某女，40 岁，1985 年 10 月 19 日初诊。自述今年 7 月初引产后患感冒至今，寒热交作，自汗、盗汗淋漓，项强，畏寒，胃中气胀。舌红淡，脉濡软不任按寻。治感冒药多服而不愈。证属半表半里、血虚、卫气虚。治以养血、益气固表、和解表里，邪气已入里，纤葛缠绵，非一剂可清者，方：

黄芪 45g、白术 15g、防风 5g、柴胡 10g、半夏 15g、黄芩 10g、生姜 10g、大枣 10g、甘草 10g、山茱萸 30g、生龙骨 30g、白芍 15g，1 剂，1 日 2 次水煎分服。

病者面部潮红，发如水淋，大汗淋漓又足寒如冰，下肢冷，身以棉被严复，头厚裹，身大汗出而怕冷，不耐丝微风透。此乃气血大虚，卫表不固，阴虚阳浮，虚阳上越，应虑亡阳之变。自述病后，皆以感冒治而用阿斯匹林等发汗诸品未停。血汗同源，汗大发，阴血亦大伤。势将亡阳，故用山茱萸、龙骨以固阴护本，黄芪、白术、白芍补气固表敛阴，并少用柴胡、生姜，以制外邪。

二诊，1985 年 10 月 20 日。汗出已止，虚热时作，又间作寒，腹内气胀，常有欲便感，前方再服一剂。

三诊，1985 年 10 月 21 日。下午发热，汗少，腹胀。舌淡、苔腻、色白旧。方：

熟地 15g、当归 5g、肉桂 5g、附子 8g、陈皮 3g、半夏 10g、苡仁 10g、茯苓 5g、甘草 5g、神曲 5g，1 剂，水煎服。

时时欲便，下已不固。阴不济，用熟地、当归、阳不济、用肉桂、附子固阳。脾虚湿滞，运化不济，中土滞碍，诸脏不畅，用二陈，祛痰、健脾畅中。

四诊，1985 年 10 月 22 日。再予补护固失：

黄芪30g、白术15g、防风3g、山茱萸20g、当归10g、熟地30g、肉桂5g、附子15g、龙骨30g、牡蛎30g、神曲10g、甘草10g，2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五诊，1985年10月24日。畏寒、发热已减，前方再服一剂。

六诊，1985年10月25日。畏寒及发热症状继续减轻，胃中胀感亦减，昨日外出稍活动亦未见症状加重。近日白带多、小便热。治用前方加茯苓10g，1剂。

七诊，1985年10月26日。畏寒及发热症状继续减轻。现觉一身痛，白带下，大便、小便时有热感。舌红蓝、干，脉和缓、有濡象。前方2剂继续服。

八诊，1985年10月28日。寒热皆减，但觉一身疼。舌红淡、苔腻旧。此阴阳渐调，而气血未复，脾气未健，湿困未解，治以益气养血，健脾除湿、固敛：

黄芪30g、白术10g、防风3g、苡仁30g、白蔻15g、杏仁12g、党参20g、茯苓15g、甘草10g、附子20g、肉桂5g、龙骨60g、神曲10g，1剂，1日2次水煎分服。

九诊，1985年10月29日。寒热仍有、均轻，方：

党参30g、白术5g、甘草10g、半夏15g、茯苓10g、陈皮10g、桂枝5g、白芍15g、附子20g、肉桂10g，1剂，1日2次水煎分服。

十诊，1985年10月30日。上热下寒症继续减轻，腿脚渐有力，可下床走动，食量增。面色红润，舌淡红、干、苔薄白腻、少。前方再服3剂。

复诊，1985年11月6日。自感体虚，诸症已不明显，活动时仍有汗出，脉芤，仍气血未复，治以益气养血，固表散邪：

黄芪 30g、白术 15g、防风 3g、当归 15g、白芍 10g、甘草 15g、天花粉 15g、草河车 15g，1 剂，1 日 2 次水煎分服。

复诊，1985 年 11 月 8 日。自感体力、精神渐复，诸症已除，但觉腰背寒，前方加附子 15g、肉桂 5g。

复诊，1985 年 11 月 15 日。此例为住院患者，已愈，今日出院。

4. 某男，24 岁。1986 年 12 月 9 日。昨日起鼻塞，头痛、一身痛。舌红、湿、苔少，脉两寸沉弱。证属风寒外感，治以解表祛邪：

半夏 12g、陈皮 9g、茯苓 9g、甘草 9g、藿香 15g、荆芥 15g、白芷 12g、防风 6g、生姜 9g、金银花 15g、羌活 6g、大枣 5g，3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证愈。

5. 某女，30 岁。1986 年 12 月 8 日。头痛，头晕，恶寒，咳嗽，病已六日。舌红淡、湿烂，脉浮滑。证属风寒外感，治以解表祛邪：

半夏 12g、茯苓 9g、陈皮 9g、甘草 9g、荆芥 15g、藿香 15g、白芷 12g、麻黄 6g、杏仁 9g、桔梗 9g、枇杷叶 12g、马兜铃 9g、生姜 3g、神曲 9g、大枣 5g，3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证愈。

6. 某男，55 岁，1986 年 12 月 26 日。头痛，腰痛，一身痛，无汗，昼夜咳嗽、痰多，不思食，大便正常。舌红淡、润、苔微腻白旧，脉浮紧。证属风寒外感，肺失宣肃，治以辛温解表，除湿，宣肃肺气：

半夏 12g、茯苓 9g、陈皮 9g、甘草 15g、荆芥 15g、藿香 12g、麻黄 6g、杏仁 12g、桑白皮 12g、山楂 9g、神曲 9g，3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证愈。

7. 某女，45岁。1986年10月18日。素有瘿病，近日感冒，涕泪流，畏寒，胸满心急，心慌，耳鸣，舌红鲜而淡、润、苔少，脉两寸弦滑。证属风寒外感，治以疏散风寒，祛邪除湿：

半夏9g、茯苓9g、陈皮3g、甘草6g、荆芥12g、藿香9g、生姜6g、大枣5g、金银花15g、生地9g，2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证愈。

8. 某女，36岁。1986年11月1日。感冒十数日，恶寒阵作，头痛、前额尤甚，一身痛，气短，早晚咳嗽、有痰。舌红淡、润、苔少，脉弱、弦滑。证属风寒外感，太阳少阳合病，治以解表和里，除湿，祛痰止咳：

半夏12g、茯苓12g、陈皮6g、甘草9g、荆芥15g、柴胡9g、桑皮9g、党参9g、杏仁9g、五味子6g、枇杷叶12g、生姜6g、大枣5g，2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证愈。

9. 某女，30岁。1986年11月26日。头痛，鼻塞，喷嚏时作，口咽干，胸痛，白带多，宿疾胃痛并发、进食痛甚。舌红、湿、苔薄黄，脉右沉弦、左濡、尺沉微。证属风寒外感，寒湿胃痛，治以解表，祛湿：

半夏15g、茯苓12g、陈皮6g、甘草9g、藿香15g、白芷18g、良姜6g、香附12g、乌贼骨18g、天花粉15g、牡蛎30g、神曲9g，3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证愈。

10. 某男，30岁。1986年10月2日。头痛，恶寒，咳嗽，鼻塞，无汗，不欲食，二便正常。舌淡红、尖部红甚、湿、苔薄白腻，脉浮弦。证属风寒外感、表实，治以辛温解表，祛邪除湿：

半夏6g、茯苓12g、陈皮6g、甘草6g、藿香6g、麻黄9g、桂枝9g、荆芥9g、杏仁12g，2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证愈。

11. 某男,53岁。1986年9月30日。头昏,乏力,懒言,腹胀,动则汗出,不思食,便溏。面色暗淡,舌红淡、湿、中裂、苔少,脉左关尺弦、右关涩。证属伤湿,治以解表,祛湿:

半夏9g、茯苓9g、陈皮6g、甘草6g、藿香12g、草蔻12g、苡仁5g、杏仁9g、苍术12g、厚朴6g,3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证愈。

12. 某女,28岁。1986年12年3日。恶寒,寒战,身腰困,无汗,咽疼。舌淡红、润、苔薄白散、少,脉浮数。证属风寒外感,内热蕴郁,治以解法祛邪:

半夏9g、茯苓9g、陈皮6g、甘草9g、荆芥18g、藿香15g、桔梗6g、板蓝根30g、大青叶18g、草河车18g金银花15g、赤芍9g、生姜9g、大枣5g,2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证愈。

13. 某男,58岁,1986年10月17日。恶寒,一身痛,口干。舌红淡、干、苔白黄,脉浮。证属外寒外感,伤湿,治以解表祛邪,除湿:

半夏6g、茯苓9g、陈皮3g、甘草9g、荆芥15g、藿香9g、生姜6g、金银花15g、大枣5g,2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证愈。

14. 某男,1岁,1986年10月。发热,体温40℃,咳嗽,纳减,病已6日。舌红光、湿、苔薄白,指纹色紫、气关、证属风寒外感,内热闭肺,治以疏散风寒,清热除湿,祛邪:

半夏6g、茯苓3g、陈皮3g、甘草6g、荆芥9g、桑叶9g、鱼腥草9g、板蓝极9g、大青叶6g、桔梗3g、生石膏15g、杏仁3g、枇杷叶6g,1剂,1日2次水煎分服,证愈。

15. 某女,28岁,1986年11月15日。头痛,一身痛,胸痛,昼夜咳嗽、痰多。舌红光、润、苔少,脉浮濡。证属风寒外感,

痰嗽，表虚。治以益气血，散风寒，祛邪，除湿，祛痰止咳：

半夏 15g、茯苓 12g、陈皮 9g、甘草 15g、黄芪 20g、党参 15g、当归 18g、荆芥 9g、防风 6g、青风藤 30g、枇杷叶 15g、马兜铃 12g、麻黄 6g、苍术 15g、杏仁 9g、桔梗 9g，2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证愈。

余治外感，常用二陈汤法，风寒暑湿燥热者皆宜。余以二陈虽为祛痰之剂，而其作用甚广，功效甚宽。二陈中之半夏，虽属温燥之品，而临证用于因燥而结者却颇适，盖因其有散结之力，非润药所能达。半夏又颇具解毒之力，感冒之因，不离毒邪外袭，其用于咽喉诸症之效，亦实由此。风寒外感，常兼夹湿邪，实较风寒难除，若迳用风寒之药，虽风寒之可速去，却留滞湿邪于中，更难速效，故治风寒者，又当兼治湿邪。二陈中之陈皮，乃治风寒外感所常用，以其气之温通，脾滞之散，湿郁之除，故使风寒易解。茯苓健脾，除湿，祛痰，解毒。甘草祛痰，解毒，益脾安中。故二陈汤四味之性，于外感证实宜，配伍应用。功效殊佳。

外感湿邪重者，加藿香、白芷、苡仁、白蔻、苍术，毒邪重者，加金银花、草河车、板蓝根、大青叶。寒邪重者，加荆芥、生姜。肺失宣肃咳嗽者，加麻黄、杏仁、枇杷叶、马兜铃、桑白皮。痰多者，加桔梗、瓜蒌。发热甚者，加生石膏、黄芩、热不退者，加半边莲等，随症抉择。其中，解毒、祛湿，尤为治外感证所勿忘者。

二、风温

1. 某男，2 岁。1975 年 5 月 9 日。病已 2 日，发热，流涕，咳嗽，痰多，色白泡沫状，不恶寒而渴。咽红，指纹红紫、上越气

关，舌苔微白。证属风温初起，治以清热解表：

桑叶 9g、苏叶 9g、杏仁 3g、陈皮 6g、桔梗 6g、枇杷叶 12g、射干 9g、山豆根 9g、板蓝根 9g、黄芩 6g、公英 6g，3 剂，1 日 3 次水煎分服，证愈。

发热，咳嗽，不恶寒而渴，此新感温病，发于春，感风热之邪。风属阳，不挟塞者为风温。舌苔白，邪郁肌表，已具化热之机，治宜凉解表邪，而不宜辛温发汗，麻桂固所禁用，温燥伤津之品，皆当禁。痰白为寒，痰黄为热，此言其常，白而泡，先咳后出，随证参之为热，乃其变。发热，流涕，表邪未解。桑叶、黄芩宣肺通络，清泄风热。苏叶解表散寒。咳嗽痰多，杏仁、桔梗理肺气，祛痰止咳，行上降下。身热，咽红，指纹红紫上越气关，乃毒热内炽，射干、山豆根、板蓝根、公英清解之，此方，桑菊饮化裁而成，余以此方加减治风温，咳嗽痰多，咽痛，疗效皆佳。桑菊饮为吴鞠通制方，重在宣肺清肺，适于热轻而咳，风温初起，乃辛甘化风、辛凉微苦之剂，春令肝，主风，木旺金衰之季，桑叶芳香多纹，走肺络宣肺气，以肺为清虚之脏，微苦则降，辛凉则平，故方避辛温，而此例痰白泡沫状，肺为寒闭，而用苏叶、杏仁辛温轻者通达之，且有黄芩、公英、板蓝根等诸清解药为辅，有寒温同功之妙。

三、湿温

1. 某男，7 岁。1978 年 9 月 5 日。发热旬余，但热不寒、午后为甚，不思食，口渴引饮，夜饮数次。腹软，咽不红，白睛红赤，舌苔白腻，脉濡弦细。经抗菌素，可的松等治疗，发热不退，体温 39℃。证属湿温，治以和中除湿，三仁汤化裁：

生苡仁 15g 白蔻 9g、杏仁 9g、茯苓 9g、藿香 9g、陈皮 6g、

苍术 6g、滑石 15g、生石膏 30g、半边莲 9g、甘草 9g、神曲 15g，3 剂，水煎 2 次分服，至晚体温即降、发热退，并思食。次日，同方再服 1 剂，证愈。

发于夏秋，身热不扬，病缓缠绵，脾胃症具，乃感受湿热之邪。长夏初秋，食饮不节，太阴内伤，客邪再至，湿热病作，脾为湿土之脏，病在脾胃二经，身热，证似湿热，但舌苔白腻，不思食，脉濡弦细，病在上焦，证属湿温。舌苔白，咽不红，为内无伏热。然湿温证当无口渴，或渴不多饮，此汗出渴饮者何？考其治程，知用可的松等数日，汗出口渴引饮始作；病之始，未具引饮之症。湿为阴邪，旺于阴分，故日晡发热增高，夜饮多。

感风寒之邪可汗解，感温热之邪可凉散，惟湿性粘腻缠绵不易解，故病势漫散难以速痊；若遣药适证，解亦当速。此病初，湿重于热，治宜化湿为主，湿去则热邪易清，化湿，燥湿，利湿酌兼。若渐化热，又当以清热为主，化湿为佐。汗下、滋阴皆当禁。

白蔻芳香化湿运脾，杏仁、苍术开肺气而化湿和胃，滑石、生苡仁、茯苓、生石膏、半边莲，淡渗除湿利小便，清利热中之湿，上下分利，湿化热清。

2. 某女，17 岁。1976 年 10 月 7 日。患泄一月，乏倦，继又被雨，遂发热，关节痛，大便数日未行，腹胀，不思食，口渴唇燥，不欲饮，汗出，经用阿斯匹林、可的松、四环素等三日，一直大汗淋漓，发热不退，体温 40℃。面红，谵语妄言，循衣摸床，幻视，尿黄。舌红、胖大微燥、苔薄白。脉滑濡。证属湿温误表，治以和中除湿，佐清热育阴：

生苡仁 30g、白蔻 9g、杏仁 6g、土茯苓 15g、泽泻 9g、栀子 12g、生地 15g、女贞子 30g、丹皮 6g、生龙骨 30g、甘草 9g，2

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二诊，1976年10月9日。身热渐退，晨体温38℃。昨日大便一次，食欲渐复，并思水果，嘱予之，同前方再服2剂，证愈。

证由湿邪蕴郁成温，邪蕴经络，则身痛发热，数日不大便，舌燥，但苔白，知非热结阳明，阳明实热，必现黄苔。湿温，治当忌汗、下、润，中西药物，误用之后果皆同。此证，以西药误汗而劫津，邪入心包，内蒙心窍，上扰神明而神昏。湿温虽初起忌润，但津亡在即，滋液不少，故用生地、女贞子之属。

此证湿邪内盛，舌苔白，热而津不布，口渴。湿则饮内留，当不引饮。阳明为水谷之海，太阴为湿土之脏，故其病重在阳明太阴，倦怠。湿温之证，变证甚多，此例之口渴引饮者是，临证必审机认证活法。

四、秋燥

1. 某男，45岁。1975年11月27日。发热，头痛，咽痛，无汗，干咳无痰，胸胁痛、下午尤甚。舌红、苔白燥，脉浮紧数。证属凉燥，治以辛开温润，解表生津：

麻黄3g、桂枝3g、百部12g、紫苑9g、款冬花9g、杏仁6g、玉竹12g、玄参12g、桑叶9g、麦冬9g、牛蒡子12g、茯苓12g、旋夏花6g、桔络6g、甘草9g，2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证愈。

秋末冬初，发热头痛，恶寒，干咳无痰，为凉燥之气袭于肺卫。温自上受，燥自上伤，皆肺气受病，金复克木，胸胁作痛、无汗，脉浮紧数，乃燥偏于寒。秋燥证见于肺卫，并见津燥，虽有燥象，但仍以外感表邪为主，治宜首重驱邪外出，并兼润燥。虽

似感风寒，但忌用辛温，因津伤则燥剧。凉燥初治，宜辛开温润，以辛温之麻黄、桂枝小量用之。百部、牛蒡子、桔络、紫菀、杏仁升降肺气，通肺络除痰止咳。燥虽犯卫，亦能劫伤肺胃之阴，且燥已化火，故干咳、咽痛。玉竹、玄参、桑叶、麦冬、甘草甘寒生津。

燥为六淫之一，秋伤干燥，上逆而咳。黄伯雄谓燥为对湿而言，立秋以后，湿气去而燥气来，初秋近热，则燥而热；深秋既凉，则燥而凉，以燥为体而以热与凉为用。喻嘉言、吴鞠通皆有明论，对燥之湿、热、凉各具卓见。

秋燥证，不必拘于秋分与冬至之说，而在于探寻其病因与症状。如秋分之时日，全国皆同，而气候之变，各地又甚有差别。《金匮》："有未至而至，有至不至，有至而不去，有至而太过"，时令变换，有其常，亦有其变，不应为时令所拘，如夏天伤寒症具，脉浮紧，即应以伤寒表实治之。凉燥仅次于寒，有"次寒"之称，已不属温病范畴。俞根初谓："秋深初凉，西风肃杀，感之者多病风燥，属燥凉，较严冬风寒为轻"。若感邪后津未伤，可苦温平燥，杏苏散之类；若津已伤，以甘凉濡润之品佐之。

2. 某男，21岁。1976年12月。咳嗽半月余、夜甚、连声不断，咽干痒，痰少，舌红无苔，脉浮数。证属秋燥伏邪、新感。治以清润辛散：

麻黄 6g、杏仁 9g、紫菀 9g、款冬花 9g、苏子 15g、桑叶 12g、黄芩 12g、桑白皮 12g、乌梅 15g、粟壳 9g、甘草 12g、五味子 9g、大枣 12g，2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证愈。

此证由秋燥伏邪，又新感风寒而发为咳，且燥气之伏邪已化火刑金，故舌尖红，咽干痒而咳。黄芩、桑叶、桑白皮清肃肺

热。紫菀温润，伍苏子、杏仁、陈皮畅利上焦肺之气机。脉浮数，病在表，麻黄辛散。久咳不止，燥火刑金而伤肺阴，乌梅、五味子敛而生津、粟壳收肺气之乏散。甘草、大枣安中。

燥性属凉，凉之轻者曰燥、重者曰寒。外感秋凉之气，可因凉化火而现燥热，其病首当肺胃；若人中焦脾胃则里实，或胸腹胁痛，或呕泄，应下。燥伤肺胃之阴，当甘寒濡养肺胃之阴，或辅益气。燥邪入下焦，或可搏于血分，只宜缓通，不可攻。

治外感方

中医治外感，有四季之分，又有新感、伏邪之辨，有受邪风寒暑湿燥热之异，有人体表里、上中下焦之不同，又有五脏六腑、在经在府之别，还须论体质盛衰，论宿疾，辨主证、兼证，至于男女老幼、地域山川、气候种种不一，均须极虑，且须顾治疗用药之经过，以求证误、证变，方可心中了了。虽一常见外感证、或俗谓之感冒者，其诊治内容，已甚为宽广、丰富，上及天文，下及地域，中及人事，皆在应虑之内，可见中国传统医学之博大、精深，实人间之瑰宝也。

一、然余有一方，治外感，四季可用，即自拟“荆芥藿香汤”：

荆芥 15g、藿香 15g、半边莲 15g、大青叶 15g、僵蚕 15g、生姜 10g、大枣 10g。

咽痛、红加：公英、金灯、赤芍、板蓝根、白茅根；咳嗽加：马勃、麻黄、桔梗、杏仁，发热加：生石膏、生大黄、白茅根、半边莲，汗出加：生诃子、白芍。

此余数十年经验之所用，无兼证可用原方。记述于此。

二、预防感冒。欲防止患感冒，余有方：

1. 冬虫夏草，每次1g，每日3次水送服。或灵芝3g，浸水代茶。每年立冬之日开始服之，亦可断续用。然天然产品之冬虫夏草已不易得，且价甚昂贵，而效却慢。灵芝以天然产品为佳，较冬虫夏草易得，且效速。

2. 冬虫夏草10g（不用亦可）、灵芝10g、黄芪20g，浸酒500毫升，日适量，或兑水饮。亦自每年立冬之日始服之。

3. 黄芪150g，炖家鸡食，笼养鸡不佳。亦入冬以后，立冬之日始食之。

4. 生三七粉，每次0.2g，每日3次水送服，每1个月1疗程。每年可断续服2—3疗程，不拘季节。

上法行之，可使常年不患感冒，包括流感；即患，症状亦必轻而易解。此亦余数十年之验历。

胃脘痛证治

胃脘痛，俗称心口痛，古称九种心痛：饮、食、风、冷、热、悸、虫、疰、来去痛。胃脘指鸠尾以下至脐上二寸部位，以胃之上口贲门部为上脘，胃体的中部为中脘，下口幽门部为下脘。《灵枢·邪气脏腑病形篇》："胃病者，腹䐜胀，胃脘当心而痛"，历代医家多沿袭胃心痛之名，明代以来，以"胃脘痛"名之。因胃脘痛之病，可包括脾病、肝胆病，故较"胃痛"、"上腹痛"之名，更为适宜。

胃完痛病因、病机：

一、脾与胃：胃主受纳，脾主运化。胃气主降，脾气主升；一

阳一阴，一升一降，互相协调，称脾胃相表里。胃病多实、热，如恣食辛燥，热蕴于胃，通降失常，即影响脾之升运；脾之病多虚、寒。如过食生冷而伤脾，升运失常，则影响胃之通降。又过劳伤脾阳，胃虚寒内生；饮食不节伤胃气，食滞胃脘，脾运虚滞。

二、脾胃与肝：由肝气之疏泄，使脾胃气机和调，升降得宜。而脾胃健旺，亦有助于肝气疏泄条达而不郁滞。故肝气失于条达疏泄，气机郁滞，必影响脾胃气机升降，气滞痞塞。

1. 肝疏泄失宜。

肝郁气滞：肝气郁结，横逆犯胃，胃气滞塞不降。

肝火郁：肝气郁结，化火，肝火犯胃，气逆火升。

肝气虚：木不疏土，胃气郁滞不降。

胃肝火盛，伤胃阴，胃阴虚而胃燥失和，胃郁不降。

2. 脾虚湿滞

脾虚痰湿：由饮食劳倦，或中阳不振，脾气虚，致清阳不升，浊阴不降，中焦湿浊不化而生痰，湿痰扰胃阻碍气机。

脾虚寒：中阳不振，寒自内生。

肝郁脾虚：脾虚则运化失常，胃气弱而失降。

3. 胃失和降

胃阳虚：寒邪内浸，饮食失宜。

胃热：过食辛燥，胃中蕴热。

胃失和降：气机不畅，饮食停滞胃中。

胃血瘀：气机不和，血行滞涩，络脉损伤。

吐血、便血：血溢于胃。

一、脾胃虚

由久病，或素脾胃虚弱，或气虚，阳虚，或气阳虚，以脾阳虚者多。是各种挟实证的基础。脾胃虚，乃胃脘痛发病内因，治以补虚为主，少佐辛散，脾以运为补，胃以通为补。

1. 症：胃脘胀，隐痛，乏倦，食少。面色萎黄，舌淡、苔白，脉缓弱。

病机：脾胃气虚。

治法：健脾和胃。

方药：党参、白术、茯苓、甘草、陈皮、半夏、木香。

2. 症：脘腹胀，食入则甚、卧则减。颜面及四肢虚浮，舌淡，脉缓。

病机：脾胃气虚。

治法：补中益气。

方药：黄芪、白术、陈皮、木香。

3. 症：胃脘痛绵绵，不欲食。面色萎黄，舌淡，脉沉迟。

病机：脾胃阴阳两虚。

治法：健脾补中，调阴阳，和气血。

方药：桂枝、白芍、生姜、甘草、大枣、党参、木香、生山药。

4. 症：胃脘痛，恶心、进食尤甚，倦怠。舌淡、脉和缓。

病机：脾胃阳虚。

治法：补气健脾。

方药：人参、白术、茯苓、陈皮、半夏、槟榔、泽泻。

5. 症：胃脘痛，久泄，纳食差，欲呕。舌淡，脉缓。

病机：脾胃阳虚。

治法：益气扶阳。

方药:人参、桂枝、茯苓、甘草、生姜、大枣。

二、肝气犯胃

肝郁不舒而犯胃,肝胃不和,多见脉弦。

1. 症:胃脘痛隐隐、胀,嗳气。颜面虚浮,舌苔薄腻,脉细缓。

病机:脾虚,肝胃失调。

治法:健脾调气,泄肝和胃。

方药:白术、茯苓、陈皮、甘草、郁金、白芍。

2. 症:不欲食,食则胀满,或呕逆恶心。舌苔薄白少,脉虚弦。

病机:肝气犯胃,脾胃虚。

治法:疏肝安胃。

方药:当归、白芍、香附、半夏、茯苓、陈皮。

3. 症:胃脘痞满,胁胀,食纳减,呕恶。舌苔白少,脉弦滑。

病机:肝气犯胃,脾胃虚。

治法:疏肝清热,通降安胃。

方药:郁金、白芍、栀子、青皮、半夏、陈皮、黄连、瓜蒌壳。

4. 症:胃脘满闷,胁胀,饥不欲食。舌淡,脉细。

病机:肝气犯胃,胃寒。

治法:泄木,温中。

方药:半夏、茯苓、陈皮、砂仁、白芍、香附、当归、吴茱萸。

5. 症:呕恶,胁痛,嗳酸,咽干,唇赤。舌绛,脉弦滑。

病机:肝木克土。

治法:疏肝、养肝。

方药:郁金、丹参、丹皮、白芍、麦冬。

6. 症：胃脘痛，时攻胸胁，嗳气泛恶。舌苔薄，脉弦。

病机：肝郁气滞，胃失和降。

治法：疏肝解郁，理气和胃。

方药：柴胡、白芍、茯苓、甘草、竹茹、黄连、吴茱萸。

7. 症：胃脘痛绵绵，受寒则剧，嗳气，呕吐，泛酸。面萎黄，舌苔薄白，脉濡。

病机：肝胃不和，脾胃虚弱。

治法：疏肝和胃，益气建中。

方药：黄芪、陈皮、甘草、香附、白芍、佛手。

8. 症：胃脘痛，嘈胀，腰脊痠痛，咳嗽时作，恶风寒。脉沉迟。

病机：肝郁脾虚。

治法：建中理气，疏肝。

方药：桂枝、白芍、生姜、甘草、大枣、当归、茯苓、陈皮、麦芽、谷芽。

9. 症：胃脘痛及两胁，饥时痛剧，嗳气，矢气，纳差，大便燥结，时呕吐，精志不畅易发病。舌苔薄白，脉弦。

病机：肝胃不和。

治法：疏肝理气，调和脾胃。

方药：枳壳、柴胡、白芍、甘草、吴茱萸、黄芩。

三、胃阴血虚

由久病化火伤阴，或素有胃病，复外感温热病后，或过服辛燥药伤胃阴，多见脉细。

1. 症：胃脘灼热疼痛，饥不欲食，口唇干燥，大便结。舌红无苔或少苔，脉细数。

病机：胃阴不足。

治法：养阴和胃。

方药：党参、甘草、生姜、乌梅、天花粉、黄连、生山药。

2. 症：胃脘久痛，发作渐剧、胀，汗出，乏力，难进干食，口干、不寐。舌红、苔薄腻，脉小弦。

病机：脾虚气滞，胃阴血亏，胃失和降。

治法：养阴和胃，理气止痛。

方药：北沙参、白芍、甘草、枳壳、陈皮、当归、神曲。

3. 症：胃脘久痛、隐隐，嗳气，纳呆，口干，大便闭。脉沉。

病机：胃阴亏。

治法：养阴清胃。

方药：北沙参、白芍、甘草、生地、麦冬、苍术、生山药。

4. 症：胃脘痛，嘈杂，纳少，口干欲饮，五心烦热。舌红，脉细数。

病机：胃阴不足，虚火上扰。

治法：益胃养阴，降逆。

方药：党参、北沙参、麦冬、石斛、半夏、竹茹、甘草。

5. 症：胃脘隐痛，不思饮食，饱胀，口干，心烦，恶心。舌红、少苔，脉沉细。

病机：胃阴不足。

治法：滋养胃阴。

方药：沙参、麦冬、玉竹、乌梅、甘草、生麦芽、陈皮、竹茹。

6. 症：胃热如灼，口干舌燥，心烦食减，脘胁满闷，噫气。舌红少苔，脉弦细。

病机：胃阴虚，肝胃不和。

治法：滋胃阴，和肝气。

方药：天花粉、麦冬、玉竹、生地、白芍、郁金。

7. 症：胃脘痞胀，脘胁满闷，噫气，不欲食饮，心烦，口干咽燥，不寐，小便赤黄，大便不畅。舌红绛无苔，脉弦细数。

病机：肝胃阴虚，肝胃不和。

治法：柔肝，滋胃。

方药：乌梅、麦冬、玉竹、生地、白芍、佛手、丹皮。

四、食滞

因脾胃虚寒而食滞不化，或肝气犯胃，或饮食不节，脾胃阳伤而发，常见舌苔厚腻。

1. 症：进食生冷粘硬食物后，突发胃痛，痞满胀，拒按，嗳腐，厌食。舌苔厚腻或黄，脉弦。

病机：食滞，饮食不节而发。

治法：消积导滞，理气止痛。

方药：白术、苍术、枳壳、陈皮、半夏。

2. 症：胃脘微痛，腹满，食后尤甚，食欲不振。舌苔腻，脉弦滑。

病机：食滞，脾胃虚寒。

治法：温中健脾，消导食滞。

方药：党参、白术、茯苓、甘草、陈皮、厚朴、枳壳、槟榔。

3. 症：胃脘痛，胀硬，不欲饮食，大便结，小便赤涩。舌苔腻，脉浮紧。

病机：食饮厚味，食滞。

治法：健脾温中，消导畅滞。

方药：桂枝、枳壳、厚朴、苍术、砂仁、神曲。

4. 症：胃脘久痛，食入则痛剧，大便燥结。舌苔黄，脉沉

紧。

病机：食滞血瘀。

治法：消积导滞，活血化瘀。

方药：白术、桂枝、枳壳、槟榔、苁蓉、当归、桃仁。

5. 症：腹胀，夜剧，噫气，大便燥结。舌苔白黄，脉沉有力。

病机：食滞，饮食不节，脾胃阳伤。

治法：温中消导。

方药：桂枝、干姜、陈皮、大腹皮、厚朴。

6. 症：食入胃痛、拒按，恶食，嗳腐吞酸，腹满便秘。舌苔白黄腻，脉滑数。

病机：食滞。

治法：消积导滞。

方药：大黄、枳壳、麦芽、谷芽、神曲、内金、陈皮、木香。

7. 症：胃脘痛，拒按，易饥多食，泛恶呕恶，嗳气吞酸，大便秘结。舌苔黄厚腻，脉弦滑数。

病机：食滞，胃热。

治法：清胃泻热，消积导滞。

方药：大黄、黄连、黄芩、栀子、莱菔子、内金。

8. 症：胃脘痛，纳食减，大便闭，小便点滴。舌苔浊，脉沉弦。

病机：食滞，肝气犯胃。

治法：通和脾胃，疏肝。

方药：柴胡、黄连、大黄、吴茱萸、白芍、枳壳、白蜜。

五、气滞

由饮食或寒邪伤脾胃，或气虚、血虚、肝郁而致。

1. 症：胃痛胸闷，气急心慌，纳少，足弱无力。舌中裂，脉细。

病机：气滞，劳伤心脾，饮食伤脾胃。

治法：养心安神，理气止痛。

方药：甘草、小麦、郁金、合欢皮、香附、陈皮、神曲。

2. 症：胃剧痛，泛酸，饮食入即吐。舌苔白腻，脉小弦。

病机：气聚不降，胃寒。

治法：温中止痛，理气降逆。

方药：紫苏、肉桂、白芍、陈皮、半夏、旋复花、香附。

3. 症：胃脘痛、拒按、上引胸膺，腹胀，嘈杂，入夜加重。舌红、苔薄白，脉沉弦细。

病机：气滞痰瘀。

治法：通阳散结，调气豁痰、化瘀。

方药：薤白、瓜蒌、半夏、砂仁、郁金、白芍、佛手、红花。

4. 症：胃脘胀痛攻冲，胸闷痞塞，嗳气。舌腻，脉弦滑。

病机：气机郁滞，胃不和降。

治法：行气散滞。

方药：白术、枳实、木香、砂仁。

5. 症：胃脘痛，嘈杂泛酸，嗳气，有烧灼感，畏冷，入夜剧。舌苔薄腻，脉弦滑。

病机：气滞，肝气横逆，胃失和降，脾胃虚寒。

治法：温中止痛，泄肝和胃。

方药：香附、白芍、木香、党参、半夏、陈皮。

6. 症：胃脘痛，胀闷，牵及两胁，泛酸，嗳气，便秘，头晕，痰多。舌苔薄，脉弦细。

病机：血虚气滞，肝胃不和。

治法：疏肝理气，养血和胃。

方药：柴胡、香附、白芍、青皮、当归、延胡索、半夏、陈皮、瓜蒌。

7. 症：胃脘痛，时有包块上逆，痛止包块消，食少。舌淡、边青，苔白腻，脉弦数。

病机：气滞痞块，肝郁脾虚。

治法：调肝运脾，理气。

方药：乌药、桔核、白芍、厚朴、砂仁、施复花、三七。

8. 症：胃脘、四肢久痛，饮食大减，泛酸，口干不喜饮，大便干结。舌苔腻，脉弦紧。

病机：中焦壅滞，肝弦脾虚。

治法：理气消食，温中除湿。

方药：芒硝、槟榔、荔枝核、木香、肉桂，干姜、白芍。

9. 症：胃脘痛，气结不舒，咽梗便秘。舌绛红，脉弦数。

病机：肝木侮土，郁火滞气。

治法：泄肝和胃，清热理气。

方药：川楝子、郁金、白芍、延胡索、竹茹、陈皮、神曲。

10. 症：胃脘痛，腹胀，食欲不振，嗳气，泛酸，有烧灼感。舌苔薄黄白，脉弦。

病机：肝胃气滞。

治法：疏肝和胃。

方药：川楝子、佛手、延胡索、山楂、砂仁、黄连、白芍。

六、寒

由外邪内侵，食饮不节，或中虚内生，脉沉。

1. 症：胃脘绞痛突发、喜按，得热则痛减，泛吐清水，大便

溏，小便清，四肢凉，或形寒畏冷，口中和。面白唇淡，脉沉迟。

病机：胃寒，外感寒邪，或饮食生冷而发。

治法：温中散寒。

方药：人参、白术、干姜、甘草。

2. 症：脘腹胀大、疼欲绝、大便秘结。面色黑黄、舌淡、脉沉紧。

病机：食冷，沉寒冷积滞中。

治法：温中逐寒，降下。

方药：厚朴、枳实、大黄、藿香、丁香、陈皮、肉桂。

3. 症：脘腹痛，或上冲心胸，四肢冰冷。脐下坚硬，拒按。舌苔白，脉沉迟。

病机：沉寒冷积，滞于脘腹。

治法：温中散寒，理气散结。

方药：附子、干姜、吴茱萸、甘草、桂枝、枳实。

4. 胃脘痛、喜按、夜痛彻背、胸闷梗塞，气短乏力，食少。舌淡，脉沉弦。

病机：中虚胃寒。

治法：健脾和胃，温中止痛。

方药：党参、白术、厚朴、香附、陈皮、枳壳、生姜、大枣。

5. 症：胃脘痛、喜温、喜按，嗳气。舌淡苔白，脉沉弦。

病机：中土虚寒凝聚，和降失常。

治法：温中散寒。

方药：桂枝、白芍、生姜、甘草、大枣、当归、香附。

6. 症：胃脘隐痛，泛吐清水，纳少，四肢欠温，大便时溏。舌淡润、边有齿痕，脉缓弱。

病机：中阳不振，脾胃虚寒。

治法：健脾和胃，温中散寒。

方药：党参、白术、茯苓、甘草、高良姜、木香。

7. 症：胃脘痛，胀闷，泛恶清涎，四肢欠温，大便秘，略进食则痛缓。舌苔少，脉细滑。

病机：胃虚不降，寒湿内滞。

治法：温中祛寒，理气化湿。

方药：白术、厚朴、乌药、高良姜、半夏、当归。

8. 症：胃脘痛、喜温、喜按，呕恶清水，四肢欠温。舌苔白腻，脉沉迟。

病机：外感寒邪，饮食生冷，中焦受寒。

治法：温中散寒。

方药：厚朴、干姜、茯苓、甘草、陈皮、木香。

9. 症：胃脘痛隐隐，泛吐清水，喜温喜按，食少，乏力，四肢欠温，大便溏。面目虚浮，舌淡、或胖有齿痕、苔白或腻，脉沉紧或细弱。

病机：脾胃虚寒。

治法：温健脾阳。

方药：桂枝、干姜、附子、党参、白芍、苍术。

10. 症：胃脘剧痛，得热则减，腹胀。舌苔，脉弦紧。

病机：中焦寒积阳郁。

治法：温中散寒，健脾祛湿，行气活血。

方药：干姜、附子、当归、桃仁、红花、厚朴、枳壳。

11. 症：胃脘隐痛、喜温喜按，便溏。舌淡、苔白，脉沉细。

病机：脾胃虚寒。

治法：温中健脾。

方药：黄芪、白芍、甘草、延胡索。

12. 症：胃痛剧发，手足厥。舌淡红、苔薄白，脉弦细。

病机：胃寒脾湿，肝气犯胃。

治法：温胃健脾柔肝。

方药：川楝子、延胡索、乌药、白芍、乳香、桔络、吴茱萸、黄连。

13. 症：胃脘痛，剧则手冷如冰，四肢厥，或昏厥。舌淡红，苔少，脉沉数。

病机：胃寒肝郁。

治法：温胃柔肝。

方药：桂枝、白芍、干姜、黄连、吴茱萸、白芷。

14. 症：胃脘痛，胀满，痛及于腰，不可忍，渴不欲饮，大便不畅。舌苔白腻，脉沉弦。

病机：脏结，中寒险候。

治法：温阳破结。

方药：干姜、附子、肉桂、厚朴、枳实、芒硝。

七、热

由肝郁气滞，久郁化热，或饮食瘀滞，实热内生。

1. 症：胃脘隐痛，食后胀，泛恶吞酸，便秘腹泻交替互见，口干。舌苔白，脉细。

病机：肝气犯胃，久郁化热，胃热脾弱。

治法：清肝胃热，和中助运。

方药：黄连、吴茱萸、丹参、内金、枳壳。

2. 症：胃脘痛胀，嗳气泛酸，纳少。舌苔白腻，脉弦滑数。

病机：滞热侵胃，木盛乘土。

治法：疏肝理气，解热。

木瓜、甘松、乌梅、甘草、陈皮、枳壳、大黄。

3. 症：胃脘痛灼，嘈杂、泛酸，纳少、口苦，便干。舌苔黄，脉滑数。

病机：肝郁气滞化火。

治法：健脾胃，行滞解郁。

方药：百合、乌药、白芨、白芷。

4. 症：腹满痛，拒按，口干渴，呕吐频作，便干尿赤。舌红苔黄腻，脉弦数。

病机：脾胃实热。

治法：通腑化瘀，清热。

方药：大黄、丹皮、赤芍、延胡索、茵陈、栀子。

5. 症：脘腹满痛拒按，连及两胁，持续发作，高热起伏，恶心呕吐，大便燥结。舌苔黄腻，脉弦滑数。

病机：肝胃实热。

治法：疏肝清热，通里攻下。

方药：柴胡、黄芩、白芍、竹茹、半夏、枳实、芒硝、赤芍、白花蛇舌草。

八、痰饮

由肝胃不和或脾胃不健，痰湿积聚。

1. 症：胃脘痛，胀闷，嘈杂，痞满。舌淡、苔白滑腻，脉弦滑。

病机：脾运不健，痰湿积聚。

治法：通阳燥湿，降逆止痛。

方药：苍术、陈皮、桂枝、厚朴、甘草。

2. 症：纳食渐减，胃脘不适，唾痰频频，倦怠。舌苔白少，

脉沉迟。

病机：饮食燥腻，脾胃阳伤，痰积。

治法：健脾理胃。

方药：白术、茯苓、陈皮、甘草、麦芽、神曲、半夏、生姜。

3. 症：胃脘痛，食少，耳鸣。舌淡无苔，脉细弦。

病机：食伤脾胃，痰饮滞气。

治法：温中化痰，通府。

方药：茯苓、陈皮、半夏、甘草、竹茹、厚朴、枳壳、白芍。

4. 症：胃脘痛胀，拒按，有堵塞感，食纳减，大便燥结。脉浮缓。

病机：痰饮结滞。

治法：黄连、半夏、瓜蒌、枳实。

5. 症：胃脘痛胀、坚硬，胸痞呕恶。舌苔白腻，脉沉弦。

病机：痰湿困于中宫，阳气不运，肝胃不和。

治法：温运。

方药：黄连、干姜、半夏、陈皮、桂枝、杏仁。

九、湿

有寒湿、湿热之分，或外邪内侵，或肝郁脾虚，湿邪内生。

1. 症：胃脘痛、烧灼感、闷胀，饥则剧，得食缓，嗳气泛酸，乏力，四肢困重，大便溏。面萎黄，舌淡、苔白腻，脉濡细。

病机：脾胃虚，中阳不振，湿阻中焦。

治法：益气健脾，化湿和胃。

方药：白术、陈皮、茯苓、苡仁、藿香、佩兰、麦芽、神曲。

2. 症：胃脘痛，感寒饮冷则剧，食纳差，或泛酸呕吐。舌白、苔厚腻，脉细滑。

病机：寒湿内滞。

治法：温中健脾，祛湿。

方药：苍术、厚朴、陈皮、半夏、茯苓、肉桂、高良姜。

3. 症：胃脘痛，烧灼感，泛酸，渴不思饮。舌红、苔黄腻，脉浮大。

病机：脾胃湿热。

治法：清热化湿。

方药：黄连、半夏、瓜蒌、藿香、佩兰、土茯苓。

4. 症：胃脘痛久，食后胀满，口干苦，嘈杂泛酸，喜冷饮，便秘尿黄。舌红、苔黄腻，脉弦数。

病机：脾胃湿热。

治法：理气健脾，清热化湿。

方药：陈皮、苍术、厚朴、甘草、黄芩、栀子、吴茱萸、川楝子。

5. 症：脘腹胀闷，时痛时止，身热汗出，身重，肠鸣便溏，尿黄不畅。舌苔黄，脉濡。

病机：脾胃湿滞。

治法：理气醒脾除湿。

方药：藿香、香薷、白芷、厚朴、滑石、神曲。

6. 症：胃病宿疾，胃脘突发阵痛，连及腹，胀滞不舒。眩晕，大便秘，尿热短涩。舌苔白腻，脉弦细。

病机：脾虚痰湿，胃阴虚。

治法：柔肝和胃，健脾渗湿。

方药：香附、郁金、白芍、枳壳、吴茱萸、砂仁。

7. 症：胃脘痛，胸闷，噫气吞酸，便秘。舌淡苔黄，脉沉弦。

病机：肝脾不和，湿热蕴阻。

治法：泄肝理气。

方药：黄芩、栀子、吴茱萸、青皮、白芍。

8. 症：胃脘痛，反复发作，痞满，进食加剧，口苦泛酸，嗳气，乏力。舌红、苔白黄，脉细。

病机：肝气阻滞，脾虚湿阻。

治法：理气和胃。

方药：半夏、茯苓、陈皮、甘草、枳壳、黄连、旋复花、赭石。

9. 症：脘腹胀，食少，肢倦，口粘，或吐泻。舌苔白厚腻，脉濡。

病机：脾虚湿滞。

治法：健脾除湿。

方药：陈皮、苍术、厚朴、甘草、藿香、半夏、茯苓。

十、血瘀

由气郁或食滞而致。

1. 症：胃脘剧痛阵发，触压痛，喜温，形寒肢冷，纳少，大便秘，口干。舌苔薄白腻，脉细。

病机：久痛入络，寒热夹杂。

治法：理气活血，温中泄热。

方药：川楝子、延胡索、当归、川芎、丹参、甘草、干姜、栀子、乌梅、白芍。

2. 症：胃脘痛久，偏右，硬，大便干。舌红，脉细弦。

病机：气滞血瘀，久病入络。

治法：调气化瘀。

方药：香附、陈皮、延胡索、当归、赤芍、甘草、白芍、牡蛎。

3. 症：胃脘痛久，时吐污浊，大便秘。舌淡，脉弦。

病机：瘀浊聚络。

治法：通瘀。

方药：当归、郁金、苏木、牡蛎、人参。

4. 症：胃脘痛，胀，嗳气，恶心，咽梗，口淡，不思食，夜寐不安。舌苔薄腻，脉小滑。

病机：气郁瘀阻，胃失和降。

治法：理气化瘀，和胃止痛。

方药：木香、佛手、延胡索、丹参、白芍、半夏。

5. 症：胃脘痛、左胁为剧，得食稍安，大便不畅。舌淡绛、无苔，脉细数。

病机：气滞血瘀。

治法：和胃调气，活血化瘀。

方药：白术、白芍、甘草、乌梅、瓜蒌、延胡索、红花。

6. 症：胃脘剧痛如刺、有定处，痛则肢冷，额汗淋漓，大便或黑。舌边紫，脉伏。

病机：血瘀。

治法：止血化瘀。

方药：蒲黄、五灵脂、当归、白芨、三七。

7. 症：胃脘痛，冬则喘咳，胸闷，乏力，饮食少。舌苔白浊，脉细涩。

病机：宿瘀内滞，痰饮。

治法：行痰通瘀。

方药：瓜蒌、半夏、白芥子、枳实、桂枝、郁金。

8. 症：胃脘痛，泛恶，大便不行，吐白沫，或吐血，四肢不温。舌腻，脉弱。

病机：食滞，血瘀，胃阳虚。

治法：急下。

方药：桃仁、大黄、陈皮、白术。

9. 症：胃脘痛，反酸，腹胀，大便隐血。舌淡，脉弱。

病机：血瘀，脾虚气滞。

治法：益气健脾，理气和胃，制酸止痛。

方药：白芨、乌贼骨、川贝母、延胡索、陈皮、麦芽、甘草。

10. 症：胃脘痛、畏按、胀，反酸，嗳气，大便黑。舌腻，脉细弱。

病机：血瘀，气滞。

治法：理气和胃，化瘀止痛。

方药：白芍、甘草、公英、红藤、陈皮。

11. 症：胃脘痛，反复发作、饥则痛、得食减，痛无定时，有灼热感，食后胀，喜温畏寒，胃出血史。舌胖苔腻，脉弦细。

病机：久痛瘀络，脾胃虚。

治法：健脾和胃，理气化瘀。

方药：党参、白术、甘草、白芍、香附、红花、陈皮、龙骨。

12. 症：胃脘痛胀，无定时，出血史，泛酸频多，口酸苦、干臭。舌胖青紫、苔前黄腻根黑，脉弦细。

病机：肝郁脾虚，湿瘀阻滞。

治法：辛开苦泄，化瘀祛湿。

方药：黄连、白芍、吴茱萸、半夏、大黄、木香、蒲黄、龙骨。

13. 症：胃脘痛有定处、畏按。舌边有瘀点，脉涩。

病机：气滞血瘀。

治法：活血化瘀。

方药：当归、郁金、香附、白芍、乳香、没药。

14. 症：胃脘痛连胁、痛有定处、畏按，嗳气频，大便秘。舌

暗苔白，脉弦。

病机：肝气犯胃，血瘀。

治法：疏肝解郁，活血化瘀。

方药：当归、白芍、白术、香附、甘草、延胡索、没药。

15. 症：胃脘痛、压痛、有包块，起病急，恶心，呕吐，食欲减退，反酸，泄，便黑。脉弦。

病机：食寒伤胃，痰瘀滞结。

治法：温中健脾，破瘀散结，攻里通下。

方药：附子、肉桂、高良姜、吴茱萸、三棱、莪术、桃仁。

16. 症：胃脘痛、胀、灼热感，纳差，乏力恶心，口渴。舌红或有瘀点、苔薄黄白，脉沉细。

病机：肝郁脾虚，湿热，血瘀。

治法：清热化瘀。

方药：黄连、公英、乳香、丹参、木香。

十一、胃脘痛呕血、便血

由脾胃虚寒，脾不统血，血络伤损；或脾虚肝热，胃有瘀热，热伤胃络，血不归经；或阴亏阳浮，气不摄血所致。有寒、热、虚、实之别。

（一）呕血：热

1. 症：胃脘胀痛、食后发作，反酸，呕吐污血，大便秘结。舌苔黄，脉弦滑。

病机：热伤胃络，湿阻气逆。

治法：调脾胃，顺气。

方药：白术、陈皮、生姜、半夏、沉香、神曲、黄连、黄芩。

2. 症：胃脘痛久、胀，呕吐污血，发热，口渴，咳喘，面黄，

乏神。舌红、苔焦黑，脉细数。

病机：温热上受，伤胃阴络。

治法：清热生津，凉血止血。

方药：黄连、黄芩、大黄炭、生地、麦冬、白芍、甘草、三七。

3．症：胸满腹胀不舒，呕血，黑便，口苦。舌苔黄，脉弦。

病机：胃热伤络。

治法：清热止血。

方药：黄连、黄芩、大黄炭、地榆炭、赭石、阿胶。

4．症：呕血，上腹胀满，恶心。舌苔黄厚腻，脉数。

病机：胃热，脾虚寒。

治法：清胃温脾止血。

方药：黄连、黄芩、半夏、甘草、乌贼骨、旱莲草、血余炭。

5．症：呕血量多、暗红，胃脘胀痛。舌淡，脉细。

病机：阴亏，阳浮气逆，阴阳不守。

治法：清热和胃，凉血止血。

方药：黄连、黄芩、竹茹、干姜、党参、侧柏叶、仙鹤草、龙骨、血余炭。

6．症：呕血，烦热作渴，头痛。舌红，脉滑。

病机：胃火热甚，逼血上行。

治法：清热凉血，止血。

方药：黄连、地榆、白芨、三七。

（二）呕血：虚

1．症：呕血量多，失血如涌。舌淡，脉弱。

病机：内伤剧败，血脱气脱，危证。

治法：益气固气，止血。

方药：当归、山茱萸，三七。

另：人参、白芍为末，面粉糊服。

（三）便血：寒

1．症：胃脘痛久、如刺，胀，遇冷则加重，神乏。便黑面色苍白，舌苔厚白腻，脉弦紧。

病机：寒凝气滞，脾阳不运，胃络伤。

治法：温中散寒、活血化瘀。

方药：干姜、附子、吴茱萸、桃仁、红花、当归、党参、白芍。

2．症：胃脘痛胀，喜温、按，吐清涎，乏力，纳减，便黑。舌淡、苔白腻，脉沉迟细。

病机：脾胃虚寒。

治法：健脾温中。

方药：黄芪、白术、甘草、吴茱萸、肉桂、干姜、白芍。

3．症：胃脘隐痛、发作频，便血紫黯量多。面色萎黄，神倦，舌淡，脉细。

病机：脾胃虚寒，脾不统血。

治法：健脾温中。

方药：黄芪、肉桂、白术、茯苓、甘草、大枣、当归、阿胶、地榆炭、仙鹄草。

（四）便血：热

1．症：胃脘痛、夜剧、冬春发，反酸泛恶，便血色黑。舌淡苔白，脉细。

病机：脾虚肝热，血不归经。

治法：清肝温脾，止血。

方药：党参、白术、附子、阿胶、黄芩、仙鹄草。

2．症：胃脘不适，嘈杂吞酸，大便色黑，口苦。舌苔黄腻，脉弦小。

病机：肝阳上亢，湿热伤络。

治法：泄热化湿，止血。

方药：黄连、黄芩、白芨、槐花炭、大黄炭、半夏、佛手。

3. 症：便血紫黯量多，肢冷汗出。面色苍白，舌苔黄腻垢浊，脉虚弦。

病机：胃有积热，气血大虚而不固。

治法：补气健脾，泄热化湿，止血。

方药：党参、茯苓、陈皮、黄连、仙鹤草、侧柏叶、槐花。

（五）便血：虚

1. 症：胃出血止后，便稀色黄，乏力。舌苔白，脉缓。

病机：胃虚。

治法：调理脾胃。

方药：白术、茯苓、山药、甘草、侧柏叶、血余炭。

2. 症：黑便久作，汗出肢冷，头晕神倦。面色㿠白，舌淡，脉细。

病机：阴阳不守，气不摄血，欲脱。

治法：回阳救逆，止血。

方药：党参、白芍、阿胶、甘草、附子、龙骨、牡蛎、血余炭、山茱萸、三七。

胃脘痛治例

治胃脘痛，临证须辨痛之虚实寒热，别气滞、血瘀、痰湿、食滞，并论肝脾胃。缓则图本，急则治标顾本。治本遣药用其味重者，以养阴为要；治标取其味轻者，亦兼顾其本。脾喜刚燥，胃喜柔润。胃为阳明之土，非阴柔不肯协和，且易燥。胃阴

虚则胃阳无以生，浮燥或为一时之弊，终必无根而衰。而胃阴之生，必阳扶之，阳生阴长。育阴不鼓午以阳，必有滞腻之虞，阴无阳化也。因是，理气药、泻火药概皆少用，虽气机通畅，气血痰食之邪易去，而辛散香燥，皆于胃有碍，苦寒泻火克伐胃气。胃属阳，病多燥热；脾属阴，病多虚寒，故胃脘痛每多寒热错杂，虚实相混。气火药必用时，亦取其轻清者，如藿香、白蔻、砂仁、陈皮、麦冬、竹茹、女贞子之属，重滞之品却慎用。临证所见，胃脘痛者，胃阴伤者多，并由此而痰湿结滞，皆责胃阴之不足，因拟生山药四味汤二方、苍术四味汤一方，临证应用，觉其稳和，疗效亦佳。其组成为，用于胃阴虚，气滞：生山药、生龙骨、茯苓、甘草；用于胃阴虚、痰湿：生山药、生龙骨、白芷、天花粉；用于脾虚，痰湿：苍术、半夏、生牡蛎、天花粉。余证，兼佐之。

脾胃病，仲景立理中汤，建中汤以温中补虚；立白虎汤、承气汤清泻实热。李东垣调理脾胃、补中升阳诸方偏于温补，以助脾升，补气助阳，健脾利湿，兼泻阴火。叶天士倡养胃阴之法，华岫云谓"东垣之法，不过详于治脾，而略于治胃耳，后人宗其意者，凡著书立说，竟将脾胃总论，即以治脾之药笼统治胃，举世皆然，今观叶氏之书，始知脾胃当分析而论"。千百年混肴，至此分清，华氏之论，实为卓见也。脾胃可统论，以胃为体，脾为用，相辅相成；然脾胃又当各论，脾胃之喜恶相反，辨当有别，治亦各异，临证之际，在脾？在胃？各自之盛衰虚实、病位、遣药，必心中了然。太阴湿土，得阳始运；阳明燥土，得阴方安。脾多湿病而不运，胃多燥病纳差或痛。治脾当责气阳，治胃应责阴血，此其常也。而胃亦有痰湿之患，乃其变，胃贵濡润、贵阴血之盛，胃病多因血阴之衰，此余制生山药四味汤之

意。

余治胃脘痛，以用“黄芪桂枝汤”及“二陈汤”，并余拟“生山药四味汤”、“苍术四味汤”为主，或诸方化裁合用之。

一、黄芪桂枝汤法

1. 某男，43岁。1985年10月22日。十二指肠炎、十二指肠降段溃疡。胃痛十数年，近数月来加重、入夜尤甚，泛酸，胀，食欲正常，大便干燥。舌红嫩、湿、苔白腻微黄，脉弦缓。证属胃阴虚，肝郁脾虚，痰瘀。治以益气健脾，养阴化瘀，解郁祛痰：

黄芪30g、白芍15g、桂枝10g、生姜10g、半夏15g、茯苓10g、陈皮10g、甘草10g、生牡蛎30g、神曲10g。4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证愈。

治以“黄芪桂枝汤”、“二陈汤”化裁。黄芪伍白芍，益气养阴，阳生阴长。黄芪伍桂枝，益气通阳，开痹。桂枝伍白芍，疏肝解郁，益脾气，养胃阴。牡蛎伍神曲，善除胃中痰瘀，牡蛎必生用。

2. 某女，50岁。初诊，1985年10月22日。胃溃疡。胃痛五年，反复发作，发则痛胀，便泄，现胃隐痛不欲食，头痛。舌红、湿、苔少，脉两关寸弦浮。证属胃阳虚，肝郁克脾，脾虚寒湿。治以益气健脾，养阴散寒，解郁除湿：

黄芪30g、白芍15g、桂枝10g、生姜10g、甘草10g、大枣5g、百合30g、乌药10g、半夏15g、白芷15、神曲10g，2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二诊，1985年10月25日。胃痛已止，食纳正常。舌淡红、润、苔少，脉左沉濡、右关弦。胃阳虚，阴血亏，治以益气养血、育阴：

黄芪25g、当归10g、白芍10g、甘草15g、白芷15g、龙骨60g、神曲5g，2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证愈。

3. 某女，48岁。1985年10月18日。胃轻度下垂0—7厘米，胃窦部小弯侧溃疡。胃痛十余年，胀，呃逆，常呕白沫，不欲食，大便数日一行、干，畏凉食。舌红、干、苔白腻燥，脉两关弦、尺沉。证属胃阳虚、血瘀，肝郁脾虚、湿痰。治以益气健脾，养阴化瘀，祛痰解郁：

黄芪30g、白芍15g、桂枝10g、甘草15g、大枣10g、半夏15g、茯苓10g、陈皮5g、白芨20g、白芷20g、生姜10g、香附10g，3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证愈。

4. 某男，33岁，1985年10月23日。吐血。胃痛、有烧灼感，今年6月吐血半盆，前日又吐血一口，泛酸多，便溏。舌红淡，根苔腻白厚，脉两尺弦，左关芤。证属胃阳虚、血瘀，脾虚湿痰。治以益气阴，祛湿，化瘀：

黄芪15g、白芍5g、桂枝10g、甘草10g、生姜10g、大枣10g、龙骨30g、生牡蛎30g、神曲10g、半夏10g、陈皮10g，3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证愈。

5. 某男，40岁。初诊，1986年10月22日。胃、十二指肠溃疡。胃痛隐隐十余年，胀，胃痛剧时大便干。舌红淡、润、苔少，脉两尺沉、余滑濡弱。证属胃阴虚，肝郁脾虚，肾阳虚。治以益气养阴，温补肝肾：

黄芪9g、桂枝6g、白芍6g、生姜6g、甘草9g、大枣6g、佛手9g、肉桂6g、生牡蛎30g、神曲6g，3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证愈。

6. 某男，40岁。1986年12月12日。胃痛，头昏，嘈杂、恶心，背心痛，胃中有灼刺感，近三年病渐加重。舌红光无苔、湿，

脉两关弦滑。证属肝郁脾虚，肝木克脾。治以疏肝解郁，益气化瘀。

黄芪9g、桂枝6g、白芍12g、甘草12g、百合30g、乌药9g、丹参9g、香附6g、生牡蛎30g、神曲9g，3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证愈。

7. 某男，33岁。1986年9月28日。胃窦部溃疡。胃痛胀三个月，呃逆，微泛酸，大便如弹丸。面色红润，舌红淡、瘦、湿、苔白棕黑、脉弦、寸尺甚、右关濡、左关弦。证属胃阴虚，肝脾不和。治以和肝胃，益气，养阴：

黄芪9g、桂枝6g、白芍9g、甘草9g、百合30g、乌药9g、天花粉12g、当归9g、丹参9g、3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二、二陈汤法

1. 某男，42岁。1985年10月23日。十二指肠溃疡、胃窦炎、胃痛近十年，痛如刀割，痛胀交作，不畏冷食。舌红、润、苔少，脉弦。证属胃阳虚、血瘀，肝郁脾虚。治以益气健脾，养阴化瘀，祛痰解郁：

半夏15g、陈皮10g、茯苓10g、甘草15g、黄芪15g、白芍15g、天花粉20g、3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证愈。

十二脂肠溃疡证之本为胃阴虚、肝郁脾虚者多；证之标为湿痰、血瘀。由胃阴虚而胃气虚、气滞，血不畅行而血瘀，脾虚则痰湿滞。胃阴虚，症见舌红、红嫩、红烂、或舌干、苔少。脾虚，症见脉濡，或浮或缓，肝郁者脉左关弦、或两关弦。湿痰，苔白腻微黄、厚腻、腻燥。血瘀症见刺痛，或夜痛、天气变化时痛。

2. 某女，45岁。初诊，1985年10月22日。慢性胃炎、胃溃疡、胆内结石6MM3个。胃脘痛二十年反复发作，每进食则隐

隐沉痛，泛酸，坠胀，无呕吐，痛连右胁，大便干、数日一行。舌淡红、干、苔厚腻白黄，脉左弱微不易寻、右弦浮。证属胃阴虚、血瘀，脾虚痰湿。治以益气健脾，养阴化瘀，除湿祛痰：

半夏15g、茯苓10g、陈皮10g、甘草5g、黄芪15g、当归10g、天花粉20g、白芍10g、黄连10g、白芷15g、生牡蛎30g、神由10g、生姜10g、大枣10g，3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另以：鸡内金10g、朴硝10g、三七5g，共为粉，每次服1g，每日3次，水送服。

二诊，1985年11月8日。胃脘痛已止，右胁下痛亦消。触按无压痛，治宗前法。

鸡内金10g、朴硝10g、三七15g、白芷10g，共为粉，每次服2g，每日服3次，水送服。

3. 某男，52岁。1980年12月12日。食后胃胀，胸痛。舌嫩、光红、湿、苔散白腻，脉阳弱阴弦、濡细。证属脾虚湿痰。治以益气健脾，祛湿除痰：

半夏15g、茯苓12g、陈皮9g、甘草3g、党参12g、苍术18g、厚朴6g、砂仁9g、藿香6g、杏仁6g、神曲9g，3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证愈。

4. 某男，51岁。1986年9月25日。胃痛如针刺五年，胀，畏冷食，胃有憋闷感，自觉上下不通。面色暗，舌红淡、湿，苔黄棕腻薄，脉左关尺弦甚、右关寸弦甚。证属肝胃不和，脾虚湿痰。治以健脾除湿，疏肝导滞：

半夏15g、茯苓9g、陈皮6g、甘草9g、苍术9g、黄连9g、生牡蛎45g、枳壳9g、神曲9g、川芎9g，3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另以：白芷15g、白芨15g、生牡蛎30g、苍术10g、内金10g、三七10g、佛手10g，共为粉，每次3g，每日2次水送服。

证愈。

5. 某男，39 岁。1986 年 11 月 17 日。胃痛三年、剑突下痛剧，食后或得热则痛缓，痛每于中午 12 点发作，有憋闷感。舌红淡、湿、苔白微，脉两尺弦、两寸沉弱。证属脾虚湿痰。治以益气健脾，祛湿痰：

半夏 12g、茯苓 9g、陈皮 3g、甘草 12g、党参 15g、黄芪 15g、苍术 12g、枳壳 9g、百合 30g、乌药 9g、当归 9g、砂仁 6g、大枣 5g、3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证愈。

6. 某男，44 岁。1986 年 10 月 17 日。萎缩性胃炎。胃昼夜剧痛、胀，不欲食、口干，可进冷食、大便正常。舌烂嫩、鲜红、湿、苔散白薄腻、舌颤，脉洪弦滑、尺甚。证属胃阴虚，脾虚湿痰。治以益气健脾，除湿，养阴：

半夏 6g、茯苓 6g、陈皮 3g、甘草 12g、党参 9g、苍术 6g、生姜 9g、五味子 6g、乌梅 15g、麦冬 9g、生地 9g、天花粉 18g、丹参 3g，2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证愈。

7. 某男，39 岁。1986 年 10 月 22 日。胃痛久病，近一月来微痛数发，食少，不欲食，食入不化，呕恶。舌红淡、光湿、苔少，脉两尺弦、两寸关沉弦。证属脾肾虚。治以益气健脾，补肾：

半夏 9g、茯苓 9g、陈皮 6g、甘草 9g、党参 12g、白术 6g、苍术 9g、苡仁 9g、内金 9g、枸杞子 12g、苁蓉 9g、大枣 6g，3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证愈。

此用"二陈"合"四君"法，加苍术、内金、苡仁健脾、运脾，加枸杞子、苁蓉补肝肾，且两者合用阴阳相济，以资化源。

三、苍术四味汤法

1. 某男，28 岁。1985 年 10 月 14 日。胃窦炎、十二指肠溃

疡。胃隐痛六年、胀，大便始干后溏。舌红淡、干、苔白腻、根苔厚，脉两尺弦。证属肝郁脾虚，湿痰、血瘀。治以健脾，祛湿痰、化瘀：

苍术10g、半夏10g、生牡蛎30g、地榆10g、茯苓10g、陈皮5g、生山药15g、黄连5g、甘草10g、大枣5g、3剂，每日1剂，水煎服。另以：三七粉9g，每次1g，每日3次水送服，证愈。

此用"苍术四味汤"合"生山药四味汤"化裁。余治胃炎。治标以痰湿、血瘀为主，症见舌苔腻厚或微黄，脉弦、两关为甚，或见洪滑，用自拟"苍术四味汤"：苍术、半夏、生牡蛎、天花粉、健脾，除湿，化瘀，痰湿盛加黄连、白芷、苡仁、龙骨、陈皮。血瘀重加白芨、地榆、赤芍、三七。治本，肝郁脾虚，肝郁重，两关脉盛，加白芍，脾虚甚，加党参、茯苓、桂枝；胃阴虚加生山药，乌梅。

2. 某女，57岁。1985年10月12日。慢性胃炎。胃痛反复发作十余年，近一年来逐渐加重，呕恶，呃逆，有烧灼感，轻泛酸。痛楚病容，口气恶臭，舌红淡、苔腻秽，脉弦。证属肝郁脾虚，湿痰，血瘀。治以健脾，祛湿痰，化瘀：

苍术10g、半夏5g、生牡蛎30g、天花粉15g、地榆15g、白芷15g、白芨20g、黄连5g、苡仁20g、甘草5g、神曲5g，2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证愈。

3. 某女，70岁。1985年10月23日。慢性胃炎、胃痛呃逆，咽喉干灼，胃痛喜按。舌红旧、湿、苔少，脉两关弦。证属肝郁脾虚，胃阴虚，痰湿。治以益气健脾，养阴，祛痰湿：

苍术15g、半夏10g、生牡蛎30g、生龙骨30g、天花粉20g、黄芪15g、白芍10g、神曲10g、百合30g、乌药10g、甘草10g，3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另以：乌贼骨10g、白芨

10g、白芷 10g、白矾 5g、佛手 10g、鸡内金 5g、三七 5g，共为粉，每次服 1g，每日 3 次水送服。

二诊，1985 年 10 月 26 日。胃痛减轻，呃止，方：

苍术 15g、半夏 10g、生牡蛎 30g、生龙骨 30g、天花粉 20g、黄芪 15g、白芍 15g、神曲 10g、百合 30g、乌药 10g、甘草 15g，3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

三诊，1985 年 11 月 1 日，证愈，舌淡红、润，以初诊时散剂服。

4. 某男，23 岁。1985 年 10 月 14 日。肥厚性胃炎、胃痛二年，痛如刺，无定时，胀，口渴引饮，畏冷食，腰痛。舌嫩红烂、苔腻微白，脉右尺、关弦滑而洪、左濡。证属湿痰，胃阴虚。治以健脾，养胃阴，除痰湿：

苍术 15g、半夏 20g、生牡蛎 15g、生龙骨 30g、天花粉 15g、地榆 15g、茯苓 10g、陈皮 5g、神曲 5g、甘草 5g、生姜 10g，3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证愈。

5. 某女，16 岁。1986 年 10 月 18 日。慢性胃炎，胃痛，可进冷食，胃痛隐隐、喜按。舌红、湿、苔少，脉两关弦。证属肝胃不和，痰湿，治以健脾，祛痰湿：

苍术 6g、半夏 6g、生牡蛎 15g、天花粉 15g、神曲 9g、芦根 12g、白芍 6g、麦芽 6g、谷芽 6g，4 剂，1 日 2 次水煎分服，证愈。

6. 某男，40 岁。1986 年 9 月 22 日。胃痛五年、针刺样，泛酸，可进冷食，大便时稀时干，腰痛，面色红黝，舌淡红微蓝、干、白苔满佈、舌根苔厚腻，脉弦、尺甚。证属肝郁脾虚，湿痰，治以健脾，祛痰湿：

苍术 12g、半夏 9g、生牡蛎 30g、生龙骨 30g、桂枝 9g、白

芍9g、生姜6g、大枣9g、白芷12g、神曲9g，3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证愈。

7．某男，47岁。1986年11月5日。胃痛久病，晨起胃脘痛闲，不欲食，食入不化，大便时干时稀，口干苦，舌燥，喜冷食。舌红淡、干、苔燥深、色白黄旧，脉弦、两关尺甚。证属脾虚湿痰，胃阴虚。治以健脾除湿。养胃阴：

苍术12g、半夏6g、生牡蛎30g、天花粉18g、地榆9g、茯苓9g、陈皮3g、甘草9g、神曲9g、内金9g、大枣6g，2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此用“苍术四味汤”合“二陈汤”法，加内金健脾胃。

余治胃病，多顾及“痰、湿、瘀”，故每以“二陈汤”取效。二陈汤方出自《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功能燥湿化痰，理气和中，原方中有生姜、乌梅，现多不用此二味。余以为其于标本皆益，治标亦治本。半夏燥湿化痰，且消痞散结，即治痰之本，且消肿而化瘀、解毒邪。四味简精之配伍，以其组方寓理之深，用药配伍选择之当，其应用实广，余于杂证、怪病、疑难证，每趋遣之，常获殊功。

四、生山药四味汤法

1．某男，36岁。胃痛，每于饭后发作，泛酸，喜温畏寒，食纳減，病五年余，曾有胃出血。舌红、燥而无苔，脉涩，左关洪浮。证属胃阴虚，气滞血瘀。治以养胃阴，理气，活血化瘀。

生山药30g、生龙骨30g、茯苓12g、甘草15g、当归9g、白芍6g、藿香6g、白蔻6g、神曲15g，3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另以三七粉9g，每次1.5g，每日3次，水送服，证愈。

胃痛泛酸，舌红燥无苔，为胃阴虚有热。生山药、白芍、当

归养胃阴。藿香、白蔻、甘草和中化湿、醒脾、生龙骨祛痰,镇安收敛。三七化瘀而不伤新,与龙骨为伍,具化瘀收敛之功。

2. 某男,38岁。1985年4月18日。胃胀痛无定时,中脘压痛,喜温畏寒,大便干,舌红光无苔,脉浮洪微涩。证属胃阴虚,痰湿。治以健脾祛湿,育胃阴:

生山药30g、生龙骨30g、茯苓6g、甘草24g、女贞子30g、阿胶12g、麦冬9g、苍术6g,3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另以:三七粉9g,每次1.5g,每日2次水送服。

服药后,诸症皆除,继用下方,以巩固疗效:

生山药30g、生龙骨30g、茯苓9g、甘草15g、白术12g、陈皮12g,5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另以:三七粉10g,每次1g,每日2次水送服。

胃胀痛无定时、压痛,脉涩为血瘀。三七伍生龙骨活血化瘀、白术、茯苓、陈皮健脾益气。舌红光无苔,脉洪浮,乃胃阴虚火炽,生山药、女贞子、麦冬甘润生津,益胃阴。

3. 某男,34岁。胃剧痛难忍,泛酸,空腹痛甚,气出臭热。舌红、苔黄腻,脉弦滑。证属胃阴虚,湿痰。治以养胃阴,祛痰湿:

生山药30g、生龙骨30g、天花粉24g、白芷15g、竹茹12g、茯苓9g、车前子9g、甘草15g,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服药8剂证愈。又再服下方5剂:

生山药30g、生龙骨30g、天花粉15g、白芷15g、砂仁6g,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4. 某男,40岁。胃胀痛,泛酸,畏冷食及干食,入即呕。舌苔白腻、中心微黄,脉右关尺弦滑、左关濡、尺弦。证属胃阴虚,痰湿。治以健脾祛湿,养阴:

生山药30g、生龙骨30g、茯苓12g、甘草30g、赭石30g、砂仁9g、白蔻9g、半夏12g、苍术9g，3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证愈。

胃胀痛，舌苔白腻微黄，左关尺脉弦滑，乃痰滞于内，濡为湿滞。苍术、半夏祛痰湿。湿热蕴于胃，食欲入胃被湿热郁遏则食不得化，清气不升，浊气不降，清浊相干，气逆于内，作呕泛酸。生龙骨收敛之中又善祛痰湿，能引上逆之火及泛滥之水下归其宅。

五、其他法

1. 某男，41岁。胃痛绵绵无定时。舌淡润、苔微黄、脉关滑、尺弦、右甚。证属湿痰。治以健脾，祛湿痰：

苡仁30g、生牡蛎30g、天花粉30g、白芷30g、陈皮12g、砂仁9g、神曲15、甘草12g，3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服后诸症除。

胃痛无定时，舌苔微黄，脉关滑尺弦，皆痰湿之征。生牡蛎涩而微凉，性善收敛。白芷除湿，排脓消肿、生肌，去腐生新。天花粉清热解毒，通行经络，解毒热，排脓消肿生肌，清火养胃阴，生津止渴而益胃。白芷与天花粉为伍，不失其寒热之偏，而增其除湿、排脓消肿、生肌止痛益胃之功效。

2. 某男，34岁。胃胀痛，完谷不化，反复发作三年。体瘦，面色暗，舌润苔黑，脉右尺弦甚。证属寒湿。治以温阳健脾祛湿：

附子15g、乌药12g、苡仁30g、高良姜9g、白蔻9g、甘草12g、神曲15g、车前子12g，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服6剂，诸症除。

脘痛胀，舌润苔黑，为寒湿。右脉尺弦，阴也，宜温，故用诸温阳除湿之品。

3. 某男，36 岁。胃胀，食后为甚，饮水后胀缓，脘中有空乏感，倦怠。舌淡，脉弦。证属胃阴虚。治以补中育阴。

附子 9g、桂枝 9g、百合 30g、厚朴 9g、甘草 9g，3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证愈。

此方温阳育阴除胀。阳无阴不生，阴无阳不长。附子、桂枝与百合，温阳育阴为伍，两相益得。

4. 某男，44 岁。1983 年 3 月 18 日。3 月 12 日胃内窥镜检查："胃穹隆部及胃体粘膜形态如常，色泽暗红。胃体下部血管显露清晰，胃角光滑，胃窦部粘膜呈红白相间花斑状改变，可见散在陈旧性出血处，蠕动活跃，十二指肠球部未见溃疡，幽门口圆，开闭佳，胆汁返流明显。镜检诊断：慢性浅表—萎缩胃炎"。自三年前，常觉胃部不适，常有针刺样轻痛，不欲冷食，1983 年 1 月 22 日夜胃痛剧，痛位于中脘偏左，胀、喜按，发作前曾过劳，又曾饮酒少量。平素大便正常，口稍干，不欲饮，不欲进干食，喜微酸食物，发病时呃逆频作。舌红淡、微蓝、苔微，脉两尺弦而劲、左关沉弦、右关弱。证属胃阴亏，血瘀，肾阴虚，脾气虚。治以健脾育胃阴，佐活血化瘀散寒：

党参 15g、白术 12g、乌梅 12g、天花粉 12g、白芨 9g、地榆 6g、生姜 12g、五味子 12g、甘草 6g、大枣 10g，1 剂，1 日 2 次水煎分服。

二诊，1983 年 3 月 19 日。服药后胃中有温热感，无不适，治宗前法，上方 2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

胃素虚寒，因热而血溢、呃作。白芨、地榆凉血止血生新，生姜散寒，党参、五味子、乌梅、天花粉育胃阴。

三诊,1983 年 3 月 22 日。服药以来,胃中较适,但觉胃中气不下行。治同前方,2 剂,服法同。

四诊,1983 年 3 月 25 日。胃脘仍有轻微刺痛、时左时右。治用前方 3 剂,每日 1 剂,服法同。

五诊,1983 年 3 月 29 日。胃脘有轻微阵痛,舌胖嫩,方:

党参 15g、白术 12g、乌梅 12g、天花粉 12g、白芨 18g、地榆 9g、生姜 9g、白芍 9g、五味子 9g、枳壳 9g、甘草 9g、大枣 9g,3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另以:鸡内金、生三七、生晒参共 30g 研粉,每次 3g,每日 3 次水送服。

六诊,1983 年 4 月 5 日。近日胃痛已减,体重渐增,面色转润,方:

党参 15g、白术 12g、乌梅 12g、天花粉 12g、白芨 18g、地榆 9g、白芍 9g、五味子 9g、枳壳 9g、生姜 9g、甘草 9g、大枣 9g,3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

七诊,1983 年 4 月 11 日。无明显胃痛,食欲正常,大便正常,舌淡红,正常舌,胃瘀渐化之象,证愈。

5. 某女,36 岁。1985 年 10 月 18 日。胃痛胀,喜按,泛酸,不畏冷食。舌红烂、干、无苔,脉弦。证属胃阴虚,肝郁脾虚。治以疏肝解郁,健脾养阴:

香附 10g、乌药 10g、丹参 10g、黄芪 10g、白芍 15g、天花粉 25g、百合 30g、生牡蛎 30g、神曲 10g,2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证愈。

6. 某男,40 岁。1985 年 10 月 19 日。十二指肠溃疡。胃痛胀二十余年,畏冷食,气怒时胃痛易发。舌红干、苔少、根苔燥、脉左弦、右濡。证属胃阴虚,痰湿,血瘀。治以健脾养阴,祛湿化瘀:

白芷 50g、白芨 30g、枯矾 10g、三七 30g、血竭 10g、肉桂 5g，共为粉，每次 2g，每日 3 次水送服，证愈。

7. 某女，70 岁。1985 年 10 月 18 日。胃溃疡。胃痛胀，泛酸，一周前吐血多半盆，血止后乏力，胃隐痛。舌淡红、苔腻燥白黄，脉濡芤。证属胃阴虚，血瘀，脾虚痰湿。治以健脾，益气阴，祛湿，化瘀：

党参 15g、当归 10g、白芍 15g、熟地 15g、生山药 15g、天花粉 15g、甘草 10g、龙骨 30g，2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另以：血竭 5g、枯矾 3g、白芷 10g，共为粉，每次服 1g，每日 3 次水送服，证愈。

8. 某男，30 岁。初诊，1985 年 9 月 26 日。某医院食管、胃、十二指肠纤维内窥镜检查报告："胃窦、胃角、胃体粘膜弥漫性花斑样改变，以红相为主。贲门、食管呈弥漫性充血水肿外观。食管上端 15—21CM 部位充血水肿明显，18—19CM 处有糜烂面，并可见一 0.6×0.8CM 浅表性溃疡，并有新鲜出血（细胞学检查未见癌细胞）诊断：慢性浅表性食管、胃十二指肠炎；应激性胃、食管溃疡"。近两月来消瘦、体重减轻。面色淡黄、失润，舌红淡、润，脉弦。证属湿痰、血瘀、气血虚。治以祛湿痰、化瘀、益气血：

半夏 10g、白芷 20g、乌梅 30g、天花粉 20g、白芍 20g、生地 60g、诃子 15g、白芨 20g、赤芍 20g、生龙骨 90g、神曲 5g、党参 30g、甘草 10g，3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

二诊，1985 年 9 月 30 日，胃痛已减，大便干，舌红淡、润、苔少、脉弦。前方 3 剂继服。

此例发病前，曾认为自己"胃寒"，而自服姜粉一包约十数克，致胃体损伤。中药重在祛痰湿，化血瘀，佐以益气养血而获

效。有情之本，何能忍受剧烈刺激品之戡伐！后以上方断续常服而渐愈。

9. 某女，34岁。初诊，1986年12月18日。某医院胃镜检查报告："胃体粘膜苍白，血管纹如树枝样显露，无溃疡出血点、糜烂。诊断：萎缩性胃炎"。胃痛数年，胸胁痛，头昏，不欲食，劳累后胃痛加重，大便正常。面红润，舌暗红、润、无苔、边光，脉滑涩。证属胃阴虚，治以益气，养阴化瘀。

党参12g、五味子9g、乌梅12g、当归9g、红花3g、赤芍6g、生姜9g、天花粉12g、甘草9g、大枣9g，3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二诊，1986年12月20日。前症，前方5剂，每日1剂，水送服。

1986年1月23日，胃镜检查报告："轻度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已愈"。

10. 某女，45岁。1986年12月29日。胃痛，不欲食，食入则痛，两胁、腰背痛，大便干，二日一行。舌红淡、苔薄白少，脉右关弦、左沉弱。证属胃阴虚，脾气虚。治以益气健脾，养阴：

党参15g、白术12g、茯苓9g、甘草9g、苍术18g、半夏12g、当归9g、白芍9g、乌梅12g、生牡蛎30g、神曲15g、大枣15g，3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证愈。

此用"四君汤"合"苍术四味汤"法，加乌梅，白芍、当归养阴、敛阴、化瘀。

11. 某男，35岁。1986年9月27日。胃下垂。胃脘两侧隐隐痛，进食后有憋闷感，大便先干后溏。面色淡，舌红、苔白棕厚腻，脉左关涩、右关弦滑。证属脾虚胃弱，治以健脾强胃：

半夏9g、茯苓9g、苍术15g、白术9g、砂仁6g、内金6g、枳

壳 9g、甘草 6g,3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

二诊,1986 年 9 月 30 日。服药后胃中舒适,痛已减,并觉痛位上移,精神转佳,疲乏感减轻,便下臭气甚多,治宗前法:

枳壳 10g、苍术 15g、砂仁 3g、内金 3g,共为粉,每次服 3g,每日 3 次水送服。病渐减而愈。

12. 某男,31 岁。1986 年 10 月 2 日。胃脘左部晨起痛、进食后痛减缓、痛有攻刺感,大便正常。舌红淡、湿、苔薄浮黑,脉浮濡、弦。证属胃寒湿滞。治以温中散寒,益阴除湿:

桂枝 9g、白芍 9g、生姜 6g、甘草 9g、大枣 9g、百合 30g、乌药 6g、丹参 9g、吴茱萸 6g、高良姜 6g、香附 6g,3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

此用"桂枝汤"加百合、乌药、吴茱萸、高良姜、香附温中理气,散寒,虽胃寒亦佐育阴之品,方有佳效。

13. 某男,50 岁。1986 年 9 月 26 日。胃胀,口苦,鼻干,大便干燥。舌红鲜、湿、苔少,脉弦。证属脾气虚,胃阴虚。治以益气养阴:

当归 15g、红花 6g、苁蓉 15g、甘草 6g、半夏 9g、陈皮 6g、枳壳 6g,3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证愈。

当归、红花活血化瘀润燥,半夏、陈皮行气,散燥结。燥在上见鼻干口苦,在下见便干,皆阴津精血匮乏。陈皮、枳壳通燥之结,与当归、红花相伍润以治血。苁蓉滋填,皆重在阴血为治而获效也。

胃溃疡与胃炎

胃溃疡、胃炎发病的反流学说,近年来引起了广泛的重

视，认为胃排空延迟及胃滞留在胃溃疡、胃炎的发病病因中，是一个重要因素，治疗中增加胃窦部蠕动，加速胃排空，消除胃滞留，减少胃酸和胃蛋白酶与病灶的胃粘膜接触的时间，减少反流，均有益于溃疡、胃炎的痊愈。

中医生理论，素有"胃降"之说，其与现代医学之理论之相比、相关、余不能妄议。但中医治胃病，颇重胃降之病机，可以认为关键就在一个"降"字，以体现其以通为用之生理。中药枳壳、厚朴、附子、桂枝、陈皮、苍术、木香、党参等等，都具有降胃、增加胃活动之功效，且并非只增加其机械运动，而是通过胃的血运以实现，气行则血行，这是胃的运动基础，胃无血，何以运？故其本还在胃阴血。胃脘痛辨证，责之"虚寒"者多，其实此虚寒之病机，当责之"脾"，以虚则不运，寒则凝滞，使胃不畅行。故补脾益气，除脾之虚寒，并增加胃之阴血，以助胃降之顺畅，这便是治标以达本，治意重在阴血也。

而痰湿、血瘀，即胃溃疡、胃炎诸证之标，用白矾、三七、白芨、黄连、乌贼骨，能祛痰湿，化血瘀，其实此类药内服入胃，除具有内服的调理作用外，并有入胃后与胃粘膜直接的接触、敷布，而有"外敷"药样的作用。此种给药法治肠胃病已有发展，如膏药外用等同类。然在用药的选择上，则应考虑其具有的内服调理和直接的接触，外敷样作用，如珍珠之生肌敛合，且抑肝木之伐而解肝郁，即甚合，或与三七同用，并且疏通之机。又如白芷伍白芨，一温一寒，相辅而成排脓除涩，活血化瘀之功，并可蜜调而用之。此其一也。

以中医辨证，依对病机的辨识，用中药汤剂之调理，治此类病，疗效亦速。余治例中有黄芪桂枝汤、二陈汤、苍术四味汤、生山药四味汤，辨证化裁应用诸法，疗效常佳。余之学验皆

浅，不敢自许，但实感我国中医学瑰宝之可贵，并以常用效验诸方列下：

一、胃脘痛

1. 百合30—60g、生山药30g、白芍15g、茯苓15g、陈皮10g、佛手10g、生麦芽15g、生甘草5g、天花粉15g、苍术15g、黄连5g、香附5g。

2. 半夏10g、黄芩5g、干姜5g、黄连5g、甘草5g、党参5g、天花粉10g、乌梅10g、大枣5g。

二、胃、十二指肠溃疡

乌贼骨10g、白芨10g、内金5g、白芷10g、甘草5g、佛手5g、三七10g、天花粉10g，共为粉，或蜜调服。

三、急性胃炎

1. 天花粉10g、竹茹10g、百合20g、乌药5g、丹参5g、砂仁5g、良姜5g、香附5g，水煎服。

2. 生牡蛎30g、苍术10g、生地榆10g、白芷10g、天花粉10g、三七5g，水煎或粉服。

四、慢性胃炎

天花粉10g、黄连5g、半夏10g、苍术10g、生牡蛎20g、三七5g、白芷10g，粉服。

五、胃出血

血余炭、血竭、白芨、生白芍、制大黄炭、三七，粉服。或加

五倍子。

六、胃气痛

黄芪、生白芍、白芨、白芷、桂枝、甘草。

七、若简用之法，余以一味生三七，则诸证皆可用。

泄泻证治

泄，指大便溏薄如酱；泻，指大便清稀似水，二者皆大便次数增多，故称泄泻，或腹泻。《内经》多言"泄"，汉唐医书称之"下利"，宋以后医书谓之"泄泻"。

前人对泄泻分类，以病因分为：热泻、寒泻、暑泻、食泻；以脏腑分为胃泻、大肠泻、小肠泻、肝泻、肾泻；以症状分为：飧泻、洞泻、五更泻；以缓急分为暴泻、久泻。

《内经》谓暴注下迫，皆属于热；诸病水液，澄澈清冷，皆属于寒、湿胜则濡泄。

张景岳认为"泄泻之本，无不由于脾胃"，陈修园谓泄泻之证，总不离于湿；沈金鳌则概之以："泄泻，脾病也。脾胃受湿而不能渗泄，致伤阑门之气，不能分别水谷，并入大肠而成泻。虽风寒热虚皆能为病，若脾强无湿，则不成泻"。以泄泻病脾为主，湿为因。

暴泻由外感寒热暑湿等外邪侵扰，主要为湿邪，或兼寒、兼热、兼暑；或暴饮食，恣食生冷，邪扰肠胃而升降失调，清浊不分，为实证。兼寒则寒湿内盛，脾阳受困，阳失温运。兼热则湿热蕴结肠中。兼暑则腑气不通，浊气不降，胸闷腹胀。饮食伤则胃肠气机阻滞，水谷不化而湿滞，清浊不分，饮食停积。

久泄由情志失宜，肝气郁，肝强脾弱，脾胃运化升降失常，证由肝脾不和而起。若身体虚弱，脾肾阳虚，运化升清失宜，为湿浊下注。

一、寒湿

1. 症：便下水粪相杂，色青，或如鹜溏，腹痛肠鸣，泻前腹痛，口淡不渴，粪便无明显臭味。舌淡、苔白、脉沉滑。

病机：寒湿暴泻，暴感寒湿或暴食生冷而致病。

治法：温中散寒，祛湿止泻。

方药：桂枝、干姜、陈皮、茯苓、泽泻、藿香。

2. 症：泄泻不畅，腹痛，口不渴。舌苔白腻，脉弦迟。

病机：寒结大肠。

治法：温通导滞。

方药：干姜、生姜、陈皮、木香、大黄、防风、厚朴。

3. 症：痛泻不止，不欲饮，乏力。舌苔白腻，脉濡滑。

病机：寒湿挟积。

治法：健脾通滞。

方药：党参、茯苓、白芍、枳壳、陈皮、神曲、大黄。

4. 症：洞泻粘腻，天明发作，恶食油腻之味。舌苔白腻、脉缓。

病机：脾胃虚，寒湿滞。

治法：益气温中。

方药：人参、白术、茯苓、甘草、肉桂、防风。

5. 症：泄泻，腹痛绕脐，能食不化，每肌肤著冷，泄泻即作。舌苔白，脉沉缓。

病机：寒湿。

治法：健脾温中，散寒湿。

方药：白术、苍术、茯苓、益智仁、干姜、荜拨。

6. 症：泄泻久，绕脐痛，寒湿水气交并，腹中气坠，痛即便泄。舌苔白，脉弦。

病机：脾虚，阴伤。

治法：补中益气，止泻，滋阴。

方药：党参、黄芪、白术、茯苓、陈皮、黄连、生地、甘草。

7. 症：泻，腹阵痛，肠鸣，嗳气。脉沉迟。

病机：寒湿，升降不和。

治法：和中理气。

方药：乌药、香附、半夏、茯苓、桂枝、泽泻。

8. 症：食后注泄，腹胀痛。舌苔少，脉沉濡。

病机：气痹寒积。

治法：温中升阳，理气。

方药：干姜、吴茱萸、葛根、木香、半夏、茯苓、白芍。

9. 症：泄泻腹痛，便血色紫，五更尤甚，纳少，口不渴。舌光无苔，脉缓。

病机：命门火衰，脾寒不统血。

治法：温肾运脾。

方药：附子、肉桂、党参、白术、苍术、生山药。

10. 症：泄泻，口干，头眩，腰痠。面浮，舌淡，苔少，脉弦细。

病机：脾肾阳虚。

治法：健脾，助命火。

方药：党参、生山药、茯苓、甘草、白芍、附子、杜冲。

11. 症：泻下稀薄，腹内隐痛，或作水鸣，小便短少不黄。舌苔白腻，脉濡缓。

病机：寒湿。

治法：温化渗利。

方药：苍术、茯苓、泽泻、白蔻、砂仁、陈皮。

12. 症：腹泻，肠鸣切痛，下利清谷。舌苔薄白，脉沉迟。

病机：寒邪直中肠胃。

治法：温散分利。

方药：藿香、木香、乌药、厚朴、陈皮、半夏、茯苓。

13. 症：便稀多沫，色淡，腹痛肠鸣，或发热恶寒。苔白腻，脉濡数。

病机：风寒。

治法：疏风散寒。

方药：荆芥、防风、紫苏、白芷。

14. 症：泄泻，肠鸣腹痛，完谷不化。脉两关不调，或弦缓。

病机：风邪，脾虚，寒湿。

治法：培土温中，泄木胜湿。

方药：白术、茯苓、陈皮、甘草、白芍、防风。

15. 症：飧泄。舌淡、苔白、脉沉迟无力。

病机：下焦虚寒。

治法：补火生土。

方药：附子、肉桂、补骨脂、益智仁。

16. 症：飧泄，手足寒。舌淡苔少，脉细小迟。

病机：脾胃虚寒。

治法：温补脾胃。

药方：党参、白术、茯苓、甘草、苍术、吴茱萸。

17. 症：泄下澄沏清冷，腹中绵痛，小便清白。舌苔白，脉迟缓。

病机：寒泄，寒袭脾，脾阳虚。

治法：温脾阳。

方药：苍术、白术、茯苓、甘草、木香。

18. 症：泄泻，注下如水，清冷，腹中 疼痛，喜温。舌苔薄白滑，脉沉缓。

病机：寒泄。

治法：温中利湿。

方药：猪苓、茯苓、泽泻、桂枝、白术、苍术、防风。

泄泻之本，无不由于脾胃，其治，主在治湿与健脾，急发以湿胜为主，久作以脾虚为多，然湿胜与脾虚又常互为因果，治须两者兼顾。久泻而肠鸣腹痛者，即久风为飧泄，用防风，风药燥湿，或配乌梅、木瓜等抑肝和胃，化湿止泻，亦佳法。无寒象者，干姜可去，若非完谷不化，即不宜用内金，又须炒用，以其虽有助脾胃消食之力，而究与泻者不宜。防风，于脾虚或湿胜者，皆可用之，然亦在配伍之得宜，必临证推求而斟酌。

二、湿热

1. 症：便溏泄，日行三四次，肠鸣腹痛，口干苦。舌薄、苔少，脉沉滑。

病机：湿热留滞。

治法：清热除湿。

方药：白头翁、茯苓、白芍、白芷、防风、黄连。

2. 症：大便溏泄、有粘液、脐周痛、头晕乏力。舌苔白腻，脉弦。

病机：脾胃久病，湿热。

治法：健脾清肠。

方药：党参、茯苓、甘草、黄连、白芍、枳壳。

3. 症：腹泻多年，下腹痛，大便日三四行，里急后重，泻下粘液脓血便，便后腹痛缓解，头晕乏力，小便微黄，食少，口干苦。舌红、苔白厚、舌根苔黄，脉濡数。

病机：脾虚，湿热蕴结。

治法：清热化湿。

方药：黄连、黄芩、白芍、茵陈、甘草。

4. 症：便泄、色如酱，腹胀，嗳噫，纳少，汗出，口甜。舌苔腻，脉濡软滑。

病机：脾虚，湿热内蕴。

治法：健脾，泄浊。

方药：生苡仁、茯苓、陈皮、黄连、吴茱萸、滑石、甘草。

5. 症：洞泻如注，汗大出，无尿。舌苔黄腻，脉沉细。

病机：湿郁热蒸，气机阻塞。

治法：温清理气、祛湿。

方药：猪苓、茯苓、白术、泽泻、桂枝、藿香、滑石、甘草。

6. 症：泄泻，日一二行、脓血粘液甚多，便前腹胀，或痛，乏力，食少。舌红、苔黄腻，脉濡细数。

病机：脾胃失运，湿热蕴结。

治法：清化湿热。

方药：白头翁、黄芩、金银花、白芍、地榆、陈皮。

7. 症：腹泻、胀，矢气频，晨则腹痛肠鸣、即便溏、口苦臭、干不欲饮，恶心，乏力，小便黄。舌苔白，脉滑数。

病机：脾胃虚，湿热内蕴。

治法：清湿热。

方药：黄芩、黄连、藿香、防风、陈皮。

8. 症：便溏，日一三行，脘腹胀满隐痛，嗳气，口干引饮，饮冷即感不适，小便黄。舌苔花剥，脉滑数。

病机：湿热留恋肠胃。

治法：清化。

方药：黄连、竹茹、茯苓、半夏、陈皮、藿香。

9. 症：暑日泻下粘秽，甚或水泻如注，腹痛肠鸣，胸闷腹胀，恶心欲吐，或身热汗出。舌红、苔黄腻，脉浮数。

病机：暑湿泻。

治法：清热祛湿。

方药：藿香、佩兰、金银花、马齿苋、黄连。

10. 症：腹痛泻，小便不利，食欲不振。舌苔腻，脉滑数。

病机：湿热熏蒸。

治法：清热祛湿。

方药：黄芩、黄连、茯苓、猪苓、泽泻、白芍。

11. 症：暑日腹泻偶发，水样便，日十数行，腹胀，绕脐痛，食少脘闷。舌淡，苔白腻，脉濡缓。

病机：暑湿泻，脾为湿困。

治法：运脾化湿。

方药：茯苓、猪苓、泽泻、桂枝、滑石、苍术、苡仁、白蔻、生姜。

12. 症：暑日泄泻发热，汗出，大渴。舌苔黄，脉数。

病机：暑湿泻。

治法：清热，育阴。

方药：竹叶、滑石、甘草、半夏、麦冬、人参。

13. 症：泻出如注。灼热，腹鸣，深下不畅，尿赤，口渴。舌苔黄，脉数。

病机：火泻。

治法：清热利湿。

方药：黄芩、黄连、茯苓、泽泻、滑石。

三、食积

1. 症：腹痛，泻后减轻，脘痞，食少。舌苔厚腻，脉滑。

病机：伤食泻。

治法：消导和中。

方药：陈皮、半夏、砂仁、神曲、白芍、黄连。

2. 症：腹痛甚，泻后则轻，嗳腐臭，胸脘痞闷。舌苔腻，脉紧盛。

病机：食积泻，脾为湿困。

治法：健脾消积。

方药：苍术，内金、陈皮、神曲。

3. 症：腹痛则泻，泻后痛减，大便酸臭，腹胀满。舌苔厚腻黄，脉滑。

病机：伤食泄。

治法：消食导滞。

方药：大黄、内金、神曲、山楂。

4. 症：便泄，口臭，泄下色绿，或完谷不化。舌苔厚腻，脉滑。

病机：伤食泄。

治法：健脾消积。

方药：诃子、赤石脂、木香、神曲。

四、痰

1、症：时泻时止，胸腹痛，头晕恶心，泻下痰沫，脉弦滑。

病机：痰泻。

治法：化痰祛湿。

方药：茯苓、半夏、陈皮、甘草、苍术、黄连、神曲。

脾弱而湿，痰由湿生。脾得温而健，被寒湿所侵则滞而作痰。痰袭肺，其不固者，则移于大肠而成痰泻，治用二陈法颇佳。

五、血瘀

1、症：产后泄泻腹胀，面浮足肿，尿畅。舌常，脉涩。

病机：产后补涩，经络瘀滞。

治法：行血祛瘀，祛痰化湿。

方药：当归、益母草、桃仁、茯苓、滑石。

2、症：腹痛则泄，夹白色粘冻，日二三次。舌光，脉弦小涩。

病机：寒湿滞肠入血。

治法：活血祛瘀，温经止痛。

方药：当归、川芎、桃仁、红花、桂枝、白芍、防风。

六、脾虚

1、症：泄泻久，日四五次，有粘液，泄前腹胀痛，面色萎黄，倦怠。舌淡、舌白润，脉细。

病机：脾虚泄。

治法：健脾祛湿。

方药：茯苓、白术、陈皮、半夏、生山药、白芍、诃子。

2. 症：久泄，大便水样，完谷不化，腹痛肠鸣，口淡，纳呆，乏倦。面色苍白，舌苔白厚，脉濡细。

病机：脾虚泄。

治法：健脾祛湿。

方药：苍术、诃子、木香、麦芽、甘草。

3. 症：泄泻，腹鸣，胁痛，倦怠。舌苔白，脉弦缓。

病机：肝脾不和。

治法：疏肝健脾。

方药：乌梅、白芍、人参、白术、茯苓、陈皮。

4. 症：泄泻，时作止，日三五次，完谷不化，胀闷。舌根苔微腻，脉濡。

病机：脾胃虚弱。

治法：健脾和胃。

方药：党参、白术、茯苓、甘草、苍术、生山药、白扁豆、陈皮、半夏。

5. 症：晨泄，暴迫如注。舌淡、脉细弱。

病机：脾阳虚，肝旺。

治法：疏肝健脾。

方药：人参、白芍、柴胡、青皮。

6. 症：泄泻数年，日三四行，夹粘液，腹痛，食入不化，纳少。舌淡、苔薄腻，脉细。

病机：脾虚。

治法：健脾，止泻。

方药：白术、陈皮、甘草、木香、防风、乌梅、白芍、补骨脂。

7. 症：泻下溏薄，夹有矢气，常因情志而发，腹痛胀。舌

腻，脉弦。

病机：脾虚，肝旺。

治法：疏肝健脾。

方药：白术、茯苓、陈皮、香附、佛手、白芍、乌梅。

8. 症：便泄，腹胀，乏力，面萎黄。舌淡、苔白，脉濡弱。

病机：脾阳虚。

治法：补脾温中。

方药：党参、桂枝、吴茱萸、藿香、半夏。

七、肾虚、脾肾虚

1. 症：大便久溏，夹有粘液，或泄泻，小便清长，口不渴。舌苔黑腻滑，脉沉细。

病机：脾肾阳虚，寒湿。

治法：温脾肾。

方药：附子、肉桂、补骨脂、党参、白术。

2. 症：泄泻久，泻时腹痛，日三五次。完谷不化，纳少，头晕腰痠，倦怠。面无华，舌红苔白，脉沉细。

病机：脾肾气虚。

治法：益气健脾，温肾。

方药：党参、白术、茯苓、甘草、生山药、补骨脂、诃子。

3. 症：久泻，色淡黄，完谷不化。舌苔白，脉弱。

病机：脾胃肾亏，化机不振。

治法：温中补肾。

方药：熟地、山茱萸、五味子、补骨脂、生山药、甘草。

4. 症：久泻，气逆，汗出。舌红，脉弱。

病机：肾虚肝旺。

治法：补肾平肝。

方药：熟地、乌梅、菟丝子、龙骨、牡蛎。

5. 症：每晨肠鸣，痛泄稀水，泻后安，下肢凉。舌红，脉沉。

病机：命门火衰，肾泄。

治法：温肾固中。

方药：生山药、补骨脂、五味子、吴茱萸、茯苓、诃子。

6. 症：久泻，时轻时重，腹胀，肠鸣，矢气频，口干，食少，腰痠，下肢沉困。舌淡、苔白滑腻，脉沉细。

病机：肾泄，下焦寒，肝郁热。

治法：健脾温肾。

方药：党参、苍术、甘草、肉桂、黄连、当归、乌梅。

7. 症：久泻，遇冷即发，腰痛凉，四肢欠温，尿频，易汗，不寐。舌胖，根苔腻，脉缓。

病机：肾命阳虚。

治法：温补肾阳。

方药：熟地、生山药、山茱萸、枸杞子、仙灵脾、茯苓、乌梅。

8. 症：黎明前痛泻反复发作，天明停止，腹中素寒，身倦，手足欠温。舌淡苔白，脉沉细。

病机：肾虚泻、阳虚。

治法：温补肾阳，益气健脾。

方药：补骨脂、五味子、吴茱萸、党参、黄芪、苍术。

9. 症：晨泻，鼻塞，胸闷，咽干口渴。舌暗红、苔薄，脉细数。

病机：风温犯肺，肺郁。

治法：宣肺浚源。

方药：紫菀、薄荷、桔梗、生苡仁、滑石、甘草。

10. 症：泄，脘痞肠鸣，天明发作，乏力。舌淡暗红、苔薄，脉细。

病机：心虚，气血虚。

治法：益心气，养心血。

方药：党参、黄芪、桂枝、当归、白芍、丹参、龙眼肉。

经云：湿胜则濡泄，泄泻之证，属湿者多，故临证当常以湿为虑。脾虚者，补中为先；肾虚者，固下为亟。风胜佐疏透，湿胜佐渗利。飧泄多因脾虚，故完谷不化；洞泄多因湿胜，故体重尿赤，脾虚者不宜偏利，湿胜者不宜偏补。

脾气虚弱，宜健脾补气，可用参苓白术散。久泻而中气下陷，宜益气升清，用黄芪建中汤。肝脾不和，疏肝扶脾，用痛泻要方。脾湿中阻，健脾化湿，用胃苓汤。脾肾阳虚，应温阳理气，用附子。凡脾气稍弱，阳气素衰者，一有所伤，即可致泻，虽为初病，亦须调元。新泻者可治标，久泄者不可，然泄久，大肠不禁，脾气已脱，宜急涩之，诃子、乌梅可用，胃阳虚者当益气养阴，用党参、黄芪伍白芍、生山药。

又肾为水火之脏，水谷赖其蒸化，釜底无薪，命火衰微。补骨脂补命门，吴茱萸补肝胆，培火之基。但其为涩肠之品者，脾肾之阳未振，闭关收涩，则致湿滞内留，易为贻害，若脾肾阳气大虚者，又当另论。虽命门为阳气之本，但长养由于中土，火亏不能生土，相火不振，中土阴湿，不能敷布，甚则濡泄，益火之本，以消阴霾，离照当空，化生万物，则阴平阳秘，古之良法。若郁怒伤肝，本强，肾欲固而肝泄之，脾欲健而木克之，草木之功，难与性情争胜，是宜澄心息源，恬淡怡性。

泄泻治例

1. 某男，1岁。泄泻六日，泄前哭叫，大便成洞泄状喷出，泄后稍安，每昼夜泄二十余次、水样，食、药入口即吐，烦渴引饮。面色㿠白，颈项不支，闭目、呈昏睡状。指纹青，上越气关，证属脾虚寒湿。治以益气健脾止泻：

党参6g、白术3g、茯苓3g、甘草3g、藿香3g、葛根6g、诃子3g、粟壳3g、车前子3g，1剂，1日水煎6次分服。

服药后，泄泻即减，又同方继服1剂后泄止，大便正常，食欲已复，嘱以饮食调养。

2. 某女，1岁。便泄五日，日四五次，便色黄，不思食，平素每日食鸡蛋一个。面㿠白，精神不振，舌苔微白，指纹淡。证属脾虚。治以健脾止泻：

鸡内金6g、炒研粉，每次1g，每日3次水送服，服后泄止，证愈。

3. 某男，1岁。泄泻二日、日四次，洞下喷出，烦燥不安。面㿠白，手足凉，舌润苔白，指纹青、上越气关。证属寒湿泄。治以温散寒湿止泄：

硫黄0.39g、赤石脂1g共为粉，每日2次水送服，服后泄止，证愈。

4. 某男，1岁。1976年7月8日。便泄半月、日五次。消瘦，面色枯黄，精神倦怠，呈烦燥面容，舌苔白微腻、舌淡，指纹青、上越气关。证属脾虚。治以健脾祛湿止泄：

鸡内金2g、苍术3g、白术2g、诃子3g，1剂，1日6次水煎分服，泄止，证愈。

5. 某女，2 岁。1984 年 4 月 12 日。泄泻粘腻、日数行，发热，流黄涕。面色黄暗，手心热。证属脾虚食滞，湿蕴不化。治以消食导滞，祛湿：

苍术 9g、黄连 3g、半夏 6g、苡仁 9g、茯苓 6g、藿香 3g、山楂 9g、青皮 6g、神曲 6g、甘草 6g，2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泄止，证愈。

6. 某女，6 个月。1985 年 10 月 18 日。泄泻四个月，近日泄下如注，并常由肛门中流出黄黑粪水。指纹红、风关，舌淡红、光湿、无苔，面色淡暗黄。证属寒湿。治以温散寒湿，止泻：

防风 5g、诃子 8g、粟壳 5g、茯苓 5g，2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另以：丁香 1g、肉桂 1g、白胡椒 0.5g，共为粉敷脐，泄止，证愈。

7. 某男，1 岁。1986 年 10 月 9 日。泄泻五日，水样便、日行无数次，数分钟一次。舌红淡、湿、苔薄白、少。证属寒湿，脾虚。治以散寒除湿，健脾止泻：

半夏 3g、茯苓 3g、青皮 6g、甘草 2g、防风 3g、白芍 3g、诃子 6g、乌梅 6g、大枣 3g，1 剂，1 日数次水煎分服。另以：鸡内金 1g，炒研粉，1 日 3 次水送服。肉桂 0.5g、丁香 0.2g，共为粉，敷脐。

二诊，1986 年 10 月 10 日。泻下次数已减、日五六次，泻下绿水。舌淡红、湿、苔微白、少，方：

半夏 6g、茯苓 6g、青皮 6g、甘草 3g、防风 6g、诃子 6g、乌梅 6g、扁蓄 9g、藿香 3g、大枣 3g，3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另以鸡内金 2g、炒研粉，每次 0.5g，每日 2 次水送服，泄止，证愈。

泄泻一证，小儿易患，以小儿脾胃稚弱，凡外感邪气，内伤

乳石，脾肾虚寒，均可致泄。且此证易耗伤气液，治之迟误，每易亡阳劫阴，因泄泻稍重，即津亏液竭，脾阳虚陷。吴鞠通谓："小儿肤薄神怯，经络脏腑嫩小，不奈三气发泄，邪之来也，势如奔马，其传变也，急如掣电"。小儿病易虚易实，易寒易热，泄证尤然，临证必察其气液盛衰存亡，治当顾护阴血，调理脾胃为主，以阴血不伤，变证不起也。

青皮为橘之未黄而青色者，薄而光，气芳烈。若以小柑、小柚、小橙伪之则误。青皮能去下焦诸湿，气味俱厚，沉而降，治在下之病，善消小儿之积，有破积之功，而小儿之泄，多以积为因。且久病入血，青皮炒黑正入血分而破积，去下焦之湿而止泄。鸡内金治泄痢，健脾消积而去湿止泄，入蒸蛋中食之亦佳。又余治小儿泄泻，亦常单用敷脐之法，即肉桂、丁香或加白胡椒为粉，敷于脐部，可止寒泄或虚寒久泄。脐即神阙穴，通五脏六腑，络全身经脉，乃五脏六腑之根、神元归藏之地，是先天精气出入之道络，小儿此处用药尤为可行。小儿泄泻又与气候变化密切相关，气候突变，影响脾胃功能，易作泻，寒湿虚泄，皆易发于气候骤变之时，小儿之体气稚嫩如此，不可不虑。

8、某女，26岁。1980年10月20日。泄泻七年，泄前腹痛，泄剧则头昏，倦怠乏力。舌淡、苔微，脉浮濡。证属脾虚湿滞。治以健脾止泄：

白术9g、苍术12g、半夏18g、鸡内金12g、诃子30g、粟壳6g、甘草6g，2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服药后腹痛除，泄止，前方3剂再服。

泄泻之本多因脾胃。邪中入里，留而不去，传舍于肠胃，多寒则肠鸣飧泄。胃为水谷之海，脾主运化，脾健胃和则水谷腐熟而化生气血，以行营卫。脾胃虚弱，则水为湿，谷为滞，精华

之气不能化输，乃合污而下。

泄泻有寒、热、虚、实、食积诸别。脾虚泄，大便溏，水谷不化，食后泄，脘闷不舒，不思食，倦怠神疲，舌淡苔白。多由饮食伤脾而致，轻证，一味鸡内金炒研粉服；重者，四君子汤或佐止泄之品。肾阳虚寒而脾胃虚弱，不能运湿，则泄泻清冷洞下，治当温肾助阳，轻证用硫黄、赤石脂，重者温补脾肾，理中汤等。泄泻而渴，病不论新久，应以七味白术散生津，白术散乃渴泄必用。泄久，大肠不禁，宜涩之，用诃子、乌梅、粟壳。饮食入胃不留，气虚，温补益气。泄泻水液澄清色青，属寒宜温；色白，脾虚宜补。余治慢性泄泻，脾虚湿滞者，常用自拟内金四味散：鸡内金、白术、苍术、半夏。

9. 某男，51岁。泄泻数年反复发作，泄前腹痛。舌淡红、中裂、润、苔少，脉尺沉。证属脾肾阳虚，湿滞。治以温中止泻：

附子15g、桂枝9g、干姜15g、生山药12g、防风6g、粟壳9g、甘草3g，3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泄止证愈。

此温中散寒法，每以附子、桂枝、干姜、防风为伍而获效，防风必用，通畅于温补敛涩之中，方尽其妙。

10. 某男，40岁。1982年5月20日。泄泻月余，日三四行，泄前腹痛。舌红，脉弦。证属肾虚，脾虚湿滞。治以补肾疏肝：

附子9g、桂枝9g、干姜9g、白芍9g、柴胡9g、茯苓15g、防风9g、甘草9g，3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二诊，1982年5月25日。症同前，方：

藿香6g、半夏15g、草蔻9g、乌梅15g、诃子15g、甘草9g，3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三诊，1982年5月28日。泄次数已减，日二行。治以前方

加防风6g，3剂。

四诊，1982年6月8日。泄泻日三次。治以健脾祛湿，止泻：

党参9g、白术9g、生山药15g、茯苓12g、半夏15g、乌梅15g、诃子15g、粟壳9g，3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泄止，证愈。

1983年3月再访：病愈后未再发。

此例治先温中疏肝、佐祛湿，继以祛湿为主，兼止泻。后以健脾为主，兼祛湿，固涩佐之。治程始终，皆以祛湿为意，或疏肝，或温健脾肾调泄之本，或固涩止泻治标，皆为除湿也。

11. 某男，42岁。1980年9月6日。患泄三年，每于受凉或饮食不适后发作，腹胀，下腹痛即欲便泄。舌淡、微干、边有齿痕、苔微，脉右尺沉、左尺沉弦。证属气阳虚，脾虚湿滞。治以益气健脾，祛湿：

党参9g、白术9g、苍术6g、猪苓12g、苡仁15g、生山药15g、陈皮6g、诃子21g、甘草9g、大枣9g，2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二诊，1980年9月9日。大便每日1次、成形便，腹胀减，方：

党参15g、白术9g、苍术9g、猪苓9g、苡仁15g、生山药15g、陈皮6g、诃子21g、砂仁6g、甘草9g、大枣9g，6剂，每日1例，水煎2次分服。

三诊，1980年9月15日。大便每日1次、正常便，脉和缓，方：

党参12g、白术12g、苍术12g、猪苓9g、茯苓9g、苡仁12g、生山药12g、半夏12g、砂仁6g、诃子21g、粟壳3g、甘草

9g、大枣 9g，3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

四诊，1980 年 9 月 19 日。近日吃肉食、水果等，病亦未发，下腹痛未作，大便每日一次，正常便，前方 3 剂，服法同。

五诊，1980 年 9 月 22 日。病愈，近一个月来，大便正常，虽进食以前能致泄食物，亦未再发病。

此例治用党参、白术、陈皮、甘草补气健脾，苍术、半夏、苡仁、茯苓健脾除湿，四君与二陈相伍。诃子、粟壳收涩祛湿。半夏伍茯苓、猪苓燥湿与渗湿相合。苍术伍白术、苡仁，健脾与祛湿相合。陈皮、砂仁与诃子、粟壳为伍，收涩与理气相合，而无燥、涩、导、收之弊。

12. 某男，35 岁。1984 年 4 月 2 日。泄泻二年、日五次，饮茶及饮食不适后泄甚，无腹痛，不思饮。舌胖大、苔薄腻，脉弦、右弦甚。证属脾虚湿滞，治以益气健脾，温中除湿：

党参 12g、苍术 12g、乌梅 15g、黄连 9g、半夏 9g、苡仁 15g、干姜 6g、肉桂 3g、青皮 9g、甘草 3g，3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

二诊，1984 年 4 月 23 日。泄已止，未再发，大便正常，前方苍术加至 15g，再服 3 剂，证愈。

此治以益气，温中，除湿，导滞为法，用药妙在青皮，疏导湿滞之恋，久泄必用，以湿滞者脾虚，脾虚者肝郁，故肝必责之，青皮解其郁，抑其强，且行脾气，导脾滞，此时扶脾再佐祛湿，证何不愈。

13. 某男，40 岁，1985 年 10 月 23 日。慢性结肠炎，泄泻二年，泄前腹痛，泄下沫状便，反复发作，完谷不化。舌红、苔腻白微，脉弦、尺弦甚。证属湿痰，脾虚。治以祛痰湿：

半夏 15g、黄连 10g、陈皮 10g、甘草 10g、白芷 15g、桂枝

10g、龙骨30g、牡蛎30g、诃子15g、防风10g、神曲5g，3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泄止，证愈。

二陈加白芷、黄连除湿排脓，收敛生肌，乃治慢性肠炎泄泻的基本要法，加桂枝、防风通阳、散风除湿，加龙骨、牡蛎收敛生肌，祛湿，加诃子固涩止泄，敛阴生肌。

14. 某男，58岁。1985年10月16日。泄泻一年，每"五更"作泄，泄前无腹痛，无腰痛，晨起口苦。舌红嫩、尖红、苔薄白腻，脉弦滑、两尺滑甚。证属脾虚痰湿，肝郁。治以健脾祛湿，疏肝解郁：

半夏15 、茯苓20g、陈皮5g、甘草5g、黄连5g、白芍5g、柴胡5g、防风15g、生姜5g、补骨脂15g、诃子20g、生山药15g，3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泄止证愈。

此例治疗，亦用二陈法，加柴胡、白芍疏肝敛阴，加生山药、诃子养阴止涩，除湿与养阴、止涩为伍。

15. 某女，26岁。泄泻二月。胸骨后有憋闷感。舌口干、苔少，脉濡弱、两尺尤其。证属脾虚痰湿、治以益气健脾、祛痰湿：

党参15g、白术10g、茯苓10g、甘草10g、苍术10g、半夏15g、苡仁15g、黄芪30g、白芍15g、诃子10g，3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泄止，证愈。

此用四君法，加黄芪、苍术、半夏、苡仁益气健脾、祛痰湿，加白芍、诃子敛阴止涩。

16. 某男，58岁。1985年10日14日。泄泻五个月、反复发作，昨日便泄三次，水样便、带血丝，肠鸣，无腹痛。舌红蓝、干、苔白腻、微黄，脉右尺弦濡滑、左关弦、寸尺弱。证属痰湿，治以益脾，除痰湿：

半夏15g、黄连10g、茯苓10g、萹蓄15g、防风20g、生姜5g、白芍15g、生山药30g、甘草10g、诃子20g，2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泄止，证愈。

祛痰湿之半夏、黄连，佐利湿之萹蓄，散风之防风、敛阴之白芍、生山药，方为活法。

17. 某男，20岁。1986年9月27日。泄泻六天、日三次，泄时头顶痛。舌红无苔，脉两关尺弦。证属阴伤、湿泻，治以益阴，除湿止泄：

苦参15g、乌梅15g、赤芍9g、地榆12g、马齿苋30g、生山药12g、甘草6g，2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泄止，证愈。

余治久泄证，用药为法亦有特例者：

18. 某男，35岁。1989年6月。患泄已三年，不能进食肉类及水果、生冷、粘腻等食物，食则泄泻加剧，泄前腹痛，泄后则安，平素日泄四五次。曾多处求治，服收敛止泄药多种，证均未减。舌红、润、无苔，脉濡、两尺沉弱。证属脾虚湿滞，肝肾阴虚。治以自拟验方"肠炎散"60g，每次服3g，每日3次水送服。服药六日后，患者来谓：服药后当日，泄即止，大便正常，每日1次，并可进食正常食物。病已愈矣。

呕吐证治

呕为声物俱出，吐为有物无声，哕为有声无物。呕吐，病在胃，乃多种病之见症。有虚实之分。

实证：

胃以通为用，以降为顺。凡外感风寒暑湿或秽浊之邪，犯胃，或暴饮食，过食生冷、肥甘油腻，停滞脾胃，皆令胃气不降。

或肝郁，肝郁化火，肝阳虚、虚风内动，犯胃而致胃气上逆。

实证多为新发，呕吐频而量多，多暴发，寒滞者痛，食滞者胀满，气逆者胁痛，火郁者烦渴，外感者有表里症等。

虚证：

久病伤脾，或情志、忧思伤脾，脾阳失于温运转输，胃气失于和降，虚寒上逆。或命门火衰，土失所养，胃气不能下行，少阴寒邪随冲气上逆。或热病伤阴，胃阴虚亏而不润降。

虚证见于久病，呕吐量少，呕吐时发时止，或无停食而闻食则呕，或感微寒即发。

一、虚证

1. 症：呕吐久病，痞满短气，恶心，食入少顷即倾出，口微渴。面色白，舌微红，脉虚。

病机：脾胃阳虚。

治法：益气温中。

方药：人参、黄芪、白术、生姜。

胃主纳食，脾主运化，脾健则升，胃健则降。胃阳不足，不能纳食，脾阳不足，不能升运。阳赖肾火以和煦，阴赖肾水以濡润，纳与运，皆真气为之斡旋。补中益气，助春升之气，以运中土。然相火从肾而生，是宜益火之源，以求其本，使阳生于下，令阴精上蒸，则融和之气，充满中州，脾胃自强，脾胃之气健，而后津能生，脾胃和调，苟以润药补之，脾恶湿，反伤其真气。

治胃虚呕吐，必慎方择药，《金匮》大半夏汤、半夏泻心汤等，方中均以人参补脾胃之虚，益气以保护脾胃，胃虚者，其用药气味之间关系，尤为重要。

2. 症：呕吐，酸浊涌出，脘痛如刺。舌红，脉弦。

病机：寒热扰中，胃气不下。

治法：温中泄浊。

方药：人参、生姜、附子、黄连、陈皮、茯苓。

3. 症：呕哕，恶闻秽气。舌淡苔白腻，脉濡。

病机：阳气弱，浊阴聚。

治法：温通，祛浊。

方药：藿香、砂仁、厚朴、陈皮、茯苓。

4. 症：呕吐，泄泻，乏力。舌淡，脉虚。

病机：气阴两虚。

治法：益气育阴。

方药：人参、茯苓、半夏、白芍。

此非气火有余之症，治宜固本，不可降坠治呕。

5. 症：反复呕吐，干呕，恶心，饥不欲食，口燥咽干，久病之后。舌红少津，脉细数无力。

病机：胃阴虚。

治法：滋阴润燥，和胃降逆。

方药：党参、生山药、天花粉、竹茹、半夏。

6. 症：呕吐清稀，遇寒而发，饮食减少，倦怠。舌淡，脉沉缓。

病机：脾胃虚寒。

治法：温中健脾，和胃降逆。

方药：党参、白术、附子、干姜、陈皮、甘草。

7. 症：朝食暮吐，食欲差，尿频，肢凉。舌淡，脉虚。

病机：肾虚寒。

治法：补命门火。

方药：附子、肉桂、党参、熟地、生山药、丹皮、山茱萸、茯

苓、泽泻。

附子、肉桂于补肾水中补命门火，脾胃之气必得命门之火始生。肾为胃之关，肾病胃亦病，饮食入胃，必得肾水相济，而肾寒，脾亦寒，脾寒不化，必反上，此时，不可治上，宜治下。

二、实证

1. 症：呕吐久病，食后即吐，吐后又饥，略进饮食，泛吐如前，大便艰，口干。舌红，脉细弱。

病机：久吐气阴两伤，肝气犯胃。

治法：益气阴，疏肝降逆。

方药：旋复花、赭石、北沙参、麦冬、半夏、黄连、牡蛎、神曲。

2. 症：呕吐头晕，胸满不欲食，倦怠。舌苔少，脉弦。

病机：肝逆犯胃。

治法：清肝安胃。

方药：白芍、黄连、竹茹、半夏、茯苓、陈皮。

3. 症：呕吐频作，干呕，四肢凉。舌淡，脉弦。

病机：脾胃虚，肝气逆。

治法：疏肝和胃。

方药：半夏、茯苓、生姜、乌梅、黄连、黄芩、吴茱萸、牡蛎。

4. 症：呕吐，发热，口渴，便秘。舌红，苔黄干，脉洪滑。

病机：食滞。

治法：清热，止呕吐。

方药：知母、贝母、天花粉、石斛、竹茹、杏仁。

5. 症：呕吐，头眩，恶心，胃脘不适。舌腻，脉弦。

病机：痰饮。

治法：祛痰，温中止呕吐。

方药：半夏、茯苓、陈皮、甘草、生姜、乌梅。

6. 症：朝食暮吐，夹酸苦水，中脘痛、夜剧，口干不欲饮，大便艰、数日不行。舌苔厚腻，脉沉弦数。

病机：肝胆蕴热，痰湿瘀阻。

治法：疏肝泄热。

方药：柴胡、黄连、黄芩、大黄、吴茱萸、陈皮、半夏、枳壳。

7. 症：稍动则吐，头昏目眩，耳鸣心悸，静卧则安，口不渴。舌淡、苔薄白腻，脉弱。

病机：水饮阻胃。

治法：祛痰湿。

方药：半夏、茯苓、生姜、竹茹。

呕吐治例

1. 某女，38岁。1975年12月5日。初诊。呕吐、每进食油腻、鸡蛋等食物后发作，右肩背胁痛。面黄，舌红、苔微白。脉迟缓。证属外感湿热，肝胆火郁。治以平肝胆，清湿热：

茵陈15g、公英15g、黄芩9g、栀子9g、赤芍9g、使君子15g、郁金15g、姜黄9g、当归9g、内金6g、木香4g、枳壳9g、乌梅15g、柴胡6g、甘草15g，3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二诊，1975年12月15日。诸症减。舌苔白已减退，脉关弦尺沉。湿热减退，但尚未完彻，外感解后显内伤之征，方：

茵陈15g、栀子6g、郁金15g、胆草6g、姜黄9g、金钱草15g、柴胡6g、木香6g、鸡内金9g、枳壳6g、香附12g、青皮9g、党参9g、生山药15g、甘草12g，3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

服。

三诊，1975年12月20日。治疗前每逢气候变化时则发作剧痛，近来，虽遇气候变化，症亦未发，继服下方，再清余邪：

茵陈15g、郁金12g、姜黄12g、木香6g、枳壳9g、胆草9g、金钱草30g，2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治后再诊，舌脉如常，观察年余，病未再发。

此病在少阳胆经，胆无别窍，喜升发而恶抑郁。柴胡、木香、枳壳、青皮、香附、鸡内金疏郁发散。茵陈、栀子、胆草、金钱草、公英清热去湿利胆。郁金、姜黄活血化瘀，与枳壳，木香为伍，调和胆胃气血。乌梅酸敛，缓肝之急。

2. 某女，28岁。1975年12月1日。胆道蛔虫症。上腹剧痛，剧烈呕吐。舌红、苔微白，脉洪数。证属外感，内伤痰湿。治以和胃降逆，祛痰湿：

半夏9g、竹茹12g、芦根12g、陈皮9g、生姜9g、甘草9g，2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二诊，1975年12月5日。呕吐已止。舌苔减退，脉和缓。再去湿热，疏肝利胆：

茵陈15g、金钱草15g、乌梅12g、白芍9g、枳壳9g、木香6g、柴胡6g、鸡内金9g、茯苓12g、生山药15g、香附12g、青皮9g，3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呕吐腹痛，脉洪，表实气壅，胃中痰热。生姜解表，和胃温中，半夏、陈皮祛痰湿，此三味，古有"止呕圣药"之称，意在祛痰降逆。竹茹、芦根清热祛痰，甘草安中。

3. 某男，20岁。1984年11月25日初诊。近日食入则呕，厌油腻食物，中脘、左胁下痛。面色红润，舌嫩、苔润腻、中剥，脉右弦、左濡。证属胃寒湿积滞，脾不运化，胃不下行。治以温

中散寒，除湿，止逆：

茯苓 12g、陈皮 6g、半夏 12g、甘草 3g、吴茱萸 6g、神曲 6g、生姜 9g、大枣 9g、赭石 15g、旋复花 6g，2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

二诊，1984 年 12 月 17 日。呕吐、腹痛均止，前方加黄连 6g、白芍 12g，3 剂，同前法服。

4. 某女，36 岁。1986 年 11 月 4 日。十二指肠溃疡。反复发作十年，朝食暮吐，食人则胃痛隐隐、胀，吐后痛止，胃中有水鸣响声，呃逆，乏力，畏冷食，大便正常。舌淡红、润、苔薄白、根苔厚，脉两尺沉微、两寸细濡。证属脾肾阳虚湿滞，气虚上逆。治以温肾，健脾，化湿，降逆：

附子 9g、肉桂 3g、干姜 6g、砂仁 6g、半夏 12g、茯苓 6g、陈皮 6g、甘草 9g、苍术 12g、厚朴 9g、苁蓉 6g、神曲 9g、赭石 30g、旋复花 9g，2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

二诊，呕吐及痛均止，胃中鸣响，呃逆，仍有微胀，口干不欲饮。舌红淡、湿、苔薄白、根苔重，脉两尺弦。前方 3 剂继服。

此亦用二陈，加附子、肉桂、干姜温脾肾，赭石、旋复花降逆，苍术、厚朴运脾，苁蓉润解诸燥。

呕吐，病在胃，胃以通为用，以降为顺，由内伤外感致胃伤失于和降，气上逆则呕吐，证分虚实：实证由外邪、饮食、情志所伤；虚症由久病或情志伤脾阳、胃阴，胃失濡养，不得润降。外邪伤气机，清浊相干而致浊气上逆；内伤脾阳虚，痰饮内停，中气受阻，胃气不降，浊气上逆。

胃与脾肝密切相关，因于脾，病多虚；因于肝，病多实。治呕吐以和胃降逆为主，兼外邪，则兼佐治之，治实证应注重泄肝及护胃。脾胃病多寒热错杂，呕吐证尤多见，故治疗常寒热

兼用。

呕吐者应慎用瓜蒌、桃仁、莱菔子、栀子、苍术及一切油腻食物。气上涌而欲吐之时，不可逆之使下。即吐，吐而不已，有升无降，当引气下行，可单服赭石。呕吐津伤必渴，当生津，可用食物佐疗之。呕吐大痛，面色青者证凶险。

呃逆证治

呃逆，胸膈间气逆上冲，喉间呃忒连声，声短而频，不能自利。宋元以前称哕，金元明初称咳逆，明末始称呃逆，证分虚实。

实证：

因情志、饮食、劳倦所伤，致寒火痰食之邪蕴结于中，胃失和降而发。

多为突发，形气盛，呃声响、有力，频频连作，间隔时间短。有胃热、气滞、食滞、痰湿、血瘀等。

虚证：

因久病，或年老体弱，热病之后，伤脾阳，耗胃阴，清浊升降失宜，浊气上逆而发。

见于久病或身体虚弱，或其他证中，呃声低微，不连续，间隔时间长。有阳虚、阴虚、胃寒等。

一、虚证

1. 症：呃作连声，倦乏。舌淡，脉微弱。

病机：中气虚弱。

治法：益气温中，止呃。

方药：人参、附子、干姜、茯苓、赭石。

2. 症：呃、声低，气短，手足不温，食少、乏倦，腰膝无力。面色苍白，舌淡，脉沉细。

病机：脾肾阳虚。

治法：健脾温肾，降逆平呃。

方药：党参、白术、茯苓、甘草、附子、龙骨。

3. 症：呃逆频作、渐剧、夜重，口干，头痛，食减，二便不畅。舌红光，脉弦数。

病机：肾气虚。

治法：补肾纳气。

方药：人参、桂枝、甘草、大枣、生地、麦冬、苁蓉。

4. 症：呃逆久，畏寒，咽不适畅，胸闷，腹胀鸣，大便不畅。舌苔薄白，脉细弦。

病机：寒邪阻滞，胃失和降。

治法：温中祛寒，和胃降逆。

方药：附子、干姜、半夏、竹茹、陈皮、甘草、旋复花、赭石。

5. 症：呃逆，频作不休，常觉气自少腹而上。舌红，脉小，弦数。

病机：真阴不足，肝肾阴火，冲气上逆。

治法：补肾纳气，温中降逆。

方药：生地、苁蓉、肉桂、茯苓、五味子、山茱萸，旋复花。

6. 症：食后呃逆频作、声急促，口舌干燥，烦渴。舌红干，脉细数。

病机：阴虚，胃阴不足。

治法：生津养胃，降逆平呃。

方药：党参、生山药、麦冬、生地、玉竹、乌梅、牡蛎。

7. 症：呃逆，不欲食。舌苔腻白，脉细缓。

病机：胃气虚，肝气逆。

治法：扶胃阳。

方药：党参、白术、茯苓、甘草、陈皮、附子、牡蛎、白芍。

二、实证

1. 症：食后呃逆频作。舌光无苔，脉弦滑。

病机：肝气上逆，胃失和降，阴虚。

治法：养阴柔肝，和胃降逆。

方药：白芍、乌梅、茯苓、半夏、陈皮、旋复花。

2. 症：产后呃逆，每晨发，持续不止，受冷则剧。舌苔薄白，脉沉涩。

病机：肝郁气滞，寒凝，血瘀。

治法：解郁散寒，活血祛瘀。

方药：川芎、赤芍、桃仁、红花、生姜、大枣。

3. 症：呃逆不止，昼夜频作，不思食，倦怠。舌苔薄白，脉弦。

病机：中虚，胆火上逆，胃失和降。

治法：清热降逆，温中和胃。

方药：竹茹，柿蒂、生姜、大枣、陈皮、甘草。

4. 症：呃逆频作，大便干燥。舌腻，脉滑。

病机：胃火上冲。

治法：清热降逆。

方药：黄芩、石斛、陈皮、生石膏、泽泻。

5. 症：呃逆突发，势急，大便干。舌苔黄厚腻，脉弦滑数。

病机：痰热。

治法：肃肺，祛痰。

方药：枇杷叶、瓜蒌仁、竹沥、天花粉。

呃逆治例

1. 某女，34岁。1985年10月23日。呃逆频作二年。胃痛、胀，下腹痛，胸痛，嗜唾，大便正常。舌红淡、润、苔少，脉两关弦。证属肝气逆，阳虚。治以疏肝降逆，导滞：

赭石60g、半夏15g、茯苓10g、陈皮10g、甘草5g、香附15g、白芍15g、厚朴5g、生龙骨30g、生牡蛎30g、神曲10g，3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呃止，证愈。

中焦呃逆，声短，浊饮聚滞。下焦呃逆，声微，正邪相搏。呃而呕恶、胃痛胀，责之中焦。地气升，天气降。地气多升，中焦必有滞塞，浊饮无以所化，上逆于肺，呃逆作。上升之气多从肝出，肝有相火所寄，气升则火升，火升则浊生，然浊气随火而升，亦可随火而降。但阴火本非实火，非苦寒泄降者宜。治以二陈佐生龙骨、生牡蛎、赭石，以镇逆而除痰浊，佐白芍益阴柔肝，并厚朴、香附疏导之。

2. 某女，51岁。1985年10月24日。呃逆八年。胃下垂，胃下界在髂岬线下12cm。胃坠痛隐隐、胀，每痛发二小时后则解大便，泛酸，腰痛，气短，呃气不易上，大便正常。舌红嫩、干、无苔，脉弦缓、尺弱。证属肝郁脾虚，肝气逆，胃阳虚。治以疏肝解郁，益气阴：

白芍15g、五味子10g、党参15g、苍术30g、白术10g、枳壳10g、甘草5g，3剂，每1剂，水煎2次分服，呃止，证愈。

3. 某男，53岁。呃逆频作五天，因服某药后发作，并右腿

麻木。舌红腻、苔白滑，脉弦、右数，面潮红。证属气逆，痰浊。治以祛痰，降逆：

半夏15g、茯苓10g、陈皮10g、甘草10g、旋复花10g、赭石60g、白芍10g、神曲5g，1剂，1日2次，水煎分服，呃止，证愈。

余临证，常以"痰"论证，又常以"二陈"为法。此患者因原服药后发呃逆不止，对所服药物又无法弄清。中医论治，说清可，说不清亦可，以痰论之，且辅以益阴，镇逆。用药正不必求品味之多，品属之珍，亦不必虑中药之慢，遣药之宜，常能"夺关斩将"。

4. 某男，35岁。1985年10月22日。自觉食管中段有噎塞感一年，必呃逆方通，不作呃，则水亦难下。舌红淡、腻、苔白灰，脉弦浮、尺甚、洪。证属痰浊，气逆。治以祛痰浊，降逆：

半夏20g、茯苓20g、陈皮15g、甘草5g、赭石60g、白芍20g、威灵仙15g、党参15g、神曲10g，5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证愈。

5. 某女，60岁。1985年10月16日。食管中段憩室，呃逆频作十余年，胸骨后痛，有噎塞感，进食顺利，头昏，呕恶，大便正常。舌红绛、湿、苔白厚腻，脉右关沉弱、左关弦劲。证属肝郁脾虚，痰浊血瘀。治以疏肝健脾，祛痰化瘀：

柴胡10g、白芍15g、党参30g、黄芪60g、白术15g、苍术15g、半夏20g、茯苓10g、陈皮10g、枳壳10g、瓜蒌30g、龙骨60g、神曲5g、威灵仙15g、甘草10g，3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二诊，1985年11月8日。呃逆及胸骨后痛，均减轻，无头昏及呕恶，胸骨后痛发作于夜。舌淡红、湿、苔少，脉两关弦。继

续服前方3剂，呃止，证愈。

大病之后，或虚极，或虚损误改而致呃者，皆凶证，察其中虚，速宜补脾，又肝气之恣横，胃气失其下行之常，且痰浊阻滞其中，故以“二陈”佐党参、黄芪之补气健脾，柴胡、白芍之解肝郁，瓜蒌、龙骨祛痰镇逆，又一味威灵仙畅导其中。

痢证治

痢，即便下脓血，里急后重，大便频数，或腹痛，四季均可发生，夏秋两季为多。古称“肠澼”“滞下”“下利”。

痢由饮食不洁或遇食生冷，复感暑湿疫毒之邪，湿热蕴阻肠中；或邪滞于肠，阻滞气血，腐化脓血，肠中气机受阻，皆致大肠传导失常，痢下。初起实证，病在肠胃；久病及脾，重则及肾。临症可分为：“湿热”“虚寒”等。

一、湿热

1. 症：痢下赤白，腹痛，里急后重，肛门灼热，小便短赤。舌苔腻微黄，脉滑数。

病机：湿热痢，夏秋热郁湿蒸，酿于中州。

治法：清热解毒，调气行滞。

方药：白头翁、金银花、黄芩、黄连、白芍、木香、地榆、枳实。

初起兼表证加荆芥，热重加黄柏，湿重加苍术、藿香，积滞加大黄。仲景治痢，主白头翁汤，白头翁能通达木气，兼禀金气，乃金木交合之体，故治用清肝木以达风气，清肺金以和大肠，为治痢要药。

2. 症：痢下赤，或如鱼脑，稠粘而秽，烦渴引饮，喜冷畏热，里急后重，小便热赤。舌苔腻，脉滑数有力。

病机：热痢、赤痢。

治法：清痢荡积。

方药：黄芩、黄连、大黄、木香、白芍、甘草。

3. 症：痢下赤白，或如烂炙，腹痛，心烦，不欲食。舌苔腻，脉弦数。

病机：热毒赤痢。

治法：清热解毒，化瘀生肌。

方药：金银花、生白芍、甘草。另服鸦胆子、三七。

鸦胆子苦凉，清热解毒治痢，善清血分及肠中之热，且善化瘀滞，祛邪有扶正之力，防腐生肌亦有奇效，治二便下血如神，伍三七防腐生肌，活血化瘀。

4. 症：下痢纯赤，腹绞痛，手足麻木，小便涩少。舌苔腻，脉弦。

病机：热毒赤痢。

治法：清解毒热，滋养肝血。

方药：白头翁、金银花、黄芩、黄连、黄柏、藿香、白芍、阿胶、甘草。

5. 症：痢下赤多白少，发热，口渴腹痛，里急后重。舌苔黄，脉弦。

病机：暑毒赤痢。

治法：清热祛腐。

方药：大黄、丹皮、赤芍、黄连、木香、当归、枳壳、苍术、苏梗。

痢初得，兼外感，应于治痢药中兼用解表之品，以其外邪

不随痢下陷，痢即易治，痛甚加乳香。

6. 症：痢下纯赤，腹痛，里急后重，尿赤，呕逆不食。舌苔黄，脉滑数。

病机：赤痢，暑毒，宿食。

治法：清热荡积解毒。

方药：生大黄、朴硝、厚朴、黄连、生地、滑石、甘草。

7. 症：下痢纯红，昼夜频作，腹痛，里急后重，尿短赤涩。舌红，苔黄，脉洪数。

病机：疫痢急发，暑毒火化。

治法：清热解毒。

方药：金银花、贯众、黄芩、黄连、黄柏、苦参、马齿苋、生白芍。

喻嘉言治此证，曾重用大黄四两、黄连、甘草各二两，猛药迅攻，亦可法。此方则以平剂清解。

8. 症：痢下脓血，腹痛，噤口，里急后重。舌苔黄，脉弦。

病机：热痢，噤口，寒火下结，胆火上冲。

治法：清热祛寒，滋阴解毒。

方药：黄连、肉桂、生山药、生白芍、金银花、甘草。

此证寒火滞结下焦，瘀腐为脓血，黄连治火，肉桂祛寒。痢之噤食，由胆火逆冲胃口。里急后重，肝火下迫大肠。白芍泻肝胆之火，善利小便。痢下必伤阴，生山药滋脏腑真阴；痢下气化不固，生山药收涩，而固下焦之气化。金银花与甘草同用，善解热毒。生山药与生白芍同用，大泻上焦虚热，噤口者宜。

9. 症：下痢赤白，下重腹痛，发热，服凉药则热不休。舌苔薄白，脉洪滑。

病机：痢兼外感。

治法：清热散邪。

方药：生石膏、人参、生白芍、甘草。

下痢发热，服清火药而热不止，乃痢兼外感，其外感之热邪，随痢深陷，永无出路，以致痢为热邪所助，亦难有愈期。人参助生石膏，能使深陷之邪上升外散而消解。痢初得虽可下，然须确审其无外感表症，方可投下药，其体稍弱者可用参佐之，但必视正邪之胜衰而量药之轻重，以免助邪之弊。

10．症：痢下脓血粘液，日数十次，腹痛，里急后重，恶心呕吐。舌红，苔黄，脉濡数。

病机：湿热痢。

治法：清热凉血。

方药：葛根、黄芩、黄连、甘草、丹皮、地榆、槐花、赤芍、木香、苦参。

11．症：痢下五色，日数十行，口噤不食，腹痛。舌腻，脉弦。

病机：暑夹食痢。

治法：清肺导滞。

方药：北沙参、天花粉、黄芩、黄连、金银花、滑石、神曲。

二、虚寒

1．症：痢下清血，腹微痛，后重。舌淡，脉沉弦。

病机：风痢，清阳内陷。

治法：理气除湿。

方药：白术、陈皮、防风、茯苓、苍术、木香、白芍、藿香。

2．症：痢下色白，稀而清，腹痛，后重。舌苔白，脉迟。

病机：寒痢，过食生冷，中阳不运。

治法：温中健脾，除湿消滞。

方药：党参、白术、茯苓、甘草、炮姜、苍术、木香、神曲。

慎疾者，皆盛暑不犯寒凉，为养生之要法，且终无痢下之患。然寒痢亦有赤色者，不可不别，总以苔白脉迟为依，苔黄脉数者为热痢，温热之品皆不可施。寒邪内伤，血为寒滞，得温乃行，用温热，其血止。治痢不分寒热，总因未究脉审苔，而忽其本。

3. 症：痢下白色，或如豆汁，腹绵痛后坠，胸闷，不渴，不思食，小便清白。舌苔白，脉迟。

病机：寒湿痢。

治法：温化湿邪。

方药：藿香、白蔻、陈皮、神曲、苍术、生姜。

痢证之寒者较少，色多纯白，脉必沉迟，受凉则剧。凡痢初起必无寒证，总由其人素体阳虚，元气不足，又过食生冷，虽邪蒸为湿热，其标虽热，其本则寒，若久病气虚，或过服凉剂，转为寒证者甚多。

4. 症：久痢，痢下白冻或如鱼脑，腹胀，腹痛而后坠，倦怠，少食，不渴。舌淡、苔白，脉沉迟。

病机：寒湿痢，素体虚弱。

治法：温脾阳，荡积滞。

方药：人参、附子、干姜、大黄、诃子、甘草。

5. 症：久痢，痢下稀薄，食少神疲，四肢欠温，腰痠畏冷，甚则滑脱不禁。舌淡、苔白，脉沉细。

病机：虚寒痢，脾肾两虚。

治法：温补脾肾，收涩固脱。

方药：党参、白术、诃子、当归、白芍、木香、乌梅。

6. 症：痢下日久，饮食不进，恶心呕吐，乏力。舌苔黄腻，脉濡数。

病机：噤口痢，正虚。

治法：清热滋阴，和胃降浊。

方药：人参、半夏、陈皮、黄连、丹皮、赤芍，大黄、生山药、乌梅。

7. 症：下痢不食，噤口，或呕不能食。舌苔白腻，脉沉细。

病机：胃寒、湿滞。

治法：益气健脾。

方药：党参、茯苓、半夏、黄连、藿香、乌梅。

噤口痢，仲景以存胃津救之，大寒凉中加人参，天花粉。此证，但得舌上津回，能进食即获生机，满实者或可暂用大黄，其余之热，皆宜苦坚为法，不可猛悍。

8. 症：血痢，腹中微痛，食少，四肢乏倦。舌滑脱液，脉虚大。

病机：真阴亏极，重证。

治法：补气纳肾。

方药：党参、茯苓、甘草、熟地、生山药、丹皮、山茱萸、五味子、牡蛎、诃子。

痢证本忌用滞泥之品，然脉虚大、或弦数，却当重用熟地等。

9. 症：血痢久作，口干，腰膝酸痛。舌干，脉细弱。

病机：久痢伤阴，肾气亏乏。

治法：补肾除湿，荡滞。

方药：熟地、枸杞子、苁蓉、鹿解霜、血余炭、赤石脂、乌梅。

10. 症：痢下昼夜不止，不饥渴，欲呕，胸腹痛。舌腻，脉

弱。

病机：寒湿痢。

治法：温中散寒，导滞。

方药：肉桂、干姜、吴茱萸、厚朴。

寒湿内阻，气机不畅，脾湿内淫，浊邪上逆，必调理气化枢机。

11．症：久痢、昼夜不止，下脓血，腹痛。舌腻，脉沉弱。

病机：痢久，气虚滑脱。

治法：补气滋阴，清热祛湿。

方药：生山药、生白芍、生地榆、白头翁、熟地、滑石、甘草、党参。

赤痢亦有寒者，虽经久不愈犹可支持，且其后重、腹痛较因热者为轻。但久而不息，亦痢中至险之证。痢久体虚，于滋阴清火解毒药中加补气之品，用党参助生机、生津，且性平不热。

12．症：白痢，或赤白痢泄泻注下、日数十次，腹痛，食减，热燥，四肢无力。舌腻，脉弦。

病机：寒湿痢，外感。

治法：清热散寒，除湿。

方药：桂枝、生白芍、柴胡、苍术、茯苓、甘草、黄芩、诃子、藿香、泽泻。

痢治例

1．某女，4岁。1975年10月2日。痢下日五次，便下脓血，腹痛。舌红、苔腻，脉洪。证属湿热痢。治以清热除湿：

生山药15g、乌梅30g、生白芍15g、地肤子15g、丹皮6g、大蓟9g、黄柏9g、甘草9g、大枣12g，2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痢止，证愈。

生山药入肺，归脾，益肾，滋润血脉，固摄气化，能使肾阴盛而小便自利、止大便之溏泻，养阴而止泻。湿热伤血，自宜调血，过用推荡，血反转伤。且治痢补肾，即救脾之母，以复真元。若火乘土位侮母，仅以参术补土则误，故以生山药、乌梅为伍以养正，再佐清利。初痢多实热，宜通利毒邪免遗后患，当忌固涩。久痢体虚，不宜攻伐，宜补中温阳。余治痢，不论新久，皆必以养阴和血为主。

2. 某男，38岁。1981年3月4日。痢下五日，日五次，便脓血，腹痛、后重，不发热。舌淡红、润、苔少，脉右弦滑、左沉濡。证属寒湿痢，阴虚。治以散寒除湿，养阴止痢：

诃子18g、乌梅18g、生山药30g、生白芍15g、防风6g、秦皮12g、生地榆12g、甘草15g，2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痢止，证愈。

3、某男，32岁。1981年5月20。痢下二日，昼夜不止，里急后重，腹痛，发热。痛楚面容，舌红、润、苔微黄腻，脉弦。证属湿热痢。治以养阴清热，除湿止痢：

诃子15g、乌梅18g、生山药30g、生地榆15g、萹蓄18g、黄连9g、甘草3g，2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痢止，证愈。

4. 某女，16岁。1985上10月21日。痢七日，下脓血，腹有重坠感，食少，昨夜便泄三次。舌红、干、苔燥白，脉浮数。证属湿热痢，阴虚。治以清热利湿，养阴：

生山药30g、诃子20g、苦参30g、萹蓄30g、黄柏15g、生地榆12g、黄连8g、生白芍10g、木香10g、甘草10g，3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

二诊，1985 年 10 月 28 日。便下尚有少量血丝，日一二次，腹无坠胀感，进食正常。舌淡红、润、苔少，脉浮滑数，方：

生山药 30g、河子 15g、苦参 15g、萹蓄 20g、黄柏 10g、生地榆 18g、黄连 5g、生白芍 10g、木香 5g、甘草 10g，3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证除而愈。

5. 某女，53 岁。1985 年 10 月 23 日。痢下鲜红十日，昼便五次，夜便三次，腹痛。舌红淡、润、苔少，脉右关芤、左关尺弦寸濡。证属湿热痢。治以清热利湿：

生山药 30g、河子 30g、苦参 30g、生地榆 15g、黄连 10g、木香 10g、黄柏 10g、草河车 10g、甘草 10g，2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

二诊，1985 年 10 月 26 日。痢下已止，大便不干，便后下鲜血少量，或为余邪，又当虑肛痔宿疾，方：

苦参 10g、苍术 15g、半夏 15g、陈皮 10g、甘草 10g、生地榆 15g、槐花 15g、党参 15g、黄芪 10g、茯苓 10g，3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证愈。

6. 某男，28 岁。1987 年 1 月 6 日。前日空腹食肉后，下腹痛，便脓血、日五次。舌红、苔白棕厚腻，脉右弦，证属湿热，治以清热利湿，导滞：

河子 15g、乌梅 15g、苦参 12g、生地榆 15g、甘草 15g、生苡仁 30g、红藤 30g、当归 9g、生白芍 9g、赤芍 9g、龙骨 30g、神曲 12g、山楂 15g，3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证愈。

7. 某女，11 岁。1986 年 12 月 19 日。自昨日起，便下脓血，不食，发热，体温 38℃，腹痛，头晕，今日中午洞泻脓水。证属湿热痢。兼外感。治以清热利湿，解表：

生山药15g、诃子15g、乌梅30g、藿香12g、荆芥12g、柴胡6g、金银花21g、黄连9g、萹蓄30g、生白芍12g、甘草12g，2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证愈。

黄疸证治

黄疸：目黄、身黄、小便黄赤之证，乃多种病之见症，此所述为病毒性黄疸肝炎，证有虚实之分。

病由外感时邪，因湿热、疫毒、邪热郁阻肝胆，伤及脾胃，并胆汁外溢。湿重者，停阻中焦，腹胀纳呆，头沉身乏；热重者，传变快，可迅犯营血，多为阳黄、色鲜明亮，实证。

或由内伤，因饮食不节，湿热积聚肝胆，致脾胃阳衰，寒湿结滞中焦，气机升降、通达失调，胆汁疏泄失常。若久病气血亏伤，成黄疸虚证，或痰瘀内阻，无发热，多为阴黄、色晦暗，虚证。

一、实证

1. 症：黄疸，发热，口渴，胸膈烦热，口苦，腹胀痛，小便黄赤而少，大便秘。舌红苔黄，脉滑数。

病机：黄疸初起，湿热蕴蒸。

治法：清利湿热。

方药：柴胡、茵陈、栀子、黄芩、茯苓、泽泻、黄柏、藿香、虎杖。

黄疸初期邪实，治以祛邪为首要，热盛加龙胆草、公英、金银花。毒邪盛加赤芍、大黄。湿盛加金钱草、半边莲、白花蛇舌草。苦寒药利胆消黄，退黄必用，但不宜久用克伐生升之气。

2. 症：黄疸、黄色鲜明，恶心纳呆，腹胀，尿黄，大便干，发病急。舌苔白腻，脉弦滑。

病机：湿热中阻，瘀滞。

治法：清利湿热，活血化瘀。

方药：金银花、小蓟、公英、茵陈、龙胆草、大黄、虎杖、大青叶、白茅根、泽兰。

治黄必治血，白茅根、丹皮、丹参、茜草皆可取。泽兰通肝脾之血，横行肝脾之间，活血而不伤血，补血而不滞血，又利水，各型黄疸，各阶段均可用。龙胆草滋肝血、利胆，清降肝胆之热。茵陈入肝胆善泻肝胆之热，又善达肝胆之郁。

3. 症：黄疸，发热，食欲不振，恶心、厌油腻食物，腹胀，小便短赤涩热，大便稀。舌苔白，脉弦滑数。

病机：湿热阻滞中下焦。

治法：清利湿热，化瘀。

方药：萹蓄、茵陈、黄柏、白茅根、当归、泽兰、苍术、茯苓。

4. 症：黄疸，面目肌肤发黄、色深、红黄发亮，发热恶寒或高热，口干渴引饮，烦躁，或头身痛。舌红、苔黄燥，脉数。

病机：湿热疫毒。

治法：清热解毒，祛湿利胆。

方药：白茅根、黄连、黄芩、栀子，丹皮，赤芍、大黄、茵陈、生地、白芍、板蓝根。

5. 症：黄疸，突发，上腹痛不止，阵发性加剧，恶心，呕吐，发热，小便微黄。舌红苔黄腻，脉细微。

病机：肝胆湿热，弥漫三焦，正衰。

治法：清热凉血，滋阴回阳。

方药：生地、当归、白芍、阿胶、北沙参、茵陈、金银花、半边

莲、白花蛇舌草、牡蛎、甘草。

此证热陷营血，伤真阴而恶化，治疗必慎。

6. 症：黄疸，高热，上腹剧痛、拒按，大便秘，口渴思饮，小便短赤，或神昏。舌红、苔黄干，脉滑数。

病机：肝胆湿热，弥浸三焦，兼暑邪。

治法：清利湿热，凉血化瘀，祛暑。

方药：茵陈、金钱草、金银花、连翘、黄连、大黄、丹皮、赤芍、天花粉、藿香。

二、虚证

1. 症：黄疸，目、肌肤发黄、色晦暗如烟熏，腹胀闷，食减，大便溏，小便涩，乏倦，或畏寒肢凉。舌淡、苔白腻，脉沉迟。

病机：寒湿黄疸，体虚，中阳不振。

治法：温化寒湿，健脾益肾。

方药：党参、白术、苍术、附子、茵陈、白芍、柴胡、泽泻。

2. 症：黄疸，目微黄，面色晦暗，食减，乏力，右胁痛。舌苔薄白，脉沉缓。

病机：阴黄，脾阳不振，寒湿瘀阻。

治法：温脾阳，祛寒湿，活血瘀。

方药：党参、白术、茯苓、甘草、附子、干姜、茵陈、泽兰。

寒湿黄疸，治用温化，不可专用清利。治疗中又须时时顾护胃气，不可伤阳，伤阴。

3. 症：黄疸，目黄，小便黄，食欲不振，厌油食，乏力，腹胀，右胁痛，大便溏。舌苔薄白，脉弦细滑。

病机：脾虚，湿热，血滞。

治法：益气养血，清热祛湿，活血化瘀。

方药：黄芪、当归、白芍、白术、茵陈、藿香、泽兰、公英。

4. 症：黄疸，黄色油暗，食减，腹胀满。唇舌紫暗，脉沉涩。

病机：瘀黄，气血久滞。

治法：柔肝健脾，活血化瘀。

方药：当归、桃仁、红花、赤芍、白芍、白术、丹皮、茵陈、牡蛎、苍术。

黄疸治例

1. 某男，23岁。1976年4月23日。病毒性黄疸肝炎。昨日起发热，右胁痛，腹胀，目及周身皮肤黄染，尿黄如桔子色。舌红、苔黄腻，脉洪数。体壮实。证属肝胆湿热。治以清热利胆，祛湿化瘀：

板蓝根30g、连翘15g、败酱草15g、茵陈30g、大青叶9g、栀子15g、丹参30g、赤芍12g、公英30g、枳壳12g、柴胡3g、白术12g、生大黄12g、陈皮6g、龙胆草12g、甘草9g，3剂，每日1剂，水煎3次分服。

二诊，1976年4月28日。腹胀，大便每日1次，尿如桔子色、红。舌，脉象同前，治用前方，茵陈用90g，3剂。

三诊，1976年4月30日。腹胀已除，大便干，尿色黄。黄绿色舌苔已减退。前方3剂，继续服。

四诊，1976年5月3日。大便稀，尿色黄，食欲好转、食量增，前方3剂再吸。

五诊，1976年5月7日。目及周身皮肤黄染已基本消退。舌苔微白腻，脉浮濡。治以健脾祛湿：

藿香9g、佩兰9g、白术12g、茯苓12g、猪苓9g、泽泻9g、

赤芍 9g、茵陈 15g、栀子 12g、丹参 15g、甘草 9g，3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证愈。

1976 年 5 月 15 日肝功能检验：黄疸指数 5、硫酸锌浊度 8、射香草酚浊度 1、射香草酚絮状试验(一)、卢碘试验(一)。

此例黄疸色鲜光亮如桔汁，腹胀，发热，苔腻，乃湿热实证，大便秘结、脉洪数乃里实热重之象。重用茵陈、栀子、郁金、金钱草、大黄利胆消黄，陈皮、猪苓、茯苓、泽泻祛湿，连翘，板蓝根、大青叶、公英、败酱草清热解毒，丹参、赤芍活血消肿，柴胡疏肝理气，白术健脾祛湿。

黄疸以目黄、身黄、尿黄为主症。阳黄发于湿热，急黄发于热毒，病热险急。疫黄发于疫毒，亦阳黄之属。阴黄发于寒湿，瘀黄发于血瘀，皆属阴黄。临证不可见黄疸即为之退黄，当详究其因。

病属外感，由湿热、疫毒邪常郁不得泄而成，内伤者，由饮食不节，劳倦伤脾，内蕴湿热或寒湿，久病而虚，或为瘀黄。肝胆不病则不黄，脾胃不病则无湿，无湿不成疸。《金匮》："黄家所得，从湿得之"。实为至论。黄疸虽有寒、热、湿、瘀之分，但以湿为主。治必清热导湿，久病当补而慎利。

2. 某男，3 岁。1985 年 10 月 14 日。病毒性黄疸肝炎。近五日面、目、尿黄如桔子色，食欲及大小便正常。舌红、苔白、根苔厚腻。证属肝胆湿热。治以疏肝清热，利湿化瘀：

茵陈 30g、栀子 5g、丹皮 3g、半边莲 5g、半枝莲 10g、白花蛇舌草 10g、虎杖 10g、茯苓 5g、当归 10g、大黄 3g、甘草 5g，2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

二诊，1985 年 10 月 15 日。症同前，方：

茵陈 30g、栀子 5g、半边莲 5g、半枝莲 10g、白花蛇舌草

30g、虎杖10g、茯苓5g、公英20g、大青叶15g、金钱草20g、龙胆草5g、当归10g、大黄3g、甘草5g,2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三诊,1985年10月21日。黄疸已退,尿不黄,两目仍有轻微黄染,饮食及大便正常。舌红淡、苔白少。方:

茵陈30g、栀子5g、半边莲5g、虎杖10g、茯苓5g、公英20g、大青叶15g、金钱草20g、龙胆草5g、当归5g、大黄3g、甘草5g,4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证愈。

3. 某女,27岁。1985年10月24日。病毒性黄疸肝炎。黄疸,病已二月,腹胀,右胁痛,食减。舌红、苔白腻厚,脉左寸弦。证属肝胆湿热。治以清热解毒,利湿:

虎杖15g、大青叶30g、当归10g、苍术15g、半边莲15g、白花蛇舌草30g、草河车20g、半夏15g、甘草15g,每日1剂,断续常服1月,证愈。

痞满治例

1. 某女,38岁。1975年5月19日。中脘胀闷,有食后不下感。舌红、苔微,脉两关洪滑、尺沉。证属痞满,痰瘀。治以健脾祛痰,活血化瘀:

黄芪30g、白术12g、陈皮9g、白芍12g、茯苓12g、生山楂15g、乳香3g、没药3g、桔红6g、薤白9g、瓜蒌9g、五灵脂15g、苏子12g、莱菔子9g、生山药15g,2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二诊,1975年6月11日。前症,治以理气,活血,祛痰:

郁金12g、赤芍12g、苏子9g、枳壳9g、陈皮9g、瓜蒌12g、

莱菔子 12g、柿蒂 9g、佛手 9g、香附 12g、公英 9g，6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证愈。

痞，即不通泰之意，气血痰积皆能成之，满闷痞塞，食物不下，有堵塞感，按之不通，由脾弱不能运化，阴伏阳蓄，气血不运。填满痞塞，皆湿土之病。白术、山药、黄芪、茯苓、陈皮，甘草理脾胃，健运消痰。脉滑，痰积也。后更以气药行之，郁之不除，气之不行，痞亦难解。

2. 某男，56 岁。1975 年 8 月 12 日。腹胀，气短，三年前因饮水不洁而发病，头闷痛，眩晕时作，体丰腴。舌红淡、苔薄白，脉沉迟濡。证属中湿，痞满。治以温中健脾：

附子 9g、桂枝 9g、当归 6g、茯苓 12g、陈波 9g、甘草 9g，3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

二诊，1975 年 8 月 18 日。服药后，腹胀、头痛、眩晕皆除。脉和缓如常，迟濡之象已消除，但乃觉沉细。前方加党参 9g、白术 9g，3 剂，证愈。

头为清阳之会，位高气清体虚，为湿土浊气薰蒸，清道不通故沉重不爽。自谓腹胀，实乃痞满，内觉满闷，而外无鼓胀之形，气血不运而成。䐜胀痞塞皆湿土之病，中气久虚，痰湿凝滞，脾不能输精于上，故脉沉迟而濡。附子温中除湿祛痰，桂枝温通，升清降浊，茯苓渗湿健脾，陈皮运脾，中湿之证，湿自内生，与外湿迥异。

痞，即痞塞不开。满，为满闷不行。与胀满不同，胀满病在腹，为内胀满而外胀起；痞满病在胸腹，但觉内满闷，而外无胀急之形。证有虚实之分。

实证由寒热外感，七情郁结，痰食瘀滞。虚证由脾胃虚弱或久病中气不运，气机阻塞。气不行则为痞结，故治宜重在畅

中行滞。

痫证治

痫，又称癫痫，俗名“羊痫风”。可由先天在母腹中受病，或由饮食伤脾胃，情志伤肝胆，惊恐伤肾，或六淫外感，跌扑伤损，致脑气逆乱而发。证有虚实之分。

痫证之本在于气血虚弱，脏气失调，而致风痰为患，由痰浊、风火痰、风痰等，故在本为虚，在标为实。心奉血于脑而藏神，脑为髓海，由肾所生，故脑病主要在心肾。发作时为风火痰邪闭阻心神，发作后为肾之精气亏虚。故其治，补虚以治本，止痫以治标。

一、实证

1. 症：痫，发前先头晕，胸闷，随即昏厥，四肢抽搐，目直视，神识不清，口吐白沫，小便失禁。舌红、苔腻，脉弦滑。

病机：肝风，痰浊。

治法：平肝熄风，豁痰宣窍。

方药：羚羊角、犀角、赭石、天竺黄、胆南星、钩藤、郁金。

历代医家主张，痫证始治泻心肝之火，火退则补肾为本，豁痰为标，标本兼顾。

2. 症：痫，恼怒时易发，发则昏厥，口吐白沫，四支抽搐，移时则苏，醒后如常，一月或间月而作。舌苔腻，脉弦滑。

病机：痰浊气逆。

治法：熄风涤痰。

方药：钩藤、菖蒲、郁金、胆南星、天竺黄、瓜蒌、龙齿。

痫病浅者止在经脉不通，眩晕仆倒。深者入肾，邪留于阴，郁极乃发，相火自下逆上，卒倒无知，火退乃醒。阳痫，病在腑，脉浮，发作前叫呼，有预感；阴痫，病在脏，脉沉，突发，无预感，或身凉，为难治。治痫，总以行痰为主，虚者先补后清。

3．症：痫，发作时先觉头晕，泛恶，气上冲，继则吼叫昏倒，牙关紧闭，目上翻，吐涎沫，四肢抽搐。发后头昏，胸闷气短，乏倦。舌苔白腻，脉弦滑。

病机：风火痰逆。

治法：熄风涤痰。

方药：半夏、陈皮、茯苓、胆南星、竹沥、天麻、全蝎、蜈蚣、僵蚕、钩藤。

4．症：痫，突发，项背拘急，全身抽搐，两目直视，拳紧握，昏迷。素性急躁，心烦怔忡，口苦咽干。舌红苔黄，脉弦数。

病机：风火痰逆。

治法：养阴，熄风，涤痰。

方药：女贞子、生地、五味子、钩藤、珍珠母、夏枯草、山茱萸、天竺黄。

5．症：痫，频发抽搐，日数次，发时面色苍白，口唇青紫，牙关紧，两目上翻，握拳，颈项强直，全身抽动，昏迷，醒后萎顿。舌苔薄白，脉弦细。

病机：肝风内动。

治法：平肝熄风，宁心安神。

方药：白芍、生龙齿、生牡蛎、天麻、蜈蚣、钩藤、夜交藤、甘草、大枣。

6．症：痫，日发十数次，每次发作半小时，手足颤动，两目上翻，角弓反张、或喊叫。舌苔腻，脉弦浮滑。

病机：肝阳横逆。

治法：疏肝，祛痰。

方药：柴胡、桂枝、白芍、黄芩、茯苓、半夏、钩藤、赭石、生牡蛎。

阳痫，亦不可强制之，宜柔和潜阳，因势疏导。

7. 症：痫，发作前头晕，头及四肢搐动。发作则吼叫昏倒，面红项强，四肢抽搐，牙关紧闭，吐涎沫。发作后头晕痛，心烦，口干。舌红、苔黄，脉弦数。

病机：风痰。

治法：熄风，豁痰。

方药：黄芩，黄连、牛黄、犀角、胆南星、天竺黄、半夏、陈皮、天麻，珍珠母、远志。

治痫药：虎睛、白马睛、狗睛、羊睛、猪睛、羊脑、猪脑、蛇黄、熊胆、狗胆，均有记载，又有用乌鸦一只，盐泥固煅，取为末，入朱砂 15g，每服 3g，酒下，日三服。或：珍珠、牛黄、白附子、乌蛇、蜈蚣、天麻、灯芯、半夏、钩藤、姜汁糊丸服，潮发，新久皆可用。又：生龙齿、天麻、全蝎、生甘草、五味子、珍珠共为粉服，亦佳。

二、虚证

1. 症：痫，发则四肢搐动，昏厥，唇红。频发，口渴多饮。舌红，脉细促。

病机：痰浊，阴伤。

治法：育阴熄风，涤痰。

方药：生地、麦冬、白芍、阿胶、党参、五味子、甘草、生牡蛎、赭石、天竺黄、天麻。

2. 症：痫，久病，偶发，神乏，心悸头晕，腰膝无力，眠睡不安。舌红，脉细数。

病机：精血亏。

治法：补益精血，安神。

方药：紫河车、熟地、山茱萸、生山药、枸杞子、茯苓、人参、天麻、生牡蛎、珍珠母。

治痫药，有用紫河车、人参、当归、珍珠、天麻、河首乌、鸡血藤等；又有八珍汤、八味丸、十全大补汤、补中益气汤、六味地黄丸、逍遥丸等。

3. 症：痫，数月一发，发时卒然倒地，角弓反张，手足瘛疭，口流涎沫。舌腻，脉微弱。

病机：气虚。

治法：补气。

方药：人参、白术、生白芍、生山药、附子、天麻、陈皮、半夏。

4. 症：痫，偶发，形神不振。舌苔薄腻，脉弱。

病机：气血不足，痰浊未净。

治法：益气安神。

方药：紫河车、人参、甘草、天麻、牛黄、天竺黄、珍珠。

痫治例

1. 某男，3岁。1982年3月2日。痫，一年前因放花炮惊哭、头发竖起、抽搐，半年后又发作一次，今年2月至今已发作6次。发作时四肢强硬，目上翻，眼眨动，喉中痰鸣，发作止后即昏睡，或烦渴引饮。每感冒时易发病，发作前有兴奋、食欲减

退征兆。大便常干燥。舌淡红、光、无苔，脉弦。证属痰火风动。治以清火熄风，豁痰安神：

僵蚕6g、蜈蚣半条、全蝎1g、珍珠母15g、白芍6g、远志3g、半夏6g、茯苓6g、甘草6g、竹茹3g、天花粉6g、麦冬6g，1剂，1日2次水煎分服。另以羚羊角2g为粉，每次0.5g，每日2次水送服。

二诊，1982年3月3日。痫发作后发热。服药后肯进食，食欲好转，精神如常，方：

僵蚕6g、蜈蚣半条、全蝎1g、珍珠母9g、白芍6g、远志3g、茯苓6g、半夏3g、桔梗3g、甘草6g、1剂，1日2次水煎分服。另以羚羊角2g，每次0.5g，每日2次水送服。

三诊，1982年3月4日。今晨痫发作，但四肢抽搐不明显、眼上翻，发作症状已减轻，方：

僵蚕9g、蜈蚣1条、全蝎1g，珍珠母12g、白芍9g、远志3g、茯苓9g、半夏9g、桔梗6g、竹茹6g、陈皮6g、甘草3g，1剂，1日2次水煎分服。

四诊，1982年3月15日。十数日以来，病未发，但近日又呈兴奋多言，食欲减退，烦渴引饮，方：

僵蚕6g、蜈蚣1条、全蝎1g、珍珠母15g、白芍9g、远志6g、半夏6g、竹茹9g、天花粉9g、钩藤6g、五味子9g、甘草6g，3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病未再发。

痫呈间歇性发作，神识失常，醒后如常，病在脑，治在心肾。此例，病起肝胆，肝肾精血伤损，风火内动、痰火上逆，闭阻神明，郁塞经络。半夏、陈皮、竹茹、远志、茯苓祛痰，僵蚕、全蝎、蜈蚣、勾藤熄风，五味子、珍珠母、羚羊角、白芍清热安神。

2. 某女，12岁。1983年9月10日。痫，六岁时在田野中

突发眴仆，神识不省，吐沫，肢身抽搐，六年来常有发作。现每日发作二至五次，有时整日昏迷、痴呆，夜里发作频繁、吼叫狂走。平素表情呆滞，反应迟钝，每发作之前，自感右肢发麻。舌淡红、润、脉左弦右濡。证属痰火扰心，阴弱阳浮风动。治以清火除痰，育阴熄风：

山羊角 18g、勾藤 6g、竹茹 9g、半夏 12g、茯苓 9g、生牡蛎 21g、龙骨 21g、菖蒲 9g、远志 6g、当归 9g、生地 30g、蜈蚣 1 条、全蝎 2g、天麻 9g、甘草 9g，2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

二诊，1983 年 9 月 15 日。发作持续时间减短，发作症状减经，日发二次，前方 3 剂再服。

三诊，1983 年 9 月 24 日。前方又服 6 剂，发作次数又减，每二三日发作一次，发作症状也减轻，前方 4 剂再服。

四诊，1983 年 10 月 5 日。上次诊后至今无发作，精神转佳，神识清爽，反应灵敏，前方 5 剂再服。

虞天民谓："阳气逆乱，故令人卒然暴仆而不知人，气复则帝，此则痫之类也"。又"痫病独主乎痰，因火动之所作也"。此例证属心肝二脏之火有余，病久心血不足，病初起因痰火。山羊角、勾藤清肝火，竹茹、半夏祛痰，菖薄、远志行浊痰，当归、生地清火养阴血，牡蛎、龙骨镇惊祛痰，蜈蚣、全蝎，天麻搜风熄风。"局方牛黄清心丸"用羚羊角粉，"碧霞丹"用蝎稍，虞天民家传独取九节菖蒲一味，余以山羊角、勾藤、蜈蚣、全蝎为主，疗效亦佳。

3. 某男，8 岁。1985 年 1 月 18 日。痫，出生后七十二天发热后初次发病，现数日一发或一日数发，发作前吼叫一声，发作时四肢抽动，口眼右斜，笑容，不吐沫，不跌倒，平素躁动不安，食睡如常。舌红、苔薄白、脉弦滑。证属风火痰逆。治以疏

风清火祛痰：

生龙骨21g、生牡蛎21g、茯苓6g、远志6g、菖蒲15g、绵羊角30g、蛇蜕3g、露蜂房6g、甘草9g、半夏9g、陈皮6g、丹参9g、地龙6g、乌梅5g，15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二诊，1985年3月16日。病情好转，很少发作。方：

天麻0.2g、勾藤0.3g、芒硝0.5g、白矾0.3g共为粉，1次水送服，每日1次。

三诊，1985年10月15日。病已基本不发作，已能上学，有时偶有不适，前方散剂继续服。

4. 某女，36岁。1984年3月。痫。二十年前深夜听见狗叫，惊吓发病，初起时每月发一次，1981年起数日发作一次，发作时尿失禁，并已将牙咬掉数枚、牙龈咬掉一块，夜发多。严重时一夜发作二十次。自谓记忆力不减。面黄，神情呆滞，但语言尚流畅。舌红淡、苔少，脉弦。证属肝郁生风，痰滞。治以疏肝解郁，熄风祛痰：

天麻12g、勾藤9g、丹参12g、茯苓12g、陈皮6g、甘草12g、菖蒲12g、远志6g、竹茹9g、蜈蚣2条、全蝎9g、僵蚕12g、白芍12g、当归9g、川芎12g，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另以生牡蛎0.5g、生龙骨0.5g、半夏0.5g、绵羊角0.5g、冰片0.1g，共为粉，1次水送服，每日服2次。

二诊，1985年3月15日。已服药10剂，病未发，以前月经期必复发，服药后月经期亦未发作。以前方散剂继续服2月。

5. 某男，34岁。1989年5月3日。痫。1979年因与人争吵后发病，每发作前自感头昏、身及手发胀，发则昏不知事，咬牙，抽搐。发作后即昏睡。发于夜睡时多，每夜发五六次，每二

三日发作一次，夜发作则晨起头痛、咽干。舌淡红、干、边光、苔少，脉弦滑劲。证属肝郁痰火，阴虚。治以疏肝解郁，熄风祛痰：

半夏 20g、茯苓 20g、陈皮 10g、甘草 10g、郁金 30g、远志 10g、竹茹 30g、僵蚕 20g、蛇蜕 20g、乌梅 30g、白芍 20g、柴胡 5g、蜈蚣 1 条、赭石 60g、生地 60g，7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另服逍遥丸，每次 1 丸，每日 2 次水送服。

二诊，1989 年 5 月 30 日。服药 1 剂后，自感背凉头重，以前多于夜里发作，现夜中有时手抽动，无其他症状。舌红干、苔燥少。方：

半夏 30g、茯苓 20g、陈皮 15g、甘草 30g、郁金 30g、僵蚕 30g、蛇蜕 30g、乌梅 30g、白芍 60g、柴胡 10g、川芎 10g、蜈蚣 2 条、赭石 60g、生地 30g、生姜 10g、大枣 10g，7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

三诊，1989 年 6 月 10 日。病未再发，嘱以前方再服 10 剂，观察至 10 月末，疗效巩固，病未再发作。

6. 某男，18 岁。1989 年 10 月 4 日。痫，1986 年看电影后首次发病，现每晨起时及中午睡醒后发作。夜睡中常吼叫、胡语。发作时吐沫，目直视，角弓反张，或头两侧部痛。发作后嗜睡。平素好动，头痛，记忆力差，喜食油腻食物，大便正常。舌尖红、润、苔薄白少，脉弦滑、左关芤。现常服西药苯巴比妥，每次 1 片，每日 1 次，已服 3 年。

证属风痰、火郁，气血两虚。治以清火，祛风痰，益气血：

赭石 60g、生牡蛎 30g、蛇蜕 10g、白芍 15g、甘草 20g、当归 20g、白术 20g、香附 15g、川芎 10g、郁金 30g、半夏 20g、茯苓 20g、陈皮 15g、乌梅 30g、僵蚕 10g、蜈蚣 1 条、神曲 10g、生地 30g、大枣 10g，15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另服散剂：

赭石20g、郁金10g、白矾10g、半夏10g、陈皮5g、茯苓10g、甘草5g、天麻10g，共为散，每次服2g，每日服2次，水送服。

苯巴比妥，每次1片，每日1次服。

二诊，1989年10月18日。心慌感已减轻，夜睡时呓语亦减少。舌红淡、尖红、腻、苔薄少，脉弦滑、左芤。治同上方，10剂。

三诊，1989年10月27日。每晨起及午睡醒后发作，夜睡已无吼叫及呓语。舌淡红、嫩、苔少，脉弦滑涩，方：

赭石60g、生牡蛎30g、蛇蜕10g、白芍15g、甘草20g、当归20g、白术20g、香附15g、川芎10g、郁金30g、半夏20g、茯苓20g、陈皮15g、乌梅30g、僵蚕10g、蜈蚣1条、神曲10g、生地30g、党参30g、大枣10g，10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另以冬虫夏草5g，每次服0.5g，每日1次水送服。

苯巴比妥，每次服0.5片，每日1次。

四诊，1989年11月7日。自10月27日至11月2日，每晨醒后有短暂抖动发作，11月2日后已无。现感头两侧太阳穴部痛，头晕，每运动时尤甚。昼感右上肢及下肢如针刺样，下肢常感麻木，语言不利，夜睡有时哼，但无呓语。舌淡红、尖红、湿、苔白少，脉弦滑。

汤剂与前方同，7剂，每日1剂。

散剂：天麻20g、冬虫夏甘草5g、共为粉，每次1g，每日2次水送服。

苯巴比妥，每次服0.25片，每日1次服。

五诊，1989年11月16日。自11月7日至11月12日，每晨起有抖动性小动作，12日夜有轻发作，发作后肌肉、腿痛如针刺，头晕，夜睡有时喘气声粗，方：

赭石 100g、僵蚕 50g、茯苓 50g、半夏 50g、天麻 10g、白矾 10g、冬虫夏草 10g，共为散，每次 10g，每日 2 次水送服。

苯巴比妥停服。

六诊，1989 年 11 月 26 日。昼发小动作 2 次，较轻微，有扁头痛，两胸锁骨下有刺痛感，夜睡有呓语及喘粗气。患者自 11 月 17 日停服苯巴比妥后，每日至往昔服苯巴比妥之时，仍有服药欲，现已消除，自觉近日精神佳，又两臂常欲弯，不欲直，得弯则适，方：

赭石 40g、郁金 20g、白矾 20g、半夏 20g、陈皮 10g、茯苓 20g、甘草 10g、天麻 20g、冬虫夏草 10g，共为散，每次服 10g，每日 2 次水送服。

七诊，1989 年 12 月 5 日。有抖动性小动作，但较前轻，睡中呓语及喘粗气皆减轻，睡眠较安稳，近日未发生持物时突然抖落的情况。舌红淡、尖红、腻、苔少，脉两尺弦。治同前方，10 剂，每日 1 剂。

八诊，1989 年 12 月 15 日。有小动作，但次数较少，意识清楚，夜睡有叹息、呓语，自感乏力、嗜睡，方：

天麻 150g、半夏 50g、茯苓 25g、陈皮 25g、甘草 25g、生龙骨 25g、冬虫夏草 10g，共为散，每次 6g，每日 2 次水送服。

九诊，1990 年 1 月 4 日。近四日未出现小动作，夜睡有呓语，看电视时头两侧有胀感。脉左关如常。治同上方。

患者治疗至此，已历时三个月，服用三年的苯巴比妥，终于中止。由痫昼夜发作，至减轻为小动作，至小动作也消除，表明苯巴比妥停药已经成功，并且病情也有了好转，基本上没有发作，但尚未彻底和巩固，仍须继续培根本、收残邪。

十诊，1990 年 2 月 27 日。自述 1 月 4 日、2 月 3 日、2 月

25日皆有发作,但发作症状已较服中药治疗前为轻,发于晨,手心出汗。平时小动作多,咽中有痰塞感、欲吐不出。患者在1月4日前曾自去某处进行“气功法”治疗,认为:此次反复或许由此功法引起?并谓现已中止。余不对此臆断,据症拟方:

天竺黄20g、僵蚕20g、勾藤20g、蜈蚣4条、珍珠10g、天麻20g、赭石20g、郁金10g、白矾10g、龙齿5g,共为散,每次5g,每日3次水送服。

十一诊,1990年3月8日。3月5日有小动作,小动作出现前,上颚有痰滞、白睛有红丝,治同前方。

十二诊,1990年3月28日。每晨有小动作,食纳差,方:

天竺黄45g、僵蚕30g、勾藤30g、珍珠30g、天麻30g、郁金15g、白矾15g、龙齿30g、牛黄30g、琥珀45g,共为粉,每次服3g,每日3次水送服。

十三诊,1990年4月17日。痰多,咽不利,近二十日内发小动作3次,服药后觉头部两太阳穴处向外冒凉风,治同前方。

十四诊,1990年5月11日。自4月17日后,每三四天有小动作,但未出现持物掉落,近一周无小动作,治同前方。

十五诊,1990年5月31日。每三四天,晨起有抖动性小动作,方:

党参20g、黄芪20g、白芍30g、苍术20g、生龙骨30g、生牡蛎30g、胆南星20g、竹茹30g、远志15g、甘草15g、茯苓20g、陈皮15g、半夏15g、何首乌30g、五味子10g、大枣10g,10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散剂,同前方服。

十六诊,1990年6月11日。每晨起有抖动,夜睡有呓语。同前方3剂,隔日服1剂,散剂同前方服。

十七诊，1990 年 6 月 21 日。每晨起有抖动，但较轻，方：

汤剂同前方，加赭石 30g，10 剂，隔日服 1 剂，水煎 2 次分服。散剂同前方，加冬虫夏草 10g。

十八诊，1990 年 7 日 13 日。小动作已较前减少，且症轻，方：

散剂同前方，服 1 月。

患者经中药治疗后，病情逐渐减轻，且将已服用三年之久的苯巴比妥停用，疗效仍较稳定，治疗过程中，患者又自去气功点穴法治疗后，病情出现反复，但经中药治疗后仍逐渐好转，后经观察七个月未发病。

7. 某男，24 岁。1990 年 2 月 16 日。痫病二年，每二三个月发作一次，或不定期发作，近期发作频，数日一发。发作时抽搐，吐沫，目斜上翻，向后仰倒，发前右眼垢增多，睛红。曾服卡马西平，已停药二个月，现服苯妥英纳，每次 2 片，每日 2 次。舌红、干、苔少，脉弦滑。证属风火痰气逆，气血两虚。治以祛风痰，清火，益气血：

天竺黄 20g、僵蚕 20g、勾藤 20g、蜈蚣 4 条、珍珠 10g、天麻 20g、赭石 20g、郁金 10g、白矾 10g、龙齿 5g、冬虫夏草 5g，共为散，每次 5g，每日 2 次水送服。苯妥英纳按以前量服。

二诊，1990 年 2 月 26 日。无症状。治用前方 200g，服法同前。

苯妥英纳，每次服 1 片，每日 2 次。

三诊，1990 年 3 月 19 日。无症状，喷嚏多，方：

天竺黄 20g、僵蚕 20g、勾藤 20g、珍珠 20g、天麻 20g、赭石 20g、郁金 10g、白矾 10g、龙齿 10g、冬虫夏草 10g，共为散，每次服 5g，每日 2 次水送服。

苯妥英纳，每次服 0.5 片，每日 2 次。

四诊，1990 年 3 月 29 日。无症状，前方去赭石，加[illegible]珀 15g，服法同。

苯妥英纳停服。

五诊，1990 年 4 月 14 日。无症状，同前方。

六诊，1990 年 5 月 5 日。无症状，同前方。

七诊，1990 年 6 月 28 日。无症状，同前方。

观察至 1991 年 5 月，无复发，疗效巩固。

8. 某女，4 岁。1989 年 10 月 5 日。痫病 2 年。2 岁时高热后首发抽搐，后每 2 个月发作一次，每感冒或腹痛时即发作，发于昼。饮食及大便正常，睡眠佳。舌红暗、润、苔少。近期发作为 1989 年 7 月 20 日。证属风火痰气逆。治以祛风痰、清火：

赭石 30g、僵蚕 6g、茯苓 6g、半夏 6g、天麻 3g、白矾 3g，共为散，每次服 2g，每日服 3 次，水送服。

二诊，1989 年 10 月 16 日。无症状，方：

赭石 25g、僵蚕 4g、茯苓 4g、半夏 4g、天麻 3g、白矾 3g、羚羊角粉 1g，共为散，每次服 2g，每日服 2 次，水送服。

三诊，1989 年 11 月 9 日。无症状。以前经常腹痛，每腹痛则发抽搐，服药以来，未再发作。夜尿频，每夜 5—6 次。饮食及精神正常。方：

天麻 5g、冬虫夏草 2g，共为散，每次服 0.4g，每日 2 次水送服。

四诊，1989 年 11 月 18 日。无症状，夜尿 3 次，方：

赭石 3g、僵蚕 0.5g、茯苓 0.5g、半夏 0.5g、天麻 0.3g、白矾 0.2g，共为散，每次服 0.2g，每日 2 次水送服。另：冬虫夏草

2g，每次服 0.2g，每日服 1 次，水送服。

五诊，1989 年 12 月 1 日。无症状，同前方，继续服。

六诊，1989 年 12 月 14 日。无症状，方：

天麻 3g、半夏 1g、伏苓 0.5g、陈皮 0.5g、甘草 0.5g、生龙骨 0.5g、冬虫夏草 2g，共为散，每次 0.3g，每日 2 次水送服。

七诊，1989 年 12 月 25 日。无症状。方：赭石 2g、郁金 1g、白矾 1g、半夏 1g、陈皮 0.5g、茯苓 1g、甘草 0.5g、天麻 1g、冬虫夏草 2g，共为散，每次 0.3g，每日 2 次水送服。

八诊，19904 上 1 月 6 日。无症状。12 月 26 日因外感发热 39℃以上，病仍未发。治用前方，再服。

九诊，1990 年 2 月 8 日。无症状。疗效巩固。观察至 1991 年 5 月无复发。

9. 某男，12 岁。1990 年 1 月 24 日。痫病一年。幼时有高热后抽搐病史。近一年来发病无规律，常于饮食不适或不规律时发病，多发于将入睡之时。发则抽搐，目上翻，后仰，或吐沫，清醒后疲乏。发病前出现不欲食、乏力、精神萎顿，随之即发病。曾服“安宫丸”，无效。现常服苯巴比妥，每次 1.5 片，每日 1 次，及抗癫灵、丙戊酸钠等。舌红淡。湿、苔少，脉滑缓。证属风火痰逆，气血两虚。治以祛风痰，清火，益气血。方：

天竺黄 20g、僵蚕 20g、勾藤 20g、蜈蚣 4 条、珍珠 10g、天麻 10g、赭石 20g、郁金 10g、白矾 10g、龙齿 5g、冬虫夏草 4g，共为散，每次服 2g，每日服 3 次，水送服。

二诊，1990 年 2 月 2 日。发作症状减轻。苯巴比妥已减服至每日 1 片。治同前方。

苯巴比妥每次 0.5—0.25 片，每日 1 次服。

三诊，1990 年 3 月 19 日。痫有发作，方：

天竺黄20、僵蚕20g、勾藤20g、珍珠20g、天麻20g、赭石20g、郁金10g、白矾10g、龙齿10g、牛黄10g、冬虫夏草4g，共为散，每次服2g，每日服3次，水送服。

苯巴比妥，每日服0.25片，服至4月10日停服。

四诊，1990年4月9日。无症状。苯巴比妥已停服。治同前方。

五诊，1990年5月4日。无症状。治同前方。

六诊，1990年6月2日。无症状。治佐益气养血：

党参10g、黄芪10g、白芍15g、苍术10g、龙骨15g、生牡蛎15g、全蝎5g、胆南星10g、竹茹15g、远志8g、甘草8g、茯苓10g、柴胡5g、陈皮8g、半夏8g、何首乌15g、五味子5g、大枣10g，15剂，每2日1剂，水煎2次分服。另服散剂，同前方。

七诊，1990年6月23日。无症状。复查脑电图结果：发作波已不明显。治用前方散剂，以巩固疗效，再服1月。

此例治疗前，虽常服苯巴比妥等药，但仍经常发作，经中药治疗后，将苯巴比妥逐渐减量，直至停服。患者病情逐渐好转，观察3个月，未见发作征兆，停药。此例治疗中所有散剂，除祛风痰、清火诸品外，皆配用冬虫夏草、调补阴阳气血。最后用汤剂补养气血为佐，后再以散剂清搜余邪。幼有高热抽搐病史，已伏病机，但发作病史仍较短。

观察至1990年12月，停药后6个月无发作，疗效巩固。

治痫，凡经服用苯巴比妥、卡马西平等药时间较久，对药物有依赖性的患者，停服此药是治疗的关键，必有耐心，终可减除。

10、某女，3岁。1990年1月4日。患儿产后七日，忽身发青，身凉，经治疗后，每半年发作1次，平时能行走，语言正常。

三个月前发病后，患者即意识丧失，腹鸣，手凉，手心出汗。发病时抽搐，流泪，放屁，尿粪自流。近十日来不能行走，不能说话，无意识反应。舌淡湿，脉弱。证属气虚，痰逆。治以益气，祛痰熄风：

党参10g、白术5g、茯苓10g、甘草5g、郁金5g、天麻5g、大枣5g，3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二诊，1990年3月13日。无症状。患者服药后病即痊愈。且未再发。

三诊，1991年3月15日。患者父亲前来告知：患者治愈后，一年来未再发，无症状，健康正常。

此例治用四君子汤补气健脾，佐郁金、天麻通窍导滞。病情虽重，但未经其他药物因素的干扰，故能痊愈。

治痫论要

1. 痫的复发诱因与首次发作诱因密切相关，首次因郁怒发病。复发前常有心中烦躁，迂有情志郁怒即易发作。首次因劳累发病，复发前有乏力感。因惊吓而发病者，素易惊恐，易由惊恐而复发，可以此探求致病因由。

2. 病人未经服"抑制性"药物等因素的干扰，自发性的发作时间，多在每日"晨""昏"之时，或农历每月的"初一""十五"，表明发病与天体星球的运行，月的"望""朔"相关。经中药治疗后，并不能干扰和改变这种发作时间规律的特点，而是在症状方面的减轻等改变。这种发作时间的规律性，表明人与自然天体的关系，也表明人体阴阳失调的机体状态。

3. 病者多已服用西药或中西药合制剂，服中药治疗后，

对已服用的西药须逐渐减量，不可突然骤减或立即停服。服用西药的时间越长、用量越大，减药越困难。若从药物本身看，其减药难度增大依次为：苯巴比妥、苯妥英纳、硝基安定、卡马西平，卡马西平的终余药量较难减除，必须医患双方有共同的耐心。

4. 病者发作症状，以现于"窍"为多，如流泪、齿麻、流涎、视物不清及幻视、耳鸣，睛红、目吊、尿闭、大便闭、或遗尿、遗屎、放屁、出汗、呕吐等，可为辨证之佐。

5. 病者舌象以红、苔厚或燥腻为主，脉象以左关弦滑为主，但沉取可有"无力"与"有力"之别，故病机可归属风、火、痰、瘀及虚，属标本兼证，且以虚为本。发于将入睡或初醒之时，或发于天体阴阳交互之时，即表明人体阴阳失调，病者发作之时，手足寒，或劳累、惊恐、郁怒、外感、饮食不调，或妇女月经期发作，皆由本虚，故对人体阴阳气血盛衰的调理，甚为至要。

6. 余治痫常用验效方药：

(1)天麻——郁金。

(2)蜈蚣——地龙。

(3)人参——赭石。

(4)灵芝——白芍。

(5)冬虫夏草——羚羊角。

治本之求，必重于气血调补，冬虫夏草调阴阳补肺肾，又镇静抗惊。天麻除头风止痫为其所长，又能补脑，实为阴阳并调，标本兼治之品。

18、银屑病治例

1. 某男，30岁。1990年5月8日。银屑病，发病三天。一月前患病高热，半月前又患感冒，曾用螺旋霉素、红霉素等。并曾进食带鱼、啤酒，现下颌、颈、四肢、胸背泛发粟粒状红疹，皮损基底色红，疹端部有薄白屑，无痒。舌红淡、厚、润、苔少，脉弦滑。证属风燥，血热。治以疏风，凉血：

白花蛇舌草100g、土茯苓70g、甘草30g、大枣10g、露蜂房20g、蛇蜕30g、阿胶15g、丹皮20g、赤芍20g、丹参20g，1剂，水煎4次，2日分服。另服散剂：天竺黄15g，僵蚕10g、勾藤10g、珍珠10g、天麻10g、郁金10g、白矾5g、龙齿10g、牛黄10g、琥珀15g，共为散，每次5g，每日2次水送服。

二诊，1990年5月10日。皮损基底颜色红褐，已有消退。治同前方，3剂，6日服。

三诊，1990年5月16日。皮损基底颜色为棕色，病情继续好转，治同前方，3剂，6日服。

四诊，1990年5月23日，皮疹已消退，留淡褐色痕迹。治同前方，3剂，6日服。

此例首次发病三日即来诊治，皮疹消退顺利，患者愈后，未见复发。此例患者发病，与外感邪客肌肤，又过食鱼腥、啤酒，内伤脾胃，湿热内蕴，内外合邪有关，治以内外并施。

2. 某男，33岁。1990年5月17日。银屑病十余年。曾用过转移因子、激素等治疗未愈，常用外治药，现已停用十余日。上肢皮疹点状、褐红色，下肢皮疹片状、暗褐色，上复白皮屑，痒甚。饮食及大便正常。舌红、湿、苔白少。脉右寸弦滑、左关

濡。证属火燥，血热。治以疏风，凉血：

白花蛇舌草100g、土茯苓70g、甘草30g、大枣10g、露蜂房20g、蛇蜕30g、阿胶15g、丹皮20g、赤芍20g、丹参20g，5剂，每隔日1剂，水煎2次服。另服散剂：天竺黄15g、僵蚕10g、勾藤10g、珍珠10g、天麻10g、郁金5g、白矾5g、龙齿10g、牛黄10g、琥珀15g，共为散，每次5g，每日2次水送服。

二诊，1990年5月28日。皮疹基底色红，有点状新发疹，痒剧，方：

白花蛇舌草100g、土茯苓70g、甘草30g、赤芍20g、丹参20g、丹皮20g、露蜂房20g、蛇蜕20g、阿胶15g、大枣10g、生石膏30g，5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另服散剂：白芨30g、黄芩15g、蜣螂5g，共为散，每次服5g，每日2次水送服。

三诊，1990年6月2日。两臂部皮疹颜色转为棕色，背部皮疹转为红淡，病情好转，无新发皮疹，治同前方。

四诊，1990年6月8日。两臂皮疹较前干缩，胸背部皮疹也自觉干燥，有白屑生长、能自脱。右上睑部有新发皮疹点，方：

白花蛇舌草50g、土茯苓60g、甘草30g、赤芍20g、丹参10g、丹皮10g、露蜂房20g、蛇蜕20g、大枣10g，5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另服散剂，同前方。

五诊，1990年6月21日。症同前，方：

白花蛇舌草100g、土茯苓70g、甘草30g、赤芍20g、丹参20g、丹皮20g、露蜂房20g、蛇蜕20g、阿胶15g、大枣10g、生石膏30g，5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另服散剂：天竺黄10g、僵蚕5g、勾藤5g、珍珠5g、天麻5g、郁金3g、白矾3g、龙齿5g、牛黄5g、琥珀10g，共为散，每次5g，每日2次水送服。

六诊，1990 年 6 月 29 日。皮疹色红棕。咽红，悬雍水肿，慢性咽病史。汤方同前，5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另服散剂：蜣螂 5g、牛黄 20g、青黛 25g，共为散，每次 5g，每日 2 次水送服。

七诊，1990 年 7 月 13 日。两臂皮疹转变为红棕红，病情继续好转，治同前方，5 剂，散剂亦同前。

八诊，1990 年 9 月 20 日。前诊服药后，皮疹即继续消退，停药后仍继续消退，至今，皮疹已全部消退，皮损处，仅留有部分淡褐色痕迹，治同前方，巩固疗效。

九诊，1991 年 4 月 29 日。患者治愈后，疗效巩固，未见复发。

3. 某女，33 岁。1990 年 3 月 3 日。银屑病 3 年，常用外治药至今未愈。现全身泛发皮疹点状，基底色红，上复白皮屑，痒甚，饮食及大便正常，舌红淡、润、苔少，脉右寸弦滑。证属风燥，血热。治以疏风，凉血：

白花蛇舌草 120g、甘草 20g，10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另服散剂：乌贼骨 30g，白芨 15g、蛇蜕 15g、珍珠 30g、僵蚕 15g、黄芩 15g、荆芥 15g、蜈蚣 15g，露蜂房 15g、蜣螂 3g，共为散，每次服 5g，每日 2 次水送服。

二诊，1990 年 3 月 7 日。四肢皮损减退，背部皮损增大，方：

白花蛇舌草 120g、土茯苓 90g、甘草 20g、大枣 10g，10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另服散剂：乌贼骨 30g、白芨 30g、蛇蜕 15g、僵蚕 15g、黄芩 15g、露蜂房 15g、丹皮 15g、甘草 15g、珍珠 30g，共为散，每日 5g，每日 3 次水送服。

三诊，1990 年 3 月 26 日。背部皮疹白皮屑四周基底皮识

红泛，痒，方：

白花蛇舌草 120g、土茯苓 90g、甘草 30g、大枣 10g、露蜂房 20g、蛇蜕 20g、阿胶 20g，10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另服散剂，乌贼骨 15g、白芨 30g、僵蚕 15g、黄芩 20g、丹皮 20g、珍珠 15g、土鳖虫 15g、甘草 15g，共为散，每次 5g，每日 3 次水送服。

四诊，1990 年 4 月 5 日。症同前，治同前方，10 剂。

五诊，1990 年 4 月 17 日。皮损基底减为淡褐色，白皮屑脱落增多，痒可耐受。舌红淡、润、苔少。方：

白花蛇舌草 120g、土茯苓 90g、甘草 30g、大枣 10g、露蜂房 20g、蛇蜕 20g、阿胶 20g、赤芍 20g、丹参 20g，5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另服散剂：天竺黄 20g、僵蚕 15g、勾藤 10g、珍珠 10g、天麻 10g、郁金 15g、白矾 10g、龙齿 15g、牛黄 10g、琥珀 20g，共为散，每次服 5g，每日 3 次水送服。

六诊，1990 年 4 月 28 日。皮损基底颜色继续减淡，背部皮损基底尚高出皮肤，方：

白花蛇舌草 100g、土茯苓 70g、甘草 30g、大枣 10g、露蜂房 20g、蛇蜕 30g、阿胶 15g、丹皮 20g、赤芍 20g、丹参 20g，5 剂，每隔日服 1 剂，水煎 2 次分服。另服散剂同前方。

七诊，1990 年 5 月 7 日。头皮部皮疹已减少，背部皮疹已渐消退，下肢痒剧，但可耐受，治同前方。

八诊，1990 年 5 月 19 日。两臂及两下肢皮疹已有消退，两臂皮损已恢复正常，背部皮损红淡，基底微高，皮屑少量，治同前方。

九诊，1990 年 5 月 28 日。背部皮疹继续消退，皮损处呈红淡色环状痕。汤剂方同前，另服散剂：火硝 6g、芒硝 6g、赭石

6g、蜣螂 2g，共为散，每次 1g，每日 2 次水送服。

十诊，1990 年 6 月 9 日。有残存皮损，下肢多，背部少量，方：

白花蛇舌草 120g、苦参 30g、白藓皮 30g、丹皮 20g、赤芍 30g、丹参 30g、土茯苓 60g、当归 20g、甘草 30g、大枣 10g，10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另服散剂：白芨 30g、黄芩 30g、牛黄 10g、珍珠 10g、甘草 20g，共为散，每次服 5g，每日 2 次水送服。

十一诊，1990 年 6 月 18 日。下肢皮损薄，色红淡，方：

白花蛇舌草 100g、土茯苓 70g、甘草 30g、大枣 10g、露蜂房 20g、蛇蜕 30g、阿胶 15g、丹皮 20g、赤芍 20g、丹参 20g，5 剂，每隔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散剂同前方。

十二诊，1990 年 6 月 29 日。残存皮疹继续消退，病情继续好转，治同前方。

十三诊，1990 年 7 月 9 日。皮疹已全消退，下肢残留少量淡褐色皮损痕迹，方：

乌梅 60g、生特蛎 60g、露蜂房 20g、蛇蜕 20g、甘草 30g、土茯苓 30g、赤芍 20g、大枣 10g、白藓皮 20g、茵陈 20g，5 剂，每隔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另服散剂同前方。

十四诊，1991 年 4 月 29 日。患者证愈后疗效巩固未见复发。

4. 某男，36 岁。1990 年 2 月 12 日。银屑病 2 年。发病前饮汽水中毒，致上消化道出血又经淋雨，住院治疗，后发病。现头、四肢、躯反疹泛发，皮损基底色深红，上复白皮屑，周围红润，背部皮疹为脓疱。饮食及大便正常。舌红淡、湿、苔少，脉右濡。证属风燥，血热。银屑病进行期、寻常与脓疱混合型。治

以疏风，凉血，方：

白花蛇舌草 90g、生地 60g、当归 20g、赤芍 20g、丹参 20g、土茯苓 40g、苦参 20g、乌梅 30g、白藓皮 30g、甘草 10g、生牡蛎 30g、大枣 10g、露蜂房 10g、蛇蜕 10g，3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另服散剂：乌贼骨 10g、白芨 5g、蛇蜕 5g、珍珠 10g、僵蚕 10g、黄芩 5g、荆芥 5g、蜈蚣 5g、露蜂房 5g、蜣螂 1g，共为散，每次服 5g，每日 2 次水送服。

二诊，1990 年 2 月 19 日。皮疹有减退，治同前方，5 日量。

三诊，1990 年 2 月 28 日。皮屑脱落增多，治同前方，5 日量。

四诊，1990 年 3 月 9 日。皮疹基底颜色减淡，方：

白花蛇舌草 120g、土茯苓 90g、甘草 30g、大枣 10g，10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另服散剂乌贼骨 20g、白芨 20g、蛇蜕 10g、僵蚕 10g、黄芩 10g、露蜂房 10g、丹皮 10g、甘草 10g、珍珠 20g，共为散，每次 5g，每日 2 次水送服。

五诊，1990 年 3 月 23 日。皮疹基底颜色减淡，方：

白花蛇舌草 120g、土茯苓 90g、甘草 30g、大枣 10g、露蜂房 20g、蛇蜕 20g、阿胶 20g，10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另服散剂：乌贼骨 10g、白芨 20g、僵蚕 10g、黄芩 15g、丹皮 15g、珍珠 10g、土鳖虫 10g、甘草 10g，共为散，每次服 5g，每日 2 次水送服。

六诊，1990 年 3 月 31 日。部份皮疹上白皮屑周围，仍呈红色浸润状，“同行反应”现象未完全消退，方：

白花蛇舌草 120g、土茯苓 90g、甘草 30g、大枣 10g、露蜂房 20g、蛇蜕 20g、阿胶 20g、金银花 30g、紫草 20g、白茅根 20g，10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另服散剂同前方。

七诊，1990年4月14日。胸背部皮疹，自皮损中心部开始消退，基底减薄。色转淡，方：

白花蛇舌草120g、土茯苓90g、甘草30g、大枣10g、露蜂房20g、蛇蜕20g、阿胶20g、金银花30g、紫草20g、鸡血藤30g、丹皮20g、丹参20g，10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另服散剂，前方加火硝20g，芒硝20g，服法同。

八诊，1990年4月23日。皮损中心部继续消退、好转。汤剂同前方。另服散剂：前方减去火硝、芒硝，服法同。

九诊，1990年5月4日。各处皮损基底颜色均转淡成淡褐色，背部消退明显，下肢及两肘部皮损基底微高，上复白皮屑，头皮部有少量新发皮疹，方：

白花蛇舌草100g、土茯苓70g、甘草30g、大枣10g、露蜂房20g、蛇蜕30g、阿胶15g、丹皮20g、赤芍20g、丹参20g，5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另服散剂：天竺黄15g、僵蚕10g、勾藤10g、珍珠10g、天麻10g、郁金5g、白矾5g、龙齿10g、牛黄10g、琥珀15g，共为散，每次服5g，每日2次水送服。

十诊，1990年5月15日。各处皮疹均明显消退。舌红淡、苔腻白厚。治同前方。

十一诊，1990年5月24日。头皮、上肢及躯部皮疹皆消退，下肢皮损色淡褐，基底薄，白屑少，治同前方。

十二诊，1990年6月7日。背部有少量皮疹，基底薄，色淡红，下肢近髁部皮疹色红棕。舌红、干、苔黄。方：

白花蛇舌草120g、苦参30g、白藓皮30g、丹皮20g、赤芍30g、丹参30g、土茯苓60g、当归20g、甘草30g、大枣10g，10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另服散剂：白芨56g、黄芩40g、蜈蚣4g，共为散，每次5g，每日2次水送服。

十三诊，1990年6月20日。背部无皮疹，仅留有淡褐色痕迹，右下肢有皮损一处币状，上有少量白皮屑，余为深褐色的色素痕，方：

白花蛇舌草100g、土茯苓70g、甘草30g、赤芍20g、丹参20g、丹皮20g、露蜂房20g、蛇蜕20g、阿胶15g、大枣10g、生石膏30g，10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另服散剂：天竺黄15g、僵蚕10g、勾藤10g、珍珠10g、天麻10g、郁金5g、白矾5g、龙齿10g、牛黄10g、琥珀15g，共为散，每次5g，每日2次水送服。

十四诊，1990年7月2日。上肢及躯部皮疹均已消退，汤剂同前方，加茵陈20g、茯苓30g。另服散剂：白芨30g、黄芩30g、青黛20g、牛黄10g、珍珠10g，每次5g，每日2次水送服。

十五诊，1990年7月11日。症同前，方：

乌梅60g、生牡蛎60g、露蜂房20g、蛇蜕20g、土茯苓30g、甘草30g、赤芍20g、白藓皮20g、大枣10g，5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另服散剂同前方。

十六诊，1990年7月18日。7月2日后腹泻，现日泻5次，由饮食不适引起。方：

党参10g、黄连10g、白术10g、苍术10g、内金10g、半夏20g、茯苓20g、木香10g、白芍10g、防风10g、乌梅30g、甘草10g、大枣10g，2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现皮损只右下肢币状一处，基底薄，色淡。舌红润、苔白。嘱：服上方腹泻止后，继续用前方汤剂5剂，每2日服1剂，水煎服。

十七诊，1990年8月3日，右下肢币状皮损一处，淡褐色，其余各处皮疹均已消退，只留淡褐色素痕迹，方：

散剂：三七 20g、天花粉 20g，共为散，每次服 2g，每日 2 次水送服。

十八诊，1990 年 8 月 16 日。症同前，前方同，再服。

十九诊，1990 年 9 月 3 日。皮疹已全消退，无新发，皮损均已恢复。近日胃不适。舌红淡、润、苔少，脉弦滑。方：

党参 30g、苍术 30g、麦芽 30g、半夏 20g、陈皮 10g、茯苓 20g、甘草 10g、白花蛇舌草 50g、竹茹 20g、远志 10g、生牡蛎 30g、升麻 20g、大枣 10g，5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

二十诊，1990 年 11 月 15 日。头、背、腋、右下肢各有皮损一处点币状，色暗红，上复白皮屑。乃 10 月初进食火锅虾蟹后发出，方：

土茯苓 60g、甘草 30g、丹皮 20g、赤芍 20g、丹参 20g、白鲜皮 20g、乌梅 30g、苦参 20g、大枣 20g、蛇蜕 10g、露蜂房 20g、青黛 10g，10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

二十一诊，1990 年 11 月 26 日。头部皮疹痒，目干，治同前方，加沙参 30g，5 剂。

二十二诊，1990 年 12 月 7 日。晨起双手有凉感，治同前方，法少参、加肉桂 10g，5 剂。

二十三诊，1990 年 12 月 22 日。皮疹有消退，治同前方，加板蓝根 20g、山豆根 20，5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

二十四诊，1991 年 1 月 7 日。症同前，治同前方，5 剂。

二十五诊，1991 年 1 月 19 日。症同前，治同前方，5 剂。

二十六诊，1991 年 1 月 28 日。头皮部及两下肢有皮损，治同前方，5 剂。

二十七诊，1991 年 2 月 8 日。下腹部有新发皮疹两处，治同前方，加白术 20g，5 剂。

二十八诊，1991年3月5日。皮疹渐消退，治同前方，5剂。

二十九诊，1991年3月23日。皮疹全部消退，治同前方，加补骨脂20g、防风15g，5剂，证愈。

此例经中药治疗一年余，医生和患者共同经历了这一年多与银屑病搏斗的艰辛的历程。记在这里，作为纪念吧。治疗中，皮疹全部消退后，因食螃蟹而复发。但皮疹少而症亦轻，继续治疗，仍然有效，直至皮疹又全部消退，治愈后，经观察一年无复发，并又进食鱼腥食物，亦未复发。脓疱型银屑病为银屑病中之顽固难治者，但患者坚持服药治疗，终得治愈。

5. 某男，25岁。1989年11月14日。银屑病一年，1988年秋臂部始发，经外用药治疗未愈。现皮疹泛发于头、前额、四肢、躯等全身各部，皮损色红，上复白皮屑，入夜痒增剧。素喜食鱼腥及头蹄内脏、嗜酒，饮食及大便正常。舌红淡、润、苔少，脉右弦滑、关部尤其，左滑而弱。证属风燥，血热。治以疏风，凉血：

白花蛇舌草90g、生地60g、当归20g、赤芍20g、丹参20g、土茯苓40g、苦参20g、乌梅30、白藓皮30g、甘草10g、生牡蛎30g、大枣10g、露蜂蜂10g、蛇蜕10g，10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另服散剂：乌贼骨20g，赤石脂20g、甘草10g、内金20g、白芨20g、陈皮20g、白芷20g、白矾10g、肉桂10g、西红花10g，共为散，每次服10g。每日2次水送服。

二诊，1989年12月3日。皮损基底红色转淡，白屑减薄，治同前方，5剂。

三诊，1989年12月18日。病情继续减轻，白屑搔落后已无出血，方：

黄芪30g、土茯苓60g、乌梅30g、地肤子20g、何首乌30g、生地30g、当归30g、露蜂房10、皂刺20g、鸡血藤30g、甘草20g、蛇蜕10g、大枣10g、金银花20g，10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另服散剂：补骨脂50g、西红花10g，共为粉，每次2.5g，每日2次水送服。

四诊，1990年1月4日。皮损基底颜色继续转淡，皮屑已少，下肢痒，头皮部已无痒，治同前方，10剂。

五诊，1990年2月16日。皮疹已完全消退，皮损已恢复，治以再清余邪：

白花蛇舌草90g、生地60g、当归20g、赤芍20g、丹参20g、土茯苓40g、苦参20g、乌梅30g、白鲜皮30g、甘草10g、生牡蛎30g、大枣10g、露蜂房10g、蛇蜕10g，5剂，每隔日1剂，水煎2次分服。另服散剂：乌贼骨40g、白芨20g、青黛20g、蛇蜕20g、珍珠40g、僵蚕20g、西红花5g，共为散，每次5g，每日2次水送服。

患者治愈后，经观察一年无复发，在此期间，仍旧常进酒肉饮食，但疗效巩固。

银屑病论治

银屑病，俗称牛皮癣，是现代西医学的病名。中医学称之为“白疕”“蛇虱”“松皮癣”，是一种常见的慢性顽固性皮肤病。

1. 此证由内伤七情，或过食辛腥，致脾失常运，湿热内生，又经外感，邪客肌肤而发病，即病由内外合邪而发。然一经患此证之后，再感致病诱因，即易复发。

以临证所见，首次发病及反复发作的诱因，可概述为：

(1)食海鲜、鱼腥、羊肉、蚕蛹及饮酒，及其他异味食品。

(2)出汗或浴后，又经风寒雨湿等外邪。

(3)感染性疾病之后。

(4)情绪紧张激动。

(5)妇女月经期及产后。

(6)遗传因素，因遗传因素而发病者，一般病情轻，但不易彻底治愈。

因此，服药期应注意上述因素的影响，如慎洗浴，注意饮食宜忌，情志和畅，但有的病人治疗期饮食不忌，亦能达到治愈。

2. 多数病者就诊于每年 12 月—4 月冬春之季，有明显的季节性复发加剧的趋势，而首发病，则无明显的季节性发病特点。久病及重症患者的症状，亦无明显的季节性差异，搔痒每于入夜时增剧，表明热扰营血。对复发的患者，以秋季入冬复发前为较佳的治疗期。

3. 病人在就诊近期半年内曾用激素类药物外治或内服者，或用抑制类药物者，虽皮损可有暂时的部分隐退，但终必复发，故一般宜于复发期后再行中药治疗。未经此类药物治疗者，中药治疗较顺利，疗效佳。对疗效的主要影响因素就是：激素类药物使用后的复发期及其他合并症的影响。

4. 中药治疗期若出现皮损消退缓慢的趋势，即应停药间歇 15—20 日，以待机体“正气”之来复，停药后，反能出现皮疹明显消退，若仍连续用药，或用扶正药物，均难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故治疗中必须注意人体阴阳气血的自我调节，不宜干扰和妨碍人体正气的生机。一派苦寒，大队清火之品猛施，更非良途。

5. 余治银屑病的效验方药：

(1)土茯苓——露蜂房。

(2)乌梅——蛇蜕。

(3)苦参——甘草。

余以为，银屑病之病机可归属于风燥与血热；血虚见于久病。方中土茯苓祛风湿，利湿导热，配露蜂房祛风。《本草纲目》谓其治"风气瘙痒"。乌梅清热解毒，生津滋燥，配蛇蜕除风。张锡纯认为治此证，蛇蜕"在所必需，以其既善解毒，又善去风，且有以皮达皮之妙"。故余步趋以为法也。

癌症治例

1. 某女，40岁。1977年5月。外阴癌。患者自述，1976年5月，右侧大阴唇发生一疣状硬结，6月硬结溃破。10月25日，甘肃省某医院检查：大阴唇略肿大，右侧下1/3溃烂，小阴唇右侧下1/3溃烂，会阴部溃疡，溃疡面积约5×4平方厘米、深1厘米，两侧腹股沟淋巴结(+)。11月4日溃疡病理报告："外阴溃疡，溃疡边缘复层鳞状上皮早期癌变"。临床诊断：外阴癌晚期。现患者外阴右侧有10×12平方厘米之坚硬肿块，触之如石，形状平塌，根脚散漫不聚，边界不清，皮肤紧、亮，肿块中央有一溃疡，约3×2平方厘米，深0.5厘米。自觉肿块局部疼痛难忍。舌淡无苔，脉虚大浮数，微弦。

证由肝脾两伤，痰湿内生。溃后皮烂溃疡底部内坚，血水淋漓，肿痛日剧，虽病久气血亏虚，但癌肿扩展，毒邪炽盛，治当先以祛湿解毒为主，方：

白花蛇舌草120g、薏苡仁30g、重楼15g、没药9g、乳香3g、蜈蚣10条、僵蚕30g、牡蛎30g、当归15g、黄芪15g、白术

15g、香附12g，每日1剂，连续服。

二诊，1977年10月。患者大便失禁，或排便困难，肛门时流脓血。检查：癌肿体已部分变软和消退，但又沿皮下浸润性扩展至肛周。肛门、肛周及阴道均已形成坚硬的癌肿，并在距肛门3厘米之右侧发生第二处溃疡，约4×3平方厘米、深2厘米；在距肛门5厘米之左侧发生第三处溃疡，约2×2平方厘米、深1厘米。溃疡面脓水污血淋漓，即将形成复杂的癌性"内外漏"。患者10月末已不能起床行动，饮食不进，味觉消失，面色枯暗，形体消瘦，舌淡无苔，脉虚浮微弱。此已气血大衰，治以大补气血为急，方：

黄芪120g、当归30g、白术30g、生山药30g、生地30g、重楼30g、乳香9g、没药9g、香附12g、僵蚕15g、蜈蚣3条，每日1剂，连续服。

三诊：服上方3剂后，患者味觉恢复，饮食大增，溃疡分泌物减少，疼痛减轻，溃疡开始收敛，有虫行痒感，此乃毒热已衰，气血通畅，毒邪渐化、气血渐充，继续服上方。

四诊：1977年12月。局部疼痛消失，脓血皆无，大便恢复正常，检查：癌肿体全部消退，三处溃疡均已先后愈合、直肠括约肌、肛门功能恢复，舌红活，脉和缓有力，乃气血充盛之象。已达临床治愈，患者已能从事一般家务劳动。再以前二方交替服用，每日1剂，连续服，以巩固疗效。

1978年2月随访观察，见面色润泽，体丰壮健，闭经二年余之后，二月又第一次复来。原溃疡愈合后的瘢痕，已逐渐吸收而平复，肌肤如常。舌红润苔少，脉和缓有力。1978年5月已恢复工作，连续观察五年无复发。

体会：1. 此例治疗历时六个月，共服药近二百剂，治疗期

间未用其他疗法。按《中医中药治疗恶性肿瘤疗效判定标准》，已达治愈标准，可见中医药对癌症治疗的效果。

2. 治疗时以祛湿解毒药为主，加大白花蛇舌草用量，则癌肿消退明显，但不能控制癌肿和溃疡的发展，且有水样分泌物及污血增多的现象，脉象亦逐渐虚浮而微弱。又以大补气血药为主，加大黄芪用量，溃疡则出现明显的清退和收敛，但癌肿没有明显变化。当溃疡收敛到一定程度，虽继续加大黄芪用量，疗效亦不再进展，此时用药又当以祛湿解毒为主。这种扶正与祛邪的结合、效替，相辅相成的治疗过程，正是癌肿逐渐消退，溃疡逐渐愈合的过程，也是治愈的过程。这对内脏诸癌的辨证治疗，也有参改意义。

3. 白花蛇舌草、黄芪，在本例治疗的配伍应用中，用量在120g 左右时，出现最佳疗效。黄芪大补气血，与当归、白术为任，配乳香、没药通气止痛。白花蛇舌草配重楼、薏苡仁祛湿解毒。蜈蚣走窜，解毒散结，能开脏腑经络气血之凝聚，每大量应用，有刺激性疼痛及水样分泌物增多之现象，但癌肿消退也明显加快。

2. 某女，57 岁。1989 年 4 月 7 日。五年前发现患卵巢腺癌并经手术切除，后又经四次化疗，也曾经过中药治疗，但经某市中心医院妇科内诊检查：原手术部位，又有新的肿块生长，并手术部右侧 3cm 处，又有一处新的增厚部位发生，约为 5×10cm。现第四次化疗结束已一周，气短，乏力，恶心，食欲差。舌红燥，边光，脉滑数，体胖，面白暗淡。证属痰瘀，气血亏虚。治以祛痰瘀，补养气血：

党参 20g、黄芪 30g、陈皮 10g、白术 15g、茯苓 10g、甘草 20g、当归 10g、白芍 10g、枸杞子 20g、女贞子 15g、生牡蛎

30g、神曲10g、水蛭10g、山甲5g、露蜂房20g、大枣20g，5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另以：冬虫夏草15g，每次1g，每日3次水送服。

二诊：1989年4月22日。症同前，方：

党参30g、黄芪60g、白术12g、茯苓15g、甘草20g、当归15g、红花12g、山甲9g、水蛭12g、土鳖虫10g、僵蚕15g、柴胡5g、升麻10g、香附15g、白花蛇舌草12g、大枣15g，5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另以：冬虫夏草15g，每次1g，每日3次水送服。

三诊：1989年4月25日。症同前，某市中心医院妇科内诊检查：两肿物中间部位，又有新生物长出，与两肿物相连，治同前法，方：

黄芪60g、当归30g、生地40g、川芎15g、白芍20、红花15g、生牡蛎60g、神曲20g、露蜂房20g、蛇蜕20g、干蟾15g、水蛭15g、土鳖虫5g、三棱15g、莪术15g、香附15g、山甲10g、僵蚕15g、白花蛇舌草90g，5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另服：冬虫夏草15g，每次1g，每日3次水送服。

四诊：1989年5月21日。症同前。舌淡红、边光，脉和缓。方：

黄芪90g、当归30g、红花15g、陈皮5g、甘草30g、半夏30g、内金15g、生山药30g、水蛭15g、山甲10g、三棱10g、莪术10g、干蟾15g、白花蛇舌草60g、大枣10g，15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另以：冬虫夏草45g，每次1g，每日3次水送服。

五诊：1989年6月12日。疲乏，腰痠痛，胃中不适，恶心，嗜卧。舌、脉象同前。治以调养气血为主：

黄芪30g、党参30g、苍术15g、陈皮10g、半夏15g、甘草15g、茯苓15g、当归10g、木香15g、生牡蛎30g、白花蛇舌草30g、大枣20g、生姜5g，3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另以：冬虫夏草9g，每次1g，每日3次水送服。

六诊：1989年6月15日。症同前，方：

黄芪60g、党参30g、白术15g、苍术20g、陈皮10g、半夏15g、茯苓15g、甘草10g、当归10g、木香15g、麦芽10g、三棱10g、莪术10g、半枝莲60g、白花蛇舌草60g、生牡蛎60g、生姜10g、大枣20g，3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另以：冬虫夏草9g，每次1g，每日3次水送服。

七诊：1989年6月20日。体力较佳，胃不适及恶心感已减轻，治以攻补兼施，方：

黄芪90g、当归30g、红花15g、陈皮5g、甘草30g、半夏30g、内金15g、生山药30g、水蛭15g、山甲10g、三棱10g、莪术10g、干蟾15g、白花蛇舌草60g、大枣10g、蜈蚣3条，3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另以：冬虫夏草9g，每次1g，每日3次水送服。

八诊：1989年6月22日。胃中稍有不适感，气短，乏力。舌淡红、边光、苔少，脉滑数。治以补气血为主，攻邪为辅，方：

黄芪120g、党参30g、白术15g、苍术20g、陈皮10g、半夏15g、茯苓15g、甘草10g、当归10g、木香15g、麦芽10g、三棱10g、莪术10g、半枝莲60g、白花蛇舌草60g、生牡蛎60g、生姜10g、大枣20g，3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另以冬虫夏草9g，每次1g，每日3次水送服。

九诊：1989年6月25日。气短及胃不适感已减轻。舌淡红、润、边光、苔少，脉滑数。气血仍虚亏，邪实未解，治以养血，

益气，佐祛痰瘀：

黄芪 90g、当归 30g、红花 15g、陈皮 5g、甘草 30g、半夏 30g、内金 15g、生山药 30g、水蛭 15g、山甲 10g、三棱 10g、莪术 10g、干蟾 15g、白花蛇舌草 60g、大枣 10g、蜈蚣 3 条，3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另以冬虫夏草 9g，每次 1g，每日 3 次水送服。

经某市中心医院妇科内诊检查："肿物无明显变化"。这一月来的中药治疗，已使癌肿受到抑制，病情稳定，处于正邪相持阶段：气血已渐盛，虽邪实仍在，但已无发展之力。

十诊：1989 年 6 月 28 日。症同前。治以汤剂补气养血，攻邪用丸剂，方：

黄芪 120g、当归 30g、红花 10g、陈皮 10g、甘草 30g、半夏 30g、内金 15g、党参 30g、苍术 20g、茯苓 20g、生地 30g、白芍 15g、川芎 10g、枸杞子 40g、大枣 10g，15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另以：冬虫夏草 45g，每次 1g，每日 3 次水送服；又：水蛭 20g、干蟾 40g、蛇蜕 40g、露蜂房 40g、山甲 10g、土鳖虫 5g、蜈蚣 20 条，共为粉，蜜丸服，每次服 10g，每日 2 次水送服。

十一诊：1989 年 7 月 12 日。胃有不适感，服丸药后有呕恶感。方：每日只服冬虫夏草，同前方。

十二诊：1989 年 7 月 24 日。胃仍感不适，乏力食少，不欲食，多汗。面色淡，舌淡红、润、苔少、边光。治以补气，调阴阳为主，攻邪轻佐之：

黄芪 60g，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20 剂。另以：冬虫夏草 20g，每次 0.5g，每日 2 次水送服；又：蜈蚣 20 条，每次 0.5g，每日 2 次，水送服。

十三诊：1989 年 10 月 6 日，无症状，治以养血益气为主，

化瘀软坚攻邪为辅：

黄芪 60g、当归 30g、红花 10g、甘草 30g、内金 20g、党参 30g、苍术 20g、川芎 10g、蜈蚣 3 条、土鳖虫 10g、生牡蛎 30g、神曲 10g、大枣 10g，20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

十四诊：1990 年 2 月 23 日。无症状，方：六神丸 90 丸，每次 15 丸，每日 3 次水送服。

十五诊：1990 年 3 月 14 日。无症状，停服诸药，以俟机体正气来复，阴阳自调。

十六诊：1990 年 3 月 28 日。无症状，方：六神丸 135 丸，每次 15 丸，每日 3 次水送服。

十七诊：1990 年 4 月 27 日，无症状，某市中心医院妇科内诊检查结条："近肠壁处有一硬结，此硬结已存在数年，检查认为，该硬结可能为手术时残留而成的疤痕，新的增块已经消失。"停药观察。

1991 年 3 月 15 日，某市中心医院妇科内诊检查结果："同前次检查结果"。一年来无明显变化，继续观察。

1991 年 4 月 18 日，某市中心医院"B 超"复查结果："无异常发现"。病已治愈。并随访观察 3 年，疗效巩固。

此例患者服药百余剂，经治一年，诸症消失，后又经一年观察。复查，疗效巩固，后又观察三年无复发。治疗中以补养气血之扶正与祛痰化瘀之攻邪并施，并铨衡其胜衰而调整用药之轻重。补气血以黄芪、党参、当归为主，祛痰瘀以水蛭、山甲为主，并以冬虫夏草调补阴阳于其中，诸症消失之后，以六神丸清余邪，巩固疗效。

3. 某男，54 岁。1975 年 7 月 4 日。食管贲门癌术后复发合并胸壁转移。1973 年患食管贲门癌，行胃次全切手术，术后

一般情况良好。1975年5月复发，食管下端与胃吻合处发生5×5cm硬性肿块，左腋下同时发生硬性肿块数处，体表可见肿块最大者2×2cm，肿硬处剧疼，食欲减退，每餐可进流质食物一两。体瘦，面色枯黄，舌红瘦、苔白灰腻，脉弦数。证属痰瘀，气阳两虚。治以祛痰，化瘀，益气血：

沙参15g、陈皮6g、鸡内金6g、瓦楞子30g、竹茹9g、半夏9g、生牡蛎30g、延胡索12g、丹参9g、穿山甲3g、蜈蚣1条、甘草12g，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共服12剂。

复诊：1975年8月18日。肿块已渐软，方：

黄芪30沙参15g、瓦楞子30g、生牡蛎15g、半夏9g、生苡仁30g、栀子12g、延胡索9g、丹参15g、天花粉15g、乳香9g、没药9g、土鳖虫9g、甘草15g，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共服6剂。

复诊：1975年8月31日。胃脘部及左腋下胸壁肿块均已消退，进食增至每餐三两，可进正常饮食，患者已重返工作岗位，建议其继续服药，但患者拒绝。

复诊：1975年10月27日。左腋下胸壁肿块又起，高出皮肤表面，沿原手术刀口部位呈串珠样排列，方：

生地30g、沙参30g、茯苓12g、乳香9g、没药9g、红花6g、穿山甲6g、蜈蚣1条、玄参30g、瓦楞子30g、生牡蛎30g、丹参30g、瓜蒌15g、鸡内金9g、玉竹15g、天花粉15g、甘草15g，3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复诊：1975年10月29日。左腋下胸壁肿块基本消退，前方又服3剂，肿块全部消退，患者又停药，不肯再服。

复诊：1975年11月26日，左腋下胸壁肿块又起，舌苔白腻，脉浮洪，前方3剂再服。

复诊：1975年12月12日。左腋下胸壁肿基本消退，又服前方3剂，肿块完全消退，患者又停药，不肯再服。

复诊：1976年1月12日。左胸壁及腋下肿块又起，再服前方3剂。

复诊：1976年1月26日。左腋下胸壁肿块已消退，但原肿硬处有触压痛，再以益气，祛痰，化瘀：

黄芪15g、党参15g、皮尾参15g、白术15g、茯苓9g、生苡仁15g、陈皮9g、鸡内金6g、蜈蚣2条、生牡蛎15g、穿山甲9g、赤芍6g、丹参30g、三棱12g、莪术15g、神曲9g、砂仁6g、瓦楞子15g、甘草15g，3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另以三七粉18g，每次3g，每日2次水送服。

复诊：1976年2月4日。左腋下胸壁触痛已消除，患者饮食又增，每日主食一斤以上，体重由90斤增至108斤，左脉和缓如常，左尺稍弦，患者又中止服药，虽治疗应继续进行，但患者未能接受。

复诊：1976年2月25日。左腋下胸壁肿块又起。脉两尺弦浮。方：

生牡蛎30g、瓦楞子30g、穿山甲15g、赤芍15g、丹参30g、蜈蚣2条、全蝎3g、僵蚕9g、浙贝9g、陈皮9g、枳壳9g、三棱15g、莪术15g、神曲15g、甘草15g，3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复诊：1976年3月10日。左腋下胸壁肿块消退，患者又中止服药，虽多方解释，终未能取得患者的理解和合作，并且患者对治疗失去信心，拒绝再服药治疗，后终因肿块发作，于1976年10月病逝。

此例，经中药治疗历时八个月，治疗与癌肿数度争夺，治

疗实践表明，治疗是有效的。

4. 某女，65岁。1975年11月。直肠癌一年。癌肿位于直肠下端，肿块约8×8cm、腹痛，脓血便每日10—20次，便前腹剧痛，有里急后重感，腰酸，有时呕恶。舌淡润、苔微白，脉濡芤。证属湿热、痰瘀，久病气血大伤。治以补气血，祛痰化瘀：

黄芪15g、当归9g、生牡蛎30g、生地榆15g、陈皮9g、丹皮6g、乳香9g、没药9g、白术15g、党参24g、生苡仁30g、丹参30g、蜈蚣1条，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另以人参粉每次1g，每日2次水送服。

复诊：1976年6月。症同前，方：

黄芪30g、党参15g、生地炭12g、土茯苓15g、当归9g、生牡蛎15g、瓦楞子15g、地榆15g、槐花12g、重楼15g、贯众12g、乳香6g、没药6g、蜈蚣1条、露蜂房9g、鸡内金9g、神曲9g，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另以人参粉每次1g，每日2次水送服；黄药子酒，每次4毫升，每日1次饮服。

复诊：1976年7月20日。腹痛减轻，脓血便次数减为每日10次，方：

黄芪30g、当归9g、地榆15g、槐花12g、贯从12g、乳香9g、没药9g、木香9g、露蜂房9g、生地炭15g、枳实12g、党参15g、鸡内金9g、诃子9g、生苡仁15g、白藓皮12g、败酱15g、土茯苓15g、白术15g、延胡索9g、重楼15g、甘草12g，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另以人参粉每次1g，每日2次，水送服。三七粉每次1g，每日2次水送服。黄药子酒同前法服。

复诊：1977年3月12日。病情已好转，脓血便减为每日5—7次，直肠癌肿块已减小一半，减为8×4cm，患者精神及体力均好转，方：

黄芪 30g、当归 12g、党参 12g、地榆 15g、槐花 15g、白芍 9g、生苡仁 15g、天花粉 15g、赤芍 9g、生牡蛎 24g，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另：人参粉、三七粉、黄药子酒按前法服。

复诊：1977 年 6 月。病情继续好转，前方继续服用。

中药治疗之初，曾在某医院诊断治疗，认为已失去手术治疗时机，不宜再行手术治疗，且生存期约为六个月。后经中药治疗一年半，患者症渐减轻，肿块缩小，经随访，知病情继续好转，已无明显症状与体征，1981 年初仍然健在。

5. 某男，63 岁。1974 年 5 月 10 日。1972 年 1 月出现气短、食后尤其，食欲减退，便溏，上腹膨满。1972 年 2 月左下腹可能及一不规则肿物 4×4cm，质硬，有移动性，大便潜血"卌"，该肿物附近尚有大小不等的肿物数个，腹股沟淋巴结肿大。体重日减，渐消瘦。某市医院诊断为"腹腔恶性肿瘤"，以争光霉素，环磷酰胺治疗三个月，肿物未继续发展，亦未消退。现舌淡红、润、苔少，脉弦细。证属痰瘀，气虚。治以祛痰瘀，益气：

黄芪 30g、红藤 60g、败酱草 30g、地榆 15g、穿山甲 9g、生苡仁 30g、瓜蒌仁 30g、枳实 15g、丹参 30g、生牡蛎 30g、土鳖虫 6g、白芍 9g，3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

复诊：1974 年 5 月 20 日。服药 3 剂后，大便下脓血甚多，腹腔内肿物消失，又按上方继续服，现大便已经正常。

半年后随访：患者仍健在，无症状，亦未见腹腔肿物复发，并曾将该方提供给另一位老年妇女腹腔恶性肿瘤患者，服药后亦便下脓血而症消失。

治癌论要

1. 内因与精神、情志的因素

癌症之发生，可因内伤七情，或饮食失宜，脏腑功能失调，或感外邪，然以内伤为主。治疗既重内因，也重外因，既着眼于癌肿的局部，更重视人的整体因素。内因与外因并重，局部与整体同调，扶正与祛邪兼施，辨证与辨病结合，分别标本缓急。

癌症发病，情志因素非常明显和突出，患者多有长期的精神抑郁或紧张、忧虑或重大的精神刺激与创伤，而致脏腑功能失调，气滞血结。怒伤肝，思伤脾、恐伤肾，喜伤心等，皆情志之偏激。细察胃癌、子宫癌、肠癌、肝癌、肺癌、乳癌等患者生活的环境与机体因素，无不与此有关，情志的高度亢进与抑制的极度低下，或为长期的作用结果，或为突变，构成了癌症发生的基础，认识这种作用，关及治疗中机体功能的调整，及用方遣药。通经、开窍、活血、辛散等，用于抑制低下者宜，而用于亢进者则反。

患者的情志，影响着癌的发展，已为常识。不少的患者，当他们知病情后，常使病情急剧发展和恶化，而临证亦有因精神治疗而使癌症缓解及获愈者。

2. 癌变前后

癌症之发生与发展，乃"非一日之寒"，长期致癌因素作用的结果，构成了日后癌症发展的前因。此表现了癌和癌前病变的关系，并早已为人们所注意，如粘膜白斑、萎缩性胃炎，乙型肝炎肝硬化、宫颈糜烂等，癌是这些慢性病变发展的延续，在这些慢性病和癌之间，并没有一条明显的界线，而有着渐变的

过程，所以癌前病变的病机，和癌的发生、发展的病机是同一的，是人体条件的变化，造了这种病机进一步发展成癌的条件，在发展的不同阶段，有了不同的特性和形态。

3．局部与整体，扶正与祛邪

人体是一个统一复杂的整体，癌的发生是在致癌因素作用下，在人体内敏感和薄弱环节部位所发生的一个突破，故整体功能的改善，必将增强对局部癌肿体的抑制；而任何对癌肿体的抑制，都将有助于整体功能的改善和增强。

对癌症发生与发展的整体与局部关系的认识，是中医治癌扶正与祛邪治疗的理论基础。扶正，对阴阳气血，从整体的考虑并结合脏腑凋其盛衰。祛邪以痰结、血瘀、湿滞为主。血瘀当活当化，而慎破逐，痰结即硬性肿块，湿滞多为病理代谢物。而祛邪的另一核心内容，却是中药的"解毒"，它具有与免疫治疗相似的特点，且有更复杂和更深广的内涵。

扶正与祛邪，皆应以中医理法统之而遣方用药，治疗以祛邪为主时，其作用主要在于对癌肿体的抑制，但不能控制癌的整体的发展；治疗以扶正为主时，其作用主要在于机体的修复，及控制癌的整体的发展，但对癌肿体局部则无明显的抑制。但这种扶正与祛邪的结合、交替，相辅相成的应用，却是癌肿逐渐消退，机体破坏的逐渐修复、愈合的过程，即癌的治愈过程。

4．中药的应用

黄芪，有强大的扶正补气作用。气盛血生，乃助血行。血凝则气滞，瘀则痛，疏其血气，令其条达，而致和平。而欲活血化瘀，必脏腑之气化助其运，始能奏效，故补气与活血化瘀同用，方使血瘀活化，黄芪实乃推动活血化瘀之统帅。

黄芪补正气以托毒收敛，用于机体破坏之修复，其补益之

力且能生肌，补中有宣通之能，与党参、当归、白术同用，补益气血之力增强，与三七同用，因三七之开通，使补而不滞，且增内托之效。

临证可见，只有在祛邪的配合下，才显出黄芪促使癌肿体消散或促进机体破坏修复愈合作用。可以认为，黄芪对癌肿体的作用是间接的，是通过机体功能的调整实现的，黄芪含有生物活性的多醣体，属免疫类，能调动机体的免疫力，增强网状内皮系统，增强非特异性免疫机能，提高抗病力，有维持体内免疫功能的相对稳定作用。

人体气血，阴阳互根，气血不调，即阴阳失常，而气血升降之枢，实为脾土，黄芪伍白术，补气健脾，伍苍术亦佳，并兼通郁。黄芪用量，在 60g 至 150g，或更大，余以其为扶正治疗的主要药物，余常用为首选，或必用者。

三七，补气血，行气活血，止痛，气为血帅，气滞则血滞，血凝而气滞；气行则血行，血行气畅，故滞碍之通，必气之行。三七活血化瘀止痛，皆由其行气之功。其气味类参，亦具补气之力。三七之性，生用则平，炙则微温，一物而补气行气，补血活血，止血散瘀，兼而能，亦气亦血，有走有守，兼而不偏，缓而不烈。治癌取其性，化瘀而止血，解毒而生肌，兼有扶正祛邪之力，用量 3g 至 5g，粉服。

白花蛇舌草，清热解毒，性平而不偏，用量在 6g 至 120g，或更大。蜈蚣，走窜脏腑经络，气血之凝聚皆能开之，其解毒散结之能，可使癌肿明显消退。另，解毒散结可取干蟾、僵蚕、露蜂房、蛇蜕、生牡蛎、半枝莲、半边莲。祛痰可取半夏、夏枯草。化瘀可取土鳖虫、赤芍、穿山甲。扶正可取冬虫夏草、灵芝。

5. 余常用治癌验效方药

(1)黄芪——三七。
(2)党参——当归。
(3)白花蛇舌草——蜈蚣。
(4)露蜂房——蛇蜕。
(5)生牡蛎——干蟾。

治疗中，若能于诸方药中斟酌斡旋，常能有意外之获。

“扶正抗癌方”药效学研究

余之“扶正抗癌方”，主要由生牡蛎、白花蛇舌草、半枝莲、露蜂房、苦参、当归、麦冬、陈皮、半夏、乌梅、甘草、生姜等中药组成。临床用于防治恶性肿瘤患者在放疗过程中出现的骨髓抑制、免疫功能抑制等副反应，效果良好。95年，经有关医学研究部门对该方药效学研究，观察了该药对环磷酰胺(CY)大鼠造血功能和免疫功能的影响，评价了药物的抑瘤作用及延长荷瘤小鼠生命的效果。

一、防治CY对大鼠造血功能和免疫功能的损害。

实验结果：见表1，扶正抗癌方对CY所致大鼠造血功能损害的防治效果(M±SD)

表 1：

组别	胸腺(g)	脾重/体重(%)	有核细胞(个/股骨)	白细胞(个/mm³)
正常组	0.62±0.114 **	0.436±0.097 **	1094.0±152.8 **	13098.5±3246.3 **
模型组	0.15±0.055	0.149±0.031	588.6±88.4	876.0±284.1

大剂量组	0.29 ± 0.92 * *	0.257 ± 0.054 * *	862.7 ± 103.5 * *	4075.0 ± 11[illegible] *
中剂量	0.25 ± 0.068 * *	0.198 ± 0.38 *	761.4 ± 96.7 *	2471.0 ± 985.6 * *
小剂量组	0.20 ± 0.71 *	0.185 ± 0.040 *	658.9 ± 116.2	1359.5 ± 564.5 *

与模型组比较，* P<0.05，* * P<0.01

从表 1 可见，模型组大鼠腹腔注射 CY 后，胸腺重量减轻，脾重/体重百分比下降，骨髓有核细胞数、白细胞数降低，与正常组比较，均有显著性差异(P<0.01)；大、中、小三个剂量组上述指标虽未达到正常水平，但与模型组相比，除小剂量组有核细胞数无统计学差异外，其余各组各项指标均有显著差异(P<0.01 或 0.05)。说明扶正抗癌方对 CY 所致大鼠造血功能损害有一定的防治效果。其中，大、中，两剂量组的效果优于小剂量组。

实验结果：表 2，扶正抗癌方对 CY 所致大鼠免疫功能损害的防治效果：

表 2

组别	巨噬细胞吞噬百分率	巨噬细胞吞噬指数	淋巴细胞转化率	溶血素抗体形成
正常组	33.6 ± 8.42 * *	0.45 ± 0.18 * *	45.2 ± 6.43 * *	185.3 ± 27.64 * *
模型组	17.5 ± 5.26	0.23 ± 0.09	28.4 ± 3.10	78.6 ± 12.28
大剂量组	29.3 ± 6.75 * *	0.38 ± 0.12 * *	39.7 ± 4.25 *	135.2 ± 18.51 * *
中剂量组	27.1 ± 9.92 *	0.32 ± 0.11 *	35.0 ± 5.69	106.8 ± 21.44 *
小剂量组	22.8 ± 5.01 *	0.27 ± 0.12	31.9 ± 3.93	93.7 ± 15.72

与模型组比较，* P<0.05，* * P<0.01

从表 2 可见，模型组大鼠注射 CY 后，腹腔巨噬细胞吞噬百分率和吞噬指数、外周血淋巴细胞转化率、溶血素抗体形

成，均显著低于正常组(P<0.01)；扶正抗癌方三个剂量组上述三个剂量组上述指标虽未达到正常水平，但高于模型组，其中大剂量组与模型组较各项指标皆有显著性差异(P<0.01或0.05)，中剂量组除淋巴细胞转化率外其余指标亦均明显高于模型组(P<0.01)。说明扶正抗癌方对细胞免疫及体液免疫均有增强促进作用。

二、抑瘤效果及延长荷瘤小鼠生命的作用。

实验结果：见表3，扶正抗癌方对荷瘤S180小鼠体重增长的影响及抑瘤效果(M±SD)

表3

组别	小鼠体重(g)		瘤重	抑瘤率
	给药前	给药后	(mg)	(%)
模型组	19.2±0.9	26.2±2.4	1870±576	
CY组	20.1±1.1	24.3+1.9	696±291＊＊	62.8
大剂量组	19.6±1.0	29.7±2.8＊	1160±348＊＊	38.0
中剂量组	18.9±1.0	28.5±2.6	1365±404＊	27.0
小剂量组	19.7±1.2	27.1±2.2	1524±429	18.5
联合给药组	19.4±0.8	28.8±2.5＊	448－165＊＊	76.0

与模型组比较，＊P<0.05，＊＊P<0.01

从表3可见，CY组及扶正抗癌方大、中两个剂量组均有明显的抑瘤作用(P<0.01或0.05)，扶正抗癌方小剂量组亦有一定的抑瘤效果，但与模型组比较，瘤重减轻未达到显著性差异P>0.05；给药后，扶正抗癌方各剂量组小鼠体重均高于模型组，其中大剂量组与模型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CY组小鼠体重反而低于模型组；联合给药组抑瘤率明显高于单纯注射环磷酰胺组和单纯灌服扶正抗癌方组，给药后

小鼠体重增长速度也较单纯腹腔注射环磷酰胺组为快。结果提示：扶正抗癌方对肉瘤(S180)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且能辅助化疗药物提高抑瘤的效果。

实验结果：见表4.扶正抗癌方延长荷腹水型肝癌小鼠生命的效果　. ±SD)

表 4

组别	存活时间(天)	生命延长率(%)
模型组	11.4±2.1	
CY组	15.8±2.8**	38.6
大剂量组	16.2±2.5**	42.1
中剂量组	14.7±2.5**	28.9
小剂量组	13.6±1.8*	19.3
联合给药组	21.7±3.3**	90.4

与模型组比较，* P<0.05，** P<0.01

从表4可见，各给药组小鼠的存活时间，均较模型组显著延长，其中联合给药组小鼠的生命延长率为90.4%，高于单纯注射环磷酰胺组和单纯灌服扶正抗癌方各剂量组(P均<0.01)。结果表明：扶正抗癌方可延长荷腹水型肝癌小鼠的生命，与环磷酰胺联合给药具有协同作用。

结语：以中医的理法方药为指导，结合现代科学技术，开展人体各种恶性肿瘤的研究，已成为我国恶性肿瘤预防及治疗学中的一大特色。本文资料表明，扶正抗癌方对肉瘤(S180)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并可延长荷腹水型肝癌小鼠的生命。中医学认为肿瘤证属本虚标实，治宜扶正祛邪。扶正抗癌方宗此传统，故能取得较好的治疗效果。

肿瘤发生的机制尚未全部阐明，但机体抗肿瘤免疫的效应在于特异性的识别杀灭肿瘤方面起重要作用，包括体液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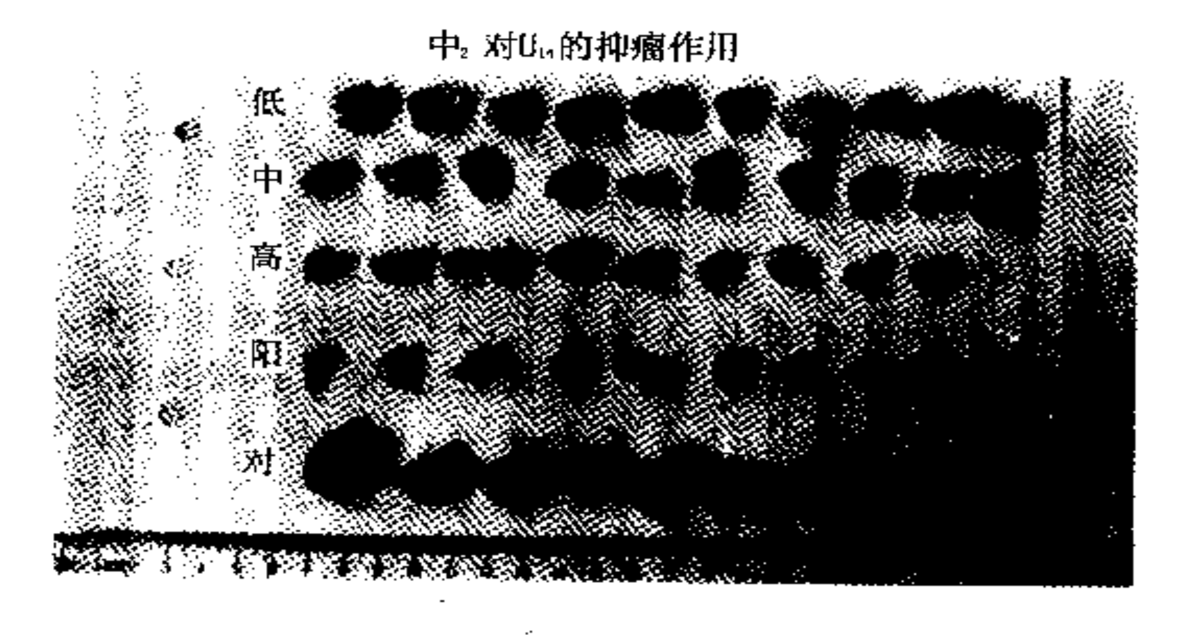
疫和细胞免疫。本研究证明，扶正抗癌方对细胞免疫及体液免疫均有增强促进作用，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药物提高了荷瘤动物的抗瘤能力。

目前，放疗和化疗仍是恶性肿瘤的重要治疗手段，但放、化疗在杀伤癌细胞的同时也会造成机体免疫功能和骨髓造血功能的损害。扶正抗癌方既可增强机体免疫功能，又可有效抑制环磷酰胺对大鼠造血功能的不良影响，且能辅助化疗药物提高抑瘤效果，与环磷酰胺联合给药具有协同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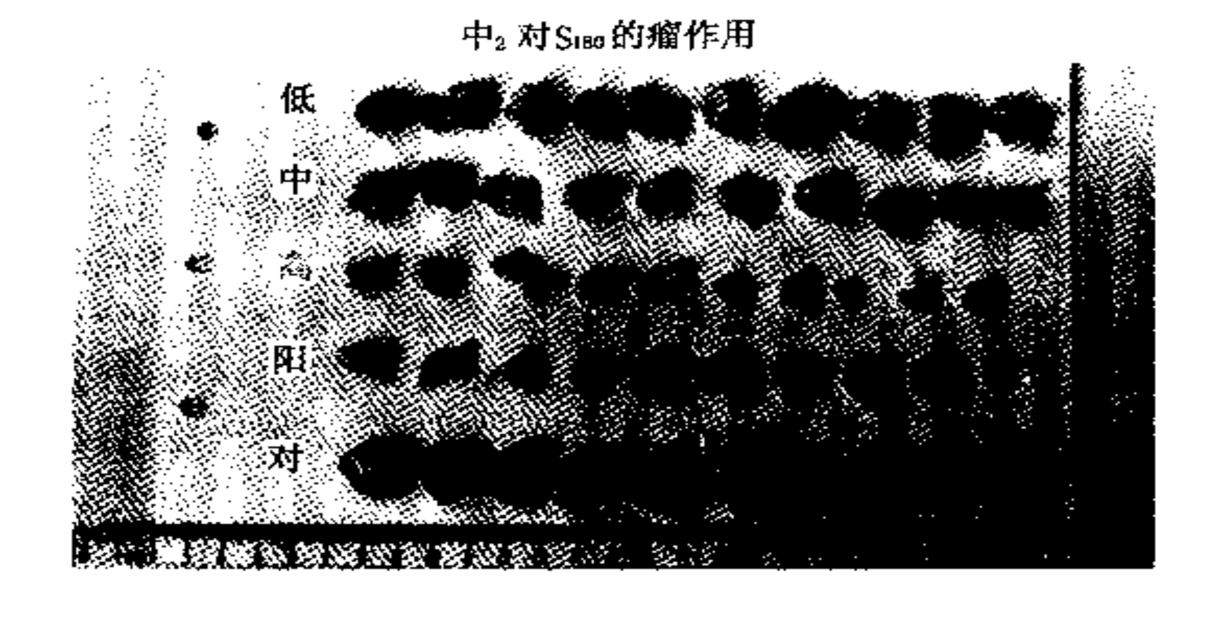
“中 2 方”的抗癌作用

“中 2 方”，亦余常用抗癌方。95 年经有关医学研究部门，进行试验研究。研究结果，如下述片示：

中$_2$ 对U_{14}的抑瘤作用



中$_2$ 对S_{180}的瘤作用



从试验结果的上述图片显示可见,"中 2 方"的抑瘤作用,与"化疗"药物的作用相似,或稍高于化疗的作用效果,在"中 2 方"的高剂量组应用时,效果尤为明显。

"中 2 方",以苦参等为主组成,全属中药成份,其抑瘤作用的效果,可达化疗的效果,是很可观的,是很突出的。因为它具有化疗作用的疗效,但没有化疗的副作用,为中药治疗癌

症，提示了独特的前景。

咳嗽证治

咳为有声无痰，肺气伤而不清；嗽为无声有痰，脾伤湿而痰动。肺主皮毛而司外，故外感先受之，然脾无留湿，虽伤肺气而不为痰。《素问、咳论》："五脏六腑皆令人咳"，然咳嗽必伤肺，故《景岳全书》谓："咳嗽虽多，无非肺病"。病有外感、内伤之分。

1. 外感，肺清虚娇嫩，不耐寒热，外邪侵袭，失于宣肃，上逆而为咳，有风寒、风热、燥热等。

2. 内伤，咳嗽久病，寒热燥湿痰浊之邪郁滞于肺；或脏腑邪气犯肺，肺失宣肃，痰气上逆，为内伤实证。久咳或脏腑病伤肺，耗肺气伤肺阴，至宣肃失常，肺阴虚、气上逆，为内伤虚证。

外感以有咳嗽为证轻，以肺气虽郁，尚能通达，内伤以有咳嗽为重，脏腑病已伤肺。

一、外感咳嗽

1. 症：咳嗽，痰清稀色白，咽痒，鼻塞流涕，恶寒，头痛，身痛。舌淡，苔薄白，脉浮。

病机：外感风寒，肺失宣肃。

治法：疏散风寒，宣肃止咳。

方药：荆芥、苏叶、百部、杏仁、桔梗、前胡、枳壳、生姜、大枣、甘草。

2. 症：咳嗽，咽痒，鼻塞，痰少，咳剧则呕吐，食纳甚差。舌苔薄腻、脉滑数。

病机：外感风寒，肺失宣肃。

治法：疏风解表，宣肃止咳。

方药：紫苏、杏仁、前胡、白前、紫菀、半夏、陈皮、桑叶。

3．症：咳嗽，发热，食少，腹胀。舌腻苔黄，脉弦滑数。

病机：外感风寒，夹食咳嗽。

治法：解表，清里。

方药：藿香、白芷、半夏、陈皮、茯苓、黄芩、黄连、厚朴、神曲。

4．症：咳嗽，发热，气促，干咳或痰多不易咯出鼻塞，咽痛。舌苔薄白，脉浮数。

病机：风邪犯肺咳嗽。

治法：清热解表，止咳祛痰。

方药：麻黄、甘草、生石膏、黄芩、大青叶、桑皮、杏仁。

5．症：咳嗽，头痛，身痛，鼻塞流涕。舌润苔白，脉紧。

病机：表寒咳嗽。

治法：解表，宣肃肺气。

方药：旋复花、前胡、半夏、麻黄、荆芥、白芍、生姜、甘草、大枣。

6．症：咳嗽，痰粘浊或黄稠，咳吐不爽，咽痛，发热，汗出，恶风寒。舌红苔黄，脉浮数。

病机：外感风热，肺失宣肃。

治法：疏解风热，宣肃止咳。

方药：桑叶、薄荷、知母、杏仁、桔梗、桑白皮、黄芩、甘草。

7．症：咳嗽，发热，气促，痰少，尿黄口渴饮。舌红干，苔薄黄，脉浮数。

病机：风温犯肺，邪热阻肺。

治法：清肺止咳。

方药：麻黄、杏仁、生石膏、甘草、知母、桑白皮、麦冬、知母。

8. 症：咳嗽，气促，发热，恶寒，微汗，尿黄，便干。舌深红，苔薄黄，脉弦数。

病机：风热咳嗽，滞热内停。

治法：宣肺解表，清热导滞。

方药：白茅根、薄荷、枇杷叶、杏仁、黄连。

9. 症：咳嗽，痰少，鼻燥，咽干，发热，心烦。舌红，少苔，脉细数。

病机：外感燥咳。

治法：清热润燥，宣肺止咳。

方药：桑叶、百合、沙参、瓜蒌、杏仁、桑白皮、桔梗、甘草。

10. 症：干咳，咽痒，痰少，口干唇燥。舌红，苔少，脉细。

病机：肺热不宣。

治法：清热宣肺，止咳。

方药：麻黄、杏仁、甘草、前胡、桔梗、桑叶、桑白皮、枇杷叶、百部。

11. 症：咳嗽、口渴、尿黄混。舌红、苔少，脉浮数。

病机：肺热。

治法：清肃肺热。

方药：桑白皮、知母、桔梗、地骨皮、杏仁、甘草。

12. 症：咳喘、痰白或黄、发热。口唇青紫、舌苔黄，脉滑数。

病机：肺热痰郁。

治法：清热祛痰。

方药：百部、杏仁、葶苈子、黄芩、生石膏、知母、桑白皮、地龙、麻黄。

二、内伤咳嗽

1. 症：咳嗽，气短，胸闷，痰多清稀，晨起咳频，乏倦，畏冷，食欲差。舌淡，苔白，脉沉缓。

病机：内伤咳嗽，寒饮。

治法：温脾肺、散寒饮。

方药：人参、白术、苏子、甘草、干姜、细辛、半夏、茯苓、五味子、陈皮。

2. 症：咳嗽，痰稀白，胸闷，气促，微热，恶寒，头痛，鼻塞。舌润，苔白腻，脉弦紧。

病机：内伤咳嗽，外寒内饮。

治法：宣肺降逆，散寒化饮。

方药：麻黄、细辛、杏仁、苏子、半夏、五味子。

3. 症：咳嗽，痰黄稠，胸闷，咽干，口苦，尿黄，便干，心烦。舌红，苔黄，脉弦滑数。

病机：内伤咳嗽，痰热。

治法：清肺泻热，化痰止咳。

方药：生石膏、鱼腥草、黄芩、知母、贝母、瓜蒌、天花粉、杏仁、枳壳、甘草。

4. 症：咳嗽剧，咯痰黄稠，胸闷，口苦，咽干，口渴饮，尿黄便秘。舌红，苔黄，脉滑数。

病机：内伤咳嗽，痰热。

治法：清热化痰，止咳。

方药：黄芩、栀子、桔梗、枳壳、桑白皮、鱼腥草、沙参、瓜蒌

皮、杏仁、葶苈子。

5. 症：咳嗽，冬春重，遇寒则发，痰清稀色白、量多，早晚咳剧，胸满闷，口淡。舌苔白腻，脉滑濡。

病机：痰浊，脾肺虚弱。

治法：健脾燥湿，肃肺化痰。

方药：半夏、茯苓、陈皮、甘草、白前、桑白皮、桔梗、杏仁、枳壳、五味子。

6. 症：咳喘，痰涎壅盛、粘稠、胸闷。舌苔厚腻、脉弦滑。

病机：痰浊。

治法：涤痰、宣肺、平喘。

方药：细辛、干姜、紫菀、葶苈子、半夏、茯苓、苏子、杏仁。

7. 症：咳嗽，痰多，稀，食欲差，乏力，腹满闷，便溏。舌苔白腻，脉沉缓。

病机：脾虚痰湿。

治法：健脾燥湿，化痰。

方药：党参、茯苓、半夏、陈皮、杏仁、葶苈子、五味子、苍术。

8. 症：咳嗽，痰白清稀，泡沫，气短，咽干。舌浮胖、色淡，脉沉细。

病机：内伤咳嗽、脾肺气虚。

治法：补益脾肺，止咳祛痰。

方药：沙参、党参、苍术、茯苓、甘草、麦冬、杏仁、五味子。

9. 症：咳嗽，倦怠，痰多，食少。舌淡，苔白，脉细微。

病机：气虚。

治法：补中益气。

方药：黄芪、党参、白术、当归、陈皮、干姜、细辛、天冬、麦

冬、知母、甘草。

10. 症;干咳,痰少,稠粘,咽干,五心烦热。舌红无苔,脉细数。

病机:内伤咳嗽,肺肾阴虚。

治法:滋阴泄热,润肺止咳。

方药:百合、生地、天冬、地骨皮、沙参、瓜蒌、杏仁、五味子、茯苓、甘草。

11. 症:咳嗽,痰少,形寒,食减,口燥不欲饮。舌苔薄白,脉滑。

病机:肺燥感寒。

治法:清肺散寒,顺气化痰。

方药:麻黄、杏仁、百部、冬花、白前、枇杷叶。

12. 症:干咳,痰少,食欲不振,口干舌燥,气短,衰惫。舌红,苔黄,脉细数。

病机:肺阴虚,肝气上逆。

治法:滋阴润肺,健脾柔肝。

方药:枸杞子、女真子、知母、生牡蛎、玄参、地骨皮。

13. 症:咳嗽,渐剧,秋冬尤甚,痰白稠粘,胸闷,气促,乏倦。舌红,苔腻中剥,脉弦。

病机:痰热,燥肺伤津。

治法:清热化痰,养阴润肺。

方药:天冬、麦冬、北沙参、南沙参、天花粉、白芍、瓜蒌、地骨皮。

14. 症:咳嗽,痰稀白,气短,畏寒肢凉,食少腹胀,乏力,腰瘦尿频,便溏。舌润,苔白腻,脉沉细。

病机:脾肾阳虚。

治法：温肾健脾。

方药：党参、白术、白芍、甘草、补骨脂、仙灵脾、紫菀、葶苈子。

15. 症：咳嗽，痰少，气促而喘，动尤甚，腰背酸软，夜尿频。舌淡，胖嫩，脉细弱。

病机：肾不纳气。

治法：补肾纳气。

方药：附子、肉桂、五味子、补骨脂、生地、生山药。

16. 症：咳嗽，口燥舌干，无痰，腰膝痠软，昼轻夜重。舌红，苔少，脉浮虚。

病机：精虚。

治法：滋阴，补肾，益精。

方药：熟地、生山药、山茱萸、茯苓、丹皮、泽泻、附子、肉桂、枸杞子、麦冬。

咳嗽治例

肺主气，合于皮毛，邪客皮毛，肺先受。肺感外邪，微者则成咳嗽。五脏六腑为表里，皆禀气于肺，故皆有咳，而咳嗽虽多，无非肺病，景岳之论为是。肺为清虚娇嫩之脏，内外邪犯则失于宣肃，气逆咳嗽。咳与痰相为因果：咳嗽生痰，痰能致咳。治当先辩外感内伤，再别寒热虚实。

一、外感咳嗽

（一）"百部五味汤"法

余治咳嗽，常用自拟验效方"百部五味汤"，其组成为：百

部、紫菀、冬花、杏仁、枇杷叶。百部润肺止咳，温而不燥，润而不腻，新久咳嗽皆宜。紫菀宣肺、化痰降气，清肺泄热，通调水道。冬花温肺化痰，止咳平喘。枇杷叶苦平泻肺降火，清热化痰，枇杷叶又降气和胃。杏仁宣降肺气，止咳平喘。

1. 某男，18岁。1974年5月7日。干咳无痰月余，昼夜不止，痰少。舌淡润、苔薄微，脉弦。证由外感而起，热郁于肺，肺失宣肃，治以清润宣肃，止咳：

百部15g、紫菀12g、冬花9g、杏仁12g、百合21g、枇杷叶9g，3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咳止。

2. 某男，3岁。1975年5月8日。外感证后，咳嗽有痰，食减。舌红淡、苔白、脉弦。证属痰郁未除，肺失宣肃，治以清润宣肃，止咳化痰：

百部12g、紫菀9g、冬花6g、杏仁12g、桑白皮9g，2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咳止，证愈。

（二）"麻黄四味汤"法

余治咳嗽，亦常用自拟验效方"麻黄四味汤"，其组成为：麻黄、杏仁、桑白皮、桔梗。此方宣肃肺气，祛痰浊，用于表解，表证已减之咳嗽。麻黄开宣肃降肺中壅逆之气，止咳定喘。杏仁降肺气，化痰利肺止咳平喘，与麻黄为伍，相辅相成，乃麻黄之臂助。桔梗宣散肺郁，祛痰，排脓，利咽，并引药上浮入肺。桑白皮泻肺火，降肺气而清肺止咳，用于肃降肺气，清泻肺热，开郁散寒，祛痰止咳，共配伍成宣肺肃肺，清肺止咳祛痰之方。

1. 某男，26岁。1976年2月12日。咳嗽十余日，痰黄，咽痛，不渴。舌红无苔，脉弦。证属热郁，肺失宣肃，治以清宣泄热，肃肺祛痰：

麻黄9g、杏仁6g、桑白皮18g、桔梗9g、半夏9g、马勃9g、

茯苓12g、陈皮9g，2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证愈。

2. 某女，5岁。1976年2月17日。咳嗽十余日，夜重。舌淡红、苔微黄。证属肺中伏火，宣肃失常。治以清泄宣肃，止咳祛痰。

麻黄6g、杏仁6g、桑白皮12g、桔梗9g、半夏9g、茯苓12g、麦冬9g、陈皮6g，2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证愈。

3. 某男，6岁。1977年2月27日。咳嗽十数日、夜重，痰稠。舌红淡、苔少、脉弦。证属肺中郁热，治以清泄宣肃，止咳祛痰：

麻黄6g、杏仁6g、桑白皮12g、桔梗9g、黄芩6g、枇杷叶6g，2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证愈。

（三）伏邪新感

1. 某男，23岁。1985年1月2日。干咳三日，胸痛、腹痛、小便黄涩，食少。舌红、苔薄白，脉浮濡。证属外感寒邪，肺闭，内郁湿蕴，治以宣肺解表，祛湿：

苏叶18g、藿香15g、半夏15g、陈皮9g、杏仁12g、桔梗9g、枳壳12g、苡仁15g、前胡12g、麻黄12g、生姜9g、甘草6g，2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证愈。

表为寒袭，肺闭则水道不利，肺失肃降，水道失调。秋令伏气冬发、挟湿，用藿香、苡仁、苏叶、桔梗、麻黄开上，半夏、陈皮降下，生姜、甘草开通安中，方药轻灵宣肃，散寒除湿。

2. 1985年1月，外感病流行甚烈，患者皆干咳、胸痛，或涕泪流，或咽痛、咽红、兼发乳蛾，或寒热交作，汗出乏力，便干，便泄，种种不一，皆秋令伏气，冬季感寒而发，又皆挟湿郁，余拟方：苏叶、藿香、麻黄、杏仁、半夏、桔梗、枳壳、陈皮、枇杷叶、生姜，以解新感，透伏邪。此证若迳以新感治之必难解，或

生变证，故治新感，必察伏邪。证有恶寒重者加荆芥。发热重者加半边莲。寒热往来加柴胡、黄芩。痰热甚加天花粉、桑白皮、鱼腥草、前胡、自汗加白芍、黄芪。便泄加苍术，便干加生石膏。乳蛾发咽痛加草河车、公英、露峰房。斯时，余以此法治数百例老幼患者，方中苏叶入肺宣散，病者服此方药后，即觉肺中宽舒，然轻宣之用，不得适宜之配伍，亦难为力也。

二、内伤咳嗽

(一)余治内伤咳嗽，常以二陈汤为主

1. 某女，4岁。1984年4月5日。咳嗽三日，早晚重，痰多稠黄，涕黄，眦黄，饮食及二便正常。舌红、苔微黄。证属痰浊，肺热，治以肃肺祛痰：

半夏9g、茯苓9g、陈皮6g、甘草6g、山楂12g、桑叶6g、桑白皮9g、杏仁6g，2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证愈。

2. 某女、46岁。1985年9月26日。患气管炎七年多，咳嗽痰多，每因外感而加重，食入常吐，大便正常。舌淡红干、苔少，脉两关弦滑、尺沉。证属痰湿，外感寒邪。治以宣肃祛痰，健脾祛湿：

半夏15g、茯苓10g、陈皮10g、甘草10g、麻黄5g、杏仁10g、桔梗10g、桑白皮20g、赤芍10g、五味子5g、枳壳5g、神曲10g，1剂，1日2次水煎分服。

二诊：1985年9月28日。症同前，方：

半夏15g、茯苓10g、陈皮10g、甘草10g、苏叶12g、杏仁10g、桔梗10g、枇杷叶20g、五味子5g、沙参20g、瓜蒌15g、桑白皮20g，2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证愈。

3. 某男，35岁。1985年10月19日。慢性气管炎二年，现

咳嗽痰多，胸骨后胀痒，嗳气，每因外感风寒而病重。舌红淡润，脉左寸、右关弦。证属痰浊，肺热。治以宣肃祛痰，健脾燥湿：

半夏15g、茯苓10g、陈皮10g、甘草10g、苏叶15g、杏仁10g、桔梗10g、枇杷叶15g、瓜蒌30g、莱菔子15g、桑白皮20g、神曲30g，3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二诊：1985年10月28日。咳嗽及胸骨后胀痒感均减。近日感冒，但咳嗽症状未加重。舌红淡润、苔薄白腻、脉沉缓。前方再服3剂。

三诊：1985年11月5日。咳嗽已少，痰多。舌红淡湿、苔薄白，脉滑。方：

半夏15g、茯苓10g、陈皮5g、甘草10g、苏叶15g、杏仁10g、桔梗10g、枇杷叶15g、瓜蒌30g、莱菔子15g、枳壳10g、神曲30g，3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证愈。

4. 某女，20岁，1985年10月14日。慢性气管炎。夜咳嗽二月余，痰多、色白，咳甚则胸痛。舌红淡润、苔少，脉弦滑。证属痰浊，肺热。治以宣肃祛痰，健脾燥湿：

半夏15g、茯苓10g、陈皮10g、甘草15g、苏叶10g、杏仁10g、桔梗10g、枇杷叶15g、当归30g、桑白皮10g、瓜蒌30g，3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二诊：1985年10月18日。昼咳已止，夜咳亦减。舌、脉象同前。方：

半夏20g、茯苓15g、陈皮10g、甘草15g、苏叶15g、杏仁10g、桔梗10g、枇杷叶15g、当归30g、桑白皮20g、瓜蒌30g、莱菔子15g，神曲30g，3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证愈。

5. 某女，70岁，1985年9月28日，慢性气管炎、肺气肿，

气短，咳嗽轻，痰多，咯痰不利，口不干，大便正常。枯瘦。舌红干、苔白腻、根苔厚黄，脉弦数。证属痰瘀，肺热，肺阴虚。治以宣肃化瘀，健脾燥湿，益气阴：

半夏15g、茯苓15g、陈皮10g、甘草15g、白芨30g、丹参10g、桃仁5g、桑白皮20g、白芍15g、五味子10g、桔梗10g、沙参30g，2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二诊：1985年10月5日。咳嗽、咯痰均减，觉肺中畅舒，嘱以前方断续常服。

6. 某男，45岁，1985年10月26日，慢性气管炎、肺气肿七年。现咳嗽痰多，胸闷，每感寒则发，平素气短，发则气喘，饮食及二便如常。舌淡红，边有齿痕、湿润、苔少，脉弦、尺沉弦。证属痰浊，肾虚、治以宣肃祛痰，健脾除湿：

半夏15g、茯苓10g、陈皮10g、甘草10g、枳壳10g、杏仁10g、桔梗10g、枇杷叶15g，桑白皮20g、瓜蒌30g，3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二诊：1985年10月31日，咳嗽及咯痰均减少，晨起尚有咳嗽。舌淡红、根苔腻白黄，脉左弦右沉、右尺沉弦。方：

半夏、茯苓、陈皮、甘草、桔梗、五味子、杏仁、苏叶，共为散，每次服3g，每日服3次，水送服。

三诊：1985年11月28日。咳嗽及咯痰均止。患者云：服药后，咳嗽及咯痰等症即迅速消失，自觉胸中畅舒，喘亦减轻。

7. 某女，56岁。1986年9月23日。咳嗽，痰多粘稠，咽不爽、红。舌红淡、无苔。证属痰浊，阴虚。治以宣肃益阴，健脾燥湿：

半夏12g、茯苓9g、陈皮6g、甘草6g、桑白皮12g、天花粉15g、麦冬9g、枇杷叶9g、玄参9g、赤芍9g、龙骨60g、神曲9g、

3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咳止。

8、某男，62 岁。1986 年 10 月 10 日。咳嗽数月，痰多、色白、泡沫状。近日感冒，鼻塞涕流，饮食正常，大便溏。形瘦，舌红、湿、苔少，脉弦浮。证属痰浊，气阴虚。治以宣肃祛痰，健脾燥湿，益阴：

半夏 12g、茯苓 9g、陈皮 6g、甘草 9g、苏叶 9g、杏仁 9g、桔梗 6g、枇杷叶 12g、桑白皮 9g、沙参 9g、五味子 9g，2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证愈。

9. 某男，34 岁。1986 年 10 月 26 日。咳嗽一年余，胸满闷，气短。近数日咳剧，痰多、色黑，饮食及大便正常。舌淡红润、苔少，脉弦浮。证属痰浊，风寒外感。治以宣肃祛痰，健脾燥湿，散寒解表：

半夏 12g、茯苓 9g、陈皮 6g、甘草 9g、麻黄 6g、杏仁 9g、桔梗 9g、桑皮 9g、苏叶 6g、生姜 3g、大枣 10g，3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咳止。

10、某女，48 岁。1986 年 11 月 26 日。慢性气管炎十余年。咳嗽不止，时轻时重，入夜及晨起尤剧，痰多，胸满气短。舌红嫩、苔少，脉滑、尺沉细。证属痰浊，寒湿。治以宣肃祛痰，湿散寒湿：

半夏 15g、茯苓 12g、陈皮 9g、甘草 9g、苏叶 12g、杏仁 12g、桔梗 6g、枇杷叶 15g、藿香 15g、桑白皮 15g、马兜铃 9g，3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

二诊：1986 年 12 月 2 日。咳嗽已止，痰少，治以散剂常服：半夏、茯苓、陈皮、甘草、桔梗、五味子、杏仁、苏叶，共为散每次服 5g，每日 2 次水送服。

11、某男，73 岁。1986 年 10 月 12 日，咳嗽，痰多、色白，食

少，呕恶。舌红淡、湿腻，脉强。证属痰浊，气阳虚。治以健脾祛痰，益气阴，散寒湿：

半夏 12g、茯苓 9g、陈皮 6g、甘草 9g、藿香 6g、苍术 12g、白术 6g、神曲 12g、沙参 9g、桔梗 3g，2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咳止，证愈。

12、某女，42 岁。1990 年 10 月 12 日。慢性气管十余年，常发于冬春之季，近二年来，夏秋感寒亦发，发则昼夜咳嗽，痰多，白稠。体胖，舌红、苔少，脉弦滑。证属痰浊，脾虚。治以健脾祛湿，宣肃祛痰：

半夏、茯苓、陈皮、甘草、杏仁、桔梗、五味子，共为散，每日 5g，每日 2 次水送服。

二诊：1990 年 10 月 25 日，咳嗽已止，痰无，自谓证愈。嘱以前方再服一个月。

1991 年、1992 年、1993 年，随访三年，无复发，冬春亦无发作，疗效巩固。

（二）二陈汤的应用

二陈汤治新感或伏邪咳嗽，或内伤咳嗽，皆可应用，并有殊效。或谓二陈汤治痰似属治标，实亦治痰之本，其健脾除湿之功效，岂可以治标论之？若有兼症，可加味用之，已不在二陈汤效用之内，故不可责之二陈汤。

1. 晨咳嗽：胃中食积，加神曲、山楂、麦芽。

2. 上午咳嗽：胃火，加天花粉、知母、生石膏。

3. 下午咳嗽：阳虚，加生地、丹皮。

4. 黄昏咳嗽：火浮，加五味子、龙骨、乌梅。

5. 夜咳嗽：肺燥，加当归、白茅根、赤芍。

6. 午夜咳嗽：肺火，肺阳虚，加沙参、麦冬、白茅根。

7. 昼咳：风寒，加麻黄、杏仁、神曲、桔梗、桑白皮。

8. 痰多，加桔便、桑白皮。

9. 喘，加麻黄。

10. 胁痛，加青皮。

11. 腰痛，加苁蓉。

12. 胃痛，加神曲、枳壳。

13. 发热，加黄芩、桑叶。

14. 气郁，加枳壳、郁金。

15. 火旺，加乌梅、生牡蛎。

16. 虚寒，加紫苑、冬花。

17. 内湿，加葶苈子、苍术。

18. 外湿，加藿香。

19. 外寒，加苏叶、荆芥。

20. 咽痛，加金灯、半边莲、山豆根

21. 阴血虚，加当归、生地。

22. 精虚，加枸杞子、苁蓉。

23. 肺阴虚，加沙参、天花粉。

24. 肾虚，加五味子、制首乌。

25. 脾虚，加党参、白术、内金。

26. 心血虚，加柏子仁、龙眼肉。

余以二陈汤为主治慢性气管炎、肺气肿，临证应用多年，多能达到治愈而不再复发的效果，二陈汤治咳嗽，无论外感、内伤，实能左右逢原，得心应手，寓理实深。

又、治咳嗽用生姜取其辛散，有外感者宜，然不如苏叶之入肺温散；用炮姜取其温中，内寒者宜，然须顾其性烈。麻黄能宣肺止咳，主要在于泄肺，元气素虚者，可以桂枝降肺代之。杏

仁泻肺气，气虚久咳者，一二服后即止，杏仁散肺中风寒，因于寒者宜。五味子收肺气之浮散，火热必用，有外邪者，当先发散，然与桔梗为伍开肺气之郁，与枳壳为伍降肺气之逆。三药相伍，却无开散敛缀太过之弊；与干姜、或生姜为伍，却无收外邪之虞，仲景方常以此配伍。诃子有收敛降火之功效，亦须注意外邪。粟壳之收敛，须先去病，有邪不可用，此药之收，与诃子、乌梅不同，性颇板滞，不易掌握，必慎用之。龙骨虽收敛，却不敛邪气，若配神曲，却成为治痰之神品。桑白皮泻肺气，然性不纯良。马兜铃去肺热而补肺，枇杷叶之肃肺，皆宜用。瓜蒌仁甘润补肺，润即能降气，胸中痰热自降，壳亦稀化痰稠，痰积咳必用此豁开行运之。声哑，属寒，宜半夏，若口燥咽干有痰，不宜用；若用必配伍适宜。紫苑温而润，百部寒而润，白前温润降逆，配伍应用，相得盖彰。人参可用于气虚，风寒邪盛或久咳肺有郁火，不可用；用此品，欲获效不易驾驭，却易于致误、致变。

感冒夹食证，小儿多见，故治小儿外感，必顾及其夹食，其里热多而表热少，解散必佐清里和里。至小儿肺炎咳嗽，宜另论，但其高热消退后，肺有干罗音者，用麦冬，却能使其很快消退，使病损恢复，桂枝、白芍、五味子亦佳。

又、"止嗽散"治外感、内伤各种咳嗽亦均可应用，治慢性气管炎疗效亦可观，总在配伍之适宜，亦可参佐二陈汤配伍、加味之用法。余有时，以止嗽散与二陈汤合用之，更妥。

若预防慢性气管炎之发作，必平素培补身体之本，余常用验方为：

黄芪、麦冬、白术、防风、三七。

咳嗽，慢性气管炎，其证，可轻、可重，即可小可大，伤损人

体健康,余致力于此证之治疗已久,点滴所得,实亦浅见,谨记于此,以为来日之鉴也。

哮喘治例

喘指呼吸急促,轻则短气,重则息肩。哮指咳喘气急,喉中哮鸣。喘以息言,哮以声言。喘病在肺,肺失宣降,痰浊不去,上逆而作,有虚实之分。实喘邪实,虚喘元虚。哮乃肺胃痰火,复外感而发,新病或久病,已发为实;久病或未发为虚。喘可无哮,而哮必见喘;如咳可无喘,而喘必兼咳。故哮为哮、喘、咳三位一体之证,比较而言:咳轻、喘重、哮则顽固难治。

"诸病喘满,皆属于热",喻嘉言谓喘病无不本于肺,惟兼三阴者最剧,肾火动则水气升,脾火动则湿气升,肝火动则风气升。脉弦洪滑,由火逆上而气不降。气短、泡沫痰白为兼饮。治哮,未发扶正,既发祛邪。扶正重在肺脾肾三脏,祛邪则重在疏散外邪,宣降肺气,降逆祛痰。《金匮》云:短气有微饮,当以小便去之。

1. 某男,21岁。1975年8月。二月前因感冒而咳嗽、哮喘、昼夜发作数次,胸闷,痰白、泡沫状。经中西药物及寻找过敏原等治疗未效。舌苔薄白,脉弦、两关洪滑。此证乃内有壅塞之气,外有非时之感,膈有胶固之痰,阻滞气道,发而为哮、喘、咳。治以清热散寒,利湿祛痰:

(1)山豆根15g、地龙9g、黄芩15g、当归15g、瓜蒌30g、黄芪15g、麻黄6g、蝉蜕3g、车前子9g、石韦15g、甘草9g、茯苓12g。

(2)百部15g、紫苑15g、苏子15g、冬花15g、莱菔子15g、

白芥子 9g、甘草 9g、生牡蛎 30g、生龙骨 30g、清半夏 9g。

上二方，各 3 剂，每日水煎 1 次，早晚交替服。

二诊：1975 年 8 月，哮喘发作已减，每七日发作一次，症状亦轻。治以健脾祛湿，养阴利肺：

白术 15g、苍术 9g、地肤子 15g、沙参 6g、麦冬 12g、天花粉 15g、杏仁 6g、前胡 6g、甘草 9g，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连服 15 剂。

痰白、泡沫状，舌苔薄白，胸闷，为寒邪。脉两关洪滑乃内热，盖素有里热，复感外邪而发，外寒包热而成。方用麻黄、蝉蜕疏解外邪、止喘。苏子、莱菔子、白芥子宣降肺气，疏利中焦气机，气机畅，运化旺，生痰之源可除。紫菀、冬花、瓜蒌祛痰，哮由痰气搏结，治哮必祛痰，寒痰宜温，热痰宜化，湿痰宜燥。茯苓、石苇、车前子、地龙利水除湿，山豆根清热，苍术燥湿。久病正气虚衰，始用黄芪少佐以助正气，既缓，则沙参、麦冬、白术补肺健脾、养阴生津，以助正复。

2. 某女，29 岁。1985 年 10 月 5 日。喘息性支气管炎，1984 年冬感冒后，发病喘咳，每于感冒后发作，咳则胸痛，痰稠结、泡沫状，平素咽痒。现喘咳发作。舌红淡、苔少，脉关弦滑、尺沉弱。证属痰浊，肾虚，外感。治以宣肃祛痰，健脾祛湿，散寒，止喘：

半夏 15g、茯苓 10g、陈皮 5g、甘草 10g、麻黄 5g、桔梗 10g、五味子 5g、苏叶 10g、生姜 6g、地龙 10g、瓜蒌 15g、枇杷叶 10，1 剂，1 日 2 次水煎分服。

二诊：1985 年 10 月 7 日。喘咳已减，方：

半夏 15g、茯苓 10g、陈皮 5g、甘草 10g、麻黄 5g、桔梗 10g、苏叶 10g、生姜 6g、地龙 10g、瓜蒌 30g、枇杷叶 15、桃仁

10g、苍术5g，3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三诊：1985年10月10日。咳止，喘减，尚有喉中嘶鸣。舌红淡干、苔少，脉较和缓、惟左寸浮洪。同前方3剂再服。

复诊：1985年10月21日。喘又减，痰少，口干欲饮，方：

半夏、茯苓、陈皮、甘草、五味子、麻黄，为散服，每次服5g，每日2次水送服。

复诊：1985年11月4日。服药后，胸闷胀渐消，无喘，胸畅，无痰，气候变化，天转寒时，无明显反应，前药继续服。

痰浊见于久咳，由脾失运化水湿，肺失布散津液，反复发作，冬春重，早晚剧，胸闷，痰气上迫于肺，则痰气壅郁胀满，肺失宣降发喘。脾虚气无以化，不能资助于肺，脾肺气虚，湿聚生痰，故痰多气短而喘。两尺脉沉弱，肾虚则不能制水，水泛为痰，痰饮上犯及肺，痰浊渍肺、壅滞不去而生喘，皆本之虚。证由脾肾虚而作痰浊，又外感风寒，肺气闭郁不得宣通。治以标本兼顾，方用二陈汤燥湿化痰为主，麻黄、桔梗开肺气之郁，五味子敛肺气之浮散，开合相辅。苏叶、生姜疏散风寒，瓜蒌清肺胃之热而化痰，开胸散滞，地龙清热活络而止喘，枇杷叶和胃降气而泄肺胃之热，以清凉与宣散为伍，使温行以除寒热结滞。

此例，未诊治前，曾服用大量紫壳、红参，转致胸闷，皆无益，而非宜也。

3. 某男，40岁。1985年120月30日。1985年10月某医院心电图检查：窦性心动过速136次/分，心电轴不偏、肺型P波、顺钟向转位、异常心电图，诊断为“喘息型慢性支气管炎发作期”“阻塞性肺气肿”“早期肺心病”。自幼患喘病已三十多年，受寒后即易发作，痰少。现咳喘不重，饮食正常，大便每日

二次、微溏，有时胸闷。舌淡红、润、苔少，脉弦洪、微涩。证属痰浊，血瘀，脾肺气虚，肾阴虚。治以宣肃祛痰，健脾祛湿，化瘀：

半夏15g、茯苓10g、陈皮5g、甘草10g、苏叶10g、杏仁12g、桔梗10g、枇杷叶15g、枳壳10g、瓜蒌30g、桑白皮15g、桃仁10g，3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二诊：1985年11月4日。喘及胸闷均减，痰粘，无咳。舌淡红、润、苔少白腻，脉弦、尺甚。前方3剂再服。

三诊：1985年11月7日。无咳、无痰、微喘，近日劳累，早起心慌。舌红淡润、苔少，脉数。气阴虚，方：

半夏10g、茯苓5g、陈皮5g、甘草10g、当归15g、熟地15g、沙参30g、党参15g、瓜蒌30g、桃仁5g，3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四诊：1985年11月11日。心慌已除，劳累后有微喘气短，方：

半夏10g、茯苓5g、陈皮5g、甘草10g、当归25g、熟地30g、沙参30g、党参30g、瓜蒌30g、桃仁5g，3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五诊：1985年11月20日。无明显症状。嘱以前方断续服用。

4. 简要治则：

治哮喘，麻黄多用于属表之喘，风寒外束，饮邪相搏，外开太阳，一般不用于属里之喘，然寒包火之喘，麻黄可散客寒；又祛寒平喘，取其通阳，可与内伤剂为伍。

哮主于痰，治哮必薄滋味，不可纯用寒凉，又必兼表散，气虚者，当固本，以元气为念，必使元气渐充，庶可望其渐愈，攻

之太过，必日甚而危。哮喘急，汗出，五味子、乌梅，诃子可用。老年虚喘，可用冬虫夏草。

痰之病为标，犹必有生痰之本。痰因火动，须先治其火；痰因寒生，须先去其寒；又或因风邪、湿滞、脾肾虚，皆能生痰，都应治本，痰之不去，喘何由止？

气虚喘，参芪可用。肺气虚，不能运行下降而浮越上喘，即当补肺气，肺气盛，自能降肃。若肾气大虚，必重证，应于补肾肺药中用人参，直入至阴而生其气，肾气生，肺气亦生。人参又生肺，以助肾母。诸气皆属于肺，诸喘亦属于肺。肺以清阳上升之气，居五脏之上，通营卫，合阴阳，升降往来，必使宣畅，乃治喘之本。

肺病治例

1. 某男，38岁。1986年10月4日。肺结核。1984年9月某医院胸透检查结果为："右肺上野浸润型肺结核"。当时有发热，胸痛闷，咳嗽晨起痰多，色黄粘，气短乏力，食少，经治未愈。1986年5日某医院复查为"右上肺浸润型肺结核"。五日前开始鼻衄。现无胸痛，但肩背痠，晨起多痰、色白，乏力，饮食尚可，大便正常，面枯暗无光，舌淡红湿、苔白少，脉两关尺弦劲。证属痰瘀，肝肾阳虚。治以滋养肝肾，清肃化瘀：

桑白皮15g、桑叶9g、赭石18g、白茅根15g、生山药15g、玄参12g、生地12g、当归6g、甘草3g，2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二诊：1986年10月9日。鼻衄已止，方：

沙参12g、白芨21g、生牡蛎30g、白芷9g、百部12g、半夏

9g、茯苓 6g、甘草 12g、生地 15g、神曲 9g、大枣 9。3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

三诊：1986 年 10 月 12 日。手心热。舌红淡润、苔白旧有根、舌两边光红，脉左弦。方：

生山药 18g、玄参 12g、白芨 30g、白芷 15g、百部 15g、半夏 9g、茯苓 6g、生牡蛎 30g、生龙骨 30g、当归 6g、蜈蚣 1 条、甘草 15g，3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

四诊：1986 年 10 月 18 日。自觉病情好转，疲乏感已减轻，食量增，大便正常，舌淡口干。苔白旧根深，脉较前和缓、左脉弦劲之势已减。前方加党参 6g，再服 3 剂。

五诊：1986 年 10 月 24 日。自觉精神增，食欲好，大便微溏，口干渴引饮，手心热，背酸痰不多。舌象同前，脉弦滑。方：

生山药 18g、玄参 12g、白芨 30g、白芷 12g、百部 15g、半夏 9g、茯苓 6g、生牡蛎 30g、生龙骨 30g、神曲 6g、当归 6g、蜈蚣 1 条、甘草 18g，3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

六诊：1986 年 11 月 19 日。近日肩背痠，乏力。舌红蓝淡白、湿、苔薄白少，脉滑濡。方：

生山药 18g、生牡蛎 30g、生龙骨 30g、当归 6g、蜈蚣 1 条、甘草 15g、玄参 12g、神曲 9g、苏叶 6g、草河车 18g，3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

七诊：1986 年 11 月 24 日。肩痠已减，饮食及大便正常。舌红色增、蓝色减、苔亦趋常。前方 4 剂再服。

八诊：1986 年 12 月 3 日。自感病情继续好转，肩背痠感已不明显，胸中畅舒、气顺，无咳、无汗，疲乏感亦减，精神、体力、食纳均佳，大便、睡眠正常。舌边淡红、苔薄白旧有根，脉洪滑，稍弦。方：

生山药 18g、白芨 30g、白芷 12g、百部 15g、半夏 9g、生牡蛎 30g、生龙骨 30g、当归 6g、蜈蚣 1 条、甘草 18g、玄参 12g、苏叶 6g、草河车 18g、神曲 9g，5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

九诊：1987 年 1 月 12 日。前日县防疫站×线透视检查结果："结核已愈，肺部正常"，前方 3 剂再服。

十诊：1987 年 1 月 14 日。昨日县医院×线透视检查结果："结核已愈"。现面色红润，舌红淡湿、苔白，脉右弦滑、左关芤。气血仍虚治以益气养血：

党参 15g、苍术 12g、生山药 18g、当归 15g、甘草 15g、茯苓 12g、白术 9g、黄芪 12g、白芍 9g、大枣 9，5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

此例来诊后，如上述治疗三个月。中药治疗期间未用其他药物。治法以扶正与祛邪并施。祛邪以除痰为主，用生龙骨、生牡蛎，半夏、并佐解毒之蜈蚣、草河车；扶正以养阴为主，用生山药、玄参，并佐以化瘀生肌之白芨、白芷、当归。其甘草一味，尤具殊功。

2. 某男，29 岁，1989 年 3 月 11 日。自述 1988 年曾患结核性胸膜炎，经治疗痊愈。近年来，觉易疲乏，昨日某医院胸透检查结果：右肺有结核病灶约 2cm、胸膜增厚，有粘连。舌红淡润，脉弦滑。证属痰瘀，治以祛痰化瘀：

白芨 45g、百部 15g、生牡蛎 60g、生龙骨 60g、神曲 12g、半夏 15g、茯苓 12g、陈皮 9g、甘草 21g、蜈蚣 1 条、天花粉 18g、丹参 6g、沙参 12g、大枣 9g，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

二诊：1989 年 6 月 10 日。已服药 45 剂，现无明显症状。5 月 28 日经某医院胸透检查："右肺未见异常，原结核病灶已完全吸收"。

此例在中药治疗期间未用其他药物，治疗痊愈，能达到完全吸收和恢复，并不留钙化灶，是中药治疗的特点。治以痰瘀为主：半夏、茯苓、陈皮、甘草、百部、生牡蛎、生龙骨、神曲祛痰瘀，天花粉润肺生津，滋肺之燥，宁肺止嗽，又生肌排脓。沙参入肺，清热滋阴，补肺气又宣通肺郁，乃肺家气分中之理血药，疏通而非燥，滑泽而不滞，血阻于肺者，非此不能清，治肺结核宜用。白芨、丹参入肺化瘀凉血。蜈蚣去风，解毒消疡。金银花、露峰房亦可用之。

3. 某女，38岁，1984年6月22日。肺结核、结核性胸膜炎、结核性腹膜炎。近日下腹痛隐隐，喜按，每结核性腹膜炎急性发作，即腹痛不解，诸药无效。舌红淡，脉沉弦。证属阴血虚，血瘀。治以益气养血、化瘀：

黄氏12g、白芍12g、当归9g、生地12g、白芨12g，2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病者服药后，腹痛即止，余嘱以上方断续常服，后未再发，证愈。

4. 某女，29岁。1983年3月11日。县医院×线检查结果："右肺下膈角抹糊，诊断：干性胸膜炎。"右肺胸背痛二月余，近一周前胸痛，咳嗽，进食时上腹痛，食欲减，便溏，走路时右胸有下坠感。舌红淡、苔白、有红色瘀点，脉弦。证属痰瘀。治以祛痰，化瘀：

生苡仁30g、半枝莲30g、白芨30g、生龙骨30g、生牡蛎30g、白芷15g、百部15g、当归9g、甘草6g、神曲9g，2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二诊：1983年3月14日。右胁痛已减，活动时痛，平素已无痛，前胸仍痛彻背，咳嗽也减少，方：

苡仁30g、半枝莲30、百部15g、白芨30g、生龙骨30g、生牡蛎30g、白芷12g、当归12g、黄芪15g、红花9g、紫菀12g、赤芍12g、甘草9g、神曲9,4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三诊:1983年3月18日。右胁痛已除,前胸痛时发时止,食纳已如常。舌红淡、苔薄、根苔厚腻。方:

苡仁30g、半枝莲30g、百部15g、白芨30g、生龙骨30g、生牡蛎30g、白芷12g、当归12g、黄芪15g、红花9g、紫菀12g、赤芍12g、半夏15g、甘草3g、神曲9g,4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四诊:1983年3月23日。诸症皆减。舌淡红。前方4剂再服。

五诊:1983年3月30日。近日头昏、胸胁仍有轻痛,方:

白芨30g、生龙骨30g、沙参30g、白芍30g、生山药30g、生地30g、当归15g、夏枯草15g、甘草9g,2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六诊:1983年4月15日。右胸痛仍有时发,食纳较好,方:

白芨30g、生龙骨30g、生牡蛎30g、当归15g、生山药18g、丹参12g、夏枯草30g、半枝莲15g、甘草9g、神曲6g、威灵仙15g,3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七诊:1983年4月21日。诸症已无明显发作,前方3剂再服。

八诊:1983年4月25日。昨日县医院X线胸透检查报告:"已基本痊愈",治以再清余邪,去旧生新:

白芨30g、白芷15g、生龙骨30g、生牡蛎30g、当归9g、夏枯草15g、半枝莲30g、天花粉12g、百部15g、丹参18g、甘草

9g，3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九诊：1983年5月14日。无症状，方：

白芨18g、白芷15g、生牡蛎30g、夏枯草18g、半夏15g、丹参30g、天花粉12g、当归30g、甘草9g、神曲9g，3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十诊：1983年6月1日。无症状，昨日县医院×线胸透检查结果："心肺未见异常"。

此例共诊治十次，治疗期间未用其他药物，历时70天。治以活血化瘀，祛湿排脓，育阴软坚，解毒祛痰。白芨、白芷一寒一温，活血化瘀，排脓除湿，收敛生肌。白芨治痈疽损伤，涩中有散，补中有破，去腐逐瘀生新。白芷通窍行表，托疮疡消痈肿，排脓生肌。夏枯草、半夏一寒一温，祛痰湿，解毒。丹参、当归寒温相伍，活血化瘀，解毒生新。用药以化瘀祛痰为主。

5. 某男，28岁。1989年3月17日。四年前患肺脓肿、肺结核、胸膜炎，经治疗，"病情好转"，1989年3月16日某市医院×光摄片报告："左肺脓肿、肺结核、胸膜炎"。现左胸常有轻痛，乏倦，饮食及大便正常。舌红淡干，苔少微腻，脉濡扎。证属痰瘀，气血亏虚。治以祛痰，化瘀，益气阴：

白芨30g、百部30g、白芷15g、半夏15g、甘草12g、黄连6g、生龙骨30g、生牡蛎60g、沙参30g、生山药24g、天花粉18g、生黄芪18g、丹参6g、白茅根18g、当归9g、蜈蚣1条，7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另：云南白药，按说明，每日服。

二诊：1989年4月7日。症同前，方：

白芨30g、百部12g、白芷18g、甘草25g、黄连5g、生牡蛎60g、沙参30g、生山药30g、生黄芪30g、茯苓20g、白茅根30g、当归10g、蜈蚣1条、阿胶30g、露峰房15g，5剂，每日1

剂，水煎2次分服。另服云南白药，按说明服。

三诊：1989年4月22日。症同前。舌红腻、苔少，脉弦滑。方：

沙参60g、白芷20g、当归20g、蜈蚣1条、甘草25g、露峰房25g、蛇蜕15g、白茅根30g、夏枯草30g、草河车20g、僵蚕20g、丹参10g生黄芪60g半枝莲60g，5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另：人中白75g，每次5g，每日3次水送服。三七粉15g，每次1g，每日3次水送服。

四诊：1989年5月3日。4月22日某医院X光摄片报告，与3月16日摄片比较："肺结核已吸收、已愈；胸膜炎为陈旧性、已愈；肺脓肿已愈，已无空洞，原有之蜂巢状空洞均已吸收，现有纤维化、瘢痕；肺纹理增粗"。舌红润、苔少。方：

沙参60g、当归20g、生地30g、蜈蚣1条、甘草30g、露峰房15g、蛇蜕15g、白茅根30g、夏枯草15g、丹参15g、红花10g、半枝莲30g、人中白20g，3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患者病罹四年，不能参加劳动，已成痼疾，经中药治疗一个月得以根除，然治疗尚应继续，则肺中瘢痕可化，旧去新生。由于患者条件所限，治疗至此，已属艰难不易的了。治愈后随访观察三年，无症状，能参加正常劳动，病无复发。

此证治疗，祛邪以痰瘀为主：蜈蚣、蛇蜕、露峰房解毒通络。蜈蚣走窜，能开脏腑经络气血之凝聚，并善治一切疮疡诸毒。蛇蜕治诸种恶疮，解毒辟恶。露峰房解毒疗疮消肿。夏枯草、僵蚕、草河车祛痰消肿。黄连、白芷除痰湿。扶正用沙参、生地补气阴，或用黄芪、生山药，使此痼疾，终得解脱。

6. 某男，39岁。1982年12月6日。某医院检查诊断："右肺弥漫性间隙纤维化"。右胸痛、夜剧，平素易患感冒，气短，便

溏。舌淡红、嫩，脉弦。证属痰瘀，脾肺气虚。治以祛痰，化瘀，益气养血：

沙参30g、当归12g、白术9g、生山药30g、丹参12g、黄芪15g、熟地15g、半夏9g、甘草6g，3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二诊：1983年1月12日。症已减轻，前方3剂再服。

三诊：1983年3月8日。右胸有时痛，下肢痠，食纳佳，便溏。舌红、苔少，脉弦劲。方：

沙参15g、当归9g、太子参9g、苍术9g、红花6g、赤芍9g、威灵仙15g、甘草6g，2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四诊：1983年3月17日。某医院×光摄片报告："病愈"。现右胸在气候变化及劳累后，仍有不适感，但轻微。舌红淡润。方：

沙参15g、当归15g、太子参15g、威灵仙15g、红花9g、赤芍12g、甘草6g，3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脑血管病治例

1. 某男，53岁。1980年4月5日。4月4日某医院诊断："脑血栓形成"。三日前去田间劳动，手执铁锹，忽右上肢、右下肢不遂，舌木强而偏，语言不利。患者端坐于床，神情微显呆滞。胖瘦适中，面色正常。舌淡红、偏歪，苔微厚腻、白而微黄，脉弦、左濡涩。证属类中，血虚、血滞、肝火。治以益气养血，活血化瘀，通络：

川芎30g、当归9g、黄芪9g、白芍6g、生地15g、蜈蚣1条、甘草6g，2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二诊：1980年4月8日。语言稍利，右上肢可活动。舌偏歪亦减轻。前方7剂再服。

三诊：1980年4月18日。患者病愈，已如常。

"脑血栓形成"，用大量川芎至30g，有佳效，佐蜈蚣通络熄风，"脑血管痉挛"者亦可用，但有脑溢血倾向者忌用。当归伍生地，养血清热。黄芪益气，助川芎活血滞，助当归、生地养血。白芍敛阴平肝，并制诸药。

2. 某女，66岁。1982年4月25日。"脑血栓形成""脑血管痉挛"。今春在田地劳动，忽然右半身不遂，遗尿，语言不清，现右半身不遂，口角流涎，痰多不利，尿失禁。目光呆滞，面虚浮，体微胖。舌淡厚、苔白腻。脉弦数。证属气虚血瘀，寒湿、类中。治以益气通阴，活血化瘀：

黄芪120g、川芎30g、当归9g、桂枝12g、附子15g、地龙9g、半夏30g、菖蒲15g、远志12g、桔梗12g、陈皮9g、全蝎6g、复盆子15g，2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另：金钱白花蛇粉，每条分为6包，每次服1包，每日2次水送服。

二诊：1982年5月5日。右手可抬举至鼻部，语言稍清楚，痰多不利，尿失禁，前方3剂再服。

三诊：1982年5月14日。前症，前方3剂再服。

四诊：1982年5月25日。语言稍清，尿频已减，倦怠乏力，方：

黄芪90g、川芎15g、当归9g、桂枝9g、附子18g、半夏30g、菖蒲15g、远志12g、桔梗12g、陈皮9g、地龙9g、竹茹15g、益智仁15g、甘草3g，3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五诊：1982年11月12日。能离开手杖走路，语言基本清晰，小便正常，气短，关节痛。舌淡红、苔少、白腻，脉右弦硬、

关尤甚。阴血仍虚，无以化阳，阳气不行，治以补气育阴：

党参30g、黄芪15g、白术9g、茯苓12g、甘草9g、熟地30g、巴戟9g、龙眼肉30g，3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六诊：1982年12月3日。半身不遂证已愈，气短及关节痛已减轻。治以补气育阴：

党参30g、黄芪30g、白术9g、生山药12g、甘草9g、桂枝9g、熟地30g、当归15g、生龙骨30g、威灵仙9g，3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此例类中，属寒湿、血瘀、气阴虚，治用半夏、附子、黄芪、川芎为主。认证之后，守方，渐见疗效。

3. 某男，73岁。1989年11月9日。前日医院CT检查报告："脑部两侧脑血栓形成"。素有脑血栓病，左半身不利，近一月来逐渐病重至左半身不遂，瘫软不能动，多语。心脏正常，血压正常。舌红淡润、苔厚腻，脉弦滑，面润色常，营养状态中等。脉弦主气虚、滑主痰。血栓形成为瘀阻之患。证属气虚痰瘀于脑。治以补气，祛痰，化瘀：

黄芪90g、川芎20g、丹参20g、赤芍20g、红花15g、地龙10g、党参20g、麦芽20g，5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另：三七粉75g，每次5g，每日3次水送服，藏红花5g，每次1g，每日1次送服。

二诊：1989年11月11日。症同前，前方5剂再服。

三诊：1989年11月20日。症同前，前方5剂再服，川芎用30g。

四诊：1989年11月23日。自11月20日始，已能自己拄手杖在室内行走，左手已活动自如，语言、精神如常，已无流泪、多语等症，方：

黄芪 90g、川芎 20g、丹参 20g、赤芍 20g、红花 15g、地龙 10g、党参 20g、麦芽 20g、当归 10g，10 剂，每 2 日服 1 剂，每日服 2 次。另：三七粉 150g，每次 5g，每日 3 次水送服，藏红花 15g，每次 1g，每日 1 次服。

五诊：1989 年 12 月 12 日。12 月 6 日面部忽泛潮红，不欲语，7 日消退如常，自感轻适。9 日面部潮红又作，亦不欲语，但较 6 日为轻，后自退，才经人扶持走七八步，左手动作自如，饮食及大便正常，方：

生龙骨 30g、生牡蛎 30g、神曲 20g、麦芽 20g、半夏 15g、生地 60g、川芎 15g、丹参 15、赤芍 15g、甘草 10g、白芍 20g、当归 20g、麦冬 20g、阿胶 10g、大枣 10g，10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另：三七粉 60g，每次 2g，每日 3 次水送服。

六诊：1989 年 12 月 22 日。能步行数步，近日乏力，方：

党参 30g、白术 10g、茯苓 20g、甘草 10g、当归 20g、川芎 20g、丹参 10g、赤芍 10g、麦冬 20g、杜仲 20g、陈皮 10g、半夏 20g、鹿角霜 20g，10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另：西洋参 10g，每次 1g，每日晨服 1 次，冬虫夏草 10g，每次服 1g，每日晚服 1 次。

七诊：1990 年 1 月 4 日。人扶可以行走，自病后即常有喃喃评语，现已减少，情绪仍易激动，饮食一般，大便正常，咳痰少，睡眠佳，方：

党参 30g、白术 10g、茯苓 20g、甘草 10g、当归 20g、川芎 10g、赤芍 10g、麦冬 10g、杜仲 20g、陈皮 10g、半夏 10g、鹿角霜 20g、生龙骨 20g、补骨脂 15g，10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另：冬虫夏草 5g，每次 0.5g，每日 1 次服。

八诊：1990 年 1 月 14 日。现能自己行走，语言正常，觉

"心中"干,饮水多,头胀木,偏瘫诸症均除。舌淡红润、苔少,脉弦濡,方:

三七粉 20g,每次 0.5g,每日 2 次水送服。

1991 年 3 月随访观察,患者健在,疗效巩固。

心病治例

一、风心病

1. 某女,43 岁。1976 年 6 月 19 日。风心病。现常患感冒,心前区痛,心慌,常整夜不寐,纳差,大便干、每次大便须一小时、五日一行,气短,倦乏,口渴引饮。体瘦,颧赤,舌红瘦干、苔白腻,脉弦数洁代、涩、两寸沉弱。证属心痹,心虚血瘀。治以益气血,温中通络:

黄芪 15g、当归 6g、茯苓 15g、桂枝 3g、白术 9g、甘草 9g、白芍 9g、秦艽 15g、玉竹 15g、生山楂 15g、柏子仁 15g,3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

二诊:1976 年 6 月 23 日。口干渴已减轻,方:

黄芪 9g、当归 6g、茯苓 15g、桂枝 3g、白术 9g、甘草 9g、薤白 9g、红花 6g、秦艽 15g、玉竹 15g、生山药 15g、龙眼肉 9g,5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

三诊:1976 年 6 月 29 日。口干渴症已除,再服前方 3 剂。另:三七粉 6g,每次 1g,每日 2 次水送服。

四诊:1976 年 7 月 2 日。夜里能睡 5 个小时,午睡 2 个小时,食欲好转,气短及心前区痛仍有时发作。脉和缓、无结代。方:

黄芪12g、当归12g、茯苓12g、桂枝9g、白术9g、甘草9g、薤白9g、红花6g、泽泻9g、秦艽15g、龙眼肉6g、陈皮6g，5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另：三七粉15g，每次1.5，每日2次水送服。

五诊：1976年7月31日。睡眠佳，饮食及大便均正常。脉和缓、无结代。心前区疼痛已消失，治疗以来，未再患感冒，方：

黄芪30g、当归6g、茯苓9g、桂枝6g、白术15g、甘草9g、生山药15g、秦艽15g、生龙骨15g、桑椹子15g，5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另：三七粉10g，每次1g，每日2次水送服。鹿茸血10g，每次1g，每日2次水送服。

随访：1986年仍健在，心脏病未发作。

心痹由元气精血内虚，风寒湿热痹内传于心而成。人之所主者心，心之所养者血，心痹日久，风寒湿热之邪郁阻，心之气血不得宣通，心气郁结，心血不畅。心血虚，心气馁，心中悸而虚烦，面色无华，气短。心阴虚，手足心热、咽干。心阳虚乏力，肺阴亏颧红，血脉瘀阻而心前区痛，无热脉疾数，心伤已重。治以补益气血阴阳，活血化瘀。黄芪、当归益气补血，桂枝、甘草振心阳生心液，调和气血。白术、生山药、茯苓、生龙骨健脾安神。秦艽通络。方由当归补血汤。苓桂术甘汤合用加味而成。

2. 某男，14岁。1976年1月30日。风湿热，病已四年。现感冒后咳嗽痰多，心慌气短，双下肢痛关节酸困，足手常凉。咽红，舌淡薄红润、边有齿痕、苔白微，脉弦。证属心痹，心血亏，心阳虚。治以益气养血，温通心阳，滋心阴，祛痰浊：

黄芪15g、当归9g、桂枝6g、丹皮6g、川芎6g、夜交藤15g、秦艽9g、甘草9g、大枣9g，3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二诊：1976年2月4日。昨日发热，今日已解，但仍咳嗽痰多，方：

桂枝6g、白术9g、茯苓12g、甘草9g、半夏9g、陈皮9g、桔梗6g、生地30g、秦艽9g，3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三诊：1976年2月19日。腿酸，无咳，方：

桂枝9g、白术9g、茯苓15g、陈皮6g、玉竹15g、秦艽9g、生地30g、山楂9g、太子参15g、大枣9g，3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四诊：1976年2月25日。诸症皆减，方：

党参18g、白术9g、茯苓9g、甘草9g、桂枝9g、玉竹9g、秦艽9g、大枣9g，3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五诊：1976年3月5日。食纳增，易疲乏，无其他不适感，方：

党参18g、白术9g、茯苓9g、桂枝9g、甘草9g、当归6g、秦艽9g、玉竹9g、大枣9g，3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六诊：1976年4月27日。食纳增，精神及体力均增强，未再患感冒，方：

附子6g、苍术9g、桂枝9g、秦艽9g、玉竹12g、甘草5g、大枣3g，3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七诊：1976年5月12日。食纳、精神及体力均佳，无症状，方：

桂枝9g、茯苓12g、白术9g、甘草9g、秦艽9g、玉竹15g、威灵仙6g，3剂，每2日1剂，水煎4次分服。

1982年再访：治愈后未再发病。

此例治疗历时四个月，持续服药，终除诸症。治用当归补血汤、桂苓术甘汤合二陈、四君化裁。党参、黄芪、当归益气补

血，白术、茯苓、陈皮、半夏健脾祛湿除痰，桂枝通阳，秦艽祛风湿而通络，玉竹滋阴，甘草和中。治疗以心之气血阴阳为枢，持之以恒，心痹之治，实非朝夕可成。

3. 某女，36岁。1985年10月22日。风心病。久病一身痛，每走路上坡则气短，劳累则腿肿，病发则尿少，心慌、颤动，不欲饮食，右胁痛，大便四日一次。舌红淡、边有青紫斑、湿、苔少，脉弦、寸虚浮。证属气血亏虚，心血痹阻。治以益气养血，化瘀通络：

黄芪15g、党参15g、甘草15g、桂枝15g、当归10g、熟地30g、白芍15g、玉竹15g、丹参10g、青风藤15g、秦艽10g、茯苓10g、生姜10g、大枣10g，3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另：三七粉30g，每次0.5g，每日3次水送服。

复诊：1985年10月28日。心慌、颤动症均减轻，无明显发作，仍有背痛，前方加青风藤30g，断续常服。

二、冠心病

1. 某男，45岁。1976年8月。冠心病。心前区不适，心慌心悸，胸骨后疼、有闷重感，气短，易烦，自汗盗汗，每于受寒、劳累及情志不适时加重，病已数年。体丰，舌红胖大、舌下静脉紫暗、舌边有齿痕、舌面有纵裂、苔薄白微。脉沉细濡涩代、左寸尺沉弱。证属气血虚，瘀阻心络。治以补益气血，活血化瘀：

黄芪15g、当归12g、郁金15g、川芎6g、丹皮9g、丹参9g、生山楂9g、党参12g、白术12g、黄精24g、甘草15g，6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二诊：1976年8月24日。患者自述：服药后一小时，感左胸内心脏前肌表处有“凉”和“热”感交互发生，先凉后热，心畔

感到舒适异常，胸骨后疼痛亦即消失，胸部轻松如释重负。舌色转为红淡，脉和缓有力、无结代。治用前方断续服用，观察四年，治后虽迁风寒或劳累、情绪波动等，病亦未再发。

此证属胸痹，为阴血不足，阳气不用。痹乃闭塞之意，不限于肌肉筋骨，凡脏腑之闭塞，皆可为痹。可由情志、饮食、劳逸所伤。或年迈而心脾气血两亏，气血郁滞，或脾虚痰湿而成。或阳虚而血瘀，阳气受于胸中以布气息，阳虚阴乘阻其通络，每于风寒或胃中气机不畅，或中气不振，症即加重。此病者胸痛隐隐而闷重，乃胸阳不振，气虚血瘀。治以调补气血阴阳之盛衰，佐行气活血通痹。痹证迁寒则急，得温则舒，故治宜温通。黄芪、当归、党参、白术、黄精补益气血，川芎、丹皮、丹参、郁金、生山药乃气活血通痹。患者自述：以前服药，每有山萸肉，即于服后完胸骨后有紧缩感，且疼痛加重，可知此证之不宜于酸收涩敛。余治冠心病，胸痹属胸阳不振，气虚血瘀者多，治多益气佐化瘀，并振奋心阳。

2. 某女，71岁。1972年8月。高血压、动脉硬化、冠心病、心绞痛数日发作一次，硝酸甘油可以缓解。血压190/120mmhg，心区痛，常眩晕，心慌气短，多眠睡。舌瘦干红、苔薄白少，脉弦缓涩。证属胸痹心痛，瘀阻心络，气血两虚。治以补益气血，化瘀通络：

黄芪30g、当归15g、川芎6g、丹皮12g、丹参30g、郁金15g、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另：三七粉每次1g，每日2次水送服。

上述方药，患者断续服用，数月或数日一服，或连服数日不等，心绞痛发作次数渐减少，数月至数年一次，发作症状轻微，血压稳定在150/95mmhg，可参加一般家务劳动，1977年

以后，不再服汤剂，只服三七粉，每次0.3g，每日3次水送服，断续常服至1986年仍健在，无症状。

此证由气血亏虚而血瘀。黄芪、当归益气补血，振胸阳。郁金、川芎、丹皮、丹参、三七理气，活血化瘀。川芎入心包经，乃血中气药，辛温而主胸膈郁滞，畅血中之气而消散瘀血癥结凝滞。丹皮微寒，通血脉之壅滞结热而活血化瘀。川芎与丹皮为伍，正可相济其升降之偏与温凉之弊。三七活血化瘀，通血脉之凝滞，行气补气，小量应用，益气、活血化瘀为主。

3. 某男，62岁。1985年10月14日。冠心病7年。现心前区闷重，气短，活动时尤甚，乏力嗜睡，易感冒，自汗，大便溏。舌红厚干，苔少，脉弦迟。证属胸痹，气血虚。治以益气通阳，化瘀通痹：

黄芪30g、当归10g、白芍10g、丹皮5g、白术5g、防风10g、桂枝5g、川芎5g、红花5g、甘草5g、天花粉15g，3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二诊：1985年10月25日。症减轻，方：

三七粉、人参粉等量为粉，每次服0.5g，每日2次水送服。

4. 某男，50岁。1985年10月5日。冠心病、高血压、慢性胆囊炎、肺气肿。心电图检查结果："ST段正常、心电轴右偏(+1°)心电图大致正常、不完全左束枝传导阻滞"。"胆囊造影：囊皮增厚"。胸骨后及心前区整日疼痛不止。舌胖嫩、苔少，脉沉滑。证属胸痹，血瘀，痰湿，肾阳虚。治以养心补肾，活血化瘀通痹，祛痰：

半夏10g、茯苓10g、陈皮5g、甘草5g、当归10g、丹皮5g、川芎5g、丹参15g、红花5g、杜仲20g、桑寄生30g，3剂，每日

1剂水煎2次分服。另：三七粉、人参粉各30g，共为粉，每次1g，每日3次水送服。

二诊：1985年10月14日。近日血压稳定：120/90mmhg，胸骨后闷痛，两胁胀，睡眠多梦，前方加瓜蒌30g、薤白5g、枳壳5g，3剂再服。

三诊：1985年10月17日。昨日晚饭进食稍多，夜间心前区疼发作，此证宜适当控制饮食，前方3剂再服。

四诊：1985年10月21日。胸骨后及心前区无痛，但活动稍剧烈，仍有不适感，口渴引饮，方：

杜仲20g、桑寄生30g、丹皮10g、川芎5g、丹参15g、当归10g、红花10g、天花粉15g、半夏10g、茯苓10g、陈皮5g、甘草5g，3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另：三七粉、人参粉各30g共为粉，每次1g，每日3次水送服。

五诊：1985年10月24日。每天下午心慌，前方加白芍5g，3剂再服。

六诊：1985年10月28日。每天下午三点钟胸骨后及心前区疼痛微发作，短时即止，现可走路三公里无疼痛发作，有时心慌，口渴，睡眠不实、少时即醒。舌淡红润，脉两关弦。方：

杜仲20g、桑寄生30g、丹皮10g、川芎5g、丹参15g、当归10g、红花10g、天花粉15g、半夏10g、茯苓10g、陈皮5g、甘草5g、白芍5g，3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另：三七粉、人参粉各30g，共为散，同前法服。

肾病治例

一、小便失禁

1. 某女，28岁。1974年1月21日。尿频无痛、不能自禁，常尿自流滴沥而无知觉十余年。面暗无华，舌红无苔，脉关滑、尺沉。证属肾阳虚，气虚。治以补肾助阳，益气：

黄芪60g、当归9g、白芍9g、补骨脂9g、益智仁12g、五味子15g、肉豆蔻9g、防风6g、川楝子9g、甘草9g，3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二诊：1974年1月29日。小便失禁症状已基本消除。右寸、尺之脉已起。肾阳、肺气渐复，方：

黄芪90g、当归9g、白芍9g、补骨脂15g、五味子18g、肉豆蔻12g、川楝子9g、防风6g、生山药15g、甘草9g、大枣9g，3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证愈。

右尺脉沉，肾阳虚，膀胱虚寒失约；右寸脉沉，肺气虚，不能助膀胱气化。此证多虚，治以益气，补肾、固尿。黄芪、生山药、防风益气固摄下焦，伍当归和血，重用甘温大补元气。补骨脂、肉豆蔻、五味子补肾、固涩缩尿。防风、川楝子鼓舞膀胱气化而制尿。

二、尿浊

1. 某男，34岁。1981年5月9日。尿如白浆、尿频久病。腰痛。舌红光润、无苔，脉虚浮。证属肾虚湿浊。治以补肾，固涩，利湿：

附子 15g、桂枝 12g、芡实 15g、金樱子 10g、川楝子 12g、桔梗 12g、苍术 30g、白芍 12g、萆薢 12、甘草 6g,3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证除。

尿粘腻色白如浆,排尿无涩痛,证为尿浊,但易与膏淋证相混。尿频腰痛,脉浮虚,皆肾阳虚,肾虚败精流注,湿热滲入膀胱而成。精关不固病久、败精失约,肾阳亦虚,湿热由作,舌红现。治以补肾。利湿固涩。

附子、桂枝温阳补肾。芡实、金樱子固涩,苍术、萆薢除湿,川楝子、桔核理膀胱之气。治浊之法,湿热去而浊自清。但固肾与利湿,当审辩权衡,总应以固涩为主。与治膏淋之多利不同,而固涩又不宜板滞,宜于宜通。

2. 某男,40 岁。1986 年 10 月 30 日。尿浊二十年,反复发作,左睾痛困,尿浊与尿混下,有时尿道痛,乏力。舌淡红润、中裂、苔少,脉弦。证属湿热下注,脾虚。治以分利湿浊,健脾:

萆薢 12g、乌药 9g、苍术 15g、黄柏 12g、白芷 9g、乌贼骨 5g、半夏 12g、生龙骨 30g、神曲 9g,3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

二诊:1986 年 11 月 10 日。症减,尿浊已少,基本为正常尿,前方再服 5 剂。

三、湿热淋

小便痛涩滴沥,欲去不去,欲止不止为淋,多由外感湿热或寒湿久郁化热侵淫下焦肾或膀胱而成。肾虚则小便数,膀胱热则尿涩,故淋证之本,因由肾虚。淋病初起或久病复发之湿热实证,治以清热利湿为主,补气滋阴为佐。初起为湿热,久则为劳淋、重则为血淋,急证易平,久固不易;轻证易去、重证缠

绵。而复杂之病情，常变证蜂起。

1. 某男，26 岁。1981 年 5 月 17 日。泌尿系感染。尿检：红细胞"+"、脓细胞"++"、尿频涩痛十数日。舌红淡干、苔白，脉弦。证属湿热淋，肾阳虚。治以弦肾阴，利湿，化瘀：

生地 15g、桂枝 9g、白薇 30g、猪苓 12g、茯苓 12g、滑石 15g、乳香 3g、没药 3g、紫草 15g、甘草 6g，3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

二诊：1981 年 5 月 20 日。诸症已除，前方再服 15 剂。

2. 某男，38 岁。1981 年 5 月 30 日。泌尿系感染。尿检：蛋白："阳性"、红细胞"+"。尿频涩痛反复发作三年余。舌红淡干、苔白微黄，脉沉弦。证属肾阳虚，湿热劳淋。治以益气养血，利湿通淋：

黄芪 15g、当归 12g、乌药 9g、地肤子 18g、紫草 12g、甘草 9g，3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

二诊：1981 年 6 月 10 日。服药后症除，前方再服 10 剂。

3. 某女，27 岁。1986 年 12 月 1 日。肾盂肾炎。腰痛一年余，病发时小便酸痛涩、尿血、尿白，手足颜面肿胀，每感寒则发。舌尖红、湿润、苔少，脉左弱、尺沉。证属湿寒，肾虚。治以补肾，利湿、化瘀：

黄芪 30g、生山药 30g、白茅根 18g、杜仲 15g、续断 12g、草河车 9g、土鳖虫 3g、皂刺 15g、甘草 9g，3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另：三七粉 9g，每次 1g，每日 3 次水送服。

二诊：1987 年 12 月 15 日。诸症已除。方：

三七粉 30g，每次 0.5g，每日 2 次水送服。另：丁香 1g、白胡椒 1g 共为粉敷脐，每 3 日换药 1 次，共敷 15 日。

4. 某男，24 岁。1979 年 11 月 30 日。1975 年第一次出现

全程肉眼血尿，反复发作、渐加重。1977年9月5日医院检查结果："前列腺I°大小，质韧，轻触痛，边缘不清，无结节"。"膀胱轻度充血，无结节及溃疡，双侧输尿管口无红肿"。尿检："蛋白(卌)、红细胞(卌)"。诊断为："泌尿系感染，结核，肿瘤或其他病"。现尿频，尿急，尿痛，每日中午12点后低热：37℃－38℃，两颧发红，神昏，乏力，手足心发热、胀，下肢肌肉痛，走路无力，失眠多梦，梦遗或滑泄，昼亦发生，周身肌肉及关节痛，右背部有放射性剧痛，唇及口咽干燥，鼻塞，干咳，头痛，腰痛，头皮痒，脱发，易患感冒，有慢性喉炎、鼻炎、支气管炎、扁桃体炎、胃炎、胃下垂6cm。舌薄、色淡红无苔、润，脉弦洪、尺尤甚。证属阴虚火旺，湿热血瘀。病为湿热淋、血尿、遗精、尿浊。治以益气养阴，利湿，化瘀：

黄芪15g、当归6g、白芍9g、玄参12g、茯苓12g、地骨皮6g、黄柏9g、补骨脂15g、复盆子12g、生牡蛎60g、赤芍9g、穿山甲6g、天花粉18g、甘草9g、大枣9g，4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二诊：1979年12月7日。睡眠好转，仍多梦，两臂痛酸及五心烦热症皆减轻，会阴部胀痛亦减轻，但有痒感，精神及体力均增，方：

黄芪15g、当归6g、生地15g、熟地15g、青蒿9g、鳖甲15g、丹皮9g、赤芍12g、穿山甲9g、天花粉20g、生牡蛎30g、生龙骨30g、甘草12g、大枣6g，3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三诊：1979年12月10日。遗精，尿精，下午发低热，神昏，口苦腻，方：

黄芪15g、当归6g、生地15g、熟地15g、生牡蛎30g、生龙骨30g、地骨皮9g、丹皮9g、五味子6g、金樱子6g、复盆子6g、

枸杞子 9g、赤芍 12g、穿山甲 6g、天花粉 30g、甘草 12g、大枣 12g，3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

四诊：1979 年 12 月 14 日。神乏嗜睡，臂麻，头皮痒，下午两颧发热，鼻塞咽干，尿中带血，梦遗，会阴部憋胀，五心烦热，方：

黄芪 30g、当归 10g、生地 15g、熟地 15g、生牡蛎 30g、生龙骨 30g、地骨皮 9g、丹皮 9g、复盆子 6g、黄柏 6g、知母 6g、玄参 30g、赤芍 12g、穿山甲 6g、天花粉 30g、甘草 12g、大枣 12g，3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

五诊：1979 年 12 月 26 日。咽干已减轻，会阴部较前为适，遗精症亦减少，未再发生尿精，腰腿酸。舌及脉象同前。方：

黄芪 60g、当归 15g、熟地 30g、玄参 30g、生牡蛎 30g、生龙骨 60g、复盆子 9g、五味子 12g、金樱子 12g、枸杞子 12g、生山药 30g、黄柏 9g、知母 9g、赤芍 12g、穿山甲 6g、天花粉 30g、甘草 12g、大枣 12g，3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

六诊：1980 年 1 月 3 日。睡眠好转，无梦，无遗精，自感精神及体力大增，下午潮热未再发作，近日尿检："蛋白(—)、红细胞(—)"。前方 3 剂再服。

七诊：1980 年 3 月 31 日。入睡难，腰腿出冷汗，两臂疼麻，劳累则腰酸，近日遗精及滑泄频作，心悸，方：

黄芪 15g、当归 12g、生地 20g、熟地 20g、黄柏 9g、知母 9g、生牡蛎 30g、生龙骨 30g、枸杞子 20g、玄参 20g、赤芍 9g、天花粉 20g、甘草 15g、大枣 15g，3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

八诊：1980 年 5 月 19 日。有时遗精，会阴部仍感不适。咽微红。方：

黄芪30g、当归12g、生山药30g、鹿角霜18g、黄柏9g、知母9g、茯苓9g、复盆子9g、陈皮6g、内金9g、山甲9g、甘草9g、大枣9g，3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九诊：1980年7月3日。自感服前药后，诸症明显减轻，又连续再服3剂，诸症又减，方：

黄芪15g、当归9g、丹参12g、金樱子9g、复盆子9g、枸杞子15g、皂刺9g、萆薢12g、甘草12g、大枣9g，10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十诊：1980年9月6日。诸症除，方：

蛤蚧1对鹿茸6g，浸酒服，以巩固疗效。

1983年访：诸症未再发。

此例湿热淋、血淋、遗精、滑泄、尿浊诸证错杂，治疗历经十个月，治以大补大清，大固大化，攻补兼施，标本共图，补气血与清热并行；固肾与化瘀共施。治法之要，首在补阳以入阴，若迳补阴、反伤阳碍胃，而阴必不得补。又认证立法、施方之后，守方持续服。似此经久顽证，错综复杂，非朝夕之功可图。治疗过程病情反复变化曲折，然坚持守方治疗，必有所成。

5. 某女，26岁。1984年4月11日。泌尿系感染。尿痛，尿频、反复发作，每于受寒或劳累、气怒之后易发。舌红干、苔少，脉弦。证属湿热淋，气郁湿瘀。治以化瘀祛湿，疏肝理气：

当归9g、白芍9g、乌药9g、龙骨30g、甘草12g、白茅根15g、地肤子30g、紫草15g，3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二诊：1984年4月20日。诸症消除，现无症状，前方3剂再服。

余治此证，常用此自拟验方，证解之后，又宜重用生龙骨、生黄芪、赤芍、半夏以固本，防复发。

6. 某女，23 岁。1985 年 10 月 23 日。泌尿系感染。小便不畅、尿淋漓涩痛，白带多，阴道痒，外阴有粟粒痛。舌红淡湿腻、苔白少，脉弦滑。证属湿热淋，挟湿。治以清热利湿：

苦参 10g、紫草 20g、白茅根 30g、赤芍 10g、半夏 15g、公英 30g、草河车 20g、茯苓 5g、甘草 10g，地榆 15g，3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证愈。

7. 某女，30 岁。1986 年 9 月 22 日。肾盂肾炎，病已九年反复发作，发则尿频，尿急，小腹酸，腰痛，每劳累或感冒则发，今年已发作三次，近十日来，病又发作，每发作则有低热、大便干。舌淡红润、中裂、苔白少，脉两尺弦。中腰部触按有酸痛感。证属湿热淋，湿滞血瘀，肾虚。治以除湿，化瘀，固肾：

白茅根 21g、紫草 15g、益母草 15g、白芍 9g、赤芍 9g、生龙骨 30g、地肤子 15g、五味子 6g，3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

二诊：1986 年 9 月 25 日。尿涩痛已除，腰痛亦止。舌红鲜、苔花剥白，脉尺弦。肾阴寒湿未除，方：

白茅根 21g、紫草 15g、益母草 15g、赤芍 9g、生龙骨 60g、地肤子 15g、五味子 12g、生山药 15，3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

三诊：1986 年 9 月 28 日。小便正常、无痛，腰无痛、并无叩击痛。舌红、苔腻散白，脉两尺弦。湿瘀未尽，肾阳未复，方：

白茅根 21g、紫草 9g、赤芍 9g、半夏 12g、五味子 12g、生山药 15g、茯苓 9g、生龙骨 60g，3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

复诊：1986 年 10 月 18 日。前数日感冒，病亦未发，劳累后仍觉腰困，治补肾健脾：

黄芪 9g、生山药 12g、杜仲 12g、续断 12g、五味子 9g、白

茅根 9g、甘草 12g、神曲 12g、大枣 6，2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

四、膏淋

1. 某男，45 岁。1976 年 5 月 24 日。尿涩痛、尿频三年，尿中有粘液，并排尿困难，每次排尿须半小时，天气变化时尿道抽痛，腰痛。舌淡、苔少，脉濡尺弦。证属湿热，血瘀，气血虚，肾虚。治以益气血，固肾，清湿热，化瘀：

黄芪 30g、当归 6g、天花粉 9g、土茯苓 15g、赤芍 9g、红花 6g、山甲 6g、公英 15g、白薇 15g、川楝子 9、萆薢 15g、山萸肉 6g，3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

二诊：1976 年 5 月 28 日。尿频及尿涩痛均减轻，尿道及膀胱有痒感，小便仍滴沥困难，方：

黄芪 30g、当归 6g、赤芍 9g、土茯苓 24g、红花 6g、山甲 6g、公英 15g、白薇 24g、川楝子 9g、山萸肉 6g、金樱子 6g、萆薢 12g、山楂 15g，3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

三诊：1976 年 6 月 4 日。尚有腰痛，余症皆减轻，方：

黄芪 30g、当归 9g、党参 30g、杜仲 15g、续断 15g、山萸肉 6g、萆薢 9g、土茯苓 30g、赤芍 12g、川楝子 9g、白薇 12g，3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

四诊：诸症皆除，再以活血化瘀为治，以搜余邪，方：

当归 9g、乌药 12g、山甲 6g、丹参 15g、王不留行 12g、川楝子 12g、赤芍 12g、桃仁 6g、公英 15g、红花 6g、山萸肉 6g、金樱子 6g，3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

诸淋所发，皆由肾虚膀胱湿热，尿痛为热，涩为血瘀。黄芪、当归益气养血，山萸肉、金樱子固肾，土茯苓利湿，天花粉、

赤芍、山甲消肿排脓，活血化瘀，湿瘀除则痛涩解。治此证，扶正太过则助邪，祛邪太过又伤正，皆于痊愈有碍。临证主要，重在审辩权衡正邪之消长。

五、遗精

1. 某男，25岁。1984年11月15日。梦遗六年，现四日一次，有时尿下白浊。舌红淡，脉寸关弱、左尺弦。证属湿浊，肾阴虚炎旺。

治以祛湿浊，平肝滋阴：

生地15g、白芍60g、茯苓12g、远志6g、柏子仁30g、苍术6g、黄柏6g、木瓜12g、甘草9g，3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二诊：1984年12月10日。近三日无梦遗，无尿浊。脉左尺浮细。虚火已减、阴虚未复，方：

生地15g、白芍60g、茯苓12g、黄柏3g、木瓜12g、复盆子12g、杜仲15g、黄芪15g、萆薢6g、甘草6g、大枣9g，3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三诊：1984年12月20日。遗精未作，排尿之前尿道酸痛不适，尿白浊。证属湿热下行。治以补肾，利湿，化瘀：

黄芪15g、杜仲15g、黄柏9g、龙胆草6g、丹参15g、木瓜18g、萆薢12g、赤芍12g、天花粉12g、山甲9g、白芷12g、复盆子12g、生龙骨30g、神曲9g、甘草9g、生姜9g、大枣9g，3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证愈。

2. 某男，40岁。1986年10月2日。遗精，常因劳累后频发，腰痛，便稀。舌红淡干、无苔，脉两尺弦劲。证属肾阳虚。治以补肾，固涩：

五味子 5g、复盆子 10g、生龙骨 20g、五倍子 10g、杜仲 15g，共为散，每次服 2g，每日 3 次水送服，证愈。

六、水肿

1. 某男，25 岁。1982 年 10 月 8 日。肾炎。1978 年发病，曾多方治疗。今年 9 月 28 日自觉"感冒"，发热，头痛，鼻塞，咽干痛，全身关节痛，乏力，恶心纳差，腰痠痛，尿少。尿检："蛋白(卌)、透明管型、红细胞偶见"。粪潜血试验："阳性(卄)"。某医院诊断为："上感，慢性肾炎普通型"。1982 年 10 月 6 日入院，给予西药抗炎、利尿、激素对症治疗，体温 38℃，血压 130/80，二日来症状无明显改善，改由中医药治疗。舌红干、苔少，脉寸关弱、两尺弦，重取皆无。证属水肿，气血两亏，肾阴虚阳浮。治以养阴益气，固肾利湿：

生山药 30g、山萸肉 30g、白茅根 15g、黄芪 90g，1 剂，1 日 3 次水煎分服。

二诊：1982 年 10 月 9 日。腰痛，尿检："蛋白(+)"，方：

生山药 30g、山萸肉 30g、白茅根 12g、黄芪 60g、芡实 15g，2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

三诊：1982 年 10 月 11 日。尿检："蛋白(—)"，方：

生山药 30g、山萸肉 60g、白茅根 30g、黄芪 90g、芡实 15g，1 剂，1 日 2 次水煎分服。

四诊：1982 年 10 月 12 日。无症状，方：

生山药 30g、山萸肉 30g、白茅根 15g、黄芪 60g、芡实 15g，3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

五诊：1982 年 10 月 13 日。无明显症状，尿检："未见异常"。患者云：患病四年以来，尿检蛋白最终皆为(+)，此次治

疗是首次正常。

余素以生山药、山萸肉、白茅根、黄芪四味治慢性肾炎，或加味。

2. 某男，35岁。1985年1月5日。一年前患慢性肾炎，多次尿检均为"蛋白(+)"、"红细胞(+)"。腰痛，手胀，乏力。脉左关弦数、左尺沉弦、右濡。证属水肿，脾肾阳虚。治以补肾健脾，利湿：

黄芪30g、白术9g、茯苓12g、五味子9g、露峰房9g、白茅根18g、3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二诊：1985年1月15日。眼睑水肿及手胀均减轻。1月10日尿检："蛋白(—)"。白细胞0—3、红细胞5—7，昨日尿检："全部正常"。舌淡红干，苔少。方：

黄芪30g、白术9g、茯苓12g、五味子9g、赤芍9g、紫草15g、白茅根18g、露峰房9g、甘草12g，3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此患者，后按此方继续服药，尿检一直正常，未再有蛋白出现，诸症消除未再发。此例用药，脾肾兼治，初用黄芪、白术、茯苓补气健脾，利湿。五味子、露峰房补肺肾，白茅根利湿，化瘀，与补肾肺药为伍，其用尤宜。又，露峰房治此证，疗效有殊异处，但必配伍得当，用量适宜。

七、肾结石

1. 某女，31岁。1989年8月21日。1989年8月12日某医院B超检查结果："超声检查可见左肾内0.5cm强光点，左肾肾盂扩张为1.2cm"，诊断：左侧肾结石"。血常规检验："红细胞(卄)、蛋白(+)"。左侧腰痛一月余，近日不欲食。舌红嫩、

中裂、无苔，脉两关弦、两尺弱。证属肾虚湿滞。治以补肾利湿：

生地 30g、五加皮 20g、当归 20g、补骨脂 20g、党参 20g、甘草 10g、金钱草 60g、白茅根 30g、生牡蛎 90、神曲 20g，10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 3 服。另：火硝 5g、芝硝 5g 内金 10g、琥珀 5g，共为粉，每次服 1g，每日 2 次水送服。

二诊：1989 年 9 月 4 日，腰痛已减轻。舌红嫩、中裂、苔少、脉两关弦滑。方：

生地 30g、五加皮 20g、当归 20g、补骨脂 20g、甘草 10g、金钱草 60g、白茅根 30g、生牡蛎 60g、神曲 20g、鹿角霜 30g、生姜 10g、大枣 10g，10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另：散剂同前方服。

三诊：1989 年 9 月 18 日。腰痛已轻。舌红淡润、苔少。9 月 18 日某医院 B 超检查结果：左肾见 1.5×4.5cm 无回声液性暗区，未见明显结石像及输尿管扩张。超声提示：左肾积液"。结石已消，再补肺肾：

鹿角霜 25g 为粉，每次服 2.5g，每日 2 次水送服。冬虫夏草 5g 为粉，每次 0.5g，每日 2 次水送服。

火硝即焰硝，又称硝石，性近朴硝，其逊于朴硝之寒，而消溶渚石之力则胜于朴硝，能消胆中结石及肾、膀胱中结石，味咸兼辛，能散湿郁，与芒硝配伍，治疗肾结石，有溶石之效。

2. 某女，54 岁。1990 年 2 月 5 日。面目轻度浮肿半年余，时有轻微腰痛。1 月 25 日疼剧发，呕吐，左腹痛呈条状。曾用青霉素、氟哌酸等治疗，症状稍缓，时有轻发。2 月 2 日某医院 B 超检查结果："左肾结石 0.5×0.8cm"。现在每喝水即疼痛增加并欲呕。舌红淡润、苔少，脉右弦滑、左关尺弦。证属肾虚湿滞。治以补肾利湿：

金钱草 45g、白茅根 20g、生牡蛎 30g、生地 30g、五加皮 15g、补骨脂 15g、鹿角霜 30g、杜仲 10g、威灵仙 15g、甘草 10g、大枣 10g，3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另：火硝 9g、芒硝 9g、内金 9g、琥珀 3g，共为散，每次 3g，每日 3 次水送服。

二诊：1990 年 2 月 7 日。腰痛减轻，尿道有酸感。前方 10 剂再服。

三诊：1990 年 3 月 3 日，腰痛继续减轻，有时觉胃中不适，方：

金钱草 30g、白茅根 10g、威灵仙 10g、白术 10g、鹿角霜 10g、杜仲 20g、内金 15g、甘草 15g、大枣 10，10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

四诊：1990 年 3 月 13 日。诸症除，3 月 13 日某医院 B 超检查结果："左肾结石已消除"。

余治此证，甚注意威灵仙的应用。治肾结石配伍应用有殊功。

肝炎治例

1. 某男，39 岁。1975 年 12 月 10 日。慢性肝炎。近期肝功能检验：射香草酚絮状试验(+)、硫酸锌浊度试验(17)、G、P、T(247)，尿常规检验：蛋白(±)、白细胞(1—2)、红细胞(0—1)。现脘腹胀，食欲减退，倦怠乏力，腰痛、腿痠。面色苍暗，颜面轻度浮肿，舌淡润、无苔，脉左关弦紧。右胁腹诊：肝锁中肋下 2cm，肝大、有触痛。证属肝郁脾虚。治以健脾祛湿，疏肝解郁：

党参 30g、白术 30g、茯苓 15g、甘草 15g、丹参 30g、夜交藤 30g、当归 30g、柴胡 6g、金钱草 30g、每隔日 1 剂，水煎 2 次

分服。以此方断续服用一年。

复诊：1976 年 11 月，诸症除，食欲佳。面色红润，舌淡红润、苔少，脉和缓。过劳后右胁仍有不适感，腰痛。治益气血：

党参 12g、黄芪 12g、当归 15g、茯苓 12g、甘草 12g、神曲 15g，每隔日服 1 剂，断续服 20 剂。1976—1982 年数次检验肝功能及尿常规，均正常。

治以柴胡、丹参、夜交藤、当归、金钱草疏肝解郁、通络、祛湿、活血化瘀。以黄芪、党参、白术、茯苓、甘草益气健脾，培益中土，以流通周身机运。慢性肝炎，久病由渐而来，非一朝一夕，肝病之复，亦必渐许而成，服药后无明显异常之感，即已有效。方拟之后，即以此一方坚持较长时期服用，不再更方。后以补气血固本。此例治疗以肝郁与脾虚为主。

2. 某男，38 岁。1978 年 2 月 5 日。慢性肝炎。近期肝功能检验：射香草酸浊度试验(8)、硫酸锌浊度试验(13)、射香草酚絮状试验(+)、卢碘试验(+)，超声波查脾：厚度(6)、肋下 1cm。现腹胀、饭后尤甚，大便溏、日三次，病已数年，食欲差，口干渴、入夜尤剧。睡眠不安、夜睡二三小时，且多梦。倦乏。舌红燥无苔，脉洪滑。右胁腹诊触痛，肝锁中肋下 2cm。证属肝郁脾虚，肾虚，阳虚。治以疏肝解郁，健脾，益阳、育阴：

黄芪 30g、当归 9g、附子 9g、生山药 15g、白术 15g、茯苓 15g、芡实 30g、天花粉 15g、丹参 30g、郁金 9g、柴胡 9g、胆草 9g、甘草 12g，隔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断续服用 40 剂。

复诊：1978 年 5 月 29 日。腹胀除，食欲好转、大便正常，睡眠佳，口干渴症亦减轻，已能参加正常的农业体力劳动，按前方再服 10 剂。

复诊：1978 年 7 月 14 日。肝功能检验：硫酸锌浊度试验

(6)、射香草酚浊度试验(3)、G、P、T(60)。白蛋白A(6.4)、球蛋白 X_1(7.5)、X_2(11.5)、B(6.5)、R(12)超声波查脾:厚度(3.5)。

此例治以解肝郁、脾虚为主,佐温阳、复阴。肝病,又及脾胃等脏腑,而脾胃病等亦可伤肝,此证正虚邪实错杂兼有。

3. 某男,40岁。1977年11月3日。慢性肝炎。1977年10月28日肝功能检验:射香草酚浊度试验(20)。硫酸锌浊度试验(14)、射香草酚絮状试验(+)、卢碘试验(+)、右胁不适,食欲减退,睡眠不实。舌红、苔原燥腻灰黄,脉濡、尺弦。证属脾虚湿滞。治以健脾除湿:

黄芪30g、白术12g、茯苓12g、甘草9g、陈皮12g、附子12g、胆草9g、金钱草30g,隔日1剂水煎服,连服15剂。

复诊:1977年12月2日。食欲好转,睡眠转安,仍倦怠乏力,大便干。舌红干、苔白腻。方:

黄芪15g、白术12g、茯苓12g、甘草9g、当归9g、陈皮9g、附子15g、胆草9g、郁金12g、女贞子30g、鸡血藤30g、柴胡6g,隔日1剂水煎分服,连服15剂。

1978年8月检验肝功能结果:各项均正常。

此例食欲减退,脉濡、舌苔厚腻灰黄,乃脾虚湿滞,湿热间杂。白术、茯苓、陈皮健脾除湿。胆草、金钱草清热利湿。附子温里助阳,通沉寒之滞。脾虚湿滞,清浊相干,陈皮理散诸药之滞,伍柴胡入肝,并助气运。

4. 某女,8岁。1986年10月22日。乙型肝炎。某医院检验:"射絮(卅)"、G、P、T:150g以上、HBSAG1:32(+)。右肋痛,食欲差,大便干、腹诊:肝大、锁中肋下5cm、压痛。舌淡红、苔白腻。证属脾虚,肝瘀。治以健脾、化瘀:

黄芪 9g、白术 6g、当归 6g、生地 6g、五味子 6g、乌梅 9g、升麻 9g、白花蛇舌草 9g、草河车 9g、甘草 12g、大黄 2g。3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

二诊：1986 年 11 月 1 日。右胁痛已止，食欲增，进食后胃痛，精神、体力均转佳，面色转润。治用前方，隔日服 1 剂，连续服。

复诊：1987 年 1 月 12 日。近日在某医院行乙型肝炎"三系统"检查：HBCAG(—)、抗 HBC(—)、肝功检查：黄疸(3)、射浊(4)、锌浊(9)、G、P、T(11.5)。腹诊：肝已不大，正常。

腰痛论治

一、肾虚

诸般腰痛，皆由肾虚。脊乃肾之所贯，诸经皆贯于肾，而络于脊。肾伤则腰脊不举，肾虚易受外邪侵袭。若作强伎巧之官，谨其闭蛰封藏之本，州都之地真气布护，外邪勿能害。腰为肾之外候，腰痛之虚证，临证所见十之八九，故肾虚实为腰痛之主要根由，例：

某男，35 岁。1971 年 4 月 10 日。腰痛二年，隐隐绵绵，酸痛不剧，痛位于中腰两侧，时左时右，口干，五心烦热，大便时溏时燥，腰痛时，耳内及睾丸亦酸困微痛。证属肾阴阳两虚。治以补肾：

黄芪 30g、当归 9g、苁蓉 15g、狗脊 9g、杜仲 15g、补骨脂 9g、丹皮 3g、白芍 3g、甘草 9g，3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服后诸症减轻，嘱再以此方断续服三个月，并慎起居调摄。

此例腰痛悠悠绵绵不止，乏力疲软，或有睾丸胀坠牵拉痠痛。睾亦是厥阴肝脉所过，肝肾同源，肝肾阴虚则强。肾主精，精虚耳窍不足，或虚火微痛，或风为痒，皆内虚所出。

肾虚，督脉必虚，故治腰痛用补肾之剂，引以入督之品。杜仲、苁蓉、狗脊、补骨脂入督补肾之气血而滋阴助阳。黄芪、当归益气补血振奋其中，以助气血生长，并助气行血运，而使肾虚之阴阳气血得复。

二、血瘀

腰痛一证，由肾之气血阴阳，并及其他脏腑，病因各异。且涉及肌肉、经络、骨骼等，其因关节经络气血瘀滞者颇多，治宜通利腰部关节经络，宜治佐三七、桃仁、当归、土鳖虫等。例：

1. 某男，43岁。1976年8月。退行性脊柱炎。腰痛二年，痛位于腰脊之中，昼夜不止，并有疲困感，痛与气侯变化无关。口干、夜甚。舌干、苔微白，脉弦缓。证属肾虚，血瘀骨节。治以补肾、活血化瘀：

黄芪15g、当归6g、生地9g、续断15g、威灵仙9g、鸡血藤30g、防已6g、土鳖虫3g、骨碎补6g、怀牛膝6g，隔日1剂，水煎2次分服。共服药45剂而症渐除。

此例以肾虚为本，且血瘀骨节。治以补肾兼疏通经络，活血破瘀。

2. 某男，24岁。1980年7月。强直性脊柱炎、脊柱肥大。X光摄片提示："腰椎肥大如竹节状、骶髂关节间隙抹糊，呈点片状炎性变及损害"。下腰痛二年，酸软无力，活动受限仰俯不利。红丝散乱满布白睛，舌红，脉弦涩。证属肾虚、湿热，血瘀骨节。治以补肾，除湿热，活血化瘀：

黄氏15g、当归9g、生地15g、续断15g、苁蓉30g、骨碎补12g、鹿含草15g、苍术6g、土鳖虫3g、黄柏6g，隔日1剂，水煎2次分服。另：鹿茸6g、三七6g、当归12g、黄氏15g、骨碎补6g，浸白酒2斤中，每次服药酒3毫升，每日2次。

病者以上方断续治疗八个月，腰痛症状消除，并能参加正常劳动，后又以该方服用一年，×光摄片揭示："骶髂关节炎症减退，腰推增生与一年前×光片对照比较，未见发展且有轻度减退"。

此例，腰酸软无力，痛或如刺，或绵绵隐隐，脉弦涩，舌红，乃肾虚久病，气血不调而气滞、瘀滞，经络痹塞，或由寒湿等外邪侵袭，血瘀骨节，痛如刺、有定处，与气侯变化无关，昼夜无异，但过劳则痛加剧。

三、气滞

腰为人体躯干运动之枢，活动姿势不正即易受伤，除骨骼外，筋、肌腱、关节组织撕裂等损伤亦属多见。受伤后施治失宜，迁延日久，即易发生粘连等而为痼疾。例：

1．某男，30岁。肩负重物闪腰，腰部强直不能仰俯，行动、转侧困难。×光透视检查：排除骨骼损伤。舌红，脉弦濡、尺弦。证属肾虚，闪腰。治以补肾理气，活血通络逐瘀：

杜仲15g、土鳖虫3g，3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服1剂后，腰部已可活动，疼痛基本消除，但尚有重滞感，继续服后，症即消除。

伤损之证，表皮无损而内伤者，多有血瘀，恶血内留，皆当以肝为主。肝藏血，败血凝滞，所属必归于肝。肾虚者腰即不固，伤损血瘀凝滞于腰际。土鳖虫活血逐瘀，杜仲补肝肾强筋

骨，与土鳖虫为伍补肾强腰，而通调腰部气血理伤。

2. 某男，40岁。腰痠隐痛，下腰痠胀痛，排尿不畅。舌红、苔少，脉弦濡。证属肾虚，气滞。治以补肾，理气：

黄芪12g、当归9g、白术12g、茯苓15g、菟丝子12g、补骨脂9g、乌药12g、川楝子15g、小茴香9g、木通3g、赤芍12g，3剂，每1剂水煎2次分服。服后诸症减轻，再以前方加黄柏9g，继服3剂。

少腹乃厥阴肝经所属，左为血、右为痰，两侧皆病，痰血互结，兼腰痛由肾虚内伤，少阴与任督伤，血绕阴分故小便涩数胀，气畅则滞通。

四、寒湿

肾虚，易于为外邪所浸，多为寒湿乘虚而入，亦粘着缠绵而不易解。例：

1. 某男，42岁。中腰痛痠，隐隐绵绵，重而无力，下阴汗出凉湿三年，每夜睡或迂寒湿及劳累、饮水后加重，可汗出如洗。舌红、无苔、脉沉，证属肾虚，寒湿。自述由同房后浴冷水而致。治以补肾，祛寒湿：

续断15g、杜仲15g、补骨脂12g、黄柏9g、苍术9g，6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症渐除。

此治以续断、杜仲、补骨脂补肾之本，黄柏、苍术清湿热。此寒湿为标，肾虚为本。肾虚无存，寒湿亦无入。

2. 某男，25岁。腰痛一年余，每感寒及天气变化时加重，并有痠、沉重感，尿正常。舌红淡湿、苔薄白，脉两尺弦、寸关弱。证属肾虚，寒湿。活以强腰壮肾，祛寒湿：

杜仲18g、续断15g、五加皮9g、补骨脂12g、从蓉15g、狗

脊15g、生山药15g、独活6g、肉桂6g、砂仁6g、生龙骨15g、半夏12g、茯苓9g、土鳖虫6g，5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症渐除。

阳痿论治

阳痿，又称阴痿，此"阴"指男外阴而言，痿即萎弱不用之意。"阳"指"阳事"而言。

阳痿是男性较常见而复杂的病证。景岳谓："阳旺之时，忽有惊恐，则阳道立痿"，此恐伤肾也。《病源候》以"劳伤于肾，肾虚不能荣于阴器，故痿弱也"，主肾虚。林珮琴认为，痿由"伤于内则不起""或思虑伤神，恐惧伤肾"或"湿热下注"所致。前贤所论，多主病在肾，并及心脾。

余以此证，多由阴精不充而命阳火衰，治疗以滋阴益精为主。其气虚心脾损伤者，补气血，养心神。有火者清，有湿者化，有寒者温，为之辅。

一、治以辩证为主

1. 阴精虚弱，命阳火衰。阳痿证，虚者十之七八，病主要在肾，治以补阴精为主，因无阴则阳无以化，故本以阴中求阳，药用制首乌、苁蓉补肝肾，润宗筋。黄芪、当归补气养血。

例：某男，51岁。阳痿三年余，渐发展而成。腰酸，手足常凉，心中烦闷。舌淡红、润、苔少，脉弱。证属阴精虚弱，命阳火衰。治以滋阴益精，补肾兴阳：

制首乌30g、苁蓉20g、黄芪30g、当归10g、甘草5g、露峰房10g，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证渐愈。

2. 心脾伤损，气血虚衰。治宜补气血，益心脾，药用黄芪、当归、柏子仁、龙眼肉等。

例：某男，53岁。一年来，性感渐淡，渐至阳痿，平素劳心。舌红淡、湿，脉濡。证属思虑过劳，心脾伤损，治以益气养血，安神：

黄芪30g、当归10g、党参15g、柏子仁15g、龙眼肉30g、茯苓10g、甘草10g、仙灵脾5g。服药10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证渐愈。

3. 情郁伤肾，湿热滞渗 。此证，有湿热者，宜先解湿热，药用黄柏、苍术为主。

例：某男，38岁。阳痿半年，自述由性交后惊恐，又外出淋雨后而起。阴囊常汗出湿冷，睡眠多梦。曾服多种补肾壮阳药类，病反加剧。舌淡红、湿、苔少，脉濡。证属情郁伤肾，湿热滞渗。治以先除湿热：

黄柏15g、苍术15g、茯苓10g、蜈蚣1条、甘草10g，5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服药后，阴囊已无汗，阳痿稍有好转，仍未全复。舌淡红、润、苔少，脉弦细。治以调肝补肾：

柴胡10、升麻10g、苍术10g、川芎10g、茯苓15g、蜈蚣1条、当归10g、补骨脂15g、狗脊15g、甘草10g，15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证渐愈。

此例先用黄柏、苍术、茯苓清热除湿，蜈蚣疏滞开闭兴阳。湿热解后，再治以解郁补肾，以苍术、川芎伍柴胡、升麻解情郁，佐当归、补骨脂、狗痧养血补肾，卒受惊恐，必肾气耗散，宜培补肾气，补骨脂佳。临证所见，以惊恐伤肾之因，更较湿热之难除。

二、治以辩病为主

辩证施治，是中国医学的基本特点，是理、法、方、药运用于临证的过程。而辩病施治，也是中国医学的另一突出特点，是中医学理、法、方、药运用的概括，即认病之后，便可施以该方："仲景方""千金方""外台方"都记述了中国医学的这一传统。

余以自拟专方"肾之散"治阳痿，经多年应用觉得其见效快，疗程短，疗效稳定，且应用方便。其方药组成为：苁容、枸杞子、仙灵脾、复盆子、人参、苍术等制为散。方中苁蓉、枸杞子为主，苁蓉补肾阳并入阴，枸杞子补肝肾阴，并入阳。两物相伍，一补阳入阴，一补阴入阳，而使阴阳相生。仙灵脾、复盆子为辅，补肾益精而不伤阴。佐以人参，鼓午真元之气，以助阴阳之生化，苍术解诸郁，而开通疏滞。

例1：某男，70岁。六十岁起，阳痿，已十年，未经用药及治疗，自认乃人生理之正常规律。舌淡红、瘦、苔少，脉和缓如常。证属阴精虚弱，命门火衰之阳痿。治用：

肾元散3g，晚饮前1次水送服。

服后即证愈。嘱再服之，以巩固疗效。

例2：某男，57岁。40岁后渐阳萎。曾服鹿鞭酒、用过促性腺素、睾丸素等皆未效。舌红淡、中皱、胖嫩、苔薄白有根，脉洪滑盛。证属阴精虚弱，命阳火衰。治用：

肾元散3g，水送服。

服后证愈。10日后，仍正常，疗效稳定。

例3：某男，40岁。阳痿10个月。自述由两脚当风睡眠遗精后发生。阴囊潮湿多汗数年。舌淡红、润、苔少，脉滑弦。证

属湿热，由风寒引起。治用：

肾元散 3g，水送服。

服药后三天内，无明显感觉，服药后第四天证愈。

例 4：某男，28 岁。阳痿六年，自述病自六年前结婚之日发生，亲属代述病情。治用：

肾元散 3g，1 次水送服。

服后证愈

肾元散补肾益精，治肾精虚损，并能振奋精神，增力耐劳。药效学研究表明，它能提高氢化可的松所致阳虚小鼠的活动能力，显著提高其抗疲劳能力，大剂量时作用更为显著；能抑制氢化可的松所致阳虚小鼠体重下降趋势；能使氢化可的松所致阳虚动物体温恢复至正常水平，并使之略高于正常组动物 1℃左右；能增加去势大鼠精液囊、前列腺、包皮腺、提肛肌重量。

肾元散的临床及实验研究

肾元散，为余临床验方，余临证数十年应用于肾虚，早衰，阳痿等证。经有关医学研究部门实验研究及有关医疗部门临床观察，证明其具有补肾壮阳，益气生精，防老抗衰，耐劳强神，益寿延年等功效。

一、方药组成

主要由从蓉、枸杞子、淫羊藿、复盆子、人参、苍术等组成。

苁蓉、枸杞子相伍为君。从蓉温入肾经血分，补命门润五脏，补而不燥，滋而不腻。枸杞子滋肾，养阴补血，又生精助阳，

苁蓉入阳而及阴，枸杞子入阴而及阳，两者相伍，正得阴阳化生之妙。

淫羊藿、复盆子相伍为臣。淫羊藿补命门益精，温肾壮阳，鼓舞阳气。复盆子益肾固精，起阳痿，补肾阳而不伤肾阴。两者相伍，佐从蓉、枸杞子而助阳生阴长。

人参、苍术相伍为佐使。人参鼓舞脾胃、肺肾、心肝之气，以助气化，鼓舞阴阳之生长、化生。苍术运中焦，解诸郁而疏通，并治痿。

临证用于肾虚腰痠，腰膝无力，易疲乏，不耐劳，精神不振，性机能衰减，早老、早衰等诸证。

二、药效学研究

肾元散经有关的药效学实验研究。

其中，正常对照组简称"正常组"。病证模型组简称"模型组"。阳性对照组简称"阳对组"（对照比较用国内同类产品）

（一）实验研究（1）

1、对阳虚动物的影响。

（1）自主活动次数（表1）

表1　各组动物自主活动次数比较（次，M±SD）

正常组	模型组	阳对组	大剂量组	中剂量组	小剂量组
22+4.5	10±6.8	29±8.4	40=10.5	35±9.3	32±13.0

结果：

①阳虚动物活动次数明显低于各组；

②肾元胶囊大剂量、中剂量、小剂量组动物活动次数明显多于正常组动物（P<0.01或0.05）；

③大、中、小剂量组动物活动次数也多于阳对组，其中大

剂量组与对照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

(2)游泳时间比较(表 2)

表 2　各组动物游泳时间的比较(分钟,M±SD)

正常组	模型组	阳对组	大剂量组	中剂量组	小剂量组
32.36±18.22	7.83±2.79	31.64±7.70	228.90±100.17	52.90±11.03	33.20±15.90

结果:

①模型组动物耐疲劳能力下降,游泳时间缩短;

②肾元胶囊各剂量组动物和阳对组动物游泳时间均恢正常;

③肾元胶囊大剂量组动物游泳时间显著长于阳对组动物(P<0.01)。

2. 对去势肾虚大鼠的影响

各组动物包皮腺、精液囊+前列腺、提肛肌重量的比较(表 3)。

表 3

	包皮腺	精液囊+前列腺	提肛肌
正常组	66.3±13.2	527.7±53.1	111.5±52
模型组	22.7±6.8	99.26±21.4	46.3±11.7
阳对组	50.0±15.6	122.3±47.7	52.6±24.8
丙睾组	67.4±10.9	520.9±57.7	113.0+7.9
大剂量组	62.6+19.1	187.4±64.1	69.7±12.9
中剂量组	57.4±16.2	182.0±31.7	69.7±11.5
小剂量组	55.6±14.8	135.0±48.1	63.4±15.6

结果：

①去势动物包皮腺、精液囊+前列腺、提肛肌重量显著下降；

②肾元胶囊各组动物包皮腺重量与正常组动物包皮腺接近，其精液囊十前列腺和提肛肌重量，与模型组动物相比，重量增加明显(P<0.01)

3. 壮阳试验

各组动物阳茎勃起潜伏期的比较(秒,M±SD。表4)

表4

正常组	模型组	阳对组	丙睾组	大剂量组	中剂量组	小剂量组
15.4±8.4	26.3±13.7	19.6±12.5	13.6±7.0	20.7±14.6	18.1±11.9	23.0±13.8

结果：

①去势动物(模型组)阴茎勃起潜伏期较正常组显著延长(P<0.05)；

②肾元胶囊各剂量组及阳对组动物阴茎勃起潜伏期均呈缩短趋势，而以肾元胶囊中剂量组效果略好。

4. 交配试验

肾元胶囊对大鼠交配能力的影响(M±SD 表5)

表5

	扑捉		射精	
	潜伏期(秒)	次数	潜伏期(秒)	次数
正常组	318.8±110.6	3.5±3.0	1059.4±324.7	0.4±0.7
阳对组	246.7±145.4	7.1±3.6	751.3±279.5	2.9±3.4
大剂量组	200.2±136.5	7.5±3.6	729.8 -288.4	3.2±3.6

中剂量组	195.6±128.0	6.7±2.7	737.5±215.2	2.5±2.6
小剂量组	294.3±152.9	5.0±6.2	853.6±307.1	1.8±2.5

结果：

①肾元胶囊各剂量组及阳对组雄鼠交配能力较正常组增强，表现为合笼后扑捉雌鼠潜伏期及射精潜伏期缩短，20分钟内扑捉次数及射精次数增加，其中肾元胶囊大、中剂量组与正常组相比各值均有显著性差异(P均<0.05)；

②肾元胶囊大、中剂量组雄性大鼠交配能力略强于阳对组。

5. 结论

实验研究结果表明，肾元胶囊有如下作用：

(1)提高氢化可的松所致阳虚小鼠的活动能力，显著提高其抗疲劳能力，大剂量时作用更为显著；

(2)增加去势大鼠精液囊十前列腺、包皮腺、提肛肌重量；

(3)缩短去势大鼠阴茎勃起潜伏期；

(4)使雄性大鼠交配能力显著增强，20分钟内扑捉雌鼠次数增加；

(5)肾元胶囊的上述作用强度略大于阳对组(国内同类产品)，或与之相似；其中，动物自主活动次数、游泳时间的比较，肾元胶囊大剂量组显著高于阳对组。

(二)实验研究〈2〉

1. 对超氧阴离子的清除作用

不同浓度下肾元胶囊对超氧阴离子的清除作用。(表6)

表6

	信号强度	清除率

对照	4.23±0.12	
10mg/me	1.60±0.16	62.2%
5mg/me	1.53±0.08	63.8%
1mg/me	2.47±0.45	41.6%

结果：肾元胶囊在浓度范围为1mg～10mg/me之间，对超氧阴离子自由基有清除作用，其清除能力随浓度增加而略有增加，至10mg/me时，不再继续增加，保持一定的消除作用。

2. 对过氧化脂质及超氧化物歧化酶的影响。

肾元胶囊对大鼠血清SOD和LPO含量的影响。（表7）

表7

	SOD(u/me)		LPO(mmol/me)	
	M±SD	P值	M±SD	P值
对照组	410.00±58.26		5.37±1.65	
阳对组	453.30±52.80	＜0.05	5.02±1.33	＞0.05
大剂量组	462.70±48.21	＜0.05	4.86±1.27	＞0.05
中剂量组	475.90±36.54	＜0.01	4.00±1.02	＜0.05
小剂量组	436.50±50.88	＞0.05	5.18±1.44	＞0.05

结果：

①阳对组及肾元胶囊各剂量组，均可明显提高大鼠血清SOD的活性，其中，肾元胶囊中剂量组作用尤为显著（P＜0.01）。

②阳对组及肾元胶囊各剂量组大鼠血清LPO含量均较

对照组低。

3. 家蝇寿命试验

肾元胶囊对家蝇寿命的影响(M±SD。表 8)

表 8

	平均寿命(天)	天均延寿率(%)	P 值
对照组	27.12±5.41		
阳对组	31.52±5.74	16.22	<0.01
大剂量组	32.14±5.38	18.51	<0.01
中剂量组	33.96±6.12	25.22	<0.01
小剂量组	29.87±5.09	10.14	<0.05

结果:

①肾元胶囊各剂量组均能明显延长家蝇的平均寿命(P<0.05 或 0.01)。

②明元胶囊中剂量组平均延寿率为 25.22%,显著高于阳对组。

4. 抗疲劳

肾元胶囊抗疲劳作用分析(表 9)。

表 9

	游泳时间(min)		爬杆时间(min)	
	M±SD	P 值	M±SD	P 值
对照组	3.32±0.83		2.58±0.74	
阳对组	5.98±2.01	<0.01	3.75±1.28	<0.05
大剂量组	6.46±2.75	<0.01	4.12±1.53	<0.05
中剂量红	7.33±3.07	<0.001	5.20±1.79	<0.01

小剂量组	4.85±1.64	<0.05	3.14±0.98	>0.05

结果：

①阳对组及肾元胶囊各剂量组均可延长小鼠负荷游泳时间和爬杆时间；

②肾元胶囊中剂量组小鼠爬杆时间明显长于阳对组(P<0.05)。

5. 对免疫功能的影响

(1)对外周血E玫瑰花结形成的影响。

肾元胶囊对小鼠外周血E玫瑰花结百分率的影响(M±SD。表10)

表10

	E玫瑰花结百分率(%)	P值
对照组	20.7±3.5	
阳对组	24.8±4.1	<0.05
大剂量组	26.9±4.5	<0.01
中剂量组	27.3±4.4	<0.01
小剂量组	23.8±3.8	>0.05

结果：肾元胶囊大、中剂量组及阳对组E玫瑰花结百分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1)。

(2)对正常大鼠腹腔吞噬细胞吞噬鸡红细胞的吞噬率和血中D--醋酸奈醋酶阳性细胞数的影响。(表11)

表11

	ANAE阳性细胞百分率(%)	吞噬率(%)

正常组	67.38±6.48	17.39±5.10
阳对组	81.74±4.32	22.56±7.74
大剂量组	82.38±5.14	25.40±10.57
中剂量组	80.82±4.38	27.67±8.07
小剂量组	78.41±10.12	26.76±12.90

结果：肾元胶囊大、中剂量组及阳对组均能显著提高血中ANAE阳性细胞百分率和腹腔吞噬细胞吞噬鸡红细胞的吞噬率（P<0.05或0.01）。

6. 结论

实验结果表明，肾元胶囊有如下作用：

（1）对超氧阴离子自由基有较好的清除作用；

（2）能明显延长家蝇寿命；

（3）提高血清超氧化歧化酶的活性，降低血清过氧化脂质的含量；

（4）具有抗疲劳和增强免疫的作用；

（5）上述作用强度，肾元胶囊大、中剂量组优于小剂量组，亦稍优于阳对组。其中，抗疲劳作用，肾元胶囊中剂量组显著大于阳对组。

三、毒性试验

经有关医学研究部门急性毒性试验及12周长毒试验（3）（4），结果表明：

1. 肾元胶囊无明显毒性，安全可靠，为临床用药安全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2. 受试大鼠给肾元胶囊12周后，停止给予受试品，恢复观察2周，结果表明各组动物一般状态，体重增长，血液及血清生化指标、各脏器病理下观察均未见明显变化。其所用剂量相当于临床拟用量的55倍至220倍，说明该药安全无毒，为临床用药量奠定了基础。

四、病例疗效观察

经有关医疗及医学研究部门用肾元胶囊治疗阳痿症52例及精液异常症14例观察(5)、效果满意。

(一)治疗对象：

1. 阳痿患者52例，年龄26—51岁，诊断为功能性阳痿症，病程3—12个月。

2. 精液异常症患者14例，年龄28—40岁，精液检查均为精子数量减少，或精子成活率低，或精子活动力差。伴腰膝酸痛，畏寒，神疲乏力。舌淡苔白，脉沉迟。

(二)治疗方法：

口服肾元胶囊，1日3次，1次2—4粒，连服7日为1疗程，服药期间停止其它一切治疗。

(三)疗效标准：

1. 阳痿症疗效标准：治疗后连续观察4周，每周能进行2次以上正常性生活者为痊愈；每周能进1次正常性生活者为有效；治疗4个疗程后仍不能进行正常性生活者为无效。

2. 精液异常症疗效标准：均于治疗4个疗程后复查，凡精子密度每毫升增加≥14万，或精子成活率增加≥10%，精子活动能力增加≥“+”者为有效，三项指标中无一项达到上述规定者即为无效。

(四)治疗结果：

1. 阳痿症疗效：52例阳痿症患者中，痊愈28例、占53.58；有效13例、占25.0%；无效11例、占21.15%。总有效率为78.85%。有效病例的平均疗程为14.26±3.74天。

2. 精液异常症疗效：14例精液异常症患者中，有效8例、占57.14%；无效6例、占42.86%。14例患者伴随症状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

3. 本组患者共66例，其中23例于治疗后检查了肝功能、肾功能、血常规、尿常规，均未见异常。

外科病治例

一、咽喉

(1)猩红热

1. 某男，7岁。1979年3月17日。烂喉痧。发热三日。咽痛发红，遍身出红疹、高出皮肤，疹尖端微白。证属脏腑内热，时邪外袭。治以清热发表解毒：

连翘15g、蝉蜕6g、生石膏60g、芦根12g、白茅根12g、生山药12g、牛蒡子6g、薄荷9g、甘草12g，1剂，1日2次水煎分服。

二诊：1979年3月19日。热已退，红疹亦渐退，咽不痛，前方再服1剂，证愈。

此证由小儿脏腑有热，又外感时令之毒邪而发，表里俱热属温病。初得证剧者，阳明经府之间，皆为热毒弥漫。治法：始则发表，继则清解，实热者宜重用生石膏，然此证最忌滑泻，滑

泻则毒邪内隐，不能外出。此例治用生山药固下，牛蒡子利咽、与薄荷为伍散风热，白茅根凉血解毒，芦根发热、清热生津。

（二）咽炎、喉炎

1. 某男，54 岁。1985 年 10 月 16 日。慢性咽炎五年。咽干，颈两侧痛，饮食及大便正常。舌红淡润、苔浮淡黑。脉右寸、左尺弦。证属肾阳虚，肺火浮。治以养阴清肺，滋肾：

玄参 20g、生牡蛎 30g、天花粉 20g、麦冬 15g、赤芍 15g、丹参 10g、红花 5g、荆芥 10g、桔梗 5g、生姜 5g，3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

二诊：1985 年 10 月 19 日。咽干症已减轻，咽瘀红色渐淡，前方加草河车 15g，再服 3 剂。

三诊：咽症已除，以散剂服：

生牡蛎、天花粉、赤芍、桔梗、荆芥共为散，每次服 3g，每日 3 次，断续常服一月。

2. 某男，44 岁。1986 年 10 月 11 日。咽痛，牙及牙龈痛，食纳差，大便正常。咽红，舌红淡湿、苔浮薄黑，脉浮濡。证属外感，郁热。治以解表清里：

荆芥 9g、藿香 12g、白茅根 15g、板蓝根 15g、牛蒡子 6g、半夏 12g、桔梗 9g、草河车 15g、赤芍 12g、甘草 9，2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证愈。

3. 某女，5 岁。急性喉炎。发热、体温 38.5℃、入夜更增高。舌红无苔，脉浮数。证属外感，郁热。治以解表清里：

金银花 9g、连翘 9g、赤芍 9g、金灯 9g、前胡 6g、桔梗 6g、沙参 9g、菊花 9g、陈皮 9g、茯苓 9g、麦芽 12g，2 剂，每日 1 剂水煎 5 次分服，证愈。

肺胃素蕴痰热，寒湿之邪外袭，遂成寒喉。脉浮数，为寒闭

于外。舌红，为热郁于内。治以辛凉发散，佐消食。此证忌投酸寒，以防留邪中寒之变。

（三）扁桃体炎

1. 某男，6岁。乳蛾。发热三天。体温39℃—40℃。便干，尿少、不思食，腹痛。咽红，舌红、无苔，脉浮数。证属肺胃蕴热，风寒外袭。治以解表清里：

公英30g、金灯9g、山慈菇6g、天花粉15g、荆芥6g、甘草6g，2剂，每日1剂，水煎4次分服。证除。

2. 某女，3岁。1984年12月5日。乳蛾。发热，干咳。咽红，舌淡红湿、苔少，脉浮数。证属郁热内蕴，外感寒邪。治以解表清里：

荆芥6g、桔梗3g、紫菀4g、冬花3g、枇杷叶9g、杏仁3g、山慈菇3g、半边莲6g、公英9g、蛇蜕1g、神曲6g、甘草3g，2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证愈。

3. 某女，13岁。1985年10月26日。乳蛾。咽痛并有梗阻感，晨起咽哑、发声不利。膝关节痛。咽红肿，舌红淡、苔腻少，脉两关弦洪。证属瘀热内郁，风寒外束。治以散风寒，祛痰瘀：

荆芥10g、半夏15g、桔梗10g、甘草10g、生牡蛎30g、赤芍15g、天花粉20g、草河车20g、公英30g、全蝎3g、僵蚕10g、生姜10g、大枣10g、神曲5g，3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证愈。

4. 某女，22岁。1986年12月25日。乳蛾。右侧单发，咽痛红肿，口干引饮。舌红淡湿，脉弦数。证属郁热，外感。治以解表清里：

荆芥15g、半夏12g、桔梗9g、甘草9g、生牡蛎18g、赤芍

12g、金银花 18g、草河车 18g、公英 30g、板蓝根 30g、大青叶 30g、神曲 9g，3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证愈。

此证见热象，有表寒，不可辛温解表或一派寒凉清里，更不可辛凉解表。余治此证常用荆芥、半夏、桔梗、甘草、赤芍、草河车，热盛者加大黄、白茅根、金银花、连翘、板蓝根、大青叶、公英，毒邪盛者加僵蚕、全蝎、蛇蜕、露峰房、山慈菇，温盛者加藿香、茵陈，阴伤者加玄参、天花粉、生地、麦冬，瘀肿者加生牡蛎、蒲黄。必用之药，首为荆芥，治咽症者，不可忘此品，其次为山慈菇、天花粉、金灯、甘草。

二、牙

1. 某女，41 岁。1981 年 1 月 28 日。牙龈白斑、口腔粘膜增生物。色白，质硬，小豆粒大小，无红肿，生于左颊与牙龈之间。已剧疼三个月。现左耳、左龈亦疼。舌红、苔少，脉弦。证属痰瘀毒热，阴血虚。治以清热解毒、化瘀，养阴：

生地 60g、当归 9g、赤芍 15g、白芍 6g、丹参 9g、天花粉 15g、荆芥 9g、蜈蚣 1 条、土鳖虫 3g、甘草 12g，3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

二诊：1982 年 1 月 30 日。增生物已出现破损、颜色渐红，治以清热解毒为主：

赤芍 15g、天花粉 15g、蜈蚣 1 条、升麻 6g、草河车 9g、土鳖虫 6g、鹅不食草 9g、甘草 9g、大枣 9g，2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

三诊：1982 年 2 月 1 日。牙龈疼，左太阳穴处痛、畏触按，前方加荆芥 6g、生地 30g、丹参 9，再服 3 剂。

四诊：1982 年 2 月 4 日。增生物已消退，无症状。

2. 某女，56 岁。1982 年 8 月 20 日。牙痛，牙龈无红肿。舌红、苔少，脉弦细。证属阴虚阳浮。治以养阴祛风，镇安止痛：

白芍 30g、生龙骨 30g、玄参 15g、生地 15g、细辛 2g、甘草 6g，1 剂，1 日 2 次水煎分服，证愈。

此为余治牙痛自拟方，用于牙痛、牙龈无红肿者。白芍伍生龙骨、玄参伍生地，镇安育阴，细辛一味，斡旋其中，祛风止痛。牙龈红肿者加公英、皂刺、赤芍。

3. 某女，46 岁。1984 年 4 月 2 日。牙龈肿痛。发热十余日，便稀。舌红淡润、苔少，脉右弱、左寸关弦。证属肝火，热郁。治以平肝清热，消肿解毒：

白芍 15g、赤芍 15g、皂刺 15g、天花粉 12g、白芷 15g、公英 15g、连翘 15g、生龙骨 15g、甘草 9，3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证愈。

皂刺治诸红肿有殊效，与天花粉、白芷、赤芍为伍，疗效更佳。

4. 某男，25 岁。1986 年 10 月 24 日。左牙龈肿痛，智齿发，口不能开。证属肺胃火浮。治以清热解毒，消肿：

天花粉 18g、金银花 30g、连翘 15g、赤芍 12g、升麻 12g、草河车 12g、甘草 6g、生牡蛎 30g、神曲 6g，2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证愈。

三、鼻

(一)鼻衄

1. 某女，40 岁。1982 年 1 月 8 日。鼻衄十数日，倦怠乏力，头昏目胀。舌淡润、苔少，脉两关弦、尺沉。证属肝火旺，气阴两虚。活以平肝，益气阴：

黄芪 9g、生地 30g、茯苓 12g、白芍 12g、丹皮 12g、银柴胡 9g、当归 3g、甘草 12g，3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

二诊：1982 年 1 月 11 日。精神稍振，倦乏已减，前日又鼻衄一次，食欲差。唇色红淡，左尺脉已见起，虚火未撤，气阴仍虚，治以益气养血，凉血止血：

党参 15g、黄芪 30g、熟地 18g、生地 18g、当归 9g、白芍 9g、丹皮 6g、白茅根 9g、藕节 9g、银柴胡 9g、甘草 9g，3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

三诊：1982 年 1 月 14 日。鼻衄未作，仍感倦怠乏力，方：

党参 15g、黄芪 15g、熟地 30g、生地 30g、当归 9g、白芍 9g、丹皮 6g、白茅根 9g、银柴胡 9g、甘草 9g、大枣 9g，3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

2. 某男，16 岁。1982 年 1 月 30 日。鼻衄频作，喷射而出，鼻内干，头昏、脉弦。证属阴血虚、火旺。治以养血，止衄：

当归 6g、白芍 9g、川芎 3g、生地炭 30g、马勃 15g、鹅不食草 9g、甘草 9g、苍耳子 9g、大枣 9，3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

二诊：1982 年 2 月 5 日。症已减轻，再服前方 3 剂。

三诊：1982 年 2 月 11 日。鼻衄已少，方：

当归 6g、白芍 12g、生地 15g、马勃 12g、鹅不食草 6g、苍耳子 9g、桑白皮 30g、大枣 9g，3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

3. 某男，21 岁。1982 年 5 月 12 日。鼻衄。舌红，脉寸弦。证属肺热，治以清肃肺热：

桑白皮 30g、马勃 12g、当归 6g，2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证愈。

此乃余治鼻衄之常方。

4. 某女，23岁。1986年10月15日。鼻衄一月余、量少，大便溏。舌淡红湿、苔少，脉两寸关弦洪。证属上焦火盛，下焦阴分有亏。治以肃肺，清胃，平肝，益肾阴：

桑白皮21g、生白芍15g、生牡蛎30g、桑叶6g、当归6g、生山药12g、甘草9g、生地6g、大枣6g，2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证愈。

（二）鼻炎

1. 某女，38岁。1989年10月19日。过敏性鼻炎三年。现每日喷嚏旋作、流涕、流泪，每感寒则剧发，迁冷空气、烟、尘、气怒都使症状加重。每晨起两太阳穴处痛，心慌时作。舌红淡、润、苔少，脉两关弦、两寸沉弱。此风邪郁于鼻窍，又肝火盛、肝脾不调，肺气虚。治以祛风凉血，调补肺肾：

自拟鼻炎散方：全蝎、蛇蜕、丹皮共为散，100g，每次5g，每日2次水送服。又冬虫夏草10g，每次0.5g，每日2次水送服。

二诊：1989年11月3日。症同前，前方10日量。

三诊：1989年11月20日。病情已好转，症状减轻，前方10日量。

四诊：1989年12月2日。以前每晨起必喷嚏连作，现已无，原鼻孔中红肿，现已正常，现或时有喷嚏作，鼻孔中有干燥感。舌红淡润、苔少。治以补气收敛，益阴：

黄芪60g、苍术20g、半夏20g、陈皮10g、甘草30g、生龙骨30g、当归10g、生白芍10g、麦冬10g、天花粉10g、大枣10g，7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鼻炎散70g，每次5g，每日次水送服。

治此证，宜祛邪与扶正并施，祛邪重在鼻窍之风痰及湿

瘀。扶正重在肺肾气血。"鼻炎散"乃余多年所用之效验方，症解之后，宜用黄芪、生牡蛎补敛，以固疗效。

2. 某男，17岁。1989年9月1日。过敏性鼻炎六年，诸治无效。喷嚏连续，每日数千百次，鼻流清涕不止，重时不能上学。舌红淡湿、苔少，脉弦。证属风邪郁于鼻窍，肺气虚。治以祛风，调补阴阳：

鼻炎散(自拟方)：全蝎、蛇蜕、丹皮共为散18g，每次3g，每日2次水送服。另：冬虫夏草3g，每次0.5g，每日2次水送服。

二诊：1989年9月6日。喷嚏及鼻流清涕症均减轻，前方3日量再服。

复诊：1989年9月9日至1989年9月19日。喷嚏已无，鼻流水少量，前数日感冒，鼻有少量流水及轻微堵塞感，每日皆按前方服。

六诊：1989年9月25日。鼻炎症状已基本消除，每日早晨，鼻中尚有少量流水，治以补气收敛，化瘀：

黄芪30g、白芍20g、苍术20g、当归20g、川芎10g、半夏20g、生龙骨30g、生牡蛎30g、神曲10g、土鳖虫5g、甘草20g、大枣19g，3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另：散剂同前服。

七诊：1989年10月5日。无症状，方：

黄芪90g、白芍20g、苍术20g、川芎10g、半夏30g、甘草20g、生龙骨30g、红花10g、土鳖虫10g、白芷20g、乌梅20g、五味子20g、大枣10g，5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此六年顽证，治历一月。治用自拟鼻炎散方为主，祛风解毒，凉血化瘀，善行鼻窍，证解之后，补气敛阴，固本。

3. 某男，70岁。1989年9月6日。鼻窦炎十余年。常流

脓水，现发作半年，诸治不效。自感鼻中干燥及堵塞感，涕多，呼吸不利，但有嗅觉。痰多。舌淡红腻、苔薄白微黄，脉两寸关洪滑。证属痰热阻于鼻窍。治以清热祛痰，化瘀排脓：

金银花 20g、重楼 20g、赤芍 20g、藿香 10g、桔梗 20g、半夏 20g、甘草 30g、皂刺 30g、山甲 10g、生姜 10g、大枣 10g，3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另：全蝎、蛇蜕、丹皮为散，每次 3g，每服 3 次水送服。证除。

4．某女，46 岁。1985 年 10 月 11 日。萎缩性鼻火。鼻中痛，流清水，头昏，足心热，每月经行即易感冒，出汗。舌红、苔少，脉右弦、左尺弱，证属鼻痹，血虚、肺气虚。治以益气养血，通痺，滋阴，化瘀：

黄芪 30g、当归 10g、白芍 15g、丹皮 5g、川芎 5g、天花粉 15g、党参 10g、桔梗 5g、瓜蒌 30g、野菊花 10g、生地 30g、甘草 5g，每日 1 剂，水煎服，每 10 剂 1 疗程。另服散剂：全蝎、蛇蜕、丹皮共为散，每次 3g，每日 2 次。断续服药 3 个月证愈。

四、目

1．某女，7 岁。1978 年 4 月 3 日。过敏性结膜炎。浴后突感头晕，白睛发红，一年余，迂热则重，现白睛呈灰黄色，红絲散乱，便溏。舌淡红润、苔少。证属湿热郁肺。治以清理湿热：

沙参 9g、明党参 15g、冬瓜子 9g、当归 6g、陈皮 3g、白蔻 3g、杏仁 6g、地骨皮 6g、公英 6g、苍术 6g、薄荷 6g、甘草 6g，3 剂，每日 1 剂水煎 3 次分服。

二诊：1978 年 4 月 9 日。白睛红絲渐退，方：

沙参 9g、明党参 9g、生苡仁 6g、当归 6g、陈皮 3g、白蔻 3g、杏仁 6、地骨皮 6g、薄荷 6g、连翘 6g、栀子 6g、苍术 6g、乌

梅 6g、甘草 6g，3 剂，每日 1 剂水煎 3 次分服。

三诊：1978 年 4 月 15 日。白睛灰黄色及红絲继续消退，方：

沙参 9g、明党参 9g、冬瓜子 9g、当归 6g、陈皮 3g、白蔻 6g、杏仁 6g、地骨皮 6g、薄荷 6g、连翘 6g、苍术 9g、公英 9g、乌梅 6g、白茅根 6g、地肤子 6g，3 剂，每日 1 剂水煎 3 次分服。

四诊：1978 年 4 月 20 日。白睛红絲已完全消退，黄染渐淡，劳累后眼痒，方：

沙参 9g、明党参 12g、白蔻 6g、杏仁 6g、薄荷 6g、连翘 9g、苍术 2g、公英 15g、龙胆草 3g、防风 3g、甘草 9g，3 剂，每日 1 剂水煎 3 次分服，证愈。

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气之精为白眼，肺属金、曰气轮，在目为白。白睛带赤，或红筋絲脉纵横、稀密粗细不等，乃火乘肺经。脾经伤湿，肝胆邪火上溢于肺，则白睛渐黄。肺与大肠相表里，气轮之病，关及大肠，大肠湿热，便溏。此例之治以祛邪为主，顾正为佐。

2. 某女，11 岁。1979 年 4 月 12 日。白睛红赤，内眥痒甚，大便干。舌红，脉数。证属风热袭肺。治以养阴清热疏风：

当归 6g、玄参 12g、沙参 9g、白芍 6g、生大黄 3g、菊花 6g、茯苓 9g、桑白皮 6g、白蒺藜 6g、甘草 9g，2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证愈。

目痒有风寒、风热，有火及血虚之别。痒若虫行为虚火。此例白睛红絲纵横，便干，舌红脉数，为风热外袭。治目病，当切忌骤用寒凉。温补误投，尚不足害；寒凉误投而致暴盲者非鲜。故治目病切记肝肾不可妄伐，心肺亦不可妄伤。

五、腮腺炎

1. 某男，8岁。1984年4月15日。痄腮。右腮先肿，左腮续发。证属毒热外感，痄腮。治以清热解毒：

板蓝根30g、连翘18g、生苡仁15g、贯众12g、半边莲9g、升麻9g、川芎3g、甘草6g，2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证除。

余治此证，以半边莲为主，伍川芎、升麻上引入血行气解毒，缺此二味，效则失捷。

六、瘰疬

1. 某男，15岁。1972年6月15日。耳后及颈两侧淋巴结肿硬如串珠七年，左腋下淋巴结肿硬压痛，咳嗽痰多粘稠。咽红，舌淡红、苔少，脉洪滑。证属痰核。治以祛痰，解毒：

公英30g、海藻15g、赤芍6g、天花粉9g、桔梗3g、当归6g、蜈蚣1条，3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另：猫爪草60g，白酒1斤浸，每次服药酒5毫升，每日2次，连服7日。

服药后各肿大之淋巴结处均出现痒感。左腋下至胸骨痒感呈带状。痒感消失后，各淋巴结之肿大亦皆消退。余治此证，单以猫爪草浸酒服亦有良效。猫爪草解毒散结消痰，得酒益增其上行及消散之力。

2. 某女，29岁。1983年3月7日。右颈淋巴结核十余年，近日红肿溃破，有少量渗出物。舌红淡、苔微。脉弦滑濡、证属痰瘀，瘰疬。治以软坚散结，祛痰解毒：

生牡蛎30g、玄参15g、甘草9g、半夏15g、神曲6、猫爪草30g、白芷9g、土贝母15g，3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二诊：1983年3月4日。前症，方：

生牡蛎30g、玄参30g、甘草9g、半夏15g、海藻30g、白芷15g、天花粉15g，3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三诊：1983年3月23日。右颈淋巴结核及红肿均已消退，破溃已愈合、平复。

七、瘿瘤

1. 某男，40岁。1975年5月18日。颈前瘿瘤突起五年余。舌红、苔白燥，脉濡。证属痰结。治以疏肝，软坚散结，祛痰：

海藻30g、昆布30g、浙贝6g、山甲3g、夏枯草15g、生牡蛎30g、玄参30g、川芎9g、柴胡6g、白芍12g、神曲15g、麦芽12g，10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瘿瘤乃五脏瘀血、浊气、痰滞而成。瘿为阳，色红而高突，或蒂小而下重，此例为瘤，瘤属阴，色白漫肿，无痛痒。瘤又有筋、血、肉、气、骨之分，此为肉瘤。脾主肌肉，郁结伤脾，肌肉消薄，土气不行，逆于肉里而为肿，为肉瘤。软若绵，硬似馒。皮色不变，不紧不宽，终年如是。治宜理脾宽中，疏通戊土，开郁行痰，并调理饮食起居、情志。

2. 某女，36岁。1976年4月21日。甲状腺囊肿，颈前左侧肿块杏核大小，皮色不红，圆滑无压痛，可随吞咽而移动，已四月余。舌红苔白，脉弦。证属痰核，阳明热结。治以解郁消痰，化瘀：

海藻15g、昆布15g、夏枯草15g、丹参15g、陈皮9g、当归9g、山甲6g、牛蒡子15g、柴胡6g、生牡蛎30g、全蝎3g，9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证愈。

硬核无痛痒，质硬，皮色不变，此为痰聚。海藻、昆布、夏枯草、生牡蛎消痰软坚。山甲、全蝎活血散结，全蝎入气分，性善走窜，解皮膜筋骨之邪，气行而血行，坚结凝滞得散，痰瘀硬结可获内消，且不伤正。

八、湿痰流注

1. 某女，35岁。1976年4月18日。×光摄片提示：右肋骨10、11有炎症样变。右背肿块4×6CM、有触痛，倦怠乏力。舌红无苔，脉弦浮滑。证属湿淡流注。治以清热祛痰，活血化瘀：

白芷15g、天花粉30g、连翘30g、山甲15g、当归15g、丹参15g、红花15g、夏枯草15g、赤芍12g、茯苓15g、甘草12g、草河车15g、神曲30g，8剂，每日1剂水煎3次分服。证除。

人体有肿块，无痒痛或麻木，皆败痰失道，宜随处用药消之。此证倦乏，为脾虚湿固。触之微痛，知毒瘀初起，白芷、天花粉、夏枯草、茯苓祛痰湿、连翘、山甲、丹参、草河车消肿解毒，遂使诸肿得消。

九、瘀血流注

1. 某女，32岁。1976年4月13日。右腹部条索状肿物三条并列、长12CM。发病一个月。食欲减退，睡眠多梦。舌苔白腻，脉弦洪。证属瘀血流注，热毒湿阻。治以情热解毒，祛湿，知血化瘀：

板蓝根30g、金银花30g、连翘15g、黄芩12g、山豆根15g、生地榆15g、红花9g、当归9g、生苡仁30g、白芍12g、赤芍12g、泽兰9g、生牡蛎30g、玄参30g、甘草12g、大枣12g、夏

枯草 12g,3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另:三七粉 18g,每次 3g,每日 2 次水送服。

二诊:1976 年 4 月 18 日。条索状肿物已有消退,食欲不振。舌苔白厚腻。方:

生苡仁 30g、木香 9g、生牡蛎 30g、当归 9g、夏枯草 30g、赤芍 9g、板蓝根 30g、泽兰 12g、红花 9g、地榆 15g、甘草 15g、大枣 12g,6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证愈。

流注初起,全身症不显,治可消散。此证某医院诊断为静脉炎。

2. 某女,36 岁。1976 年 5 月。产后,左腿肿胀,非凹陷性,皮下脉管青紫二月余。舌红、苔微,脉濡滑。证属瘀血流注,寒湿痰瘀,治以除寒湿,化痰,软坚:

附子 15g、黄芪 30g、当归 15g、川芎 9、白术 12g、赤芍 6g、红花 6g、生地 6g、陈皮 12g、丹皮 6g、川牛膝 6g、枳壳 12g、独活 9g、桑枝 15g、生姜 9g、大枣 12g、甘草 12g,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共服 12 剂证愈。后又以当归补血汤断续服用月余。

流注乃寒湿成痰,壅结经络、流为行,乃气血之壮,自无停息之机;注为滞,因气血之衰,是以有凝滞之患。行者由其自然,滞者由其瘀壅,其形漫肿无头,皮色不变,随处可发,多由体虚。此例产后,恶露未尽,流滞经络,患者当远寒就温;若用寒凉尅伐内消,其证难愈。治以温养气血为主,活血化瘀为辅。

十、痈

1. 某男,15 岁。1984 年 4 月 25 日。臀部多发痈肿二年,红肿疼痛,反复发作,多方治疗未愈。证属毒热蕴郁肌肤。治以清热解毒、软坚消肿:

金银花60g、公英90g、地丁15g、生牡蛎30g、白术9g、当归9g、赤芍9g、白芷15g、白蔹9g、皂刺15g、甘草9g，8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证愈。

2. 某男，37岁。1986年12月30日。左口角下疖肿红硬、左耳背后硬肿如花生米大、面部小疖散在、有脓头，头皮部亦有疖散在，痒，病十年，近日饮酒后加重。舌红湿、苔薄白旧，脉弦。证属肺胃湿热上攻。治以清肺胃、消肿解毒：

天花粉18g、皂刺21g、当归9g、公英30g、金银花30g、地丁30g、生地15g、赤芍15g、草河车18g、荆芥9g、甘草15g，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共服15剂证愈。

十一、肠痈

1. 某女，60岁。1974年5月16日。阑尾炎。右下腹疼二日，不思食，大便正常。舌红、苔微白，脉浮数。证属肠痈，湿热血瘀，治以清热除湿、活血化瘀：

大黄9g、丹皮9g、桃仁9g、红花9g、乳香6g、没药6g、栀子9g、木香3g、冬瓜子15g、木通3g，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连服6剂，便脓血甚多，又服6剂，证愈。

右下腹疼，畏按，脉数，为肠痈瘀血。肠痈乃湿热流入小肠而成，由肠胃传送不利，败血浊气壅遏，或败血停积，肠胃结滞或气血乖违，湿动痰生，肠胃痞塞，运化不通，气血凝滞而成。脓未成时，治宜活血化瘀，和而利之。大黄、丹皮、桃仁、栀子、赤芍、冬瓜子、生苡仁、黄柏、白花蛇舌草清湿热，逐瘀生新。当归、木香、白芍、乳香、没药、甘草行气活血，排脓消肿，生肌收敛。生苡仁寒以除热、下气除湿、利肠胃，破毒肿。大黄、黄柏泄热，丹皮逐血痹，去血分中伏火。冬瓜子溃脓血，白花蛇舌

草、公英排脓解毒。乳香利气行气，没药利血行血，共达去痈生新之效。

2. 某男，34 岁。1982 年 3 月 10 日。慢性阑尾炎。右下腹疼。舌淡红干、尖红甚、苔少，脉弦数。证属肠痈，湿热血瘀，治以清湿热，活血化瘀：

白花蛇舌草 120g、丹皮 9g、大黄 6g、生龙骨 30g、生苡仁 30g、白芷 12g、甘草 9g、神曲 9g，2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

二诊：1982 年 3 月 12 日。右下腹疼已减，大便正常，方：

白花蛇舌草 120g、丹皮 9g、大黄 6g、生苡仁 30g、白芷 12g、黄芪 60g、当归 6g、甘草 9g，4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

3. 某女，36 岁。1977 年 3 月 7 日。亚急性阑尾炎，血常规检验："白细胞 15000/mm^3"。右下腹痛三日，不思食，大便正常。舌红、苔微白，脉浮洪数。证属肠痈，湿热血瘀，治以清热除湿，活血化瘀：

白花蛇舌草 30g、赤芍 12g、丹皮 6g、乳香 6g、公英 30g、生苡仁 30g、没药 6g、当归 6g、黄柏 9g、白芍 9g、甘草 9g、大枣 12g，5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

二诊：1977 年 3 月 10 日。服药 4 剂，诸症已除，大便及饮食已如常。方：余剂尽服，并再服 3 剂。

余以此方用于肠痈，慢性或亚急性阑尾炎。白花蛇舌草、公英清热解毒。黄伯、生苡仁祛湿、排脓。丹皮、赤芍活血凉血，消肿散瘀。乳香、没药消肿止痛，活血化瘀，化腐生肌。白芍养阴血，收敛止痛。

4. 某女，23 岁。1986 年 10 月 9 日。急性阑尾炎。血检：

白细胞 14600。右下腹疼五日，发热、体温 38℃，大便稀，食欲差，乏力。面色萎黄，舌淡、苔白腻旧。右下腹触诊有压痛、稍硬、未触及包块。证属肠痈，血瘀毒蕴，治以清热解毒，活血化瘀，消肿排脓：

生苡仁 21g、红藤 21g、公英 30g、赤芍 15g、草河车 21g、大黄 3g、丹皮 6g、甘草 9、大枣 9g、白花蛇舌草 120g，1 剂，1 日 2 次水煎分服。

二诊：1986 年 10 月 10 日。已三日无大便，今早吃饭一碗，腹鸣。面色淡黄，舌红嫩、苔散薄白腻，脉弦数，右下腹可触及硬性包块。治以清热解毒，消肿化瘀，通便导滞：

生苡仁 30g、红藤 30g、公英 30g、赤芍 15g、生地榆 15g、草河车 21g、大黄 9g、丹皮 6g、马齿苋 30g、金银花 30g、天花粉 15g、甘草 9g、大枣 9g，1 剂，1 日 2 次水煎分服。另：芒硝 3g，每次 1.5g，每日 2 次水送服。

三诊：1986 年 10 月 11 日。右下腹疼较昨日增剧，昨日大便一次、正常软便、量多。舌红嫩、苔少，脉数、左弦。体温 37℃，方：

生苡仁 30g、红藤 30g、公英 30g、赤芍 15g、地榆 15g、草河车 30g、大黄 9g、丹皮 6g、金银花 30g、天花粉 18g、甘草 12g、白茅根 18g、皂刺 9g、大枣 9g，1 剂，1 日 2 次水煎分服。

四诊：1986 年 10 月 12 日。今早大便一次、干、颜色正常，想吃苹果，今日精神转佳。舌红鲜湿、苔少，脉较昨日和缓。右下腹部肿块较昨日减小、触痛减轻，病势已有消退，方：

生苡仁 30g、红藤 30g、公英 45g、赤芍 15g、生地榆 15g、草河车 30g、大黄 6g、丹皮 6g、金银花 30g、天花粉 18g、白茅根 18g、皂刺 12g、甘草 12g、大枣 9g，1 剂，1 日 2 次水煎分服。

五诊：1986 年 10 月 13 日。昨日进食正常、食欲增，今早大便正常，右下腹活动时仍痛，但已较前轻。舌红淡润、苔少，脉弦，右下腹有轻微触压痛及"反跳痛"方：

生苡仁 30g、红藤 30g、公英 45g、赤芍 12g、生地榆 15g、草河车 30g、大黄 6g、金银花 30g、天花粉 15g、白茅根 15g、皂刺 12g、甘草 12g、土鳖虫 2g、大枣 5g，1 剂，1 日 2 次水煎分服。

六诊：1986 年 10 月 5 日。自觉右下腹无痛，触压时有轻痛，腹软，食欲佳，大便正常。舌淡红湿、苔白少，脉和缓。方：

生苡仁 15g、红藤 15g、公英 21g、赤芍 4g、生地榆 9g、草河车 9g、皂刺 15g、土鳖虫 6g、牡蛎 21g、甘草 12g、大枣 5g、神曲 6g，2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

七诊：1986 年 10 月 17 日。右下腹无触压痛，今日走路有跳动痛，思冷饮，大便干，食欲盛。舌淡红干、苔少，脉和缓有力。方：

生苡仁 15g、红藤 15g、赤芍 12g、草河车 12g、皂刺 18g、黄芪 12g、土鳖虫 6g、生牡蛎 30g、天花粉 15、甘草 9g、神曲 6g、大枣 5g，1 剂，1 日 2 次水煎分服。

八诊：1986 年 10 月 22 日。昨夜右下腹痛，有触压痛。舌红干、无苔。方：

皂刺 18g、草河车 15g、赤芍 9g、土鳖虫 6g、天花粉 15g、生苡仁 15g、生牡蛎 21g、红藤 30g、神曲 9g、甘草 9g、大枣 5g，3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

九诊：1987 年 1 月 12 日。诸症除。

病愈半年后再访：病无复发。

十二、睾肿

1. 某男，32 岁。1975 年 12 月 5 日。睾丸肿硬，牵连右腿痛，走路困难，病已三年。疲乏无力，食欲减退。语言无力，呈虚弱病容，舌瘦淡、苔微，脉沉迟弱。证属肝经湿热，治以疏肝，除湿热：

龙胆草 9g、赤芍 15g、川楝子 12g、荔枝核 15g、陈皮 9g、当归 15g、栀子 9g、川牛膝 12g，2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

二诊：1975 年 12 月 8 日。睾丸有凉感，痛已减轻。舌及脉象同前。方：

党参 15g、黄芪 15g、龙胆草 9g、赤芍 15g、川楝子 12g、荔枝核 15g、川牛膝 12g、当归 15g、栀子 9g、桔核 12g、全蝎 1.5g，5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

三诊：1975 年 12 月 12 日。睾丸痛已减轻，右腿已无痛。脉沉细。方：

党参 15g、黄芪 15g、龙胆草 9g、川楝子 12g、赤芍 12g、当归 9g、栀子 9g、川牛膝 12g、桔核 9g、全蝎 1.5g、黄精 15g、荔枝核 12g，5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

四诊：1976 年 1 月 9 日。睾丸肿已消退。脉和缓有力。再清余邪：

党参 15g、黄芪 15g、龙胆草 4g、川楝子 9g、赤芍 9g、当归 9g、桔核 9g、川牛膝 9g、乌药 9g、黄精 15g、陈皮 9g、荔枝核 12g、白术 9g，3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

睾丸肿硬作痛，顽痹硬结、无红肿，乃肾经虚惫，肝经湿热凝滞其间，又称木肾。外阴睾丸乃肝经之属，荔枝核、桔核、乌药疏肝气，龙胆草、赤芍、栀子消肿除湿热，全蝎散结，黄芪、当

归、党参、白术、陈皮、黄精益气血，扶正与祛邪兼施。

2. 某男，38岁。1983年6月18日。左睾、左输精管不适，尿不畅，尿道无病。证属湿瘀。宗筋之络，肝也，治以疏肝理气，活血化瘀：

川楝子12g、桔核12g、小茴9g、木瓜12g、当归9g、赤芍15g、丹参15g、甘草3g，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连服12剂证除。

十三、囊痈

1. 某男，10岁。半年阴囊左部出现一粟粒状突起之硬结、米粒大小，硬变中等，无痛痒。二日前硬结突然肿大，阴囊左侧皮肤肿胀、发红，硬结如蚕豆大，硬度中等，触按疼。舌红、无苔。证属囊痈，痰热血瘀。治以清热解毒，活血化瘀：

公英30g、海藻12g、甘草6g，6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另：山甲、全蝎、蜈蚣等分为粉，每次1g，每日1次水送服。

服药后阴囊肿胀处有痒感，溃破流水，并流出豆渣样分泌物，囊肿渐消，连续服药10日证愈。

余治痈，常以穿山甲、全蝎、蜈蚣为粉服之，每有良效。蜈蚣治痈消肿解毒之力颇佳，凡气血凝聚之处，皆能开之，一切疮疡诸毒，善能消之，且性甚平和，与山甲为伍，可直引病所，脓未成者使之消散，脓成者使之速溃，排脓而收敛。

十四、肛痒

1. 某女，32岁。1982年3月12日。肛门痒，昼夜不止，坐卧不宁、难耐。舌红干、无苔，脉右寸弦尺沉、左寸濡尺沉。证属风寒湿邪下郁于肛。治以祛风寒除湿：

白花蛇舌草30g、生龙骨30g、生牡蛎30g、柴胡3g、防风3g、苍术15g、红花3g、蜈蚣1条、全蝎1g、甘草12g、神曲9g，2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二诊：1982年3月15日。肛痒已减轻，前方再服3剂。

三诊：1982年3月18日。肛痒继续减轻，每接触温热痒感加剧，治佐清热：

生龙骨30g、生牡蛎30g、柴胡3g、防风3g、红花6g、苍术30g、蜈蚣1条、全蝎1g、生地60g、苦参9g、甘草12g、神曲9g、生大黄6g，3剂，每日1剂水煎服，证愈。

此治散风佐活血，血行风灭，搜风固涩、又佐清热祛湿，证方解。

十五、痔

1. 某男，44岁。1985年11月7日。半年前行内痔手术，现复发，肛门有下坠感，干痛无血，大便不下、无燥结，小便不通。舌淡红润、苔少，脉左尺弦、右尺沉。证属湿毒血瘀，气虚。治以益气，解毒除湿：

露蜂房18g、山甲10g、猬皮15g、草河车20g、柴胡5g、升麻5g、当归10g、赤芍18g、白花蛇舌草90g、党参30g、甘草10g，3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复诊：1985年11月20日。谓前方已服6剂症已未再发作，嘱以下方断续服；或觉有局部不适时服：

党参15g、当归10g、苍术15g、赤芍15g、白花蛇舌草30g、红藤15g、柴胡5g、升麻5g、草河车10g、甘草10g，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2. 某男，24岁。1986年10月3日。内痔。便后下鲜血二

年，大便干，便时痛。舌红淡干、苔白少，脉弱。证属内痔，血瘀。治以消痔，化瘀：

鸦胆子仁 42 粒，黄蜡包，每次 7 粒，每日 2 次水送服。

二诊：1986 年 10 月 6 日。下血渐止，大便通畅无痛，前方再服 1 剂。

三诊：1986 年 10 月 20 日。无症状，方：

党参 15g、当归 20g、苍术 15g、赤芍 15g、白花蛇舌草 20g、红藤 15g、柴胡 5g、升麻 5g、生大黄 5g、甘草 10g，5 剂，每隔日服 1 剂，水煎 2 次分服。另：三七粉 30g，每次 0.05g，每日 2 次水送服。

十六、外伤咯血

1. 某男，32 岁。1976 年 5 月 12 日。负重劳作挫伤五日，胸痛咯血、血色鲜红混白色痰液。舌苔白，脉弦。证为挫伤肺络，治以润肺止血，活血化瘀：

百部 12g、紫苑 9g、冬花 9g、侧柏叶 12g、藕节 24g、阿胶 12g、茯苓 12g、当归 9g、赤芍 9g，3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另：三七粉 9g，每次 1g，每日 3 次水送服。

二诊：1976 年 5 月 15 日。痰中血量已减，胸痛如前，方：

侧柏叶 15g、藕节 30g、茯苓 12g、当归 15g、乳香 6g、没药 6g、生山药 15g、党参 12g、甘草 9g，2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另：三七粉 6g，每次 1g，每日 3 次水送服。

三诊：1976 年 5 月 18 日。无症状，方：

三七粉 15g，每次 0.5g，每日 2 次水送服。

咯血忌骤用寒，外伤亦是，恐其离经之血得凉而凝。侧柏叶、藕节与乳香、没药、当归、三七等温性活血化瘀药相伍，可

调其凉涩之性。党参补气以助摄血，生山药养阴健脾以助统血生血。

十七、麻疹

1. 某男，13岁。1982年3月11日。面部红疹泛发七日，今日四肢及躯干密布、色紫，咳嗽，发热。舌红绛、苔黄厚腻，脉弦浮数。证属麻疹，内热已重，毒郁肌表。治以解表清里，解毒：

麻黄3g、杏仁6g、紫草15g、升麻6g、茯苓9g、甘草9g，2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另：羚羊角1g，每次0.5g，1日2次水送服。

二诊：1982年3月15日。红疹皆退，皮屑脱落，寒热时作，咳嗽痰多。舌红润、苔花剥。正气渐复，郁热未清，方：

麻黄6g、杏仁9g、紫草6g、紫菀9g、冬花9g、甘草6g、大枣6g，2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服后证解

2. 某男，6个月。1977年3月。麻疹。出疹3日，手足尚未见皮疹，今早因外感风寒，红疹突然隐没，患儿呈昏睡状，闭目，时惊搐，烦燥不安，手足凉，发热，体温38.5℃。前胸尚可见隐黯之皮疹。面色青，指纹青紫，已达命关。证属风寒外来，疹毒内隐。治以辛温发表，透邪外出：

麻黄3g、杏仁3g、浮萍3g、荆芥3g、防风2g、紫草5g、当归2g、党参3g，1剂，1日2次水煎分服。

患儿服药3小时后，红疹又重新泛发，遍及手足，精神好转，已趋正常。

麻疹之见形期，从疹点始现至透发完，期约三日。麻疹未出齐前，突然隐没，四肢厥冷，乃风寒外来，正气亏虚，邪火内

郁，正气不胜，中途隐没之逆证。隐没后昏睡不醒，为气血俱虚。

麻疹乃肺胃邪热所发，本属阳，肢体宜温，患儿前胸尚有隐约暗淡之疹点可见，尚有挽回之机，故急投透表之剂，以麻黄、浮萍、荆芥、防风发表透邪，紫草解毒透疹，党参、当归温脾胃益气血，扶助正气。

十八、斑疹

1. 某女，24 岁。1975 年 6 月 12 日。颜面浮肿，睛露一线，四肢红斑遍布呈点片状，杂有粟粒状红疹突起，昨日服某药后，旋即斑疹齐发。舌红、苔少，脉浮数。证属湿热内蕴，风邪袭表，治以清湿热，驱风解毒：

土茯苓 30g、地肤子 30g、乌梅 15g、连翘 15g、公英 15g、白蒺藜 9g、赤芍 12g、当归 9g、生龙骨 30g、白芍 6g、神曲 15g，1 剂，1 日 2 次水煎分服。

二诊：1975 年 6 月 14 日。颜面浮肿及斑疹均已消退，方：

土茯苓 30g、地扶子 30g、乌梅 15g、连翘 15g、公英 15g、白蒺藜 9g、赤芍 12g、当归 9g、生龙骨 30g、白芍 9g、麻黄 6g、苍术 9g、神曲 15g，2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

"少阳有余，病皮痹隐疹"。"邪气中经，身痒而隐疹"。斑属三焦无根之火，疹属心脾湿热之火，皆因上侵于肺而发。总由内热伤血，血热不散，里实表虚，郁于肌表而发。斑色赤为胃热，疹色赤为热燥。斑宜清火。疹宜凉解。痒者驱风，痛者清热。斑疹并出者，不可纯用风药。

2. 某女，9 岁。1975 年 11 月 25 日。发热、扁桃体肿大三日，经服某药后，斑疹齐发，遍布全身，呈团片状，斑块淡红，疹

点微白、奇痒，发热，大便干。口唇干，舌干、苔燥，脉浮数。证属毒热内蕴，风寒外束。治以清热解表，解毒：

麻黄 6g、蝉蜕 6g、牛蒡子 6g、白藓皮 9g、生地 15g、玄参 15g、地肤子 12g、土茯苓 15g、苦参 9g、大黄 9g、生石膏 12g、金灯 9g、白芍 9g、赤芍 6g、甘草 6g、黄柏 6g，2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

二诊：1975 年 11 月 28 日。斑疹已全消退，嗜睡，有微汗，食欲好转，前方再服 1 剂。

此证毒热内蕴，风寒外束，故斑淡红而疹白，疹白为寒，迂热则斑疹退而隐，迂寒则斑疹发而隐，皆有内热、寒来于表，故解表清里共施。

3. 某女，32 岁。1976 年 10 月 12 日。异物过敏性红斑。眼睑浮肿，全身红斑泛发，状如环，大小不一，斑色紫暗，剧痒。舌淡红、无苔。证属阳明热毒，治以清热解毒：

乌梅 30g、当归 9g、地扶子 30g、白鲜皮 9g、连翘 15g、赤芍 9g、威灵仙 6g、鸡血藤 30g、金银花 15g、紫草 9g、甘草 9g、大枣 12g，1 剂，1 日 2 次水煎服。

二诊：1976 年 10 月 14 日。斑块已有消退，颜色转淡，前方再服 1 剂。

三诊：1976 年 10 月 15 日。病情转剧，痛楚异常，前方再服 1 剂。另：羚羊角 3g、广角 3g 为粉，每次 3g，1 日 2 次水送服。服后斑即消退。

斑如锦纹、色赤，乃肠胃实热，复感风邪，治宜清热凉血驱风。内热炽盛，热入营血，用羚羊角、广角。

4. 某女，21 岁。1981 年 3 月 15 日。过敏性紫癜。一周前患化脓性扁桃体炎，二日前手足浮肿，四肢关节痛，今日忽腹

疼，大便下血鲜红、杂有粘液，四肢斑疹呈密集粟粒状，融合成片，斑色紫暗，按压不消退，双足和上肢浮肿凹陷性。关节屈伸、牵拉痛。舌红干、苔微白，脉弦数、结代。证属阳明热毒。治以清热解毒，活血化瘀：

金银花 30g、大青叶 9g、连翘 15g、乌梅 30g、生地 30g、地肤子 15g、玄参 15g、阿胶 15g、甘草 12g、白鲜皮 9g，2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另：广角粉 3g，每次 1.5g，每日 2 次水送服。

服药后便血次数减少、肠胃出血情况好转，两肢及上肢浮肿已消退，斑疹亦渐退，前方再服 5 剂，隔日服 1 剂。

斑疹齐发，斑色深暗，先发于四肢而后便血，凶证。热邪在里，两脉弦数结代，阴血已伤，生地、玄参、阿胶养阴止血。

5. 某男，26 岁。1984 年 12 月 26 日。斑疹泛发三月余。斑疹红泛，高出皮肤。舌红、苔白腻。证属湿毒，血虚。治以养阴清热，驱风除湿：

生地 30g、丹参 9g、当归 9g、赤芍 9g、苦参 15g、土茯苓 30、白藓皮 9g、露峰房 15g、蛇蜕 6g、甘草 9g，3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

二诊：1985 年 1 月 4 日。斑疹已消退，皮肤微留浅褐色痕迹，方：

生地 30g、丹参 9g、当归 9g、赤芍 9g、苦参 15g、土茯苓 30g、白藓皮 9g、金银花 30g、草河车 15g、甘草 9g，3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

十九、湿疹

1. 某男，58 岁。1982 年 4 月 29 日。双手湿疹、反复发作，

泡疹赤烂剧痒，自云受湿后而发。舌蓝红润、苔少，脉弦。证属湿热蕴于肌肤。治以清热除湿：

土茯苓 60g、地肤子 30g、苦参 15g、蝉蜕 12g、龙胆草 9g、黄连 9g、苍术 30g、桂枝 9g，3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

二诊：1982 年 5 月 4 日。疹湿渐干，痒已止，皮损未复，方：

土茯苓 60g、地肤子 30g、苦参 15g、蝉蜕 12g、龙胆草 9g、黄连 9g、苍术 30g、桂枝 6g、赤芍 15g、丹皮 9g，3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

三诊：1982 年 5 月 10 日。双手皮损渐复，皮下仍有隐性水疱红痒少量，前方再服 3 剂。

四诊：1982 年 5 月 13 日。病情继续好转，前方再服 3 剂。

五诊：1982 年 5 月 18 日。指甲部红疹欲发，有痒感，余邪未尽，再搜余邪，鼓荡克尽：

土茯苓 30g、地肤子 30g、苦参 15g、白藓皮 12g、乌梅 30g 生龙骨 30g、龙胆草 6g、桂枝 9g、丹参 15g、生地 60g，4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

证由感湿而发，治首重除湿，又血瘀，故佐赤芍、丹皮、丹参。痒因风，用蝉蜕、白鲜皮。血虚为本，故重用生地。

2. 某男，37 岁。1985 年 10 月 14 日。半年前右足背被蚊虫叮咬后，四肢及全身泛发红疹，疹尖有白点，破后流清水，继结痂，昼夜剧痒不止。舌红淡润、苔少、腻，脉弦。证属风邪外袭，湿毒瘀表。治以驱风解毒，利湿化瘀：

白藓皮 30g、乌蛇 20g、全蝎 5g、蜈蚣 1 条、金银花 60g、甘草 20g、苍术 15g、黄连 5g、黄柏 15g、苦参 30g、土茯苓 60g、当归 10g、丹皮 5g、地肤子 30g，2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

二诊：1985年10月19日。疹色转淡，痂皮有消退，痒感减轻，前方加赤芍15g，3剂再服。

三诊：1985年10月23日。红疹渐退，颜色转淡，痂皮继续消退，痒感已轻，方：

白鲜皮30g、乌蛇20g、全蝎10g、蜈蚣1条、草河车20g、甘草20g、苍术15g、黄连10g、黄柏20g、苦参30g、土茯苓60g、当归10g、丹皮10g、地肤子30g、赤芍10g，5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3. 某男，56岁。1985年9月25日。二月前右足背始发红疹，用外敷药后，局部皮肤泛发桃红色，继之四肢散发皮疹，红色，无鳞屑，剧痒难耐，口苦。舌蓝红、光润无苔。脉弦。证属阴虚血热，肝火炽盛，湿毒郁瘀肌表。治以养阴平肝，解毒利湿，活血化瘀：

生地30g、白芍9g、乌梅20g、土茯苓30g、苦参10g、白藓皮9g、赤芍9g、地肤子30g、甘草15g，1剂，1日2次水煎分服。

二诊：1985年9月26日。皮疹颜色转淡，剧痒未减，方：

生地60g、白芍10g、乌梅30g、土茯苓30g、苦参15g、白藓皮15g、赤芍10g、地肤子30g、金银花60g、蝉蜕3g、生龙骨30g、甘草15g，1剂，1日2次水煎分服。

三诊：1985年9月28日。左上肢有少量新发红疹，右足背红肿渐消，色已转暗，表郁毒邪有外散之势，方：

生地9g、白芍10g、乌梅30g、土茯苓60g、苦参15g、白藓皮15g、赤芍15g、地肤子30g、甘草20g、生龙骨90g、露蜂房20g、丹皮10g、地骨皮5g、神曲5g，2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四诊：1985年9月30日。舌红光湿，阳虚，湿毒未净，方：

生地90g、白芍10g、乌梅30g、土茯苓60g、苦参15g、白鲜皮20g、地肤子30g、生龙骨90g、露蜂房20g、丹皮10g、地骨皮5g、丹参15g、甘草20g、生牡蛎30g、神曲5g、草河车20g，2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五诊：1985年10月4日。右足背皮肤红肿已大部消退，左上肢皮疹亦有消退，仍有剧痒，口苦，前方加荆芥10g、防风5g，再服1剂。

六诊：1985年10月5日。皮疹继续消退，右足患处痒已止，两腋及左上肢、下腹部皮损处剧痒，方：

生地90g、乌梅30g、土茯苓60g、苦参15g、白藓皮20g、地肤子30g、生龙骨90g、露蜂房20g、赤芍15g、地骨皮5g、丹参15g，甘草20g、生牡蛎30g、神曲5g、草河车20g、荆芥15g、防风10g、野菊花20g，2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七诊：1985年10月7日。皮疹继续消退，又有少数新发，方：

生地90g、白芍30g、乌梅30g、白藓皮20g、苦参15g、地肤子30g、赤芍15g、草河车20g、荆芥10g、防风5g、半边莲15g、金银花60g、甘草20g，2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八诊：1985年10月10日。剧痒，有皮疹新发，口苦，方：

生地90g、白芍30g、苦参15g、白藓皮30g、地肤子30g、赤芍15g、草河车20g、全蝎6g、蜈蚣1条、乌蛇10g、槐花15g、威灵仙15g、甘草20g，2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九诊：1985年10月14日。痒已止，便泄、头昏，方：

苦参10g、白藓皮30g、白芍30g、地肤子30g、赤芍10g、草河车20g、全蝎8g、蜈蚣1条、乌蛇15g、威灵仙15g、甘草

20g、苍术 15g，3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

十诊：1985 年 10 月 19 日。皮疹已全消退，皮肤损害渐恢复，无痒，方：

黄芪 30g、当归 15g、赤芍 15g、苍术 15g，陈皮 10g、防风 10g、甘草 10g，3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

4. 某女，30 岁。1984 年 4 月 26 日。日光性皮炎。自述经日晒后，颜面两侧皮肤泛发密集丘疹，剧痒。舌淡红润、苔少。脉弦，证属热郁肌肤。治以清热化瘀：

桑叶 9g、菊花 6g、地骨皮 6g、赤芍 12g、公英 30g、连翘 15g、白芷 6g、天花粉 15g、甘草 12g，3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

二诊：1984 年 5 月 5 日。皮疹已有消退，无痒，前方加草河车 15g，再服 3 剂。

此方白芷不可缺，若一派寒凉，则消退反迟钝。

二十、结节红斑

1. 某女，38 岁。1985 年 10 月 22 日。一月前患扁桃体炎，又洗衣浸触冷水，当时右手腕红肿，右膝、右踝肿痛，左膝痛，双下肢浮肿，凹陷性。舌红淡嫩、厚腻、苔薄白鲜，脉寸关弦。证属湿热蕴郁肌肤。治以清热利湿：

土茯苓 60g、苦参 30g、生石膏 60g、赤芍 15g、生地 30g、龙骨 30g、茯苓 10g、甘草 15g，2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

二诊：1985 年 10 月 26 日，红肿处疼痛已减，腿肿减轻，口渴欲饮，方：

土茯苓 60g、苦参 30g、生石膏 60g、赤芍 15g、生地 60g、生龙骨 30g、茯苓 15g、甘草 15g、半边莲 10g、陈皮 10g、神曲

10g，2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三诊：1985年10月29日。皮肤红肿减退，无痛，腿仍浮肿，方：

土茯苓30g、苦参30g、赤芍15g、甘草15g、半边莲10g、天花粉15g、防风10g，3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四诊：1985年11月1日。原红肿皮损处又有微痛，前方3剂再服。

五诊：1985年11月5日。红肿已消退，无痛，前方再服3剂。

六诊：1985年11月8日。昨日皮损部位又发红，今日转淡，前方3剂再服。

七诊：1985年11月11日。红斑已消退，下肢肿亦消、下肢麻。治佐养血：

土茯苓30g、苦参30g、赤芍15g、甘草15g、半边莲10g、天花粉15g、防风5g、当归15g，3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二十一、扁平疣

1. 某女，8岁。1979年3月12日。前额泛发扁平疣一月。证属湿毒蕴郁肌肤。治以解毒除湿，活血化瘀：

土茯苓18g、马齿苋15g、生苡仁30g、当归6g、赤芍3g、薄荷3g、甘草3g，3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患者服药1剂，以其余2剂水煎外洗，疣渐退。

2. 某男，17岁。1986年10月21日。前额及面部、手背泛发扁平疣，大者如黄豆，小者如粟米，无痒。舌淡红润、苔少，脉弦。证属湿毒蕴郁肌肤。治以清热解毒：

大青叶18g、板蓝根30g、金银花15g、赤芍9g、草河车

9g、土茯苓18g、甘草9g、白藓皮9g，2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并外洗。

二诊：1986年10月29日。前额疣已消退，颜面及手背部疣未减，方：

大青叶30g、板蓝根30g、土茯苓30g、金银花30g、赤芍12g、草河车15g、甘草12g，3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并外洗。

三诊，1986年11月13日。疣已全部消退，前方再服2剂。

3. 某女，21岁。1989年8月17日。面部泛发扁平疣一年，舌淡红润、苔白腻，脉和缓。证属湿毒蕴郁颜面。治以祛湿解毒，化瘀：

板蓝根40g、赤芍30g、生地榆30g、丹皮10g、甘草20g、红花20g、当归10g、半夏30g、生牡蛎30g、神曲10g、金银花30g、生姜10g、大枣10g，7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二诊：1989年8月30日。眉下及下额部疣已消退，方：

板蓝根50g、赤芍20g、丹皮10g、甘草30g、红花20g、生牡蛎60g、神曲10g、金银花30g、白藓皮30g、乌梅20g、蛇蜕20g、干蟾15g、生姜10g、大枣10g，5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三诊：1989年9月5日。扁平疣均已消退，再清余邪，搜求务尽，前方再服3剂。

二十二、面神经麻痹

1. 某男，42岁。1982年10月16日。面神经麻痹。昨日始发左颜面不遂、左目、右口角不利。舌红、苔白灰微腻，脉弦

数。证属风痰。治祛风痰：

白附子9g、僵蚕12g、蜈蚣1条、蝉蜕12g、防风12g、羌活12g、甘草6g，3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二诊：1982年10月25日。前症，前方加白蒺藜12g、菊花6g，3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三诊：1982年11月5日。左颜面不遂已渐恢复，左上唇角尚有不利。舌尖红、苔薄腻。再搜余邪：

白附子12g、僵蚕15g、蜈蚣1条、全蝎6g、蝉蜕6g、防风15g、羌活12g、菊花12g、半夏15g、川芎9g、甘草6g，3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四诊：1982年11月12日。左颜面不遂已愈。舌红淡、苔薄白微腻，脉濡弦。邪去正虚，痰湿之体，建中固表：

党参30g、白术15g、茯苓15g、甘草6g、黄芪15g、桂枝12g、龙眼肉15g、内金9g、赤芍12g，3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此证标为风痰，本为气血虚、表虚，络痹通疏，正宜固本。

妇科病治例

一、痛经

1. 某女，18岁。1983年9月9日。经行腹痛，眩晕，心中难受即昏厥，下血块色黑，下腹胀，不欲食。面色微黄，舌淡红、苔少，脉涩弦、左寸浮洪，正逢经期，左尺沉微。证属阴血不足，肝脾不和，寒湿血滞。治以益气养血，疏肝健脾散寒：

当归9g、川芎9g、红花9g、白芍9g、熟地30g、艾叶9g、香

附12g、柴胡6g、延胡索6g、甘草6g，2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二诊：1983年9月12日。下腹痛已止，胀减，现腹鸣，头昏。舌淡红。方：

柴胡6g、白芍12g、当归30g、陈皮3g、党参15g、茯苓9g、半夏12g、生地30g、甘草9g、香附3g、艾叶9g，2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三诊：1983年9月14日。头痛，胀已和缓，补养气血：

熟地15g、当归15g、红花6g、白芍9g、党参15g、黄芪15g、五味子9g、甘草9g，3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气血不足，肝火盛，寒湿留滞，经痛症解后，继续培本。

二、月经不调

1. 某女，25岁。1982年3月15日。月经过期十余日，气短。舌淡红润、苔少，脉两寸浮洪。证属血虚血滞。治以活血通经：

当归9g、川芎12g、白芍6g、熟地15g、益母草12g、红花9g、山楂15g、甘草6g，1剂，日2次水煎分服。服后月经即行。

余治月经过期，常用此方。

2. 某女，30岁。1984年4月12日。因经行时气怒，每经行淋漓不畅，或前或后，或数月不行，此次经行滴漏不止。舌红湿、苔少，脉关弦。证属气郁。治以疏肝解郁：

当归9g、白芍30g、赤芍9g、红花12g、郁金12g、川芎9g、熟地15g、陈皮6g、香附9g、甘草3g，3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二诊：1984年4月20日。经行已正常，前方再服3剂。

治用四物汤，重用白芍及红花，以制肝、制血，伍郁金、香附之入肝解郁。

三、带下

1. 某女，30岁。1975年5月21日。子宫内膜炎。赤白带下十余日，小腹痛，大便干。舌淡、苔薄白，脉寸滑、关沉。证属湿热血瘀。治以清热除湿，活血化瘀：

川芎9g、当归12g、生地12g、白芍12g、续断15g、补骨脂15g、丹皮9g、益母草9g、生地榆9g、大蓟9g、甘草9g，3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二诊：1975年5月23日。前症，前方再服3剂。另：三七粉9g，每次1.5g，每日2次水送服。

三诊：1975年5月28日。昨日下血已止，带下色黄，小腹痛。脉两寸虚浮、左尺沉细。治佐益气养血：

黄芪30g、党参15g、川芎9g、当归12g、生地15g、白芍9g，香附12g、苦参9g、公英15g、天花粉15g、大蓟12g、生地榆12g、丹皮6g、甘草12g，3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四诊：1975年6月6日。带下已减，疲乏，今早腹痛。脉左寸洪数。前方8剂再服。

1975年6月23日妇科检查：子宫内膜炎已愈。

带下赤白，赤属血，白属气，治宜除湿为先。漏与带，皆痰积流下，多因肝脾损伤，肝郁乘脾，脾伤湿滞，而生热生痰。丹皮、大蓟凉血则血不妄行。四物补血，佐益母草化瘀行滞。

2. 某女，35岁。1984年4月25日。血样带下半月余，色旧暗，妇科检查："宫颈糜烂"曾行冷冻术，现宫颈上半部光滑，下半部有出血点。体瘦弱。治以除湿化瘀，生肌：

藤黄、五倍子、芒硝等份为散，敷宫颈。涂药一次，赤带即止，后每周涂一次，一月后妇科检查：宫颈已正常。

四、癥瘕

1. 某女，26岁。1986年10月5日。左下腹针刺样痛、触压痛，阴痒，白带多，腰痛，下腹胀。舌红嫩、苔白少，脉弦。证属湿瘀，肝郁脾虚。治以疏肝益脾，除湿化瘀：

白芍12g、川芎6g、当归6g、香附9g、小茴3g、半夏9g、枳壳6g、赭石15g、甘草6g、续断6g、生姜3g、大枣9g，1剂，1日2次水煎分服。另：苦参15g、蛇床子9g、甘草9g，水煎外洗。

二诊：1986年10月9日。阴痒止，白带无，左下腹痛胀、触压痛，晨起口苦、头晕。舌淡红润、苔少，脉两寸浮洪、左关弦。治以疏肝，养阴血，软坚散结：

白芍9g、当归9g、川芎3g、生地30g、三棱6g、莪术6g、生牡蛎30g、神曲9g、半夏12g、香附9g、甘草9g、大枣9g，2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三诊：1986年10月14日。左下腹痛已止，昨日劳累，夜痛发作，方：

白芍6g、当归9g、川芎3g、党参9g、半夏12g、三棱6g、莪术6g、生牡蛎30g、神曲6g、香附9g、天花粉12g、皂刺3、甘草9g、大枣9g，2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四诊：1986年10月16日。左下腹无痛，方：

白芍6g、当归9g、川芎3g、黄芪9g、半夏9g、三棱6g、莪术6g、生牡蛎21g、神曲6g、香附9、皂刺6g、甘草9g、大枣9g，2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五诊：1986年10月16日。左下腹有微痛，无胀，方：

白芍 9g、当归 9g、川芎 6g、黄芪 12g、生牡蛎 21g、神曲 9g、香附 9g、皂刺 9g、甘草 9g、大枣 9g，2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

六诊：1986 年 10 月 20 日。左下腹无痛，方：生三七粉 15g，每次 0.5g，每日 2 次水送服。

五、崩漏

1. 某女，48 岁。1982 年 2 月 5 日。绝经半载，忽阴道大量下血，腿肿、凹陷性。舌红胖、苔白少，脉两关弦、两尺沉。证属肾虚肝旺。治以益气平肝，补肾固涩：

黄芪 60g、白术 15g、白芍 30g、补骨脂 15g、芡实 15g、当归 12g、卷柏 9g、棕炭 9g、贯众炭 18、鸡冠花 9g、甘草 9g、大枣 30g，2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

二诊：1982 年 2 月 18 日。下血已止，不思饮食，倦怠乏力，嗜睡。舌淡红胖、苔微白腻，脉两关弦滑。治以益气健脾：

党参 15g、白术 12g、茯苓 12g、甘草 9g、苍术 9g、生苡仁 9g、半夏 12g、大枣 9g，2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

2. 某女，62 岁。1982 年 12 月 4 日。绝经十年，近五年白带增多，五天前下阴流血如经行，腰痛，左下腹痛，心慌，气短，夜无下血。舌红淡、苔花剥，脉沉细弦。此老年血崩，气血皆亏。治以补益气血，止崩，方拟付青主"血崩汤"意：

黄芪 60g、当归 30g、桑叶 30g、白芍 30g、菟丝子 30g、血余炭 12g、鸡冠花 12g、甘草 6g，2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

二诊：1982 年 12 月 7 日。诸症渐减，昨日下血已止，腰疫及心慌气短，均较前减轻。舌红淡、苔花剥、中心红嫩无苔，脉右寸关洪滑、左尺沉。阴血亏虚，方：

黄芪 60g、当归 30g、桑叶 30g、白芍 30g、菟丝子 30g、甘草 6g，3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

桑叶、白芍、菟丝子皆治血崩之要药，单用即有效，药非止涩，较止涩尤宜，白芍可用至 120g，老年气血亏虚，故用大剂"当归补血汤"。"阴虚阳搏谓之崩，阴络伤则血下溢"。精血乃水谷之精气，调和于五脏，洒陈于六腑，源流之来，生化于心，统摄于脾，藏受于肝，宣布于肺，施泄于肾，溉于一身，关涉五脏。阴血亏、阳气盛则搏阴络，阴血伤则血妄行，血去则气散，气散不能摄血。桑叶理肺，白芍调肝，菟丝子助肾，黄芪、当归入心脾，生血、主血以统血而止崩。

3. 某女，26 岁。1983 年 2 月 9 日。往昔月经正常，自前日起，经血忽暴下如注不止，时轻时重，眩晕嗜睡。舌淡红、苔薄白，左脉寸关弦濡。证由肝郁，失血而显濡象，重取似空而无力。证属肝气郁。治以疏肝止涩：

桑叶 30g、当归 9g、生白芍 90g、贯众炭 30g、炒生地 30g、鸡冠花 15g、甘草 6g，1 剂，1 日 2 次水煎分服。

二诊：1983 年 2 月 10 日。下血已减，前方再服 1 剂。

三诊：1983 年 2 月 11 日。下血渐止，头晕无力，补气血为主：

黄芪 30g、当归 15g、白芍 15g、生地 15g、阿胶 30g、丹皮 3g、茯苓 9g、甘草 9g，3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

四诊：1983 年 2 月 14 日。下血已止，可下床活动，并述：此次大下血之前，实经两次气怒。

此证治疗，重用生白芍，肝不平，郁不疏，血不止。桑叶止崩理气，贯众炭、鸡冠花止涩塞流。当归、生地补益气血，丹皮化瘀为佐。

4. 某女，14岁。1986年9月27日。“青青期宫血”。今年7月经行初潮，至今未止，近日下腹痛、腰痛、尿多。舌红、无苔，脉滑数结代。证属肾虚。治以益气补肾，止血：

仙灵脾6g、枸杞子12g、党参12g、麦冬12g、茯苓12g、生地榆12g，2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另：贯众炭12g水煎去渣，煮鸡蛋一个服食。

二诊：1986年9月29日。下血已减少，腰痛减轻，腹未痛。舌红光无苔，脉数结代。方：

仙灵脾12g、枸杞子21g、党参15g、麦冬15g、茯苓12g、生地榆12g、生山药30g、生白芍30g、甘草12g，2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三诊：1986年10月2日。腰困乏不耐久坐，下血继续减少。舌淡红、边光、苔少，脉和缓。自感精神及体力渐佳，气血已渐恢复，方：

仙灵脾12g、枸杞子21g、党参15g、麦冬15g、茯苓12g、生地榆9g、生山药30g、生白芍30g、山茱萸21g、甘草12g，2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四诊：1986年10月8日。血未再下，腰无困乏，但走路腿瘦。舌红淡润、苔少，脉数、左关浮洪。气血不足，肾虚，方：

仙灵脾9g、枸杞子15g、党参9g、麦冬12g、茯苓9g、生山药18g、生白芍18g、山茱萸15g、生龙骨18g、甘草9g，2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五诊：1986年10月26日。10月20日下阴又流血，三日后自止；10月25日血又下、量少，腹不痛。治以益气补肾：

黄芪9g、枸杞子18g、山茱萸30g、生白芍15g、当归9g、生山药18g、芡实12g、熟地15g、续断12g、杜仲12g、麦冬6g、

甘草 12g，2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

六诊：1986 年 11 月 17 日。自云上次服药后，下血即止，未再发。

七诊：1986 年 12 月 4 日。此次月经行，期过自止，未再复发。

病者年少，肾未健固而固摄之力不足，治宜益气补肾，仙灵脾、枸杞子、生山药补肾固下。山茱萸、生白芍、生龙骨收摄。若迳用凉血止血则肾愈寒，血更难止。

六、先兆流产

1. 某女，34 岁。1986 年 9 月 27 日。孕四月，先兆流产。流产四例病史，皆孕四月而坠。今晨下腹坠痛，中午阴道流血少量，下腹有烧灼感，口干。舌红淡、苔少，脉弦、左弦甚。证属肾虚、阴血虚。治以益气养血：

杜仲 9g、续断 9g、白术 6g、黄芩 9g、甘草 6g、生白芍 9g，2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

二诊：1986 年 9 月 28 日。血未再下，胸闷急，前方加阿胶 9g，再服 1 剂。

三诊：1986 年 9 月 29 日。血未再下，头昏胸闷，气短、不欲食，腰困乏，一身痛，流涕，方：

杜仲 15g、党参 9g、黄芪 19g、白术 6g、甘草 9g、生白芍 9g、熟地 12g、藿香 9g、荆芥 6g、阿胶 9g，1 剂，1 日 2 次水煎分服。

复诊：1986 年 10 月 7 日。稍活动则小腹痠痛，气短，下午诸症显重，尿浊，头昏，白带下。前孕四胎皆流产，病者思虑负担颇重。又因四次小产后失于调理，致留诸症，此时调治，非朝

夕之功可成，方：

党参 9g、白术 9g、生山药 15g、甘草 9g、熟地 9g、杜仲 6g、茯苓 6g、黄芪 9g、菟丝子 9g，2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

病者以此方加减断续常服，至 1987 年 2 月 18 日顺产一女，母女健康。

七、产后身痛

1. 某女，32 岁。1978 年 5 月 6 日。产后头痛、腰痛、关节痛二月，气侯变化时反应明显。舌淡、苔腻，脉两关弦浮、寸尺沉。证属气血亏虚、寒湿外袭。治以益气血，祛寒湿：

黄芪 60g、当归 15g、白芍 9g、黄精 30g、防已 12g、生苡米 30g、秦艽 30g、威灵仙 9g、桑枝 30g、五加皮 9g、甘草 9g，5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

二诊：1978 年 5 月 12 日。症已减轻，有微汗，口干，仍腰痛，前方加苁蓉 30g、补骨脂 12g、女贞子 15g、菟丝子 15g、土鳖虫 6g、天花粉 15g，5 剂，每 1 剂水煎 2 次分服。

三诊：1978 年 5 月 20 日，症已除，方：

生三七 15g，为粉，每次 0.5g，每日 2 次水送服。

产后气血皆虚，百节开张，血脉流散。气虚则经络肌腠之间血多流滞，骨节不利，筋脉引急。产后气血虚弱，外邪易侵。治宜扶正与疏通祛邪并施。黄芪、当归补气血，秦艽、桑枝、威灵仙、五加皮通经络，除风湿，土鳖虫通骨节而逐瘀。

2. 某女，26 岁。1976 年 3 月 18 日。产后关节痛，行动困难、手不能持物，足心痛甚，夜睡不能转侧二月余。舌薄淡红、无苔，脉芤。证属血虚。治以补气血：

黄芪 60g、当归 15g、党参 30g、白术 15g、陈皮 12g、茯苓

12g、甘草 12g、大枣 12g，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连服 10 剂。另：炙三七粉，每次 1g，每日 2 次水送服，连服 10 日。

血虚身痛，产后百脉空虚，应以养血为主。脉芤、舌薄色淡无苔，皆血虚之象。妇科病，有胎前勿滞、产后勿虚之论。产后病，多为血虚，当大补气血为主，虽有杂证，亦应治之以末，此出丹溪，虽不无偏颇之议，然产后血虚，实应首重。

八、产后发热

1. 某女，23 岁。1975 年 11 月 27 日。产后七日，发热，头晕，头痛剧烈，大汗淋漓，奶水自流。舌淡、苔白腻，脉浮数、芤。证属气虚血亏，治以补益气血：

黄芪 15g、当归 9g、生地 9g、阿胶 12g、麦冬 9g、五味子 3g、甘草 9g，3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另：红参粉 9g，每次 1.5g，每日 2 次水送服。服后诸症渐退。

产后恶寒，寒由内生；产后发热，热由内弱。治其内寒，外寒自散；治其内弱，外热自解。产妇失血过多，气大虚、肌肤失卫，外邪易人，不必户外之风寒，即一举动，风寒皆可乘虚而入。然产后之风，易人亦易出，故虽有外感之邪，俱不必祛风。若果有风，亦可风药佐之。此例发热头痛、大汗出，非由外感，乃气血亏虚之故。阴虚则阳无以附，血虚气不固而大汗淋漓、脉数。虽阳虚，亦气分虚弱，有不能支持之象，重用补气，脉亦渐缓。虚而有热，用黄芪、生地可解。黄芪补肺气益肾水之源，气旺生血。人参伍麦冬，退虚热。奶水自流，气虚。舌苔白腻，乃脾运衰弱，寒湿停滞。脉芤，知非实热，与白虎汤证之大汗出脉洪大浮滑迥异。产后发热，虽有内伤外感之别，然以血虚多见。

九、产后泄泻

1. 某女，34 岁。1976 年 10 月 15 日。产后四日。大便泄泻，昼夜十数次，泄前腹痛。自云临产时受凉，腿抽搐，一夜未解。舌苔白腻，脉浮洪数。证属寒湿，气血虚。治以补益气血，温中止泄：

黄芪 15g、当归 6g、党参 24g、白术 15g、茯苓 12g、陈皮 12g、白蔻 9g、生苡仁 15g、桂枝 6g、补骨脂 15g、乌梅 6g、炮姜 6g、甘草 12g，1 剂，1 日 2 次水煎分服。

二诊：1976 年 10 月 16 日。大便次数减少，夜泄 3 次，色暗红，方：

黄芪 30g、当归 12g、党参 30g、白芍 6g、白术 15g、茯苓 12g、白蔻 9g、补骨脂 15g、乌梅 9g、炮姜 9g、砂仁 9g、甘草 12g、神曲 12g、麦芽 12g，2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

三诊：1976 年 10 月 19 日。日大便三次，便溏，便前腹隐痛，足心痛，方：

黄芪 30g、当归 12g、党参 30g、白术 15g、茯苓 12g、白蔻 9g、补骨脂 15g、炮姜 9g、砂仁 9g、生苡仁 24g、生山药 24g、甘草 12g，2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另：炙三七粉 15g，每次 1.5，每日 2 次水送服。

四诊：1976 年 10 月 21 日。日大便一次，正常便，足心痛已减轻，奶水渐多，补益气血：

黄芪 30g、当归 15g、党参 30g、白术 12g、茯苓 9g、山楂 12g、阿胶 12g、甘草 12g，2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

产后泄泻，或因胎前泄未止，或因临产过伤饮食，骤食肥腥，或产后脐腹受寒而致。此例产后气血虚弱，肠胃弱，寒邪外

袭，散于腹中，故泄前腹痛，寒邪流入大肠则泄或下赤。泄泻皆中气虚寒，传运失常。党参、白术、干姜、甘草温中益气健脾。茯苓、陈皮、生苡仁。白蔻、桂枝健脾除湿，补骨脂、乌梅补阳敛阴止泄。产后足心痛，必气血大亏。三七炙用，补气血效速，产后血虚或诸痛皆可用，并有助于产后伤损之恢复。

十、乳癖

1. 某女，40 岁。1982 年 3 月 2 日。两乳痛胀，触之痛甚，每情绪激动则痛剧，与月经及气候变化无关，食欲差、倦怠乏力，气短，睡眠多梦，有时呕恶。婚前有两乳痛、乳内有核如蚕豆大，现核大如鸡蛋，可推移、欠光滑，边缘清楚，位于乳房之外上区。舌淡红干、苔少，脉两关滑、尺沉。证属乳癖，痰瘀。治以益气血，祛痰瘀：

川芎 9g、当归 9g、赤芍 9g、熟地 15g、桔核 15g、生牡蛎 90g、半夏 12g、桔梗 9g、陈皮 9g、茯苓 12g、蜈蚣 1 条、甘草 9g、神曲 9g、大枣 9g，3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

二诊：1982 年 3 月 8 日。乳房肿块减小，痛减轻，倦怠乏力，方：

茯苓 12g、陈皮 9g、半夏 15g、甘草 9g、党参 30g、当归 9g、川芎 9g、熟地 15g、升麻 9g、柴胡 6g、生牡蛎 30g、桔核 15g、蜈蚣 1 条、全蝎 2g、神曲 9g，3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

三诊：1982 年 3 月 12 日。右乳内包块减少，痛减轻，左乳内已不痛，方：

茯苓 12g、白术 9g、苍术 12g、半夏 9g、猪苓 12g、桂枝 6g、桔核 15g、生牡蛎 30g、蜈蚣 1 条、全蝎 3g、山楂 9g、神曲 9g，每日 1 剂，断续服 2 月，乳内包块均消。

2．某女，40岁。1982年3月9日。两乳痛二月余，触之痛剧，劳累后加重，乳头痛三年，每年二三次发，与月经及气候变化无明显关系。乳房软，无肿硬物。舌红淡润、苔少，脉两关弦、余皆沉。证属乳癖，痰瘀，肾虚。治以祛痰化瘀，补肾：

生地15g、熟地15g、苁蓉15g、茯苓30g、白芍30g、升麻6g、全蝎3g、半夏12g、甘草12g，2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二诊：1982年3月16日。乳痛已减轻，方：

生地60g、苁蓉15g、白芍45g、升麻6g、柴胡6g、半夏15g、桔红6g、薤白9g、瓜蒌12g、甘松9g、桔核9g、丝瓜络9g、陈皮9g、甘草9g，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断续服10剂，乳痛消。

十一、乳痈

1．某女，26岁。1982年2月10日。右乳房肿块，昨日突然增大，乳房表皮微红，发热。舌红润、苔少，脉左关弦。证属肝郁气滞，阳明瘀热。治以疏肝解郁，清热消肿，活血化瘀：

当归12g、赤芍15g、白芍9g、柴胡6g、桔核15g、升麻6g、陈皮9g、山甲6g、公英30g、木香9g、甘草9g、神曲15g，3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二诊：1982年2月13日。右乳房肿块已渐消退，左乳房痛，方：

当归15g、赤芍15g、白芍9g、柴胡6g、桔核15g、升麻6g、郁金9g、木香9g、蜈蚣1条、大枣9g，3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

服后乳症渐消。

2. 某女，39岁。1985年11月7日。左乳房肿块，位于上外区，约3×6CM，触之软，痛，发热。舌红干、苔微白，脉洪数。证属胆胃热毒，痰湿。治以清热解毒，除痰湿，通络散结：

公英90g、瓜蒌30g、天花粉30g、白芷15g、连翘30g、白花蛇舌草90g、丝瓜络9g、生苡仁30、甘草15g，3剂，每日1剂水煎3次分服。

二诊：1985年11月12日。乳肿已渐消，痛经，上方再服5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乳肿痛消除。

乳痈乃胆胃二经热毒，气血凝滞而发，故脉洪数，单味公英治痈即有效，但不宜内郁者，此患者无内伤，故重用之，配伍白花蛇舌草、连翘清热解毒，连翘亦善消痰散结治痈。瓜蒌、天花粉、生苡仁、白芷除湿祛痰，清阳明风热。丝瓜络通络散结。天花粉清火生津化痰亦善通经络，解疮毒热，与白芷、连翘同用，散结消脓，解毒生肌。

《伤寒论》脾胃阴血说

《伤寒论》，千百年来，"外感"、"热病"之说，诸贤智见，代有盛撰，又"杂病"之论，亦存至理。而余观仲景纵贯全书以为中髓者，乃胃阴之说。论中阐述了脾胃阴血诸证之病因、病机及证治，立治阴诸法，实开后世阴血学派诸家之先河，刘完素、朱彦修、虞天民、叶天士、张锡纯等，皆宗仲景脾胃阴血之说而代有阐发。

一、以脾胃阴血论病因、病机

《伤寒论》中，反复论述便干、烦躁、小便难、下血、腹满、

喘、身痒、自汗、盗汗、身痛、吐、哕、下、耳聋、小便数等诸证，皆阴血之伤，且首责胃阴，论中原文百余条，主要是论述脾胃阴血的病因、病机及证治。

胃阴伤，必胃中燥，便干。太阳病汗下利小便而亡津，胃中燥，为阳明病，过汗伤津，大便因鞕；胃中燥，大便难，阳明病可见微烦，少阴病胃阴伤，可致胃不和。

胃阴伤，胃阳不济，膈气虚而不能消谷，阳虚而胀满；运化虚弱，饮多则喘；阳虚失其温化之力，欲汗不能达表，身痒如虫行皮中。若胃阴伤，胃阳无以附，中气不守而上逆，必欲吐，或虚阳上浮而内烦；或阳无所附而浮越，或阳虚不能上达，皆可令头眩。

阴血虚，阳不固，盗汗；阴弱阳浮，自汗；阴血虚而血脉凝涩不利，身痛。

少阴病厥而无汗，强发之，阴伤而动血。若被火劫重伤阴，咳而下利，小便难。

胃阴伤及肾阴，肾阳不固，或为泄，或吐下不止，或耳聋、小便数。

上述诸证，论中病因病机，皆首责胃阴伤，胃为中土，胃阴上济，肺得溉而宣施，大肠液生；胃阴下达，肝肾得灌而蒸化。诸阴之汇，源于中土，胃阴枯，五液皆燥；胃阴滋，诸阴得溉，此即自仲景以来，历诸前贤，而成之脾胃阴血学说之中心思想。

二、治脾胃阴血为本

1. 论中以诸证脾胃阴伤者多，故反复告戒，临证汗下吐利之法，皆应慎用或禁忌。

证宜汗，而尺脉迟，营虚血少者，忌汗。阴血内蕴，阳守于

外，阳为阴使，内阴不足，汗无以作。咽干、淋、疮、衄、亡血等阴血亏虚者，及少阴病脉细沉数，病在里而阴血不足皆禁汗，以防阴血再伤。

阴伤，禁利小便。阳明病汗出多而渴，不可与猪苓汤。汗多伤阴，阳明主津，利小便则津伤益甚。

少阴病尺脉弱涩，阴血虚或阳明病谵语，脉反微涩者，皆禁下；虽必用，下之利，止后服。

阴血虚，脉微数，禁灸。因火为邪，则为烦逆，追虚逐实，血散脉中，火气虽微，内攻有力，血则难复。

临证顾护脾胃阴血，实为仲景胃阴医学思想之中枢。

2. 论中诸证，治必求本，而重在首复胃阴，有清泄存阴，利水育阴，和胃复阴，补阳复阴诸法。

下伤阴，而内热实结，灼伤阴血，下法又应为救阴所首择。太阳病汗下吐后微烦，小便数，，胃阴伤而大便因鞕；或阴伤而内热燥结，大便因鞕，或阴伤及阳，小便数，当与小承气汤，通下存阴，以救津亡。邪入里成实，胃热素盛，邪从热下，皆当急下保阴。

表里热而阴伤，当清泄里热，育胃阴以生津。伤寒吐下后，热结在里，表里俱热，时时恶风，大渴，舌上燥，烦，欲饮水者，与白虎加人参汤或葛根黄芩黄连汤。

阳明府实，汗吐下后，阴血虚而作烦，当清虚热，用栀子豉汤。胃虚津伤，余热未除，气逆欲吐，与竹叶石膏汤。少阴病，下利阴伤，咽痛，用猪肤汤，皆清虚热育胃阴润燥法。

少阴病下利，咳而呕渴，水与虚热互结，心烦不得眠，用猪苓汤，利水育阴。

汗而伤阴，当和胃气，胃气和，则胃阴复。太阳病汗后，胃

中干，烦躁不得眠，欲饮水者，少少与饮之，令胃气和则愈。

阴伤便干内结者，以蜜煎导，土瓜根，猪胆汁导而通之，亦泄热保阴法。

论中治阴诸法，以从阳入阴，阴病治阳为特点。论证，诸阳之因，责之于阴，而诸阴之治，则求之于阳。

汗伤阴，扶阳以使阴复。太阳病发汗，遂漏不止，恶风，小便难，四肢微急，难以屈伸者，与桂枝附子汤。阴虚阳不化，小便难，或伤津亡阳，皆先扶其阳，以阳回而使津复。汗家重汗伤阴，恍惚心乱，小便已阴疼，与禹余粮丸，固阳生津。汗伤心阴，心下悸，欲得按者，乃心阴血虚，心阳无所主，用桂枝甘草汤，补心阳而复心阴，心阳振，心阴复。又太阳病发汗，汗出不解，仍发热、心下悸，头眩，身瞤动，用真武汤；发汗后身疼痛，脉沉迟，阴血不足者，用桂枝加芍药生姜人参汤，皆欲扶阳以复阴之求。若下伤胃阴，利下不止，阴伤而阳无以生而为痞，与桂枝人参汤，补阳而使阴复痞解。心血虚者，心阳不足，心中悸烦，与小建中汤，建中阳以扶心阴，养心血。阴血虚，心阳不振，心动悸，脉结代，与炙甘草汤，亦补阳扶阴。若发汗病不解，反恶寒，阴阳两伤，与芍药甘草附子汤。汗后胃阴伤及肾，阳虚上浮，脐下悸，欲作奔豚，与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亦补阳扶阴法。

阴阳两伤，胃气不和，先扶脾胃之阳，用甘草干姜汤；次复脾胃之阴，与芍药甘草汤，先扶阳，次复阴。

阴伤而阳不亡，津可再生，阴生于阳也；阳亡而津不伤，其阳亦有继，阳为阴使也。若大下之后，复发汗亡津，小便不利者，可勿治，得小便利而自愈，乃津回。

上述皆阴伤治阳，治阴从阳，实为阴伤诸证施治之立法。

三、治脾胃阴血用药

《伤寒论》中，用药 82 种，521 次，用药品类可概为五：补养脾胃阴血类，22 种，达 202 次，构成了论中用药的主要方面；其次为清泄类，为 28 种，95 次；发散类 7 种，107 次；祛痰炎 10 种，47 次；温中类 5 种，54 次。由此观其药用，以补养脾胃阴血类为主，而其余各品类，亦多为治阴而施。

在补养脾胃阴血类药中，以甘草用次最多，达 69 次。甘草味甘，甘则补，则缓，性至平，气薄味厚，可升可降，乃阴中之阳，为仲景从阳治阴之取，又可外可内，有和有缓，有补有泄，甘补生元。甘味主中，大甘乃土之正味，入心脾二经，缓正气，养阴血，而五脏六腑，皆受气于脾，又心为身主，益脾阴而生心血，乃由心脾而及于各脏腑之意，桂枝汤用甘草，补中而缓中养阴，且有入阴生阳之妙。论中，甘草与桂枝、白芍、大枣、党参之伍，或与黄连、黄芩、栀子诸药之调，皆施于脾胃阴血而用。若以桂枝汤为《伤寒论》群方之冠，而甘草实为《伤寒论》诸药之首，众品之中枢。

论中用药，其次为大枣 39 次，白芍 30 次，党参 22 次。大枣入营，火土合德，安中润液。白芍入脾，滋阴益血。党参益胃阴而生津，生脉生血，补气中之阴。余宗论中凡方药之有人参，皆为今之党参之说。论中用甘草取阴中之阳，用党参则取阳中之阴，以阴阳合和相济。

论中用桂枝 40 次，生姜 37 次，干姜 21 次，附子 20 次，半夏 18 次，黄芩 15 次，大黄 14 次，麻黄 13 次，茯苓 11 次，黄连 11 次，白术 10 次，多用为复胃气，生胃津，可见《伤寒论》脾胃用药及重在胃阴的特点。

张锡纯医学思想探讨

近代名医，盐山张锡纯，是一位有所创见的医家，他力倡"阴血"医学思想，并力行于临证实践而取得成就，为祖国医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一、阳常有余，阴常不足

张氏倡"阴常不足"而重在脾胃，以肝脾为中枢而重在阴血。此说乃本于《内经》及仲景之学，融丹溪、东垣诸家之说而独具一帜。

"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乃张氏"阴血"医学思想之中心。"阳常有余"指阳邪盛，"阴常不足"指阴血虚；一指病邪，一指人体正气，源于《内经》"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之论。张氏认为，已病恒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当调其阴阳，或滋阴以化阳，或泻阳以保阴，宜此治者，十之八九。以外感言，伤寒、温病多阳余之患。伤寒中于阴经宜热药者甚少，而温病则纯为温热。以内伤言，多阴虚阳盛。吐衄、淋痢、黄疸、肿胀、喘嗽等，阴虚阳盛者，亦十之八九。

故张氏临证，首重阴血的盛衰，恒以"滋阴"、"养阴"、"保阴"为先。滋阴又重在滋补胃阴。阴血乃生化之源，即其病确属阳虚为本，而当用补阳之药者，亦少佐滋阴，以"上焦阴分不虚而后可受参芪；下焦阴分不虚而后可受桂附"。白虎汤、白虎加人参汤为所常用，认为其主证之烦与渴，多由阴虚，而人参虽非滋阴之用，但于白虎汤中，能于邪火炽盛之时，立复其真阴，并谓"愿世之用白虎汤者，宜常有一加人参之想，而不必其

脉现虚弱之象”，亦意在复阴。

张氏用药，以根类、籽实类为主，并多用肝脾之药，以《衷中参西录》载张氏所制方用药看，根类药占首位，为53种；籽实类居于次，为46种，意在以其富浆汁之品，滋脏腑之阴。余为矿物类27种，动物类22种，花叶类所用最少。在根类药中，应用次数最多，占首位的是生山药，达58次。其次为甘草52次，白芍50次，另为黄芪、白术等。张氏滋胃阴，不取寒凉清润，而多用生山药，取其汁液浓稠，色白味甘，滋润阴血而补肺肾脾胃，通而敛，滑而涩，阴中有阳。在临证实践中反映了他的“阴血”医学思想。

张氏临证重保阴，实由仲景一脉相承。他治寒温，白虎汤、白虎加人参汤，旬日之间常用数次，而承气汤恒终岁未尝一用，即证之宜重用寒凉者，亦必防泻。他慎于汗法，以出汗之道，在于调济其阴阳，听其自汗。强发其汗，无论汗出与否，病皆难愈。若病虽宜汗解，而当阴血虚时，则应先育其阴，而后顾外感。

二、肝脾相助，生化中枢

张氏以肝脾为阴血生化之中枢，其气化敷布，以溉周身，故临证多从肝脾，以调治生化之中枢。

张氏宗脾胃为后天之本，资生一身之说，而重于滋补胃阴，且每以滋阴药中用甘草，引之归脾，又恒以健脾之阳佐之，助阳育阴。或以一味黄芪加于滋阴药中，补气助阴。

张氏认为，肝胆之用，与脾胃相助，共为生化之中枢，故张氏善补肝而治肝之虚，最常用者山萸肉，以其得木气最厚，能收敛元气，又具开通之力，性善补肝，兼通利气血。认为平肝之

法，能抑其条达之性，升散又伤气耗血，柔润则有碍脾胃，皆不宜常用。虽肝气宜升，胆火宜降，然非脾气之升，则肝气不升；非胃气之不降，则胆火不降。治肝之法，在升降脾胃，培养中宫，使之气化敦厚，肝木自理、补脾胃之虚，即所以抑肝胆之盛。张氏用白芍，取其入肝生血而滋胃阴，用桂枝理脾胃而疏肝，皆张氏"阴血"医学思想所由出也。

三、组方治本，用药取阴

张氏临证组方，重在发挥"阴血"生化之配伍，且组方法度，一宗仲景，品味少而寓意深，精当有法。综观《衷中参西录》中张氏所制 166 方，其品味组成，2 味者 14 方、3 味者 10 方、4 味者 26 方、5 味者 21 方、6 味者 16 方、7 味者 20 方、8 味者 27 方，9 味者 11 方，组方用药，多在 2—9 味之间，而其配伍寓意，每有发挥与创新，如：

人参伍黄芪，取人参培元气之根，黄芪补肝，伍玄参补气助阴，伍赭石下逆气浮火、补下焦真元之气，伍山萸肉收敛下行、补肾中元气，伍石膏滋胃津，使胃中气足液生。

白芍伍甘草，似人参而滋阴，伍附子引浮阳下归其宅，收元阳归根于阴。

生山药伍苡仁清补脾肺，伍车前子滋阴利小便固大便，伍知母壮真阴之源。

龙骨伍牡蛎摄血之本源，伍知母凉润而滋真阴。

黄芪伍知母以气旺水生，伍寄生补大气，伍柴胡补肝舒肝。

大黄伍肉桂降胃平肝，伍黄连降胃而不泄。

柴胡伍陈皮一升一降流通气机。

熟地伍白茅根滋阴利水。

似此配伍，皆本"肝脾""阴血"而为根本之调治。

张氏用药上朔《本经》，继承发掘，不拘已云，重在发挥药物滋补阴血，调治肝脾之性以为用，如：

山萸肉救脱于肝，功效远过参芪。山药滋真阴固元气，脾肾双补。白芍复阴而开通。桂枝性条达，能引脏腑之真气上行，又善降逆气，舒肝和脾。柴胡调肝气且主心腹肠胃结气，推陈致新而消肿满。连翘舒肝郁泻肺实。生石膏浮而能散，发实热之汗。茵陈得初春少阳生发之气，与肝木同气相求，泻肝热舒肝郁而顺肝木之性。羚羊角，角中木胎，性条达清凉而发表。白茅根畅气郁，清虚热而不伤脾胃。

四、管见一斑，裁夺新意

张氏之学，其所论平易而深邃，制方意深用简而效确，多创新意。探其源流，虽承古训，归皈仲景，兼融诸家，而实以"阴血"为其医学思想之精髓。余以致医之初，即每获其启迪之益，临证常数为惊叹，而每步其法。

病例1：魏某，男，36岁。胃痛，每于饭后发作，泛酸，喜温畏寒，纳减。病五年余，反复发作，有胃出血史。舌燥无苔，脉涩、左关洪浮。证属胃阴虚、气滞血瘀。治以养阴血、理气、活血化瘀。方：生山药30g、生龙骨30g、茯苓12g、甘草15g、当归9g、白芍8g、藿香6g、白蔻6g、建曲15g，3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另以三七粉9g，每次1.5g，每日2次水送服，证愈。

病例2：曹某，男，38岁。胃疼胀无定时，中脘压痛，喜温畏寒，大便干。舌红光无苔，脉浮洪微涩。证属胃阴虚、血虚、气滞血瘀。治以养阴血、活血化瘀，方：生山药30g、生龙骨30g、

茯苓 6g、甘草 24g、明党参 24g、女贞子 30g、阿胶 12g、麦冬 9g、苍术 6g，3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另以生三七粉 9g，每次 1.5g，每日 2 次水送服，证愈。

此二例皆胃阴虚、血虚、胃火盛、气滞血瘀，以生山药、白芍、当归、女贞子养阴血、甘润生津，生龙骨、三七收敛化瘀。

病例 3：陈某，男，34 岁。胃剧疼难忍，泛酸、空腹尤剧，气出臭热。舌红、苔黄腻，脉弦滑。证属胃阴虚、湿热痰结。治以养阴清热、利湿祛痰，方：生山药 30g、生龙骨 30g、茯苓 9g、甘草 15g、天花粉 24g、白芷 15g、竹茹 12g、车前子 9g，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8 剂后，证除，又继服下方 5 剂，以资巩固：生山药 30g 生龙骨 30g 天花粉 15g 白芷 15g 砂仁 6g。

病例 4：刘某，男，40 岁。胃痛胀，泛酸，进冷及干食即呕。舌苔白腻、中心微黄，脉右关尺弦滑、左关濡尺弦。证属胃阴虚、湿热痰结。治以养阴、健脾祛痰湿，方：生山药 30g 生龙骨 30g 茯苓 12g 甘草 30g 赭石 30g 砂仁 9g 白蔻 9g 生半夏 12g 苍术 9g，3 剂，每日 1 剂，水煎 2 次分服，证除。

此二例，胃阴虚而湿热蕴于胃，食饮为湿热郁遏则不得化，清浊相干，升降失宜而呕，以苍术、白芷、半夏祛痰湿，生龙骨并善利痰湿，与赭石为伍使上逆之火及泛滥之水下归其宅。

治胃病当别脾与胃，而以治胃为本，治脾为标。治本用药取重者，以养阴血；治标用药取轻者，兼顾其本。以脾喜刚燥，胃喜柔润，胃为阳明之土，非阴柔不肯协和，且易燥。胃阴虚则胃阳无以生，浮燥或为一时之弊，终必无根而衰。而胃阴之生，必阳扶之，育阴不鼓午以阳，必有滞腻，阴无阳不化，然阳药不宜重。胃属阳，病多燥热；脾属阴，病多虚寒，病在胃而及脾，治宜以胃为主，以脾为轻清者取之。证虽寒热错杂，虚实相混，气

火之药必用，但重滞之品皆当慎用。病在胃，胃阴虚者多，乃胃之性，故拟生山药四味汤一方，其组成为：生山药、生龙骨、茯苓、甘草，临证应用，尚称稳和，疗效亦佳。

脾胃病，仲景立理中、建中以补虚，立白虎、承气以清泄，实乃兼及脾胃，即取重治胃，取轻治脾也。东垣调理脾胃补中升阳诸方，补气助阳以调脾升。叶天士创养胃阴之法，华岫云谓："盖东垣之法，不过详于脾而略于治胃耳，乃后人宗其意者，凡著书立说，竟将脾胃总论，即以治脾之药笼统治胃，举世皆然，今观叶氏之出，始知脾胃当分析而论"，实为卓见。脾胃可统论，又当各立，辨当有别，治亦各异。

太阴湿土，得阳始运；阳明燥土，得阴自安，故脾多湿病不运，胃多燥病纳差或痛。治脾当责气阳，治胃当责阴血，泾渭分明，不可混也，此其常。然胃亦有痰湿之患，乃兼变。胃贵濡润，贵阴血之盛，胃病多因其血阴之衰，此余拟生山药四味汤之意。

张氏"阴血"之学，以肝脾为中心，而概诸证，及诸脏腑，以治痢言，燮理汤、天水涤肠汤、通变白头翁汤、三宝粥、通变白虎加人参汤，生山药皆为主品而必用，诚有生化之妙。

病例5：孔某，男，32岁。痢下脓血，昼夜作，里急后重，脘腹疼二日，痛楚病容。舌红润、苔微黄腻、发热。证属阴虚、湿热痢。治以养阴清热、祛湿止痢，方：生山药30g 乌梅18g 诃子15g 地榆15g 萹蓄18g 黄连9g 甘草3g，2剂，每日1剂，水煎2次分服，证愈。

余以生山药为主，治痢证多年，殊感其宜。生山药滋润血脉、固摄气化、痢之湿热伤血，自宜调血，过用推荡，血反转伤。若以参术补脾，误矣。生山药、乌梅养正，宗张氏之说，利必伤

阴，生山药多液，滋脏腑真阴，滞下则气化不固，生山药收涩而固下焦气化。痢之作，金木相犯，寒火交争，生山药与乌梅为伍而调之。余治痢，不论新久，概以养阴和血为主，宗张氏“阴血”之论，制生山药三味汤，其组成为：生山药、乌梅、诃子，临证应用，每感应手。

张氏之学，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遗产，余所述，实乃管见，其发掘与发扬，当有来日。

张锡纯脉法

一代大师、近代名医，盐山张锡纯，是一位善于继承，又勇于开拓进取的医家。他注重实践，临证辨治，精于脉法，且多深邃之见。张氏有云：“医家四诊，以辨证为最要。医者终身临证，而于诊脉之际，总觉游移而无确据。此固因脉法之难学，实亦脉学之出，不能简要详明，令人一目了然也。”余以研习张氏之学，就《衷中参西录》中脉法，试为下述。

一、三部总看

张氏诊脉常用寸关尺“三部总看”法，认为“脉虽分部位，而其大致实不分部位”，“一身之中，无论何处气虚，脉之三部皆现弱象”。他虽宗寸关尺三部各配脏腑之说，但三部分诊以候脏腑诊法，却很少用。

著中记述脉象近三十种，其中以“强浮数微细沉迟洪滑”九种论述为多，以各脉象主证为：

1. 弦脉。主肝血少，肝阴虚，肝火浮动，或疼痛。常见：

(1)左脉弦细、无力。见于产后下血，血陷气陷，肺劳痰喘

气虚。兼硬为肝血虚、津液不足。高年之脉多弦细，因气虚，故无甚起伏；又血虚，是以细而不濡。亦见于肝疏泄减弱，而致小便不利，阴虚水种。

(2)左脉弦硬、有力、长。见于下元虚损、肝肾阴亏，阴虚不能潜阳，肝胆急火炎起，或肝火与肝气相并，冲激胃府，致胃气不得下行，或冲气因虚上冲，并迫胃气上逆，吐血，咳逆。脉似有力，而非真有力，李士材脉诀谓"直上直下，冲脉昭昭"者即此。并见于肝胆火上冲过甚之中风证。兼数者，见于热久竭涸阴血、液亏损甚。弦硬而沉者，兼肝气郁结。

(3)左脉弦细、硬、而右脉濡兼沉者，湿痰留饮，中焦气化不足。

(4)右脉弦细、无力。土为木伤，脾胃失于健运，胁痛，胃脘痛。

(5)右脉弦硬、有力、长，大于左脉。冲气上冲，胃气不降，胃阴虚。牙痛或外感热人阳明之府。虚劳咳嗽，中风，吐血。若重按不实者，皆有气血亏损。

(6)左右脉弦细、无力。气血两亏、痢，肠炎。阴阳两虚而阴虚为甚。或脾胃湿寒，不能运化饮食下行，致成留饮。或气血虚衰，又劳心过度而痰饮盛。兼迟，则为寒饮结胸，阻塞气化。弦细甚，则心肺脾胃阳分虚惫，不能运化精微，以生气血。

(7)左右脉弦硬、有力、长。亦阴分有亏，肝木之盛。冲气上冲过甚，迫其胃气不降，膈食证，或久痢阴虚、肝胆蕴有实热。

(8)左脉平和、微无力；右脉弦似有力。肾阴虚致冲气挟痰上冲。

综之，弦脉主肝肾阴虚、肝血不足。左脉弦，已阴虚不能潜

阳，肝火浮动；右脉弦，已肝火与肝气并冲、胃上逆。兼数者热甚，兼沉者肝气郁。细而无力者气虚，硬而有力者虚火盛。其治，以滋阴、平肝、清热、降胃、安冲诸法。

2. 浮脉。主气血亏虚。常见：

(1)左脉浮弦、有力、按之不实。肝血虚损、肝火上升，阴虚不能潜阳，心虚不寐，皆阴亏火盛。

(2)右脉浮芤。气血亏极，阳气上浮，虚劳。兼数，为阳气外越而热。

(3)左右脉浮而无力。失血过多而阴亏、下焦气化不固摄，或心肺阳虚，脾胃气弱。兼数者，阴阳两虚，阳虚则元气不能自摄，阴虚则肝肾不能纳气，见于喘息、膈食。

3. 数脉。主阴虚，或气虚。常见：

(1)左右脉数。阴虚、气虚有不能支持之象，咳痰，吐血。

(2)左右脉数而沉濡。阴虚不能纳气，虚劳发热而喘，喘证脉多数。

(3)脉数八至，按之即无，已属危证。久病见此，诚难挽回；新病见此，当急挽图。

4. 微脉。主气虚、气陷”

(1)左脉微细、模糊、按之即无。肝胆虚热，或肝虚胁痛。

(2)右脉微弱，气陷。

(3)左右脉微弱、细，或见于两寸。大气下陷，中风，久痢虚寒，下焦虚惫，气虚滑脱，或气虚燥结。兼迟者，素有寒饮，风寒陡袭，寒饮凝结。兼沉者，肾气不能上潮于心而心肾不交。

5. 细脉。主气血亏虚，或大气下陷，常见：

(1)左脉细弱。气血虚，吐血，咳嗽。

(2)右脉细。胸中大气下陷。

(3)左右脉细微无力。气血两亏，噎膈。兼沉者，上焦气陷于下焦。

6. 沉脉。主心肺阳虚，常见：

(1)左脉沉弦。肝气郁滞不能条达，或气不通畅，肝郁呕逆，腰疼。

(2)右脉沉迟微弱、沉濡。大气下陷。

(3)左右脉沉细。心肺阳虚，不能宣通脾胃，痰饮。兼迟，或大气下陷又心肺阳分虚损。沉牢者，膈上瘀血，肺病，吐血。

(4)左右脉沉弦迟。肠中冷积。

(5)伤寒脉沉细，多为阴证；温病脉沉细，多为阳证。

(6)左右脉沉、有力。实热郁于下焦，癃闭。

7. 迟脉。主寒饮，大气下陷。常见：

(1)左右脉迟。寒饮，咳吐痰涎。兼濡者，脾胃虚寒，不能运化饮食。

(2)左右脉迟而无力。大气下陷，气郁。

8. 洪脉。主热。常见：

(1)右脉洪长有力。胃气因热不降，血随逆上升，吐衄。

(2)左右脉洪滑、重按甚实。热迫胃气不降，吐衄。或阳明府实，心肝内热挟阳明之热上攻。或实热痢。兼数者，纯是热象。

9. 滑脉。主痰热及气血虚。常见：

(1)右脉滑实。外感稽留肺胃，咳嗽，痰饮。

(2)左右脉滑而有力。湿热壅滞，或心中气血虚损，心下停有痰饮，惊悸不眠。两寸滑甚者，痰涎壅滞于上焦。兼数者有热、滑数而摇摇无力者失血。

(3)左右脉滑而无力。上盛下虚。

另亦述及长脉见于肝火挟胃气上冲，芤脉见于失血，大脉见于胃气上冲、失血，弱脉见于风寒或顽痰阻塞经络，及虚脉、实脉、如水上浮麻、雀啄、缓急等脉象。

概括张氏脉法，脉象可分为三类：

1. 弦、硬、长、实、浮、"有力"等。见于肝肾阴虚，肝血虚，阴不潜阳，肝火浮动，肝火盛，冲气、胃气上冲，及内风煽动所致诸证。此类在著中记述最多，其病机为肝肾阴虚，乃张氏病机论"阴常不足"医学思想的一个主要方面。

2. 微、细、弱、沉、迟、虚、数、结、代、无力等。见于大气下陷，气血亏虚，阳气虚，阴血虚诸证。此类在著中也记述较多。大气下陷亦缘由脾胃阴血不足，无以气化，故其病机为脾胃阴虚。这是张氏病机论"阴常不足"医学思想的另一个方面，即肝肾阴虚和脾胃阴虚，构成了张氏"阴常不足"论的中心，也是张氏"阴血学说"的主要内容。

由肝肾阴虚而阳浮火盛，脉显太过；由脾胃阴虚，阳无以化，而气虚、气陷，脉显不及，然皆本虚之征象。

3. 洪、滑、数、有力等，见于阳热、痰热、湿热诸证，皆属邪盛。阳热实证。此即张氏病机论"阳常有余"之谓。

可知，张氏脉学，是和他的"阴常不足，阳常有余"的病机之论是一体的。

二、三部二候

1. 肝肾之阴为根

张氏以三部总看诊脉法，配合诊尺部以候肾，以诊脉之"根"。

(1)尺脉无根，左右脉浮而动，浮濡，见于肝肾虚极，阴阳

不相维系，而有危在顷刻之势，当急防虚脱。尺脉无根，寸部摇摇，即有将脱之势。左右脉浮数、两寸浮甚、两尺按之即无，乃肾阴将竭，肝风已动。

(2)尺脉重按无根、左脉弦、右脉濡，为肝肾阴虚，下焦气化虚损，不能固摄。尺脉重按虚者，肾真阴虚损，不能与真阳维系，真阳脱而上奔。

(3)尺脉甚弱。阳升而阴不能应。

(4)左右脉微弱，尺脉尤甚者，见于下焦虚寒，久痢下。

(5)左右脉平和，尺脉重按有力者，见于肾经实热。

张氏脉法认为，脉之根，一在尺部，一在沉取。如左脉沉取，即可候"气之根"，病虽凶险，其脉有根者，亦可救治。

2. 脾胃之气为神

张氏弃"三部九候"浮、中、沉诊法，而常用"三部总看，二候"浮、沉取法，以有力、无力，候脉之神。

(1)脉有力、按之甚实，其洪大无伦者，见于阳明府热至极。又浮数者，经虚热。沉者，实热郁于下焦。或脉有力而弦长，皆为湿热有力，即有神之脉。

(2)脉之"有力"，当辨真假。真有力者，当于敦厚和缓中见之，此脾胃之气化壮旺，能包括诸脏。脉真有力，皆当有洪滑之象，洪者如波涛叠涌，势作起伏，滑者指下滑润，累累如贯珠。若脉象弦直，既无起伏之势，又无贯珠之形，虽大而有力，实非真有力之象，乃脾胃真气外泄，冲脉逆气上干之证，慎勿作实证治。

张氏认为，脉之神，一在有力、无力，一在和缓。五行之中，土包括四行，六脉中皆和缓为贵，以其饶有脾土之气。即有神也。

可见，张氏脉法，根、神之候，一在肾，候阴血之存亡；一在脾胃，候气之盛衰及阴血之盛衰。

三、结语

脉法，在张氏著中无专章论述，乃散见于书中治例、医案之记述中，故非泛泛之谈。他"三部总看"配尺部，和"三部二候"浮、沉取的诊法，是在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余对张氏脉法，证之多年，临证实践，深感其论述独到，又深合脉学之精义；临证易行，而无繁复之累；切合病机，而标本攸分，实能开"胸中了了，指下难明"之疑塞。他的脉法，源于中医经典古义，又承李东垣、朱丹溪，并及喻嘉言、李中梓诸家，但不囿于李、朱之见。他匠心独运，斟酌化裁，出新意于法度之中，融脾胃、阴血之说，独辟溪径，而有所创见和发展，形成了以"阴常不足，阳常有余"为病机，以肝肾、脾胃为核心的脉学体系，而独具特色。

张锡纯用药特点

张氏对中药的使用，在继承和发掘中发展，开拓、创造，独具匠心，使我国传统瑰宝中药之花，更加光彩。

一、品味的配伍

1．人参伍赭石，人参补助气分，虑其升上者，佐赭石，使人参补益之力下行，直至涌泉，且可使上焦逆气浮火，随之顺下，更能使下焦真元之气，得人参峻补而顿旺，自能吸引上焦

之逆气浮火下行。人参伍麦冬、退热。人参伍苏子，降逆补虚，治虚喘。人参伍生石膏，能于邪热炽盛之时，立复真阴。人参伍天花粉，最善生津止渴。

2. 甘草伍天冬，最善润肺。甘草伍白芍，功、味皆近人参而补肺。甘草伍茯苓，泻湿满，用于肿满证。

3. 白术伍内金，健脾开通。白术伍天冬，阴虚有热者宜。

4. 牛蒡子伍生山药，最善止嗽。牛蒡子伍生山药与玄参，止嗽定喘。

5. 黄芪伍知母，治阴虚有热。

6. 三棱、莪术消瘀行滞，伍党参、白术、黄芪，大能开胃进食。

7. 麦冬伍半夏，止嗽。

8. 附子伍白芍，最善收敛浮越之元阳，引浮越之元阳下归其它。

9. 补肺三品：黄芪补肺阳，山药滋肺阴，白茅根通肺窍。

10. 半夏伍赭石，降阳明逆气。

11. 大黄伍肉桂治吐血。肉桂平肝失于热，大黄降胃止血失于寒，相伍而调。胃气不上逆，血不逆行，降胃平肝兼顾。

12. 白茅根伍鲜藕治痰中带血，白茅根清虚热而不伤脾胃，藕喜化瘀而兼滋新血，合用则滋阴养阴。

13. 生山药伍生车前子，治虚劳有痰作嗽。

14. 柴胡伍生麦芽调肝，柴胡调肝在于外提，生麦芽调肝在于宣能，若肝不舒但用柴胡升提则强，必伍生麦芽宣通相济以成调肝气之功，则肝气郁者可开。

二、重视单味药的应用

张氏很重视单味药的应用，单方及验方有效验者皆取之。他曾说："愚初临证时，恒择对证之药，重用一味煎汤数钟，徐徐服之，恒能挽回极重之病，且得藉之以验药力之实际"。著中重用一味药挽回险证案例颇多。

1. 生白矾。长于治顽痰热痰，凉痰凝滞者不宜。曾以生白矾治痰厥至垂危者，用 6g 化水饮之即愈，或用硼砂 12g 化水治痰厥，可代白矾，较白矾尤稳妥。若治寒痰杜塞，用胡椒 9g 煎汤灌之，可代生姜自然汁与干姜汤。

2. 痰厥，用香油二两炖热，调射香 0.3g，灌之即醒。

3. 痫风、用干熊胆，若黄豆粒大一块，凉水少许浸开服之，数次而愈，又有痫风十余年不愈，反复发作，日磨浓铁锈水煎汤服之，病遂除根。

4. 白茅根，单用治阴虚不能化阳，小便不利，或有湿热壅滞，小便不利，积成水肿，既善滋阴又善利水，既善引水下行又善助肾阴上升，且内清脏腑之热，外托肌表之邪，尤善清肺利痰定喘逆。

5. 小蓟鲜根，治血淋及肺病吐脓血。

6. 鲜蒲公英，治眼疾肿瘤，或胬肉遮睛，或赤脉络目，目睛胀疼。

7. 生甘草，粉服能通利二便，消胀除满，治疮必生用，又脉数者必脾阴受伤，于滋阴药中，用甘草引之归脾。生甘草粉，每次 4.5g，金银花 9g 煎汤下，治肺结核初期疗效甚佳。

8. 鸭胆子 治痢每次去皮服 25 粒。又连皮捣细，醋调敷疔毒甚效。

9. 大黄、煎汤放量饮之，治阳毒、背肿热。

10. 朴硝，治疯狂。

11. 三七，治便血。毒在骨中者，可托之出。

12. 鲜麦苗、生麦芽治黄疸。

13. 连翘，用 30g 煎汤，治风湿，可微汗绵长。

14. 生山楂，治闭经用 30g 煎汤，入红糖 25g。治痢，山楂煎汤，冲茶叶、红糖饮。

15. 朱砂，每服 3g 治霍乱。

16. 龙眼肉，作点心食至斤余，治心中怔忡，夜不寐。

17. 柏子仁，用 30g 水煎服，治胁痛，肝脏素伤。

18. 蜈蚣，治噎膈。

19. 水蛭，生用治癥瘕。

20. 全蝎，治中风半身麻木，半身无汗，用全蝎 60g，盐炒轧细，调红糖水顿服，即半身汗出，麻木愈，然药力太过，非壮实人不可用。治颔下时毒肿硬，微热，用生蝎 7 个焙为末，分两次用黄酒送下愈。

21. 羚羊角，疹后灼热不退，余热未清，单用煎汤服。治乳蛾、吐衄，以鲜白茅根、生石膏与阿斯匹林可代羚羊角用。

22. 松脂，补髓健骨，治咳嗽、创伤溃破、浮肿、肺痈，有生肌之功。

三、善用生药

张氏喜用、善用生药，云："愚于诸药多喜生用，欲存其本性也"。用生药，是张氏用药的另一突出特点。余受张氏之启导，遵张氏之法，临证实践数十年，深感除因特殊用途、用法而须药物炮炙外，用生药，与应用炮炙后的药物相比，特点为：

1. 药力强：同样品味，用生药 10g 的药效，若用炮炙后的须用至 15g 方能达到。

2. 药效快：同样品味，用生药的见效时间比用炮炙后的药物，可缩短一半。

3. 生药具有炮炙后所丧失的独具的特点，如：

(1)生石膏。张氏谓，外感有实热者，放胆用之直胜金丹，若煅用则误。张氏临证数十年，重用生石膏治愈之证当以数千计。有治一证用数斤者，有一证而用至十余斤者，其病人愈后，毫无寒胃之弊，。若用煅石膏，不可救药者却不可胜纪。

(2)生黄芪、黄芪入汤剂，生用即是熟用，不必先以蜜炙。丸散剂中或可蜜炙熟用，若用治疮疡，虽作丸散，也不宜炙用，蜜炙后反碍黄芪药性之发挥。

(3)生龙骨、生牡蛎、生用可以滋阴、敛火且具开通之性。若专取其收涩之性，或可煅用，丸散中，微煅尚可。若用者一概煅之，殊非所宜。惜今一般药店中所备多为煅制品，而医生处方，似亦不深究生用与煅用之异效了。

(4)生乳香、生没药。此二药最宜生用，不可炒枯。若用于丸散中，可用隔纸烘半熔而去油之法。若炒之，则其流通之力顿减。其实，诸药凡炒制者或有滞性。

(5)生白术，是否土炒方入胃？值得研究。

(6)赭石，必生用。

(7)生山药，液浓益肾，能滋润血脉，固摄气血，宁嗽定喘，宜用生者，不可炒用。若作丸散可轧细蒸熟用之。

(8)生甘草，生服粗，能通利二便，消胀除满。著中记述了数便服生甘草粉治肿胀之例。甘草水煎剂亦可致身肿腹胀，故张氏惊呼："甘草生用熟用，其性竟若是悬殊，用甘草者，可不

于生熟之间加之意乎?"

(9)生石决明,宜生研作粉用之,不宜煅用,其性善利小便,通五淋,若加煅制,则大失其性矣。

(10)生白芍,滋阴养血,退热除烦,且善利小便。张氏各方多生用,若炮制,则失滋养通利之性。

(11)生大黄,作散服之,一钱之力,可抵煎汤者四倍。

(12)生三七,必生用作散服之。

(13)生水蛭,治癥瘕,炙过则无效,生用屡效。

(14)生龟板,生用滋阴潜阳,引热下行,且利小便,炙之则失其性。

(15)生麦芽,炒用健脾消食,生用则善舒肝气,能顺其性。

其他,如:生半夏、生内金,及牛蒡子、五灵脂、赤石脂、乌贼骨、蜈蚣、磁石、白矾、莱菔子、远志、芡实、硫黄、车前子、苡仁等,皆常用生者。

四、鲜用

能用鲜者,尽量取之,用其天然之性。如:白茅根、小蓟、荷叶、莲藕、公英、麦苗、莱菔、甘蔗汁、石榴汁等,皆多取生者。

五、其他

1. 山茱萸核不可入药,其能令人小便不利。

2. 肉桂忌久煎。

3. 易沸之药,将沸时须敞开药罐之盖。如:山药、阿胶、龙骨、牡蛎、石膏、滑石、赭石等,初煎皆易沸。

4. 药有非制过不可服者,如:附子、杏仁、半夏,南星等。

张锡纯气功养生论

一、哲学与医学

张氏认为，医者若能精于哲学，诊病之际，如饮上池之水，能洞鉴病源，毫无差谬。精于哲学，后天之思虑净尽，先天之灵明日开，凡事亦能未见而知。用他人先天之灵明谓之术，用一已先天之灵明谓之道，用道远胜于用术。

张氏于《易经》《丹经》《内经》《道藏》及释、儒各家之著，莫不深研。弱冠立志举业，后专心医学。气功养生之道，皆其自身体验而有得。

二、心肾相交

1. 元神交感元气

人之元神在心，元神藏于脑，而出于心。人之元气在肾，欲心肾相交，须于有意无意之间，运心中元神随呼吸之气息息下降，与肾中元气会合。即吸升呼降，于有意无意之中。若强意心中元神，随吸气下降，则失之自然，久之可致气分不顺。惟呼气外出之时，心中元神默默收敛，内气下降，与肾中元气会合浑融，不使随呼气外出，则息息归根，存之又存，而生命之根蒂自固。

此法，不惟心感肾，肾亦感心，使心肾互相交感。当呼气外出之时，肾中元气原自上升，此时，少加意力，使其上升之机渐大，即始与心中下降之元神欣欣相迓，互相交感，则一念在心，一念在肾，即《抱朴子》所谓"意双则和"之意。然此法功候不可

太过，致火热炽盛，宜休息、断续行之。又须清心宽胸，戒谨色欲，涵养真水，与真火相济，始能得效。

《丹经》以肾有两枚，皆属水，而肾系连于脊椎自下数七节之上，名命门穴，是生相火，一火介于二水之间，一阳隐于二阴之间，即象应坎卦，与心之体为离卦互相感应。丹家即取此坎离之精，以练成还丹。

道家以肾为婴儿，心为姹女，脾为黄婆。当呼气外出之时，肾气随呼气上升，是婴儿欲有求于姹女。当此之际，即借脾土镇静之力，引心气下降，与肾气相会，此即心肾相交，即道家所谓黄婆媒合婴儿姹女之理。

《抱朴子》有炼气之法，先自鼻间吸气满腹，行片时，又自鼻间吸气少许，遂即自鼻间徐徐呼出所吸之气，气出时愈慢愈好。此亦交心肾之功。

张氏以为人身之热力，方书多以相火为主，而不知君火之热力，较相火尤胜。生殖繁育以相火为主，消化饮食以君火为主。君火发于心中，为阳中之火，其热下济，大能温暖脾胃，助其消化之力。此火一衰，脾胃消化之力顿减；若君火照常相火衰，其人仍能多饮食而享寿。是知君火之热力，于人身关系甚大。

张氏资禀素强壮，心火颇旺而相火少衰，饮食不忌寒凉，却畏坐凉处。后见道家书，有默运心火下行，与肾气互相交感之法，且引《崔公入药镜》“先天气，后天气，得之者，常似醉”四语为注解。后又以《抱朴子》“意双则和，和则增寿”之语，遂反复寻绎，有悟《内经》四气调神论所谓“使志若伏若匿，若有私意，若已有得”即此法。遂效而行之，数日觉下元温暖，神妙有不可言传者。

2. 养生医疗

肾为先天，脾为后天，二脏不失职，诸脏皆和。然非君火之阳光普照，肾与脾无以伸其用，因肾中相火虽亦能熏蒸脾土，腐熟水谷，不过依君火之末光以成功。

有黎明泄泻，屡治不效，行张氏吸升呼降，以心温肾之法，初试之四五日间，觉丹田先暖，由斯工夫加密，泄泻遂愈。是以心为百体所从，令心所至气必至，以心气交肾气，即以心火温肾水，使水火即济而却病。

天地交，而后阴阳和，万物生。人身一小天地，心肾常交而身始无病。有寒饮证，发则喘急，服药无效，间习道家运气之方，亦无大验，后行张氏吸升呼降之法。年余，觉丹田常暖，热力充于周身，而病遂愈。

又有路感风寒，鼻息热而痰涎郁胸，食梨一个，下焦觉凉，痰热如故，遂于车中试吸升呼降法，约行三十里，觉心爽体舒，外感顿解，余于临证，迂有外感、泄泻、食减诸证，常使患者行之，皆有速验。以人之心火，常与肾气交感，则元气充周，血脉流畅，新病即时可除，夙恙久将自愈。习得此术，既可保身于预，又可救患于猝，而无须用药，实养生保健，简而易行之宝。

3. 先天与后天

人之先天之先天，为未出生之前；先天之后天，为初生至长成；后天之后天，为白昼之行为；后天之先天，为将睡未睡、将醒未醒、若有知若无知之时。此时，万虑皆空，神气归根，心肾相依，与道家凝神人气穴景况同。使昼间元气之消耗能有所补益。此时，有自后天返先天之机，实为重要时刻。

又呼吸之时，心降肾升，息息补助。道家谓“呼吸分明了却仙”之言，实呼吸升降之奥旨。顺呼吸之自然，而少加人意，使

心降肾升之力息息相凝结，即延年益寿之法。

先天以脐呼吸，全身之生机皆在于下，故先天之君相二火在下；后天由肺呼吸，全身之功用多在于上，故后天之君相二火在上。

道家以丹田之火为君火，命门之火为相火。医家以心中之火为君火，或以命门之火为相火，在相火实为胆。道家以丹田为元阳之君火，乃因脐下气海，丹田之元阳即发生于其中。元阳充足，以入督任，命门即督脉入脊之门，是以所生之火与丹田一气贯通。

三、静坐功

静坐功原为哲学之起点，可以卫生，可以瀹沦性灵，益神智。医者乃生命所托，应有非常之聪明，而后能洞人身之精微，察天地之气化，辨药物之繁赜，临证疏方适合病机。张氏生平访道，幸迂良师益友指示法门。

1．元气

元气，在胚胎初结，乃先天资始之气，即气海中之元气。元气在先天，与督任之脉常通，以融贯全身，其功用在于"施"。元气在后天，保其所得，与督任之脉不通，而坐镇中宫气海，振百年寿命之根，其功用在于"敛"。

故元气纯属先天，为太极之朕兆，非后天一切有形迹之物所能补助。惟深于内典者，常存无念之意，若天道之光明下济，勿忘勿助，久之或可得真，是为补助元气之正气。一切补助气分之药，皆不能有益于元气。若迂元气之衰，宜保护以收涩之品，以助其吸摄之力，治元气将脱，可重用山茱萸肉。

欲补助元气于平时，当于静坐时，还虚凝神，常于精明之

府，保此无念之意，如天道下济光明，仍然无心，久之元气自有充盛之候，此即内炼家初步工夫。

2. 神明

脑为元神，心为识神。元神者无思无虑，自然虚灵；识神者有思有虑，灵而不虚。

神明为人身纯阳之物。阳者性热，脑藏神明故脑不畏寒。心为神明发露之处，过用其心者，神明常由心发露，故恒发热，由此可悟养心之道。

人之享大年者，下元必常温暖，气血必常充足；人之神明固可由脑至心，更可以意导之而行于全身，是以内炼家有凝神入气穴之语。孟子谓志能帅气，即神能帅气；神明照临之处，即真气凝聚之地。神气充足，丹田温暖，寿命之根自然壮固。

3. 通督任

道家有以气通督任之法，有以意通督任之法。气通督任者，纯凭先天内炼工夫，一毫不着后天迹象。迨至日积月累，元气充足，勃然而动，冲开督脉以通任脉，有水到渠成之妙。至此，则金丹基础已立，功候不易到也。《道出真诠》谓通督任之法，当默默凝神，常照气穴。迨至元气充满，自能冲开督脉，循脊上行至脑，复转而下行与任脉相能。行者当精勤内炼，以听督任之自通。

意通督任之法，必借呼吸之气以升降，乃道家至要至秘之处。约略言之，行其法者，当收视返听，一志凝神，使所吸之气下行归根。其吸气下行之时，即以意默运真气，转过尾闾，循夹脊而上贯脑部。略停，又乘气外出之机，以意送此气下归丹田。真气之升降，借助于呼吸之外气，而实与呼吸外气之升降，息息逆行，《丹经》所谓"巽风倒吹"也。元气之通督脉，常在人不

及防备之时，其气陡然起于虚危，过尾闾、透夹脊、循督贯脑。此时无所谓借于呼吸，亦不暇用其呼吸。至积之又久，此气发动十余次，不能自通于任脉，反有蓄极不行之势，可知火候已到，默默静候，在其气又发动之时，即可助以呼吸之气，立定天心之主宰，借巽风倒吹以默运法轮，其气自能由督脉而达任脉。此乃随元气自然发动之机而默为相辅之法，非有所矫强于其间。由此深求之，自能得其精详。

4. 静坐法

静坐，凝神入气穴，用脑中之元神，而不宜用心中之识神。用识神则工夫落于后天，不能返虚入浑，实有着迹象之弊。释家谓："学道之人不识真，只为从前认识神。"又："心不是佛，智不是道"。皆言不可用心中识神。

用元神，则工夫纯属先天，有光明下济，无心成化之妙。元神，脑中无念之正觉。《阴符经》云："机在目。"以目连于脑，目与脑中之正觉融合，即为先天之性光。用此性光下照气穴，是以先天之元神助先天之元气，则元气自能生长。故佛经有"北斗星里看明星"之语。又《心经》曰："观自在菩萨。"菩萨二字，佛经恒借以喻气海元阳之气。柳华阳注云："观乃我正觉中之灵光耳。菩萨即是慧命如来，大发慈悲，教大众时时刻刻观照此菩萨，菩萨得受此灵光之慧力，久则自然如梦觉，融融然如熏蒸，活活然如盆珠。"观此注文，益知静坐时用元神之妙。

至静坐功深，元阳充足，征兆呈露，气机之动，又宜用采阳工夫。然阳之生，多在睡眠之际，偶然知觉，宜急披衣起坐，先急呼急吸数口，继徐呼气数口，又继则徐而且长，细细呼气数口。且当呼气外出之时，宜将心中识神意引下降，与肾气融合。呼气外出之时，肾气随呼气上升，自与下降之心神相迂，此道

家异风倒吹之功，以收回元阳。

静坐之时，用脑中元神，即文火。采阳生之时，用心中识神，为武火。即静坐之时用文火，名为凝神照气穴；至采阳生时用武火，方可谓凝神入气穴。以照惟照之以神光，不着迹象，故为脑中之元神；入则念念注于其处，已着迹象，故为心中识神。

至于用识神以采阳生而不嫌其暂时着迹象者，诚以内炼之功以先天为主，以后天为辅，识神虽属后天，实能辅先天元神之所不逮，故可用之以收一时之功。

以文火、武火互用不熄，气海之元阳充实旁溢，督脉必有骤开之时。此时周身如醉，神情如痴，统体舒畅，愉快莫可言喻，即道家所谓之药产。

此工夫日深，药产屡见，又可由督脉以通任脉，通督脉可愈身后之病；通任脉可愈身前之病，督任皆通，元气流行，法轮常转。精神健旺，至此可以延年。督脉之通，火候到时，可纯任天机之自然；至由督脉以通任脉，火候到时，又宜稍助以用意。

静坐工夫至此，骨骼变化，聪明顿开，哲学会悟。若或启诱，为医济世，自能妙悟非凡，临证审机，触处洞然，用药调方，皆至臻妙，既能寿身，又能寿世。

5. 治阳痿

元气伤损，其阳痿而缩。阳痿因气化不能贯注，犹易治；阳缩因元气亏损，其元阳之根柢已伤，难治。

欲元阳壮旺，自当以培补元气为主。然人之元气禀于先天，非若后天之气，可以药饵补助。内炼家有补助元气之法，即静坐功。

法为：静坐，闭目存神，默运脑中。自然之知觉随目下注丹田。即《丹经》所谓凝神入气穴、《佛经》所谓北斗星看明星。此

法要处，在勿忘勿助。忘之则一曝十寒，工夫间断；助之则着于迹象，已落后天。故善用此功者，但用脑中之元神，不用心中之识神。

元气本为先天之气，惟常照以先天之性光，则元气自然生长，阳事自举。若静坐时心神易走，宜暂持以后天功夫，用心肾交感之法，使心降肾升，意念欣欣。移时，其心不外驰。可再用功如前。此乃文火、武火相济为用。

四、小结

1. 文火，以养血为主；武火，则以养气为主。此两者，必如阴阳调之。

2. 练功之法，综其要、寻其本者，只在静、松二字而已。

养生遗鉴

本篇所述，多记古人论要，其于今已远，间或有可为鉴者，弃取由之。

一、食物与医疗
二、中药与养生
三、中药忌食
四、炮制与配伍
五、诸病宜忌
六、饮食戒要
七、解饮食诸毒
八、四时调摄
九、养生素要

一、食物与医疗

(一)米谷

1. 小麦面。补益五脏。北方面性温,食之不渴;南方面性热,食之烦渴;西方面性凉,地气异然。北方多霜雪,麦花昼发,宜人。南方雪少,麦花夜发,有弊。东南地湿多雨,麦受湿气,故食之作渴,动风气,助湿发热。西北燥而雨少,麦不受湿。人亦禀厚少湿,故常食而无弊。

小麦秋种夏熟,受四时之气,兼有寒热温凉。麦凉、曲温、麸冷、面热。又新麦性热,陈麦平和。

浮小麦,为水淘浮起者,性寒,焙用,益气除热,止自汗盗汗,治骨蒸虚热。

小麦苗,微汗,治黄疸,解热。

小麦面,水调服,治中暑,止鼻衄吐血,敷痈肿损伤,散血止痛。生食,利大肠,致泄。

淀粉,即小麦面洗除麸、面筋而澄出之浆粉,陈年者,炒干成黄黑色,冷研末,陈米醋调成糊,熬如黑漆、瓷罐收。用时摊纸上,剪孔贴之,即如冰冷,痛止,少痒,勿动。治痈肿发背,无名肿毒,初发焮热未破者。

2. 大麦,性平。消渴除热,益气调中。为面,胜于小麦,无燥热,不动风气。

大麦苗,治黄疸,利小便。

3. 荞麦。苦荞麦苦温,苦荞皮作枕,与黑豆皮、绿豆皮、菊花等,明目。

4. 糯米,性温,糯性粘滞难化,小儿、病人宜忌之。久食发心悸,及痈疽疮疖中痛。与酒食,醉难醒。糯米性温,酿酒则热,

脾肺虚寒者宜。素有痰热风病，及脾病不能运化，食之能发病成积。患冷泄者，炒食可止。

5. 稻米，品种甚多，性之温凉寒热亦异。北稻凉，南稻温。新稻热，陈稻凉。新米动风气。

稻米与马肉同食，发痼疾。与苍耳食，令人卒心痛，急烧仓米灰和蜜浆服之，不尔即死。

6. 黄米，即黍米，稷之粘者，亦称黄糯。性温。久食令人多热，烦。黍性粘滞，气温，能补肺，多食缓筋骨。

7. 玉米，性平，调中开胃。玉米须、根叶，利尿，治小便淋沥沙石。

8. 小米，即粟米，微寒。生者难化，熟者滞气隔食，胃寒者不宜多食。粟浸水至败者，损人。

与杏仁同食，令人吐泻。

9. 黑大豆，性平。炒食极热，煮食甚寒，作豉极冷，造酱及生黄卷则平。牛食之温，马食之冷，一体之物，用之数变。

忌猪肉，小儿尤不可以炒豆、猪肉同食，壅气或可致危，服蓖麻子者忌炒豆，犯之胀满，致危。服厚朴者亦忌，动气。

10. 黄大豆，性温。生温，炒热。多食壅气生痰动嗽，令人身重。

11. 赤小豆，性平。久食令人瘦。煮汁饮，解酒病，治中酒呕逆。又治痄腮及一切痈疽疮疥赤肿，赤小豆粉敷之，水调，或入苎根末，即不粘，干则易揭。

12. 绿豆，性寒，其肉平皮寒，益气，通经脉，用宜连皮，去皮则令人壅气。作枕，明目，治头风痛。

解金石、砒霜、草木一切诸毒，连皮生研水服。亦解菰菌酒食诸毒。忌鲤鱼。

绿豆花，解酒毒。

绿豆芽，解酒毒、热毒。但受湿郁之气，颇发疮动气，与绿豆之性稍异。

13. 蚕豆，平。和脏腑，快胃。

蚕豆苗，油盐炒熟，煮水服，解酒醉不省。

14. 白扁豆，微温。解酒毒、河豚鱼毒、一切草木毒，生嚼及煮汁饮。

白扁豆花，治妇女赤白带下，干末，米饮服。治泄痢，作馄饨食。

15. 豆腐，寒。治休息久痢。豆腐醋煎食，食豆腐不化或中毒，莱菔汤下。暑月或有人汗入，宜慎。

16. 酱，冷。解百药及热汤火毒、鱼、肉、菜蔬、蕈毒，治蛇、虫、蜂毒，解砒毒。

妊娠合雀肉食，令儿面黑，和鲤鱼食，生口疮。

17. 醋，温。治诸疮积块，痰水血病。

解鱼、肉、菜、诸虫毒。少饮辟寒胜酒。

醋发诸药，不可同食。服茯苓、丹参忌食。

18. 酒，大热。酒忌诸甜物。合乳饮，令人气结。酒后饮茶，伤肾，腰脚重坠，膀胱冷，或痰饮水肿、消渴挛痛。醉浴冷水成痛痹。醉卧当风，患癫风。一切毒药。因酒得者难治。

酒得咸而解。

断酒法：

(1)酒，入硃砂浸七日饮。

(2)巴戟 30g 与糯米同炒，米微转色，去米不用，大黄 60g 炒，同为末，熟蜜丸，温水服。

(二)菜

1. 韭，温。生用散血，熟则补中。生用性急，能散胃口血滞，治胸痹急痛如刺，不得俯仰，汗出，痛彻背，用生韭或根，洗捣汁服，或和童尿饮。解药毒，治狂犬咬亦佳。外涂蛇、蝎、恶虫咬毒。又解肉脯毒，食物毒。韭根，治盗汗，生发。

韭益心、肝、肾，但能动虚阳。业花食之亦动风。韭黄未出土，能滞气。韭子治小便频数，梦泄遗尿，腰脚无力。

2. 葱，叶温。根须，平。生辛散，熟甘温，肺病宜食，外应皮毛，其合阳明，有发散通气之功效。

生葱同蜜食，下利。熟葱同蜜食，壅气。生葱合枣食，令人病；合犬、雉肉食，多病血。服地黄、常山忌食葱。葱主发散，宜冬月食。不可过多，损须发，可发虚气上冲，多食昏人神。正月食生葱，面上起游风。伤寒汤中所用皆葱白。

3. 大蒜，温。性热喜散，快膈，善化肉。其辛能散气，热能助火，伤肺损目，昏神伐性。四月、八月食大蒜，伤神，令人喘悸。多食生大蒜行房，伤肝气，令人面少颜色。

生大蒜合青鱼食，令人腹内生疮，肠中肿。合蜜食有害。

凡服一切补药，不可食大蒜。

4. 白菜，温。发风冷，多食发皮肤风瘙痒。气虚胃寒人不宜。食多，生姜可解。

服药中有甘草，食白菜即令病不除。

酒醉不醒，白菜子研，水调服。

5. 芥菜，温。通肺开胃，利气豁痰。久食积温成热，辛散太盛，耗真元，昏目，发疮痔。疮疡、痔疾、便血者忌。

同兔肉食，成恶邪病，同鲫鱼食，发水肿。

芥子功与菜同，白芥子治病尤良。老人痰气喘嗽，不可妄投燥利，反耗真气。“三子养亲汤”用白芥子、紫苏子、萝卜子。

6. 莱菔，温。根叶同功。生食升气、噫气，熟食降气、泄气。升能吐风痰，散风寒，发疮疹；降则止喘嗽，止内痛，调下利后重。

生姜可解制萝卜动气之弊。

7. 生姜，微温。生用发散，熟用和中。古语：秋不食姜，令人泻气。夏月火旺，宜汗散之，食姜宜。秋月则禁，八九月多食姜，至春多目病。又妊妇、病痔人忌，疮痈人多食，立发甚速，生恶肉。俗语："上床萝卜下床姜"。生姜开发，夜气收敛。开发则违天道。一切卒暴之病，姜汁与童尿服，可立解散。治痢方：生姜、茶，饮之。热痢，留姜皮；冷痢，去皮。姜助阳，茶助阴，二物皆消散恶气，调和阴阳，且解湿热及酒食暑气之毒，赤、白痢均宜用。

干姜，孕妇不可食，令胎内消，性热而辛散。能引血药入血分，气药入气分，去恶养新，有阳生阴长之意，血虚者用之。

食干姜粉须慎，有服干姜粉而致胃粘膜萎缩者，辛烈害胃之弊。

8. 八角茴香，热。多食伤目发疮，食料不宜过用。

9. 菠菜，冷。多食令人脚弱，腰痛，动冷气。北人食面，食之可平；南人食米，食之即冷，故多食冷大小肠。又能解酒毒。忌与鳝鱼同食。

10. 荠，温。明目益胃。根：治目痛。根、叶：烧灰，治赤白痢极效。

11. 山药，温。镇心安魂，补心气，开心窍，增记忆。体虚宜用。入药，野生宜；供食，家种者良。

12. 百合，平。百合新者，可蒸可煮，和肉更佳，干者作粉食，益人，安心益志，养五脏，温肺止嗽。凡用百合，宜泉水浸一

宿。

13. 竹笋，微寒。诸竹笋多食皆动气发冷癥，惟苦竹笋主逆气，不发疾。笋食甘美，而滑利大肠，无益于脾，惟生姜及麻油可解。

14. 冬瓜，微寒。冷者食之瘦人。煮食练五脏，下气。欲体瘦轻健者，可长食之。

15. 黄瓜，寒。动寒热，积瘀热，令虚热上逆少气，损阴血，发疮及虚肿百病，不可多食。天行病后，不可食。不宜小儿。并忌多用醋。

16. 芝，平。补肝安魂，仁恕，增记强志，益智，益肺肾，通九窍，悦容颜。芝有石、木、草、肉、菌，数百种。

17. 木耳，平。朽木所生，得一阴之气，有衰精冷肾之害，又各随其所生之木性，当审。

(三)果及其他

1. 李，微温。苦涩、入水不沉者不可食，多食令人胪胀，发虚热。

不可合雀肉食。合蜜食，损五脏。合浆水食，发病。诸果核未成者，皆不可食。

忌白术、苍术。

2. 杏，热。多食生痰热，昏精神。产妇忌。小儿多食，致疮痈膈热。食狗肉不消，杏仁去皮尖，水煎服。

3. 乌梅，温。解鱼毒、马汗毒、硫黄毒。忌猪肉。

4. 桃，热。食生桃损人，多食令人膨胀及生痈疖，有损无益。食桃饱，入水浴，患淋及寒热病。与鳖同食患心痛。

服术人忌。

桃仁，行血生用，宜连皮、尖。润燥活血，宜去皮、尖炒黄

用。双仁者有毒，不可用。

桃花，平。利痰饮，散滞血，性走泄下降。悦容颜。

桃树枝及根白皮，平。治黄疸，水煎服，忌食热面、猪、鱼。并治喉痹塞痛，卒心痛、恶疮、痔、狂犬咬伤。

桃胶、平。治石淋、血淋。

5. 栗，温。生食难化，熟则滞气，患风水不宜食。

栗内薄皮，平。捣散和蜜涂面，令面光急去皱纹。

6. 枣，平。生枣性热，多食令人热渴膨胀，动脏腑，损脾元，助湿热。干枣，小儿不宜食，忌与葱同食，令人五脏不和；与鱼同食令人腰腹痛。用糖，蜜拌过，久食损脾、助湿热。

枣树叶，温。散服令人瘦。

枣树根，蒸之使两端水出，取敷发，易长。

7. 梨、寒。治风热，润肺凉心，消痰降火，解毒。多食成冷痢。

8. 山楂，冷。生食多，嘈烦易饥，损齿。

山楂树根，消积，治反胃。

9. 柿，寒。食之引痰，干者食多动风。与蟹同食，令腹痛泻。

10. 石榴，温。服药人忌食，多食损肺、齿，生痰涎。

石榴花，阴干为末，和铁丹服一年，变白发如漆。

11. 橘，温。多食恋膈生痰，滞肺气。同螃蟹食，令患痈。橘皮下气消痰，其肉生痰聚饮，表里之异如此，凡物皆然。

橘皮，温。理气燥湿，同补药则补，同泻药则泻，同升药则升，同降药则降，随配伍而补泻升降。陈久者良。

青橘皮，温。沉而降，入肝、胆气分，疏肝胆。小儿消积用青皮，能发汗。

橘叶，平，治肺痈。

12. 柑，大寒。多食令肺冷生痰，脾冷发痼癖，大肠泻利，发阴汗。

柑皮，寒。多食令肺燥，解酒毒及酒渴。

柑核，可作面药。

13. 橙，寒。多食伤肝气，发虚热。解鱼、蟹毒。

橙皮，温。消食下气，解酒病。

14. 柚，寒。消食，解酒毒。

柚皮，平。宜食，散愤懑之气，化痰。

15. 樱桃，热。性大热而发湿，宿疾热病及喘嗽者，得之立病或至危。伤筋骨，败血气。樱桃经雨则虫自内生，人莫能见，用水浸良久，则虫皆出，乃可食。

16. 核桃，温。入肾肺。虚寒者宜，痰火积热者，不宜多食。服核桃须渐渐食之，初日服一颗，每五日加一颗，至二十颗止，周而复始。

17. 荔枝，平。气味纯阳，性微热。鲜者食多，即龈肿口痛，或衄血，齿病及火病者尤忌。食荔枝多则醉，以壳浸水饮之即解。荔枝连壳烧存性，研末，治风牙疼，擦之即疼止。

18. 龙眼，平。久服益智聪明，补虚，通神明。

19. 橄榄，温，误食河豚肝及子，必迷闷至死，惟橄榄及木煮汁能解之。能解一切鱼、鳖毒，并消酒毒。

20. 槟榔，温。治冲脉病，气逆里急。能下气消食去痰，性疏通而不泄气，使胸中至高之气下行。

21. 椰子，瓤平，浆温。食其肉则不饥，饮其浆则增渴，多昏如醉，多食动气。

22. 枳椇，平。枝叶煎膏同功，止呕逆，解酒毒。

23. 花椒，温。十月食椒，损气伤心，令人多忘。久食伤血脉。中毒者，凉水、麻仁浆解。闭口花椒有毒。

24. 胡椒，大温。纯阳之品，肠胃寒湿者宜。热病者食之，动火伤气，阴受其害。咽喉口齿病宜忌之。

25. 茶，微寒。阴中之阴，降火，解酒食毒。饮茶宜热宜少，不饮尤佳，空腹最忌之。

忌威灵仙、土茯苓。

26. 甜瓜，寒。多食虚羸多忘，病后多食，或反胃。发虚热。五月瓜沉水者，食之得冷病，终身不瘥。九月被霜者，食之冬病寒热。与油饼同食，发病。多食瓜作胀者，饮酒，食盐即解。

甜瓜叶，治秃发，捣汁涂之即生。

27. 西瓜瓤，寒。性寒解热，有天生白雪汤之号。不宜多食，多食作吐利，胃弱者不可食。同油饼食，损脾。得酒气，近糯米即易烂。

28. 葡萄，平。东南人食之多病热，西北人食之无恙。多食，令卒烦闷，目暗。藤穿过枣树，葡萄味更美。

29. 蔗糖，寒。多食令心痛，消肌肉，损齿。与鱼、笋之类同食，皆不益人，用为调味，取其适合，而不知阴受其害。解酒毒。

30. 荷叶，平。服之令人瘦。单服可消阳水浮肿。

31. 蜂蜜。平。生凉熟温，不冷不燥。诸蜜气味，各随所采之花性而异。冬夏为上，秋次之，春则易变酸。南方少霜雪，诸花多热，蜜亦随之。北方蜜则凉。蜜入脾，西北高燥，食之有益；东南多湿，多食碍脾。七月勿食生蜜。

32. 鲤鱼，平。利尿，消肿胀黄疸、喘嗽湿热。鲤脊上两筋及黑色血，不可食，痫病者不可食，脑不可食，不可合犬肉食。

33. 鲫鱼，温。诸鱼属火，独鲫属土，有调胃实肠之功效，

多食亦能动火。

34. 鳝鱼,大温。性热能补,动风气。大者,不宜食。时行病后食,多复发。不可合犬肉、犬血食。

35. 虾,温。动风热,病人勿食。海虾同猪肉食,令人多唾。

36. 鳖肉,平。久食,性冷损人。鳖肉主聚,鳖甲主散。食鳖,锉甲少许人主。又头足不缩之鳖,不可食。

37. 蟹,寒。动风,风疾人不可食。不可同柿及荆芥食,食之动风,木香可解。妊妇忌。烧之可集鼠。蟹爪下胎、下死胎。

38. 鹅。鹅蛋补中益气,多食发痼疾。鹅毛烧灰酒服,治噎疾。白鹅尾毛烧灰,米汤服,治噎食病。鹅胆汁,入冰片,或入熊胆,涂痔疮有核。老鹅、老鸭肉可食,嫩者不宜食。

39. 鸡肉,微温。性补,能助湿中之火,助病邪。阉鸡啼鸣者不可食。乌骨鸡性平,治虚损诸病。雄鸡翅下血涂治白癜风。鸡冠血:助阳。鸡肠,治遗尿。

40. 猪脑,寒。损男子阳道,酒后尤不可食。

二、中药与养生

1. 柏子仁,甘平。不寒不燥,甘补,辛润,气清香能透心肾,益脾胃,宜于滋养之剂。列仙传云,赤松子食柏实,齿落更生,行及奔马。

服法:八月取,去壳研末,每服 6g,温酒下,日三服,渴即饮水,令人悦泽。或加松子仁。

柏叶、松叶,采当年新生者,阴干为末,蜜丸服,酒下。益气轻身,抗老。

2. 女贞子,苦平。治虚损百病。抗衰老。伍旱莲草、桑椹子蜜丸或浸酒服,益肾,强腰膝,起阴气。

3. 五加皮，温。诸药浸酒，惟五加与酒相合味美，能去风湿，壮筋骨，顺气化痰，添精补髓，延年益寿。风病饮酒能生痰火，惟五加一味浸酒，日饮数杯，最有益。

4. 枸杞子，平。补虚，去劳热，长肌肉，益颜色，治肝虚下泪，补肾润肺，生精益气。浸酒服，亦可与根、茎、叶、花同采用。

5. 茯苓，平。浸酒服，开心益智，和中益气，养神，补五劳七伤。

6. 水。水有节气之异。立春雨水具升发之气，宜制发散及补虚药，清明节雨水亦佳，久留不易坏。寒露、冬至、小寒、大寒雨水，可制药，与雪水同。立秋日五更井水，却病。小满、芒种、白露节雨水易坏，饮之或生脾胃病。冬霜寒，食解酒热。腊雪冷，解毒热，春雪易败坏，腊雪可存。雹冷，具阴阳相搏之气，人食雹易患疾，不可食。夏冰去热消暑，与气候相反，并非宜人，入腹冷热相激，可致诸疾。

水又有地域之异，顺流水性顺而下流，用治下焦及通利之证。急流水峻急湍止速疾顺，用治通下风痹。逆流水性逆而倒上，用治发吐痰饮。甘润水即扬泛水，劳之甘轻，不动肾气而益脾胃。

水之用法当宜。冷水沐头，热水沐头，可成头风，女人尤忌。时病后不可浴冷水，损心脏。盛暑浴冷水可成疾。汗后入冷水，可成骨痹。产后不可洗浴。酒中饮冷，手颤。酒后饮茶水成酒癖。饮水后即睡成水癖，夏月远行，勿以冷水洗脚。冬月远行，勿以热水洗脚。

阴阳水，即沸水与冷兑和，调中消食。

7. 石锺乳，温。浸酒服，安五脏，通百节，利九窍，益气补虚强阴，益寿。

8. 人参。人参生用气凉，熟用气温。生参泻火补土，宜土虚火旺之病，用其凉薄之气，生降熟升。熟参补土生金，宜脾虚肺怯之病，用甘温之味，生升熟降。凡酒色过度，损伤肺肾真阴，阴虚火动，劳嗽等证勿用。人参入手太阴补火，肺受火邪者忌之。若误服参芪甘温剂，则病日增。甘温助气阳，消阴；惟宜甘寒生血降火。忌藜芦、五灵脂。

9. 黄精，平。补虚填精，除风湿，安五脏，久服轻身延年。为末，水调服。若服其花胜其实，服其实则胜其根。

忌梅实、花、叶、子。

10. 玉竹，平。为丸服，导气脉，强筋骨，治中风湿毒，补五劳七伤，润泽容颜，轻身延年。

11. 苍术，温。伍茯苓制丸服，乌发，驻颜色，壮筋骨，明耳目，除风气，润肌肤，久服轻健。

12. 远志，温。用须去心，否则令人烦闷，并用甘草汤浸一宿，干用。叶亦益精补阴，治虚损。

13. 补骨脂，大温。浸酒服，治肾气虚弱腰痛如折，俯仰不利，或劳役伤肾，风湿，伤损，或气滞腰痛，或伍杜仲同用。

14. 菊花，平。浸酒服，治头风眩闷，头发干落，胸中痰壅，每发即头旋眼昏欲倒。

15. 地黄，水煎稠取汁，入蜜更煎，为丸服。驻容颜，轻身延寿。

16. 麦冬，平。去心，捣取汁，和蜜煮饴，温酒服。补中益心，悦容颜，力效甚快。

17. 虎杖，微温。暑月以根和甘草同煎为饮，极解暑毒，可冷饮。

18. 天冬，平。为散、膏服，或浸酒服。补五脏、调六腑，去

积聚风痰，益气轻身，延年，功效快于术及黄精。

19. 何首乌，微温。为膏服，或浸酒服。壮筋骨，补气血，益精髓，轻身延年，功在地黄、天门冬诸药之上。

20. 菖蒲，温。为散服，或浸酒服，久服耳目聪明，益智不忘。

21. 金星草，寒。即石韦之叶背上有金星者，根浸油涂头，大生毛发。

22. 鹿血。大补虚损，益精血。

鹿精。补虚弱劳损。

三、中药忌食

1. 丹皮：忌蒜、胡荽。

2. 补骨脂：忌芸薹及诸血。

3. 荆芥：忌鱼蟹、驴肉。

4. 苍耳：忌猪肉、马肉、米泔。

5. 地黄：忌葱、蒜、萝卜、诸血。

6. 牛膝：忌牛肉。

7. 大黄：忌冷水。

8. 蓖麻：忌食炒豆终生，犯之胀危。

9. 天冬：忌鲤鱼。误食中毒浮萍汁解。

10. 何首乌：忌诸血、无鳞鱼、萝卜、蒜、葱、铁器。

11. 土茯苓：忌茶、牛肉。

12. 菖蒲：忌饴糖、羊肉、铁器。

13. 桔梗：忌猪肉。

14. 黄精：忌梅实、花、叶、子。

15. 白术：忌桃、李、雀肉、青鱼、白菜。苍术忌同。

16. 蜂蜜：忌生葱、莴苣，同食令利下。忌鱼。

17. 蜣螂：忌羊肉。

18. 朱砂：忌鲤鱼。

19. 鲫鱼：忌蒜、沙糖、芥茉、猪肝、鸡肉、雉肉、鹿肉、猴肉、麦冬。

20. 鳝鱼：忌犬肉、犬血。

21. 鳖肉：忌鸡蛋、苋菜、猪肉、兔肉、鸭肉、芥子、薄荷。妊妇忌。

22. 鸡肉：忌蒜、李、兔、鱼、生葱、糯米、犬肉。

23. 鸡蛋：忌蒜葱、韭子、鳖肉、兔肉、糯米、鲤鱼。

24. 雉肉：忌核桃、菌蕈、木耳、荞面、葱。冬月宜。

25. 鹑：忌猪肝、菌蕈。

26. 雀：忌李、酱、白术、妊妇。冬月宜。

27. 燕：肉不可食，食伤人神。

28. 乌鸦：肉不可食，食令人昏。

29. 孔雀：肉不可食，食其肉，自后服药必不效。

30. 猪肉：忌生姜、荞麦、吴茱萸、胡荽、牛肉、羊肝、鸡蛋、鲫鱼、龟鳖、乌梅、桔梗、黄连、胡黄连、苍耳。

31. 鲢鱼：忌甘草。

32. 猪血：忌地黄、何首乌、黄豆。

33. 猪肝：服药人忌。并忌鱼、鹌鹑。

34. 猪肾：冬月忌食，久食伤肾。

35. 猪胰：男子多食损阳。

36. 狗肉：忌蒜、菱。九月勿食。

37. 羊脑：男子食，损精气，和酒服，伤心。

38. 羊肝：忌猪肉、梅子、小豆、生椒、苦笋。妊妇忌。

39. 牛肉：忌猪肉、米酒、韭、薤、生姜。

40. 马血：生马血入人肉中即肿，连心即死。马肝有毒，不可食。

41. 兔肉：忌鸡肉、姜、橘、芥。妊妇忌。八月至十月可食，余月伤人神气。

42. 蛤：忌醋。

43. 人参：忌萝卜。

44. 黄连：忌猪肉。

45. 细辛、远志：忌生菜。

46. 常山：忌生葱、生菜、醋。

47. 甘草：忌白菜、海藻。

48. 半夏：忌饴糖、羊肉。

49. 杏仁：忌小米。

50. 干姜：忌麦冬、兔、蛤、鲫鱼。

51. 乌头：忌豉。

52. 鳖甲：忌苋菜。

53. 诸药皆忌：胡荽、蒜、生冷、炙煿、犬肉、鱼腥、酸臭、陈腐、粘滑、肥腻之物。

四、炮制与配伍

1. 枇杷叶，平。凡用须火炙，以布拭去毛。不尔射人肺，令咳不已。或粗布拭去毛，以甘草汤洗一遍，用绵再拭干，炙过用。治胃病以姜汁涂炙，治肺病以蜜水涂炙乃良。

2. 生姜，微温。与半夏、厚朴用，制其毒。与枣同用，益脾胃元气，温中去湿。与芍药同用，温经散寒。

姜为呕家圣药，呕乃气逆不散，姜行阳散气。

3. 黄柏，寒。性寒而沉，生用降实火，熟用不伤胃，酒制治上，盐制治下，蜜制治中，不制治下焦。

黄柏于黄芪汤中加用，使两足膝中气力涌出，痿软必用。

4. 诃子，苦温。伍乌梅、五倍子则收敛，伍橘皮、厚朴则下气，伍人参则补肺治咳嗽。治痢，可生熟相伍。核功亦止咳止痢。

5. 桑叶，甘寒，炙熟煮饮，代茶止渴，利五脏，通关节，下气。煎浓汁，除脚气水肿。

6. 酸枣仁，平。治胆风沉睡，虚实不调，生用。治胆虚不眠，心惊悸，炒用。

7. 苍术，温。制用酒、醋、童尿、米泔、盐、人乳，并黑脂麻、川椒、茴香、补骨脂、黑牵牛、桑椹子、川楝肉、茯苓、川乌、黄柏、五味子、黑豆、大枣、何首乌、地骨皮等同制。由所用制品之不同，而有不同的特异功效。

8. 黄连，寒。入手少阴心经，治火之主药，生用；治肝胆实火，猪胆汁浸炒；治肝胆虚火，醋浸炒；治上焦火，姜汁炒；治下焦火，盐水或朴硝水炒；治气分湿热之火，吴茱萸汤浸炒；治血分中伏火，干漆水炒；治食积之火，黄土水炒。诸法不独为之引导，或以辛热制其苦寒，或以咸寒制其燥性。

治痢，伍木香，或干姜、吴茱萸。

治肝胆，伍姜黄。

治肝火，伍吴茱萸。

治口疮，伍细辛。

治消渴，酒蒸黄连。治伏暑，酒煮黄连。

治下血，伍大蒜。

配伍寒热相济，阴阳相调。

9. 黄芩，平。酒炒上行，主上部积血，非此不除。

治痢脓血腹痛后重，身热，伍芍药、甘草。

治肝胆火，伍猪胆汁。

治寒热，伍柴胡。

治肺火，伍桑皮。

10. 升麻，平。解百毒。

治手阳明风邪，伍葱白、白芷。

治阳明齿痛，伍石膏。

引生发之气上行，伍柴胡。

发阳明汗，伍葛根。

人参、黄芪，非升麻之引，不能上行。

11. 当归，温。川产者力刚善攻，秦产者力柔而善补。头止血而上行，身养血而中守，梢破血而下流，全活血而不走。

伍人参、黄芪，补气而生血；伍牵牛、大黄则行气而破血。

合桂、附、茱萸则热，合大黄、芒硝则寒。

治头痛，酒煮服清，取其浮而上。治心痛，酒调末服，取其浊而半沉半浮。治小便出血，酒煎服，取其沉而入下。

本病宜酒制，有痰以姜制。

血虚佐人参、赤石脂，血热佐生地、黄芩，血积佐大黄。

12. 白芍，平。避中寒者以酒炒，入妇女血药以醋炒。

合白术补脾，合川芎泻肝，合人参补气，合当归补血，酒炒补阴，合甘草止腹痛，合黄连止泻痢，合防风发痘疹，合姜、枣温经散湿。

13. 木香，温。木香除肺中滞气，治中下二焦气结滞，须槟榔为使。气郁又阴火冲上者，用黄柏、知母，少以木香为佐。与补药为佐则补，与泄药为君则泄。

14. 补骨脂，大温。伍核桃仁，有木火相生之妙。

15. 香附，平。生用上行胸膈，外达皮肤；熟用下走肝肾，外彻腰足。炒黑则止血，童尿浸则入血分而补虚，盐水浸炒则入血分而润燥，青盐炒则补肾气，酒浸炒则行经络，醋浸炒则消积聚，姜汁炒则化痰饮。

合参、术则补气，合归、地则补血，合木香则疏滞和中，合檀香则理气醒脾，合沉香则升降诸气，合川芎、苍术则总解诸郁，合栀子、黄连则降火热，合茯神则交济心肾，合茴香、补骨脂则引气归元，合厚朴、半夏则决壅消胀，合紫苏、葱白则解散邪气，合三棱、莪术则消磨积块，合艾叶则治血气暖子宫，乃气病之总司，女科之主帅。

16. 紫苏，温。解鱼蟹毒。

合橘皮、砂仁，则行气安胎；合藿香、乌药，则温中止痛；合香附、麻黄，则发汗解肌；合川芎、当归则和血散血；合木瓜、厚朴，则散湿解暑；合桔梗、枳壳，则利膈宽肠；合杏仁、莱菔子，则消痰定喘。

17. 木贼，平。合牛角鰓，治休息痢。合当归、川芎，治崩中赤白。合桑耳、槐蛾，治肠风下血。合槐子、枳实，治痔疾出血。

18. 地黄。姜汁浸则不泥膈，酒制则不妨胃。鲜用则寒，干用则凉，熟用则微温。

合砂仁则和五脏，合丹皮、当归，则和血生血凉血，滋阴补髓。

男子多阴虚，宜用熟地；女子多血热，宜用生地。生地能生精血，天冬引入所生之处；熟地补精血，麦冬引入所补之处。

19. 附子，温。生用则发散，熟用则峻补。生用者，须如阴制之法：生去皮尖底，薄切，以东流水并黑豆浸五日夜，漉出，

日中晒干用。熟用者，以水浸过，炮令发拆，去皮脐，乘热切片再炒，令内外俱黄，去火毒入药。或以甘草、盐水、姜汁、童尿同煮熟，出火毒一夜用之。

忌豉汁。补虚寒用附子，风家用天雄。

20. 天南星，温。合防风则不麻，合牛胆则不燥，火炮则不毒。欲其下行，以黄柏引。

21. 蒲黄，平。生则能行，用于破血消肿，熟则能止，用于补血止血，炒用。

与五灵脂同用，能治一切心腹诸痛。

22. 䗪虫，寒。用必炒过，生用水煎亦可致尿白浊。肤肿。

五、诸病宜忌

肝病宜食：小豆、李、韭、犬肉。

心病宜食：小麦、杏、薤、羊肉。

脾病宜食：大米、枣

肺病宜食：小米、桃、葱、鸡肉。

肾病宜食：大豆、核桃、猪肉。

风病忌：核桃。暗风忌：樱桃。

时行病后忌：鱼、蛏。

伤寒及时病百日内忌：猪、羊、肠、血、肥腻、鱼腥、糟。五十日内忌：面、胡荽、蒜、韭、薤、虾、蟹。

目病忌：胡椒、蒜、犬肉、冷水。

齿病忌：枣、糖。

黄疸忌：湿面、鱼、鹅、羊，胡椒、韭、蒜、糖、醋。

咯衄吐血忌：炙面、韭、蒜、酒、糖、海味、硬冷。

痼疾忌：黄瓜、面筋、驴、马、麂、雉。

痈疖忌：鸡、姜。

瘦弱忌：生枣。

久病忌：杏、李。

产后忌：生冷、肥腻、滞硬，宜食藕。

六、饮食戒要

善养性者，先渴而饮，饮不过多，多则损气；渴则伤血。先饥而食，食不过饱，饱则伤神，饥则伤胃。以饱中饥、饥中饱为善。

饮食务取益人节俭为佳，若过多，觉膨亨短气，便已成疾。饮食不可过度。

人汗落人饮食中，食者发疮痈。

空心茶宜戒，卯时酒、申后饭宜少。

极饥而食过饱，结积聚。极渴而饮过多，成痰癖。大饥勿大食，大渴勿大饮。

凡病从酒得者难治，酒性行血脉，遍流全身，饮酒者慎。

饮茶宜热宜少，不饮亦佳。

饮多则肺叶举，气逆上奔。饮水勿急。

食后漱口忌用热水，损牙。

食宜待温，不然伤血脉、损齿。

夜半之食宜戒。

诸肉、鸡、鱼经宿未再煮者勿食。

诸禽兽脑败阳伤精，不可食，惟牛脑益妇女。

人知饮食养生，亦须知饮食失调亦能害生，故能使适其宜，可防于未病。

饮食无论四时，常欲温暖。夏月伏阴在内，尤宜暖食。

养生之道不宜食后便卧及终日稳坐，皆能凝结气血，久则损寿。食后常以手摩腹数百遍，仰面呵气数百口，缓行数百步，谓之消食。食饱不宜速步。

食热物后不宜再食冷物，食冷物后不宜再食热物，不可使腹中冷热相激，冷热相激并损齿。

瓜果不时，禽兽自死，不宜食。

五味入口不可偏多，多则随其脏腑各有所损：咸伤心，甘伤肾，辛伤肝，苦伤肺，酸伤脾。

饱食后尤忌饮酒。

饮酒后不可饮冷水、冷茶，被酒引入肾，后必腰膝沉重。酒后不得风中坐卧，袒肉操扇。此时毛孔尽开，风邪易入。

善养生者养内：恬澹脏腑，调顺血气，使一身之气流行冲和，可御百病。

不善养生者养外：恣口腹之欲，极滋味之美，穷饮食之乐。虽容色悦泽，肌体丰腴，而酷烈之气内蚀脏腑。庄子曰："人之可畏者，衽席饮食之间而不知为之节，诚过也。"

七、解饮食诸毒

1. 豆腐：萝卜汤解。
2. 蕈毒：地浆水、忍冬藤、灵芝。
3. 诸菜毒：甘草、贝母及童尿。
4. 诸瓜毒：煎该瓜皮汤解，或盐汤。
5. 柑毒：煎柑皮汤，或盐汤。
6. 诸果毒：烧猪骨为末，酒调服。
7. 闭口花椒：醋解。
8. 鸡蛋：醋解。

9. 鱼毒：煮橘皮汤，或黑豆汁、芦根、朴硝皆解。

10. 蟹毒：紫苏汤，或冬瓜汁、生藕汁。

11. 诸肉毒：白扁豆，或陈壁土水调服。

12. 伤猪肉：烧猪骨水调服，或生韭汁。

13. 饮酒毒：黑豆水煮汤服立吐即解。

14. 诸毒：香油灌之令吐可解。

15. 食后心膈烦闷不知中何毒；煎苦参汤饮之令吐，或犀角煎汤，或醋煮犀角饮。

16. 乌头毒：防风水煎服。

17. 芫花、野菌、诸药毒：防风水煎服。

18. 河豚、诸鱼蟹、诸肉毒：芦笋。

19. 蛇毒：雄黄、贝母、大蒜、苍耳内服，或臭虫内服。姜黄、干姜、白矾、大青叶外敷。

20. 鳝鱼毒：食蟹即解。

21. 诸药毒：鹅血服。

22. 马肉毒：芦根汁、杏仁。

23. 鱼骨鲠：鱼鳞烧灰服。

24. 马咬、蜈蚣、蜘蛛咬：鸡冠血涂。

25. 误吞水蛭入腹：田泥或黄土水饮，或牛羊热血同猪脂饮，即下。

八、四时调摄

春谓发陈，夜卧早起，节情欲以葆生生之气。少饮酒以防逆上之火。肝旺脾衰，减酸增甘。

正月肾气受病，肺气微。减咸酸，增辛辣，助肾补肺，安养胃气。勿骤脱衣。

二月肾气微，肝旺，戒酸增辛，助肾补肝。衣宜暖令得微汗，以散去冬伏邪。

三月肾气以息，心气渐临，木气正旺，减甘增辛，补精益气。

夏谓蕃秀，夜卧早起，伏阴在内，宜戒生冷。神气散越，宜远房室，勿暴怒，勿当风。心旺肺衰，减苦增辛。

四月肝气已衰，心渐壮，增酸减苦，补肾助肝，调养胃气。为纯阳之月，忌入房。

五月肝气休，心正旺，减酸增苦，益肝补肾，固密精气。宜常擦涌泉。

六月肝弱脾旺，节饮食。勿浴冷，勿当风，夜勿纳凉，卧勿摇扇。腹护单衾，食必温暖。

秋谓容平，早卧早起，收敛神气，禁吐禁汗。肺旺肝衰，减辛增酸。

七月肝心少气，肺独旺，增酸减辛，助气补筋，以养脾胃，安静性情。足与脑宜微凉。

八月心气微，肺金用事，减苦增辛，助筋补血以养心肝脾胃，勿食姜，勿沾秋露。

九月阳气已衰，阴气太盛，减苦增甘，补肝益肾，助脾胃，勿冒暴风，恣醉饱。

冬谓闭藏，早卧晚起，暖足避寒，勿令汗出，日勿近火，足宜常洗。肾旺心衰，减咸增苦。

十月心肺气弱，肾气强盛，减辛苦以养肾气。为纯阴之月，忌入房。

十一月肾正旺，心肺衰微，增苦减咸，补肺胃。一阳方生，远房帷，省言语。

十二月土旺，水气不行，减甘增苦，补心助肺，调理肾气。禁疲劳，防汗出，勿冒霜雪。

人元之寿，饮食有度者得之。《内经》谓：阴之所生，本在五味，亦伤于五味。安身之本，必资于食，不知食宜者，不足以存生。若饥饱失宜，或沉酣于肥甘，不顺四时，不和五味则疾生，戒之则人元之寿可得。

春月天气上升，人气亦上升应之，故春月诸证宜吐、发散、升提，不宜降下通利。春月肝胆木气用事，木旺则土亏，故脾胃土气受邪，宜抑肝补脾，药宜清轻，养心药佐之，以平为期。

夏月阳气发越于外，阴气伏藏于内，故夏月诸症宜补阴养阳。脾胃喜温恶寒，食忌瓜果冰水，药禁纯用寒凉，先哲每于诸凉药中必加炮姜，正此意。夏月心、小肠火用事，肺大肠金受伤。生脉散正于夏月救天暑伤金，金清则水得滋其化源。脾胃健运，荣养百骸，暑湿之邪自不能干。

秋月天气清肃下降，人气亦下降，故秋月诸证宜下、分利、清解，不宜升散。秋月肺大肠金气用事，金旺则木受制，故有诸郁、诸气、诸痛、诸疮、诸积等。治宜培脾土以生肺金，滋肾水以养肝木，养血润燥，损其有余，益其不足。

冬气严寒，万类潜藏，勿冒寒邪。冬太阳寒水用事，水旺则火受邪，金伤，故喘嗽腹满。急痛，癥瘕积聚，中风厥逆等。治宜温中散寒，不宜攻下利泄。

九、养生素要

1. 节喜怒

喜乐无极则伤魄，魄伤意失。喜则气和性达，荣卫通行。然大喜伤心，积伤则损。心喜则阳气散，当抑善以养阳气，少喜则

神不劳。

忿怒则气逆，甚则呕血。大怒伤肝，血不荣筋而气激，气激上逆，或损目、呕血、飧泄。多怒则百脉不定，终至筋萎，五脏焦。

2．戒悲虑

悲哀动中则伤魂，或两胁痛、阴缩。悲哀太甚则包络绝而阳气内动，发则心下溃、尿血。大悲伐性，悲则心系急，肺布叶举，上焦不通，营卫不舒，热气在中而气消。

思虑则伤神，谋为过当伤脾，食饮不敌，养生之大患。思虑则心虚，疑惑不已，心无所主，正气不行，外邪干之。

3．无惊忧

忧伤肺气，闭塞而不行，或胸膈逆满。忧不解则伤意，恍惚不宁，神为之惊，梦寐不安，寝息失时。

又惊恐不能自遣，胆气不壮，心虚烦闷，心无所倚，神无所归，虑无所定，气乱。大恐伤肾。恐不除则志伤，或恍惚不乐。或惊恐内伤气逆于上则吐血，或精却，上焦闭而气逆，或下焦胀气不行。

4．适劳逸

心之神发于目，久视伤心。肾之精发于耳，久听伤肾。耳耽淫声，目好美色，口嗜滋味则五脏动摇不定，气血流荡不安，精神飞驰不守，正气既散，淫邪之气乘此生疾。

多言损气，语多须住，戒多言，以全其寿。又起居不节，用力过度则络脉伤。精者神之本，气者神之主，形者气之宅。神太用则竭，精过用则竭，气过劳亦绝，甚劳则损血耗气，喘息汗出。

5．端行止

久行伤筋，劳于肝。久立伤骨，损于肾。宜行不疾步，立不至疲，又立勿背日。奔走及马，大动其气，气逆于膈未散，尤戒饮水。

久坐伤肉，久卧伤气。卧宜侧身屈膝，不损心气。卧当闭口，气不失。又卧勿覆头。卧处不宜有衣衾烘展。饱食即卧，久成气病。汗出不可露卧及洗浴。坐卧处有隙风，急避之，尤不宜年老之人。

6. 慎起居

频沐者，气壅于脑，滞于中，久而经络不通畅。饱食沐发，冷水洗头，热水洗头，冷水濯足，皆令人头风。新沐发，勿当风。

妇女月经期不可洗头，或因感疾，终难为治。时病新愈，冷水洗浴损心胞。因汗入水，即成骨痹。盛暑冲热冷水洗手亦可令五脏干枯。频浴者血凝而气散，体虽泽而气自损。目疾忌浴。远行触热，逢河勿洗面。

发为血之余，一日一次梳，通血脉，散风湿，发多梳，去风明目，沐发后勿湿有萦发。发湿勿卧。发落饮食中，食之成瘕。

忍尿不便成五淋，膝冷成痹。忍大便成痔。弩小便，足膝冷。弩大便，腰疼目涩。大小便勿强闭抑，又勿失度，或涩或滑，皆伤气害生，为祸甚速。

春天不可薄衣。大汗易衣佳，湿汗衣不可久著。饮酒汗出不可脱衣当风。冬时逢寒急加衣。

阳出则出，阳入则入，无扰筋骨，无见雾露。大寒大热大风大雾忽冒之。

冷枕凉床不宜用，暑月日晒处，有石不可便坐。盛热带汗，不宜当风，不可以冷水沃面。冬时天地闭血气藏，劳作不宜汗出冷背。

迂刃刃所伤，切勿饮水，令血不止。

7. 谐房帏

一阴一阳之谓道，和之是谓圣度。不绝和合之道，但贵于闭密以守天真。人年六十、宜守精勿泄，若气力尚壮，宜可适时。年高之时血气既弱，觉阳事盛，必慎而抑之，不可纵心竭意，纵情则是膏火将灭。

又不可勉力入房耗精、房劳者成精极诸证。

饱食过度，房室劳损血气。

大醉入房，气竭肝伤。

忿怒中尽力房事，精虚。

恐惧中入房，阴阳偏虚。

远行疲乏入房，为五劳虚损。

月事未绝而交接，致异疾。

金疮未瘥而交，动血气，败疮。

忍小便入房，患淋。

新病后入房，患异疾危证。

服药入房，真气走散。

入房汗出中风为劳风。

大寒大热，忌入房。

时病未复，忌入房。

风雨雷电，忌入房。

吴瑭治温病概观

一、诊法

(一)望诊与问诊

1. 望色：面色青黄，为湿郁无疑。面微赤，虚热。面赤身热，暑人心包胆络。暑热退后，呕水，身微黄，热退湿存。中虚湿重，面色暗滞。面色淡黄，目白睛黄，皆为湿，平素面色淡黄，亦为湿邪素重。

2. 望神：冬温谵语神昏，皆误表之故，邪在心包。燥气直中入里，则六脉全无，僵卧如死，四肢逆冷，或目开无语，睛不转。温邪入心包络，神昏痉厥，乃极重之症。目斜视怒，手瘛疭，舌斜向不语，温入心包胆络。

3. 问诊：平素生活起居有否劳伤，及饮食情志，以知素体阴阳之盛衰，气血及脏腑、六淫之邪郁。并问起病及治疗用药经过，以明治法之正误。

4. 望舌苔：舌之白苔未化，是暑中之伏湿尚存。舌苔仍有新白，为阳虚湿气未净无疑。舌苔满布而不渴，虽黄而滑，为夹湿、舌苔燥如草，热病伤阴，误予温燥药。

(二)诊脉

阴复，舌苔当润，舌苔化而未滋润，脉仍洪数，微有潮热，为阴未复，下焦热，舌苔满布、色微黄，脉洪弦而刚甚，左反大于右，不渴，乃下焦精血之热，远甚于气分之热。暑病后，五心烦热，阴阳两虚，脉双弦而细，不惟阴不足，真阳亦虚，虚不复，则六脉无神。左关独高，为少阳内风掀动。寒湿病，夏伤于湿，

六脉俱弦，木旺克土；脉反数，乃物极必反。伏饮，右脉单弦，古谓木泄。中焦虚寒，脉双弦。痨，脉芤大。伏暑，脉弦细而弱。暑中之热去，脉之滑大当减，若脉小而不甚流行，为阳气未充，不能化湿。阳微之极，六脉弦细如丝。阴邪自旺于阴分，脉双弦，午后甚。阴邪留滞络中沉着不移，六脉弦数。表清而浊阴未退，右脉滑数。

二、证候

（一）暑温：谵语神昏，温邪传心包，势甚危。衄血不止，为暑邪不解，深入血分。夜间烦躁，势已胶锢难解。小便短而赤甚，微咳，虚热。胸痞，腹中自觉不和，暑必夹湿。头中及耳鸣无止时，肝风内动。腹中绞痛，痛极便溏，为病后饮食不调，兼暑湿着里。身热胁痛，暑湿夹痰饮怒郁。腹胀，渴不欲饮，饮则呕，二便闭塞，病在中焦。大便红水，胸中痞闷，湿与热未除。腹甚不和，肠鸣泄泻，聚湿尚多。暑温热退湿存，呕，腹不和。大便频溏，暑必夹湿。

（二）伏暑：身热如烙，无汗，吐胶痰，腹胀，少腹痛，为阴阳并病，两太阴互争。手心热甚于手背，为里热。腹中按之痛胀，暑必夹湿。潮热，宿粪未除。夜间透汗，邪气还表。大便燥，热伤津液。膂痛，久病真阳虚。口苦，邪化热。肢倦，正气不复。唇裂舌燥，津液消亡。小便赤甚而短，小便不畅，热未除；小便赤浊，湿热未尽。泄泻，木旺克脾土。思凉，湿中生热，渴思凉者为火，饮水则停者为湿。嗌干，饮居右胁，格拒心火，不得下通于肾，反烁喉。嗳气胸痛，肝郁。不寐，胃不和，湿热发黄，头晕而痛，身热而哕，为伏暑侵延三焦。

（三）湿温：心下两胁胀，渴不多饮，呕恶嗳气，非温热而为

湿温。渴思凉饮，气分热。口中味甘，脾热甚。咳嗽痰稀，阴湿。咳嗽则胸胁小腹微痛，金克木。呕吐泄泻，阴湿。发热汗出不解，湿中兼风。便溏，湿。

（四）冬温：头不痛而恶寒，面赤目赤，脉洪，形似伤寒，实为冬温挟痰饮，与伏暑一类。大渴引饮，大汗，冬温里虚。谵语，大便闭，邪在里，在血分。谵语神昏，邪在心包。

三、治法

（一）宣通：伏暑，寒热时发如疟，宜通宣三焦，补阴补阳皆妄。伏暑愈后，以平补中焦为要，仍须宣通，勿粘滞，伏暑迁新凉而发，误治而肾虚，肝郁，中虚，宜通宣三焦，而以肺气为主，肺主气，其气化而湿热俱化。用生石膏、猪苓、半夏、茯苓、杏仁、黄芩、苡仁、陈皮、白蔻、滑石、藿香、郁金、黄连、通草。以邪已深入，急难速出，通宣三焦，使邪有出络，勿骤补。脾阳不醒，上蒸于肺，宣利三焦，以醒脾阳。通调六腑，浊阴不聚。

（二）淡渗：伏暑侵延三焦，与苦辛淡渗化气，气化则湿热俱化。若治后余热未除，仍以淡渗化气为要。苦辛淡渗，用滑石、猪苓、薄荷、半夏、杏仁、桑叶、桔梗、茵陈、竹茹、芥穗、连翘、陈皮、白蔻、湿中生热，不能骤补，当两清湿热。湿最伤气，非湿去，气不得健。

（三）温病最忌发表，不可辛温，当用辛凉。暑中伏湿难清，湿中生热，湿热相搏，单治湿或热皆无益，应化气，必得汗出，大便通，舌苔化，小便畅。并注意勿再感外邪，务要小心饮食，毋使脾困。

噎膈阴血论治

噎者食塞，膈者食阻，病在胸膈间，皆食道隔塞不通，食不能下之谓。或以近咽之下，水饮可行，食物难入，间或可入食亦不多，或渐入稀食亦渐减，曰噎；其阻在下，与胃相近，食虽可下，难尽入胃，良久复出曰膈。

巢元方论以阴阳不和，津液不利，气塞不调而成噎，因忧恚气结而不宣流，七情相侵而郁结不舒，或性急易怒，相火上炎，胃气不能敷布，津液不行，阴血干竭，即"神思间病"也。若饮食不节，食味过厚，久而阴血耗伤，胃脘干槁，肠枯血燥为病，丹溪谓噎病"主于血干"，若脏腑之火不起，金水二脏有养，阴血自生，肠胃津液传化合宜，何噎之有！李中梓亦以悲思忧恚，脾胃伤损，血津渐耗，郁气生痰，痰塞气滞，饮食难进而噎成。是以忧思则气结，施化不行；阴伤则精血枯涸，或噎于上，或结于下。其在上者责之脾，在下者责之肾。

杨素园有瘀论，以证由肝过于升，肺不能降，血随气升，历久遂成有形之瘀。徐洄溪以瘀血、顽痰、逆气阻隔胃气论之。叶天士认为阴液下竭，阳气上结，食道窄隘使然。吴鞠通认为阴衰于下，阳结于上，多因怒郁日久，致令肝气横逆，木旺土衰，或挟痰结、瘀血。

余以为证虽阴衰，然病发于胃，以阳明胃燥，胃阴衰为本。胃为中土，胃阴上济，胃与贲门及食道得滋而展；肺得溉而宣施，大肠液生；胃阴下达，则幽门得润而通，肝肾得溉而蒸化。三阳之结，枢在阳明，诸阴之汇，源于中土。胃阴枯，五液皆燥；胃阴滋，诸阴得溉，是以治之本，当首重胃阴，故拟"噎膈阴血

汤”,以调和阴阳为要,其组成为:党参、天花粉、当归、生地、半夏、牡蛎、甘草、蜂蜜。临证用于噎膈,或经诊断为“食管癌”者,加减应用,疗效颇佳。方中党参伍天花粉,鼓午肺胃之气,滋胃而生既乏之阴。胃之阳土喜润,而其润必因气以发之,阴中有阳,以党参发阴中之阳而生阴。当归伍生地,清胃火以生阴。半夏、牡蛎降逆祛痰,因五液皆虚,津凝痰生,又痰盛耗津,故泄痰火即保津也。虽半夏偏燥,然湿痰满中,非此难胜,仲景大半夏汤,取其升降阴阳,此用即师寓其意,且甘寒队中,一味半夏,正燥湿相得,灌溉而流通。甘草直走阳明,和缓其中。蜜水煎药以润其燥,此仲景大半夏汤所首择,丹溪宗之。病例:

崔某,男,81岁。1982年12月13日。食管中上段癌。两年来,食水下咽常噎,病势日重。1982年10月甘肃省兰州市某区医院经X光吞钡透视检查,诊断为“食管中上段癌”。现食及水不能下咽已十三日,大便闭结,尿少似无,不能起床活动。消瘦,舌嫩而红淡、苔白薄腻,脉弦濡。证属噎膈,阴血虚衰,痰积血瘀。治以补气阴为主,祛痰结为辅:党参30g生地30g当归15g、生牡蛎30g、生半夏15g、甘草9g,每日1剂,蜜水煎2次分服。

二诊,1982年12月21日。服药后,近日已能进食软粥,二便渐通,治宗前意:

党参30g、生地60g、当归30g、生牡蛎60g、生半夏15g、甘草9g、夏枯草30g,每日1剂,蜜水煎2次分服。

三诊,1983年1月5日。噎症渐减,现每餐可进稀软食二两,已能起床走动,方:

党参15g、生地30g、当归15g、生牡蛎30g、生半夏15g、甘草9g、陈皮3g、柴胡3g,每日1剂,蜜水煎2次分服。

四诊，1983年2月3日。无明显症状，无明显不适，每日可进主食半斤以上，进食顺利，正常。继续服前方，每日1剂。

五诊，1983年2月20日。服药至今，噎症全消，进食正常，身体亦渐康复。证愈。

1984年11月20日再访：患者病愈后，未再复发，进食正常，并能参加一般农业劳动。我们到患者家中时，适逢患者外出，经等候二小时后，崔某归来，知其已往返行走三十余里山路，并不感疲乏。脉和缓，舌红淡，面色红润。按"中医中药治疗恶性肿瘤疗效判定标准(试行草案)"，判定为："临床治愈1级"。

马某，男，64岁。1979年7月6日初诊。甘肃省兰州市某医院吞钡X光透视摄片报告诊断："食管中段癌"。患者进食吞咽困难二月余。食量日减，渐消瘦。自述素性暴躁，病由气怒而发。舌苔白、薄腻如漆，脉虚大、左尺沉取则无、右尺沉取微弱、右寸微。证属噎膈，阴血虚衰，气滞，血瘀，痰结。治以补气阴，散痰结：

党参15g、生山药15g、生半夏15g、三棱15、莪术10g、生牡蛎30g、甘草12g、白花蛇舌草150g，每日1剂，蜜水煎2次分服。

五诊，1979年7月15日。服药至今，进食无噎感，食量增至每日一斤。

1979年12月再访。疗效巩固，进食正常，按"中医中药治疗恶性肿瘤疗效判定标准（试行草案)"，判定为："临床治愈Ⅱ级"。

药论

一、用药法度

李杲谓，临证用药，忌好奇、执一、轻妄、求速，务求稳妥，必慎重精详。李氏之论卓见也。然，当为适其时而发，切勿执着，若执着为此，必滞碍医学之发展。此非妄议前贤，以李氏谆谆匠心，教益诸后。而前贤未解之证，顽难者，奇药当求，要有搜尽天下奇药付顽难的精神，为疑难顽症的治疗开辟新途。又病求速解，乃医者及病者之共愿，未来的医学，治之求速，亦必为医之一任也。然李氏之论，为医者不可弃，而其中又重在"妄"字，当时时戒之。

宜补，以泻之道补之。宜泻，以补之道泻之。宜寒者，以热为向导之兵。宜热者，以寒为类从之引。然导引之品，所选务宜。病在上者治下，病在下者治上，亦必洞察病机者可为。

用药当求标本，泾渭分明，何以治标？何以治本；必如理丝求绪，得一解之，逐逐解之。

中医自古提倡识病认证，常以一味药遣之，显为奇兵，其气纯而功专，故倡用药品味精练，如《伤寒论》之"甘草汤"、"甘草桔梗汤"、"桂枝甘草汤"诸法，何等精绝！对照之下，若认为药味少便难治病，实为不通。与西药之化学合成药物相比，每一味中药材本身的成份组成，便是一个天然的复合组方。

古之用大方者亦有，如李杲称其用药如用兵，多多益善，只能喻驾驭药品的能力。而大方，确如布阵，兵帅将佐，前后左右，相伍相约，实深寓机法。

用药各有法度，仲景以一药之用而独当一面，如当阳桥上的张翼德，或长板坡的赵子龙，实为不易，而非深知其药之性者必不可为。仲景亦有大方，“大黄䗪虫丸”者是，故用药总当因病而施，若对药性及其相伍皆无定见，见热证便一派寒凉，见寒证便一派温热，见燥则通下，见下则止涩，已不足论，即见胃治胃，见肾治肾亦非善策，总在洞彻病机，药贵合宜，法当有变，泥其常者，人参反以杀人；通其变者，乌头可以活命。曹雪芹家祖善服人参，曹寅命丧，信其由也，种种异端，可不深虑！

二、药物炮炙

药物炮炙之说已盛行于世，仲景已详药物炮炙之用，然生用、熟用已有分别。雷敩之后，炮炙更为专行。今世，早有局中药必经炮炙之势。然就炮炙而论，似亦未能尽善，如炒当归、炒生地、炒土鳖虫、炒蜈蚣等，尚属难得；又有宜生用者，更为难求。

余探寻生药之用多年，感到实不可废。生药的应用特点：一为效速，同品，用生药较用炮炙后的药物，疗效发挥的较快；一为效强，同品，生药用量可小于熟制品。此皆因药性纯正所具。另，又具有炮炙后不同的独特效能。张锡纯氏曾惊呼某些中药的生用法，如生牡蛎、生龙骨、生山药、生乳香、生没药、生黄芪等，是不能为炮炙后的同品所代替的。而生白芍、生半夏、生麻黄、生附子之用，似亦不可废，有其独到之性。故中药之用，当炮炙者宜因其用而为，当生用者宜因其需而选，正不应执一者。

三、药物各论

1、三七

三七，别名有旱三七、参三七、田七、滇七之称。《本草纲目》谓三七当时应用不久，南人军中用为金疮要药，因其功效卓著，形容其贵重，又称金不换，或谓其能合金疮，如漆之粘物，而有山漆之名。

三七之用，历史久远，赵学敏在《本草纲目拾遗》中已有详尽的记载，驰名中外的“云南白药”，主要成分之一即为三七。由其盛名，相类者又有白三七、峨三七、野三七、雪三七等。草药冠以“七”名，乃表示药效之卓著、强悍，多具祛风除湿，活血化瘀，消肿止痛，解毒生肌之效，而三七，可谓“七”中之王者。

张锡纯很重视三七，也很善用三七。如用于活血化瘀消肿，治肌腠红肿连于骨，已成脓者，单用即能托骨中之毒外出，化疮中之毒使之速溃，早期使用，且可使疮肿不溃而脓自消散。用于脏腑肿块血积，如胃部瘀血凝滞疼，胃血瘀噎膈，脑血瘀偏枯，肢体木硬之肿疼，肠痈及血瘀骨节之腰痛，损伤血瘀痛等，配伍应用，疗效皆佳。张氏认为，三七解毒之力甚优，化瘀血而不伤新血，且关节经络积久之瘀滞，皆能化之，内服止血，与凝涩止血药不同，无血瘀留滞脏腑之弊，而善消积久之瘀血，这是三七最突出的独具特性。

又因其用法之异，效能有别：

(1)油炙，用以补气血为主。三七油炙可峻补气血，用于气虚血亏之贫血，补气血之力速而效确，且无壅塞之弊，用于产后气血大亏，眩晕，大汗出或一身痛尤宜。

有形之血不能自生，而生于无形之气，阳生阴长。三七与

人参同科属，形味皆似，由其补血之用，可知其有补气之力。用于补气血当炙用，或与鸡同炖，或与瘦肉、蛋同蒸食，血肉有情，疗效更佳。

(2)酒浸，用以活血化瘀、行气止痛。三七得酒，活血化瘀功效即增，且行气止痛，去腐生新，促瘀凝之消散及慢性病灶之修复，并不失其补气血之功，消散而不克伐。新产妇一日，以酒适量送服生三七 3g，可防产后胎盘残留或恶露不下之弊，能清理子宫及促进子宫或产道在分娩过程损伤之恢复，防止感染。并用于多种妇科病及慢性胃炎、动脉硬化、静脉炎、冠心病、风心病、肺气肿、肝脾肿大、骨质增生、疣、跌损瘀肿，皆可以酒三七适量断续长服而获治。并有益于脑血栓之消除。

(3)生用，以活血止血、补气化瘀、生肌解毒为主。出血，乃血不循经而溢出于外，可渗出肌肤，或凝滞于脏腑之中，有气血、寒热、虚实、伤瘀之异，治当有别。出血，虽有瘀者多，亦有无瘀者，有瘀，三七可用，无瘀应慎用，应注意三七活血之力，或可使出血复发、加剧等。三七止血之功效，乃由其活血之机理而实现。《本草求真》谓"血因敷散则血止"之机，即指明并非一切出血证皆可用者。生用，并有补气、行气之功。因其补气、行气、活血、化瘀、消肿、止血、止痛、生肌、解毒之功效，用于痈疽肿毒及癌症的治疗，用之得当，可获卓效。能降血压，增加血管弹性，益寿。

(4)茎叶花，用以为饮料。三七之茎叶花，皆可为药用，花及叶晒干后，可作茶饮，或切细掺入烟丝中吸，则能止咳化痰，降血压。若以茎叶花加水熬，并加适量冰糖、花生油制胶，则滋补强壮，或加黄芪、当归、枸杞子，功效更佳，对体弱虚衰，倦怠乏力，或年老体虚及慢性病者服之甚宜。

三七，生用性平，炙则微温，得油则补，得酒则消，水服兼具而性缓。一物三七，补气与行气，补血与活血，止血与散血诸功效，兼而有之，亦气亦血，有走有守，攻补兼能，效广而不偏，力缓而不烈，适在用法及用量之斟酌选取也。

2．甘草

甘草，在中医方药中应用最多，因其能"调和诸药"，故凡药有"诸"，必用为调，至以有每方必有甘草之势。

陶弘景谓甘草"为众药之主"，有帝师"国老"之称，以能安和草石而解诸毒。甘草味甘醇，是"甘"味的代表，能调药物的峻烈之味，使之为服药者所易于接受，甘草的此种功效，是任何其他的矫味品所不能比拟和代替的。它能缓药味，也能缓药性，它能升能降，能浮能沉，可上可下，可外可内，有和有缓，有补有泄。仲景附子理中汤用甘草，恐其僭上；调胃承气汤用甘草，缓其速下。小柴胡汤用甘草，以调黄芩、人参之寒温，使药物的寒温、升降、收散等偏颇之性，缓其为用，以更好的发挥药物的性能。调和诸药，宜轻量取之。

《伤寒论》所载131方中，有69方中用甘草，占用药次数的首位，其中以甘草一味单用的有"甘草汤"，很能表明甘草功效的特点。甘草汤治少阴咽痛、少阴病津耗，能生阴、复阴。以二味配伍者，有"甘草干姜汤"，取甘草益气复阴，伍干姜辛温复阳，辛甘合用，复阴以配复阳，可免阳燥，治"得之便厥，咽中干，烦燥吐逆"，以复其阴。"芍药甘草汤"也取甘草益气复阴，伍芍药益阴敛阴，其效用，重在复阴，用于厥愈足温，舒其脚之挛急。阴复筋缓。麻黄汤用甘草，也为护阴。可见甘草能益气生阴、护阴，但与滋液类麦冬、生地之填阴不同，也和天花粉、石斛之促津作用不同，乃能健旺其阴之本而固护其阴。名"国

老"之义正在于此。

治肺结核,用抗痨药疗效不佳或病情危重、恶化者,用甘草为伍,多能在十数日使症状改善、病灶消退,用量20g以上。治胃十二指肠溃疡、咳嗽,抗过敏,治皮肤病、肾上腺皮质机能减退症、垂体萎缩症,艾滋病及解毒等,甘草都具有独特的功效。

甘草生用气平,补脾胃不足而大泻心火;炙之则气温,补三焦元气。中满者,忌熟用,包括水煎。若服生甘草粉,则能通利二便,消除胀满、解毒。张锡纯谓:"甘草熟用则补,生用则通,"甘草生用熟用,其性竟若是悬殊,用甘草者,可不于生熟之间加意乎?

3. 阿胶

阿胶,已有一千余年的历史,临证主要用于补血及止血。其补血的功效,乃养阴补血,性凉,不宜于体虚寒之血虚或贫血;其止血乃凉血止血、凝血止血类,亦不宜于虚寒性出血及阳虚性出血,而适于血热性出血。若用于虚寒证,可配伍应用。治血压高,有特效。

用于补血,可加三七同制使用,增加了阿胶的温性,三七之温与阿胶之凉相伍,可调其性为平,而补血生血的功效却大增,炙三七补血生血功效甚速,而失之于温热,阿胶补血生血功效缓而凉,两者为伍,性平,补血功效增速,其适应证也较单用阿胶更加广泛,对其止血功效且无影响。

用于止血,可加血余炭同制使用,也增加了温性,可使其为平性的止血药,又不失其补血的效能,两者相合,应用证也更加广泛。或阿胶、三七、血余炭同用之。

阿胶应该发展,在它走完了一千多年的历史途程之后,应

该走向一个新的未来，走向一个前景更加广阔的未来，一个发扬光大我国医学传统的光辉的未来。

鸡血藤胶：

鸡血藤制胶，应用方便，制品仍突出其治疗妇科月经病的功效：温宫散寒，解郁通经，化瘀止痛。用于妇女痛经，经行腹胀，月经不调，经行不畅，不孕、带下诸证。制法同阿胶：鸡血藤熬膏，加益母草、香附、生姜、赤芍煎汁、加三七粉、花生油、冰糖。

牛骨胶：

牛骨胶，现无成药产品，但民间已有应用，制法为：将整付牛骨架，包括头蹄尾骨在内，将肉及筋膜剔除净尽、洗净，碎为小块，入锅中文火熬为稠膏，加入蜂蜜、冰糖、花生油制胶，同制阿胶法，功能补肾、补血、补精髓，用于贫血、肾虚、血虚、精髓不足、老弱虚劳诸证。

4. 杂记

(1)麦冬。其草根似麦而有须，其叶如韭，凌冬不凋，而有其名。能补中益心，悦颜容，安神益气，令人肥健，其力甚快。能补心气不足。现用于冠心病、心绞痛，疗效甚佳，可使梗塞后所造成的显著受损的心肌细胞，获得较快的修复，促进其愈合、若伍三七、党参更佳。

麦冬常用其两个主要方面，一为治心，一为治肺。能治肺中伏火，定肺气，治肺痿吐脓，以治肺热为主，及心肺虚热，润肺视为要品，然有咳嗽忌用之说，若以半夏、茯苓佐之，则转能止嗽、治喘。

(2)乌梅。敛肺涩肠，常用治久嗽泻痢。治久嗽配杏仁，治泻痢伍黄连，均为良方。并治诸疮痈疽，其法载《刘涓子鬼遗

方》、《圣惠方》，内服，外敷均佳。现用于皮肤病、免疫类病、肠胃病及感染类病，常见殊效。

又，乌梅治梅核气，有特效。

(3)生姜、大枣

汤剂方中常用生姜、大枣，以护脾胃。姜、枣辛甘，专行脾之津液而和营卫，药中用之，不独专于发散。姜皮辛凉，生姜辛微温。治痢，生姜与茶叶各30g浓煎服，冻疮可用姜汁频涂。姜助火邪，温病慎用，姜虽常用之品，不论生姜、干姜、煨姜，皆辛能耗血，血虚液亏者不宜。生姜、干姜入菜肴为佐，亦有散寒的功效。冬季或入冬之时食狗肉，必以生姜为佐，或先饮生姜水以散之，以免寒邪留滞。李时珍谓："食姜久，积热患目，珍屡试有准。凡病痔人多食兼酒，立发甚速。痈疮人多食，则生恶肉。此皆昔人所未言者也"。古人言：秋不食姜，令人泻气，秋令当收也。夏月火旺，宜汗散之，故食姜不禁。

姜能发散风寒；制半夏、厚朴之毒；与枣同用，辛温益脾胃元气，温中去湿；与白芍同用，温经散寒，能鼓舞阴中之阳。

又古人言：夜不食姜，有"上床萝卜下床姜"之说。以夜气本收敛，反开发之，则违天时之道。姜去邪辟恶，生熟可食，醋盐蜜煎调和皆宜。凡早行，含一块，不犯雾湿及山岚不正之邪。凡中风、中暑、中气、中毒、中恶、干霍乱、一切卒暴之病，用姜汁与童尿服，可立解。以姜能开痰下气，童尿降火。姜能助阳，茶能助阴，二物皆消散恶气，同用调和阴阳，且解湿热及酒食暑气之毒。

大枣入药，须用肥大之干枣，小者不宜入药。大枣养脾气，平胃气，通九窍，助十二经，和百药，补五脏，和阴阳，调荣卫。然枣为脾之果，属土而有火，脾病宜食之，若无病频食，贻害甚

多。蒸枣用糖、蜜拌过，久食最损脾、助湿热。近来大枣用于过敏性疾病颇效。

（4）人参。功效甚多，名气甚大，人们谈补，常首问人参，可谓补药之首。补五脏，安精神，功专补气，为补气第一要药，善治气虚诸证。用之不当，反可致害。如阴虚阳亢、潮热骨蒸、肺热咳血、痰壅气急、肝阳上亢、头眩目赤，及一切火郁内实之证，均应忌用，故不可自认为体虚，便服人参。

又有人参"大补元气"之说，元气，指元阴和元阳之气，人参是否补此元阴、元阳之气，尚应研索。

又《伤寒论》方中的人参，是今之人参？或今之党参？医界曾有此二说。余以为，此问题可从《本草纲目》说起，因在李时珍著《本草纲目》时，仍以人参、党参统称之，即统称为人参。书中所记，梁·陶弘景《名医别录》谓"人参生上党山谷及辽东""上党在冀州西南，今来者形长而黄，状如防风，多润实而甘。俗乃重百济者，形细而坚白，气味薄于上党者。次用高丽者，高丽地近辽东，形大而虚软，不及百济，并不及上党者"。陶弘景当时指出人参的品种，有三种，即上党、百济、高丽。李时珍曰："上党，今潞州也。民以人参为地方害，不复采取。今所用者皆是辽参"。"宋苏颂图经本草所绘潞州者，三桠五叶，真人参也"。苏颂在记述上党人参时，却很明确："春生苗，多于深山背阴，近椵漆下湿润处。初生小者三四寸许，一桠五叶；四五年后生两桠五叶，未有花茎；至十年后生三桠；年深者生四桠，各五叶。中心生一茎，俗名百尺杵。三月、四月有花，细小如粟，蕊如丝，紫白色。秋后结子，或七八枚，如大豆，生熟红，自落。根如人形者神"。苏颂记述的，就是现今之人参，可见当时上党有人参生长与出产。至宋，寇宗奭时，记述"上党者根颇纤长，根

下垂，有及一尺余者，或十岐者，其价与银等，稍为难得。土人得一窠，则置板上，以新彩绒饰之"。可见到宋，政和中，上党人参已很珍稀名贵了。至此可知，在宋代及其以前，上党确有人参出产，而且该种人参的品质，是超过当时的辽东人参及高丽人参的。但是这个品种，在明代李时珍时，这种人参已不可得了。由此，也可知，当时，潞州，上党人参，并非观今之潞党参，而是现今人参品类中一个更优良的品种，它高于辽东人参和高丽参。至于张仲景《伤寒论》中所述的人参，是否就是上党人参这个品类，余不能妄断。在陶弘景之前，三国时代，魏，吴普著有《吴氏本草》，谓人参"或生邯郸，三月生叶小锐，枝黑茎有毛，三月、九月采根，根有手足，面目如人者神"。五代，蜀，韩保升云："今沁州、辽州、泽州、箕州、平州、易州、檀州、幽州、妫州、并州并出人参，盖其山皆与太行连亘相接故也"。这些记述的人参的品类，余不能一一明断，但可知并非皆如上党人参之同一品类也。也可以认为，并非当时有上党人参，仲景的方中所用即为该品，所以至此，仍不能有一个确切的结论，给此问题一个园满的答复。但余研索仲景诸方，觉其所用之人参，是以今之党参为宜。

人参之性，生用气凉，熟用气温；味甘补阳，微苦补阴。气味生成，乃阴阳之造化。凉者天之阴，性降；温者天之阳，性升。甘者地之阳，性浮；微苦者地之阴，性沉。人参之气味俱薄。气之薄者，生降熟升；味之薄者，生升熟降。如土虚火旺之病，则宜生参，凉薄之气，以泻火而补土，纯用其气；脾虚肺怯之病，宜熟用，补土生金，纯用其味。

凡酒色过度，损伤肺肾真阴，阴虚火动，劳嗽吐血咳血等证，不可用。因人参入肺补火，故肺受火邪者忌之。

(5)鹿茸。生精补髓，养血益阳，强筋壮骨，治一切虚损。体衰者，温酒送下以助药力；以淡盐水送下，取其不燥而引入下焦。冬至后宜用，立春后即停服。不入煎剂，服时戒房事。

鹿角，生用散热行血，消肿辟邪；熟用则益肾补虚，强精活血，炼成鹿角霜或熬成鹿角胶，则专于滋补。男子阳虚、小便频数，鹿角霜配茯苓粉服佳。

(6)冬虫夏草。性温，功同人参而善补精髓，补肺气，实腠理，保肺益肾，止血化痰，已劳嗽，治膈症，秘精益气，善补命门。肺主表，肺肾相关，精髓充盛，肺气足则腠理实，故外感因于肺卫，实本于肾。

炖鸭法：老雄鸭一支，去肚杂，将鸭头劈开，纳冬虫夏草粉5g于其头中，再以线扎好，酱油酒盐如常蒸烂食之，其药力能从鸭头中直贯布鸭之全身，无不透浃。老人或病后虚损人最宜，若冬虫夏草为粉10g，纳入鸭膛内，再将鸭膛缝好蒸之亦可。

浸酒法：用冬虫夏草10g，浸入1斤白酒中，每饮一小杯，临冬时服之，能补肾保肺、益表，能予防冬季感冒，又治腰膝间痛楚，冠心病胸憋闷不适。

蒸蛋法：用冬虫夏草2g研粉，调入鸡蛋一个，用佐料如常，蒸食之，亦补肾保肺，治虚损腰膝无力，喘嗽不宁，自汗盗汗，阴虚阳痿。

粉服法：用冬虫夏草粉1g研粉，每日服三次，水送服，功效同上，并治诸癌，扶正祛邪。

冬虫夏草禀冬夏之气，合动静之能，而且填阴化阳之力。抗病、健壮、益寿之品也。

(7)黄芪。生用发汗止汗，炙后祛邪之力不如生用。痈疽

内陷、脏腑脓肿宜重用生者。与龙骨、牡蛎同用可解黄芪膨胀之弊，与陈皮伍可解壅塞感，与寄生并用，大补元气。此品主治颇多，虚证、实证皆可配伍应用。

黄芪治外感，运用得当，疗效实佳，尤宜于久治不愈之感冒，或经常易患感冒者，或老弱妇幼等。治风寒感冒，黄芪伍荆芥，或麻黄、桂枝。治风热感冒，黄芪伍薄荷，或桑叶、菊花。感冒发热不退，伍半边莲20—30g，或大青叶、白茅根、生石膏。兼咽痛，伍板蓝根、大青叶、赤芍、大黄。湿邪重，伍藿香、佩兰、香薷。痰热，伍桑白皮、枇杷叶、瓜蒌。汗出，伍白芍、白术、龙骨。无汗伍薄荷。咳嗽伍麻黄、杏仁、枇杷叶。易患感冒，伍白术、防风、五味子、沙参。阴虚，伍麦冬、玉竹、玄参。治外感诸证，皆可用黄芪，益气固表，扶正祛邪。小儿诸证，尤为常用。

黄芪又为疮家圣药，排脓止痛，活血生血，内托阴疽。又黄芪与防风，多相须为用。防风能制黄芪，黄芪得防风其功愈大，乃相畏而相使也。

(8)牡蛎、龙骨

牡蛎、龙骨能摄血之本源，龙骨善化瘀血，牡蛎善消坚结，二药并用，能使血之未离经者，永安其宅；血之已离经者，尽化其滞。消痰佐半夏。龙骨能收敛浮越之正气，又主带脉为病。益阳，龙骨伍远志，并益智。牡蛎，童尿制佳。柴胡引，去胁下硬；茶引，消项上结核；大黄引，消股间肿；地黄伍，益精收涩。牡蛎本肾经血分药，壮水之主，则渴饮不思。并清胸膈之满，以泄水气，消痞。亦壮骨，益寿。

5. 食疗用药

(1)枸杞子。蜜浸或加少量酒，常服食，补肝肾。近代名医张锡纯氏，自五旬后，脏腑间阳分偏盛，每夜眠时，无论冬夏床

头置凉水一壶，每醒一次，觉心中发热，即饮凉水数口，至明则壶中水已所余无几。惟临睡时，嚼服枸杞子一两，凉水即可少饮一半，且晨起觉心中格外镇静，精神格外充足，惟枸杞能补益元阴，与先天元阳相济，是以有此功效，故久久服之，而能益寿。并治短气、补心血又为所长。

枸杞子，酒浸两月，捣烂，慢火熬成饧，每早晚温酒服二大匙，百日身轻气壮，积年不辍，益寿延年。或用蜜制亦可。

(2)茯苓。《史记·龟策传》作"伏灵"，以松之神灵之气，伏结而成，生枯松树下，形块无定，有大如斗者，有坚如石者，其轻虚者次，年浅未坚。刘宋，王微"茯苓赞"云："皓苓下居，彤丝上荟。中状鸡凫，其容龟蔡。神侔少司，保延幼艾。终志不移，柔红中配"。谓下有茯苓，则上有灵气如丝之状，山人亦时见之。

茯苓白色者补，赤色者利。仙方服食亦为至要，云其通神而致灵，和魂炼魄，利窍益肌，厚肠开心，调营理卫。孙真人《枕中记》云："茯苓久服，百日病除"，其服法：茯苓碎如枣大，酒浸，封，百日可用，日食一块，至百日肌体润泽，延年耐老，面若童颜。

茯苓，粉服，治咳痰、慢性气管炎效佳。水煎则无效。

茯苓可和面粉中为糕，或入粥中煮食，均佳。

(3)山药。入药，野生者为胜；食用，家种者良。原名薯蓣，因避讳唐代宗名预，改为薯药；又因宋英宗讳署，改为山药，当日本名全失。入药贵生干之，故古方皆用干山药。熟用则滞气。和人面粉中用食则动气，当忌。

山药补益虚损、益肾健胃，益容颜，补下焦虚冷，小便频数，瘦损无力。可蜜浸为膏食，养阴。其性滋阴又能利湿，能温

润又能收涩，补肾兼补脾胃，性甚平和，可多服常服。

又补肺治喘，可谓清上固下，滋脏腑真阴，固下焦气化，利小便止大便，然性略迟钝，与参芪之速者不同。

(4)菊花。菊之品凡百种，宿根自生，茎叶花色，品品不同。菊有黄、白，并有甘、苦两种，食品须用甘菊，入药则诸菊皆可。黄者入金水阴分，白者入金水阳分。菊春生夏茂，秋花冬实，备受四气，饱经露霜，叶枯不落，花槁不零，其得金水之精英尤多，能益金水二脏，补水所以制火，益金所以平木，故息风除热。其苗可蔬，叶可茗，花可饵，根实皆可药。

又菊花可做枕，或配桑叶，清利头目，亦为佳法。菊花能降血压，扩张冠状动脉，增加冠脉流量，减慢心率，加强心肌收缩力，有"延寿花"之名，亦延寿药。钟会有赞："园花高悬、准天极也。纯黄不杂、后土色也。早植晚发、君子德也。冒霜吐颖。像贞质也。杯中体轻，神仙食也。

(5)核桃仁。通命门，利三焦，益气养血，佐补骨脂同补下焦肾命，却有木火相生之妙。核桃仁属木，补骨脂属火。命门通，三焦利，上通于肺而治虚寒喘嗽，下通于肾而治腰脚虚痛；内而止心腹诸痛，外散疮肿之毒。

食法：凡服核桃仁，须渐食之，初日食一枚，每五日加一枚，至二十枚止，周而复始。常服令人能食，皮肉细腻光润，须发黑泽，血脉通润。老人喘嗽、气促，用核桃仁。杏仁、生膏、蜜为膏服；久嗽，用核桃仁、杏仁、人参、蜜为膏服均有佳效。食核桃仁，须生食，油炸不佳，又不宜与酒同用，可每年秋后用至清明。

又，花生米生食之，亦补肾健脾消痰，为可常食之佳品，若油炸、熟，则转能生痰碍胃，适得其反，不可不知也。

(6)海藻。治瘿瘤结气，散颈下硬核痛。气味俱厚，纯阴之品，并除浮肿脚气留饮痰气之湿热，使邪气自小便出，可去脏腑中之水聚，佐牡蛎去水甚效。惟妨胃，可少佐陈皮，李东恒治瘰疬马刀，"散肿溃坚汤"，海藻、甘草两用之。益坚积之病，非平和之药所能取捷，必令反夺以成其功。现今亦屡见同用之报导，然法规仍属禁项，不可不知，非必用也。

海藻、海带、昆布等，海中诸菜性味相近，主疗一致，无大异，均可浸酒服。海藻起男子阴。昆布下气，久服令人瘦。诸品可防心血管、肝病，治骨痛、癌症，称"长寿菜"。食法：食前浸泡 24 小时。

(7)龙眼肉。大补血，然湿盛者生痰，脾弱者滑大便，久服补虚增智，强志聪明，亦开胃益脾。其核敷金疮诸伤，能立即止血止痛，且愈后无瘢。壳研粉治汤火伤，焚之能辟蛇。

荔枝，能益人颜色，亦通神，益智，与龙眼肉均为增长智慧之品。其核治疝、糖尿病。

(8)葡萄，大补肝脾之血，与枸杞子同功。能益气强志，能耐饥寒，久食益寿。轻身耐老。

可研浸酒服。

(9)莲子。补中养神，益气力，除百疾。久服，轻身耐老。可捣碎和米作粥饭食。

藕，四时可食，令人心欢，开胃畅情。或捣浸澄粉服食，亦轻身益寿之品。

荷叶，生发元气，助脾胃，涩精散瘀，消水肿，服之令人瘦，单服可消阳水浮肿之气，有用治肥胖减肥者。

(10)绿豆。补元气，调五脏。用时宜连皮，凡豆类入药、食品，其皮均不可弃。绿豆皮寒，解热毒之力均在此。并解酒食

诸毒、菰菌、砒毒。作枕，明目，治头风头痛。

绿豆芽，解酒毒热毒，利三焦。但颇发疮动气，与绿豆之性不同，应慎。

(11)灵芝。灵芝有青、赤、黄、白、黑、紫六色，皆增智强志，保神益精，美容颜，久服轻身耐老，亦延寿品。能预防感冒，治气管炎、冠心病、心绞痛、高血压、高血脂、肝炎、神经衰弱、白细胞减少等，均有效。

可浸酒服，或为屑作茶饮。

香菇，治感冒、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均佳，亦益气之品。

木耳，亦益气轻身，然朽木所生，得一阴之气，故有衰精冷肾之害，且各木皆生，其毒亦必随木性，不可不思。

(12)松叶。安五脏，去风痛，耐老益寿。

浸酒服，并辟瘟疫，治历节风痛。

松花，又名松黄，益气、润心肺，除风，亦可浸酒服。花上黄粉，及时拂取，并可作汤点佳肴，或和白糖为膏服。

(13)髓

猪髓：补骨髓、益虚劳。丹溪治虚损，多用猪脊髓和丸，取其通肾命，以骨入骨，以髓补髓。

羊髓：治男女伤中、阴阳气不足，润肺，泽皮毛。以酒服之。

牛髓：补中，填骨髓，泽肌悦面，补精润肺，久服延年。酒服。

(14)牛奶。滋润补液，宜于血少无痰者，若有痰，反能助痰滞膈而增病。

羊奶，润心肺，益精气，补肺肾。对肺炎及呼吸道病有治疗作用，抗癌，乃特殊的天然抗生素。

6. 其他

(1)石膏。生用治阳明热,无汗者必佐宣通之葛根等。可用至240g于大热渴者,先煎,以滤汁煎余药。

(2)香薷。凡夏季恶寒暑,非香薷不能解,犹如冬季用麻黄。较藿香力猛。

(3)苁蓉。温润潜阳,阴虚阳浮者,滋清药中可为佐。

(4)石菖蒲。祛痰浊而卫空城,滋养药用之,宣心思之结而通神明。

(5)沙参。清火保金,故曰补肺,肺主一身之气,肺气清则治节行,诸脏皆资其溉。

(6)桔梗。宣心气之郁,上焦药。下焦阴虚而浮火易动者慎用。邪痹于肺,气郁于心,结在阳分,如咽喉、痰嗽等风寒外闭者宜。

(7)柴胡。阴气不纾致阳气不达者,乃为恰对。去风治头痛有特效,重用之则不发汗而消肿。有取其发散和解者,有取其升提者。与甘草、白芍配伍宜。

(8)白芨。补肺。火热未清者不宜,痰多咳嗽久不愈者加白前粉服,可谓仙方。肺结核、胃溃疡皆常用。

(9)丹参。血热而滞者宜。心火动则神不安,丹参清血中之火而安神定志,心得其益。湿热之邪入营可用,邪在气分用之,反引邪入营。

(10)白芍。土受木乘而泻者宜,若误以酸敛而治虚泻则非。能开阴结而治腹满痛。与甘草同用,功近人参而补肺。能利小便,泻寒火之凝结。

(11)淫羊藿。气味降多于升,辛能润,润则充阴精。

(12)夏枯草。散结之中，兼和阳养阴之功，失血后不寐者，服之即寐。

(13)青蒿。治湿温，又清肝胆血分伏热，并用于女子淋带及小儿痫痉。

(14)天花粉。生津止渴而化燥痰。半夏化湿痰。

(15)金银花。治痢，清络中风火湿热，解温疫秽恶浊邪，息肝胆浮越风阳。

(16)葛根。生津止渴，升举下陷之清阳，阴气随之而起，津腾液达渴止。而火炎津耗之渴，阴虚火炎、胃津不足而渴者当忌。柴胡劫肝阴，葛根竭胃汁。

(17)泽泻。泽其不足之水，泻其有余之火，非猪苓、木通之直走无余。

(18)黄柏。治下焦虚热，下焦多湿，阴虚火盛则湿渐化热而阻气化，反耗精液，治下焦寒湿伍蛇床子。

(19)槐实。专通任脉达子宫而泻火。孕妇用之堕胎。亦用于霉疮便毒。

(20)竹沥。治一切忧思郁结，非只开痰结。

(21)枇杷叶。静而能宣，风温、温热、暑燥诸邪在肺者，可用保金而肃肺，邪在胃者用以澄浊气而廓中州。

(22)木瓜。治霉疮结毒。

(23)当归。主血分病。川产力刚可攻，秦产力柔宜补。治血病酒制，治痰浊以姜汁浸透，血热伍生地。

(24)香附。主气分病。香窜，苦降，推陈致新。治气病略炒，兼血以酒煮，痰以姜汁，虚以童便，实以盐水，积以醋浸。佐木香散滞泄肺，佐沉香升降，佐小茴香行经络，盐炒补肾间元气，佐厚朴决壅积，佐莪术、三棱攻积聚，君以参芪、甘草治气

虚甚速。

(25)黑豆。皮补而能通，阴虚而运化力弱者宜。又称穞豆，甘温无毒，开胃健脾，补中益肾，但较涩滞。

(26)苡仁。虽健脾除湿，但大泄精气，孕妇及肾虚体弱者均忌，能健脾益胃，但性渗利。

(27)黄连。舌苔黄腻，口苦不思饮食，非此药不为功，可辨舌苔用药。治胃痛伍木香、肉桂，肉桂可定痛。治痢用至9g即效。

(28)黄芩。健胃不如黄连，效用却广，妇科病多用。

(29)生地。宜佐砂仁、陈皮、枳壳，补血而不碍胃。身衰脉细弱而数，热久血必亏，非此不能助本原。生地补血又清血凉血，咽肿、牙龈腮肿皆宜。治高血压。

(30)白术。老年脾泄或胃弱气虚，佐生黄芪、黄连最效。白术与苍术为胃之要药，一守一走，轻取白术，重取苍术。胃痛佐肉桂、木香，胃滞佐厚朴、陈皮，胃弱佐黄连、内金。久用白术必左内金。

(31)麻黄。重用则不表而定喘，喘逆过甚，此药必用。

(32)苏叶。苏叶开肺气，苏子降肺气，二者同用，一开一降，苏子与叶同功，发散风气宜苏叶，清利上下宜苏子。

(33)诃子。打碎，开水浸泡代茶，治上感有佳效。

(34)熊胆。治急性肾炎、胆囊炎、高血压、黄疸、恶疮肿毒有效。

(35)血竭。除血痛，为和血圣药，治跌打伤损一切疼痛，活血化瘀，消肿止痛，促进骨痂生长。

(36)猪胰。蒸熟食助消化，涤浊痰，走任脉，清子宫脂满，孕妇食，蠲胎垢。治糖尿病。

猪皮功类阿胶，与猪蹄同为耐老延寿品。猪血能除尘。火腿，补肾生津，益气血充精髓，治虚劳怔忡，止虚痢泄泻。

(37)海蛇。化痰之主药，且泄郁火，宣滞气，消食积。

(38)童尿。血证要药，滋阴降火妙品。

(39)蟾蜕。治噎甚效，难得之，以蟾不常蜕，蜕亦自食，人不易得，药用蟾皮可代之。

(40)珍珠。治心病，补阴明目，镇逆安神，治胃溃疡。

(41)柳枝。治尿闭不通。

(42)米油。煮粥锅内滚起之团沫，能实毛窍，滋养五脏，肥肌，填肾精。

(43)牛肉。补气与黄芪同功。羊肉，补血与熟地同功。

(44)紫石英。治女子不孕甚效。

(45)桑椹。聪明耳目，生津止渴，滋补肝肾，治阴虚头痛、失眠，但须久服。

(46)海参。大而有刺黑腻者佳，补肾益精髓，摄小便，起阳痿，杀疮虫。生百脉之血，失血过多，用此焙粉，每次调服 9g，每日 3 次，其生血之力捷于归芍。治休息痢经年垂危，海参煎汤服，数日可愈，一切金创疽毒破烂内溃，海参末外掺可治。

(47)升麻。解毒特长。治暴发火病或误食毒致病，治乙肝。

(48)桂枝。升大气兼降逆气，可代升、柴。桂枝走表解肌，肉桂性降，温肾纳气，阴虚及营热者忌用。

(49)防风。伍白芷治前头痛，伍羌活治后头痛，伍川芎治侧头痛。治慢性泄。

(50)铁落。辛平无毒，平肝镇怯，治惊邪癫狂，煎汁取其气，勿服其质。

(51)狗肉。壮阳补血，阳旺多火及阴虚之人不宜食，热病

勿食，食前服生姜汤以散寒，防留邪。

(52)鸡肉。补血，动风发毒，血热肝旺病风者忌。

(53)鸭肉，滋阴退热，补虚养血，脾肾阳虚，胃寒便溏者不宜。

(54)地榆。凉血止血，炒则无效。

(55)鸭胆子。善清血热，而性非寒凉；善化瘀滞而力非开破，祛邪兼能补正。治大便下血、、血痢、痔。

说　酒

酒，在远古先民的生活中已经出现，《黄帝内经素问》及《本草经》中已有“酒”的记载，《战国策》记有：“帝女仪狄造酒，进之于禹”，更早的金文、甲骨文中，即已出现“酉”(酒)字。制酒用粮、果、蜜、药等，俱各有方。古清者曰酿，浊者曰盎，厚曰醇，薄曰醨，重酿曰酎，一宿曰醴；美曰醑，未榨曰醅；红曰醍，绿曰醽，白曰醝。许氏《说文》，以酒为“就”，“就人性之善恶”，即言此物损益兼行。“大寒凝海，惟酒不冰”，喻其温热之性。《情物志》记：有三人冒雾晨行，一人饮酒，一人饱食，一人空腹，而空腹者死，饱食者病，饮酒者健，乃酒势辟恶，胜于作食之效。酒能行诸经，用为导引，可通行一身之表，内服、外摩均宜。李时珍谓酒为“天之美禄”，少饮则和血行气，壮神御寒，消愁遣兴，痛饮则伤神耗血，损胃亡精，生痰动火。邵尧夫诗云：“美酒饮教微醉后”，适得饮酒之妙，所谓醉中趣、壶中天者也。李白：“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寄述情怀，宣言畅意，舒浪漫之情于诗、花、酒中，他“对酒还自倾”“且乐生前一杯酒”已深得酒中之乐，甚至舞弄翩翩。而郑板桥“携来一

瓮谁家美酿，人与沙鸥同醉，卧苇花一片茫茫、夕阳千里。”却颇因酒而得闲雅、静谧之兴。农家之酒，米少水多，田家力作者，聊以活气血而和筋脉，非以沉湎。杜甫：“樽酒家盆只旧醅，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实助邻里友情之欢娱。酒可启人激情、豪放，王维：“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可见其情激昂，悲壮依依。孙髯翁：“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亦非有酒不成，若非有酒，则其“往事”、“其叹”、其“凌虚”，皆顿失其色。然其皆为少饮，意在宣畅。若谓酒能消忧，却是难能适意的。李白就体会甚深：“举杯消愁愁更愁”，除非“长醉不醒”或可一避，实乃“抽刀断水水更流”，实难“消愁”。至沉湎无度，醉以为常者，轻则致疾败行，甚至殒命者亦有之。酒可乱性，废业。酒能发怒、却可信，此《书》之所以作《酒诰》，大禹所以疏仪狄，汉初所以立三人辟饮者罚为戒。酒亦能遗害于后代，陶渊明、杜甫等后代体质皆不佳。酒后不可“入房”，若该时受孕，胎孕即可罹其害，不可不知，不可不慎。

酒升扬发散，胜湿祛寒，能开怫郁而消沉积，通膈噎而散痰饮，止冷痛，于医疗保健，自古用之，古“医”字，即有“酉”之意寓。华佗“屠苏酒”辟疫疠、一切不正之气。“逡巡酒”补虚益气，去一切风痹湿气，久服益寿耐老，悦容颜，用桃花、马蔺花、脂麻花、菊花等制成。一些地方有端午饮雄黄酒的习俗，以辟虫疫。药制酒，可用姜、蜜、柏叶、竹叶、槐枝、枸杞、桑椹、人参、天冬、海藻、茯苓、虎骨、鹿头、鹿茸、蛇、狗肉、羊肉等，借酒以行药力，服用方便，又易于制做、保存，居家可行。

饮酒当知酒后不可饮茶，酒后饮茶伤肾，可致腰脚重坠、膀胱冷痛，痰饮水肿，消渴挛痛之疾。酒后亦应忌食乳类、辣

物，不可醉卧当风，醉浴冷水等，因其能缓入筋骨，且因酒而致病者皆难治。

若欲饮酒不醉，可用小豆花与葛花同服，而橙皮、柚、金橘、桑椹、菱、白扁豆、蚕豆苗、绿豆、绿豆芽、赤小豆、麦苗、丁香、均能解酒，可为饮酒佐餐。枳椇子，又称木蜜树，亦解酒，更能败酒味，若室内有此木段，屋中之酒皆薄，若置酒中，则酒即化为水。

嗜酒成瘾而欲断酒，可用朱砂浸入酒中饮之，或蛴螬研末，酒服。可致永不再饮。

进酒时饮冷则手颤，酒后饮茶则成酒癖，不可不知。

杂谈枸杞

近世对枸杞子的研究日深，确知它有滋补、强阳、安神、延寿、防病、抗癌等功效。做为滋补药，它以独特突出的功效，日渐为更多的人们所熟悉和欢迎，誉满中外。但至今，枸杞子还是以一种名贵中药而为人们所需求，然它使用的独特方面，还在于它是饮食中的珍品，它既可以做为果品、饮料进食，也可做为菜蔬佐餐，用法甚广，如：加入鸡蛋汤、肉汤中，或菜汤中，或炒菜中，均为佳品，亦可捣制果酱或入馅，做饼、包子、元宵均宜，或制糖果，更可以开水泡饮为茶，并连果而食，又可浸酒服，煮粥中，它的滋补食饮之法，实难尽述。近代名医盐山张锡纯氏，在睡前嚼食枸杞子一两，晨起后即觉心中镇静，精神充足，或用枸杞子以蜜制果酱亦佳。中国古谚有云："去家千里，勿食枸杞"，即言其能补精、强阳之意，为强壮阳道之根本，见效亦速，每次用 30—50g，非刺激性药物可比。

枸杞，现在指茄科落叶灌木植物枸杞或宁夏枸杞的果实，又称枸杞子，陕甘一带亦多。《本草经》作“枸忌”，系通指根、苗、花、果而言，其苗名天精草，根名地骨皮，该时全株通用，并无分别。《淮南子·枕中记》载河西女子服枸杞法：十一月、正月采根，三月采茎，五月采叶，七月采花，九月采果，服食，或以根、茎叶、花、果作煎，或单榨子汁煎膏服，可知古代以食品而应用全株。刘松石《保寿堂·地仙丹》有记：一老人，得异人“赤脚张”之传，春采枸杞叶，夏采枸杞花，秋采枸杞子，冬采地骨皮，阴干，浸酒服之，寿百余，行走如飞，白发反黑，齿落更生，阳事强健，即用全株服食。又刘禹锡枸杞井诗云：“僧房药树依寒井，井有清泉药有灵。翠黛叶生笼石甃，殷红子熟照铜瓶。枝繁本是仙人杖，根老能成瑞犬形。上品功能甘露味，还知一勺可延龄。”记述枸杞为药树，依井而生，遂使井水得枸杞树之润，而有延寿之功效。似此井之水深得枸杞药树根滲润之利。枸杞树寿逾松柏，万年不老，无论生于何地，其根皆能直达黄泉，而使枝果繁茂。树生井旁，井水亦得其活性树根之作用，以其根与叶果上下交通，升降开合，故滋补之力能补而不腻，清而不凉，能上清虚热，下补元阴，此时药树之根，实非中药材饮片地骨皮所能比。

李时珍以此植物棘如枸橘之刺，茎如杞柳之条，而有“枸杞”之兼名。亦谓用其全株，能坚筋骨，轻身不老，耐寒暑，强阳，补精，易颜色、变白，明目安神，令人长寿。”比较全面的概括了枸杞的防病、助阳、延寿诸功效，并指出其苗可为茶作饮，止渴，除烦热，益阳事。其根益精，坚筋骨，补正气。其子实则坚筋骨，耐老，补精，明目，对枸杞的应用，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现代应用的枸杞子为主，若以其叶或全株为茶饮等，或对

枸杞树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其应用将有更广的发展。

说 粥

粥，煮谷米使糜烂而成，但浊于糜，古厚曰 饘，薄曰酏。自古即用药物、或诸谷米作粥，养生、祛疾应用甚广。《韩悉医通》记：一人病淋，素不服药，令专啖粟米粥，绝去他味，旬余病减，月余痊。张来《粥记》云：每晨起，食粥一大碗，空腹胃虚，谷气便作，所补不细，又报柔腻，与肠胃相得，最为饮食之良。粥能畅胃气，生津液。晨食粥，可柔润脏腑。盖胃津即人之元气，胃津充盛，即人之元气充盛。苏轼帖云："夜饥甚，吴子野劝食白粥，云能推陈致新，利膈益胃。粥既快美，粥后一觉，妙不可言也"。皆著粥之益。

粥之汁浆稠粘，能留恋肠胃。脾为太阴，乃三阴之长，脾阴足，自能灌溉诸脏腑。《易》："至哉坤元，万物资生"，言土德能生万出物，脾胃属土，乃人身后天之本，为万物之毋，即一身之坤，变化精液，以溉五脏，故能资生一身。

脾胃得粥之汁养，脏腑滋润不燥，而生津育阴，又为生阳之本。

粥可以大米、小米、玉米糙、豆类、籽实类等煮成，或加果、菜、肉类共煮；如近代名医张锡纯方"薯蓣粥"，即以一味生山药粉煮成，治阴虚劳热，或喘嗽，或小便不利，大便滑泄，一切虚弱之证。无论何物作粥，皆能留恋肠胃。山药汁本稠粘，作粥，则稠粘之力愈增，大有留恋肠胃之功，能滋阴又能利湿，滑润又收涩，补肺肾兼补脾胃，能壮真阴之源，清上固下，性甚平和。山药能益气力，长肌肉，强阴，轻身，增强记忆力，安心神，

益肾气，健脾胃，且能润肌肤，美容颜。凡下元虚冷，瘦弱无力，小便频数，大便泄泻，心神不宁，瘵证等，皆宜常食此粥，但应选市售者，不宜用药材之饮片。

赤小豆粥，用赤小豆，或与谷米同煮成，能健脾胃，坚筋骨，通乳，解酒毒，清利关节，利水消肿除胀，且抽肌肉，久食瘦人、减肥。

绿豆粥，用绿豆，或与谷米同煮成，能补益元气，和调五脏，安精神，润皮肤，消肿，止消渴，通行十二经脉，解一切药草、肉石、酒饮诸毒。宜连皮用。

莲子粥，用莲子，或与谷米共煮成。莲子禀清芳之气，得稼穑之味，乃脾之果，脾为土宫，交媾水火，会合木金，为元气之母，母气和，津液相成，神乃自生。作粥，能补五脏不足，益气养神，益十二经脉气血，清热止渴，交心肾，厚肠胃，固精气，强筋骨，且能益智，令人聪明，久服轻身耐老。

茯苓粥，用茯苓，或与谷米共煮成，能和中益气，安心养神，补五劳七伤，调营理卫，厚肠胃，开心益智，止健忘。茯苓得松之余气而成，久服可令面如童颜，肌肤玉泽，长阴，延年。

粥中加百合，则能补中益气，安心定胆益志，养五脏，温肺止嗽。加龙眼，能开胃益脾，强志聪明，补虚长智，轻身耐老。加松子仁，补虚，逐风痹寒气，润五脏，泽肌肤，温肠胃，久服轻身耐老延年。加葡萄，能益气倍力强志，治筋骨湿痹，久食亦轻身耐老延年，加枸杞子，能补肾益精，强阴，坚筋骨，美容颜、变白，轻身耐老长寿。

小麦为粥，以小麦属火，兼寒热温凉之气，为心之谷，心病宜食，又能利小便，养肝气。水淘浮起者为浮麦，能益气除热，止自汗、盗汗。大麦为粥，益气调中，壮血脉，实五脏，化谷食，

久食肌肤白滑，美容颜。稻米粥，温中，和胃气，长肌肉，补中，壮筋骨，益肠胃，若合芡实作粥，则益精强志，聪明耳目，通血脉，和五脏，美容颜。糯米粥，能行营卫中血积，补中益气，止泄，止自汗，发疮。小米粥，补虚损，益气，养肾气，开肠胃，去脾胃中热。

莲花、李花、杏花、桃花，亦可入粥。东瓜、南瓜、牛肉、牛乳、羊肉、羊乳、猪鸡鸭肉、胡萝卜、板栗，及诸果：梨、桃、苹果、山楂等，皆可入粥，各有所益。

说阴阳

阴阳，究其涵义，当上朔至中国古代哲学，以探寻它的概念是怎样产生的，又怎样地进入了中国医学领域，成其基础理论的核心。它概括了宇宙，概括了自然，也概括了人体构造及其机能，它宏观至宇宙的无穷无尽，又微观到人体局部的分之又分，以及这宏观和微观的循环、制约、转化的运动和联系。

"阴阳"二字，在人体，阴为血，阳为气；阴为体，阳为用。两者在人体的运动中平衡依存，在运动中循环转化和消长，在运动中相互补充、制约而平衡。

人与自然界生物一样，也具有相对性，四肢、五官成双者，必相对的生于躯体的两侧，又其器官之单一者，必位于中，如口、鼻、肛，动物、植物，一切生物普遍具有这种特点，这种特点，乃是人体相对平衡性的一种外观。

人体五脏六腑的构成，也具有相对平衡性，其功能，如阴阳、气血、寒热、虚实、升降、出入、表里、动静，也都具有相对平衡性，并经过运动、循环和互相转化而实现，中医学对此，概以

阴阳统之，谓之总纲。

中医诊断，就在于诊察人体这种运动和循环平衡变化的诸表征，并进而推断这种平衡和运动变化的内在机理的状态，以"象"视"藏"，即视表而达里。进而用药物等治疗方法，以调整脏腑阴阳的转化，使之恢复和建立新的运动的相对平衡关系。这也是中医学"理法方药"的过程。

中医学古有《阴阳大论》巨著，今已不能得见其原文和全貌。若能以阴阳统论中医的诊断、辨证和治疗，对探索和发展中医学，将进入一个新的境界，将更加显现出"阴阳"这一古老的中医学理论现代的和未来的，宏伟、深远的内涵和意义。

"升降"与"十纲辨证"论

八纲辨证，作为中医学辨证的基本纲领，最早，是由清代程国彭在《医学心悟》"寒热虚实表里阴阳辨"中提出："病有总要，寒、热、虚、实、表、里、阴、阳，八字而已。病情既不外此，则辨证之法，亦不出此"。同出"医门八法"中又提出："论病之情，则以寒、热、虚、实、表、里、阴、阳，八字统之"。

而后，医界即以"八纲"作为中医学辨证的基本法则之一，而沿袭至今。以八纲对病证进行分析、归纳，为施治提供依据，以表里辨病位的浅深，寒热辨病证的性质，虚实辨证邪的盛衰，并以阴阳为总纲概括之。八纲是相对的，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的四对矛盾，临证，错综复杂的证候，都可以用它分析和归纳。辨证是对症状、体征进行分析、概括的过程。八纲辨证，又是概括性的辨证纲领，是气血辨证、脏腑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等辨证方法的总纲，是从各种辨证方法的个性中概括出

来的共性，而处于各种辨证方法的核心地位。

"八纲"的理论，源出《内经》，在《内经》中已有了论述，奠定了基础，并在《伤寒论》中得到进一步的、在临证中的发展、临证用于辨证施治的实践。《伤寒论》以辨证论治特点著称，辨证论治的方法和思想，贯穿于全书。《伤寒化》中认识病证的基本方法，是从"八纲"的各种矛盾运动中，去辨识病机，所以一般认为《伤寒论》奠定了"八纲辨证"的基础，并在清代经由程氏概括提出后，始有"八纲"之定名，而予以确立并延续至今。

但在《伤寒论》中，作为贯穿全书的辨证方法，除八纲这四对纲领外，还有一对重要的纲领，即"升降"，"升降"的病机辨证，也是早在《内经》中提出，并由张仲景实践、记述在《伤寒论》中，因此，概括《伤寒论》中的辨证方法，不是"八纲"辨证，而应是"十纲"辨证。

一、《伤寒论》中的"升降"辨证

1. 太阳病。太阳经腑受邪，一为水、津的降、升失常；一为火热上扰，可见心烦、吐衄、牙龈肿。火热降小肠，见小便黄赤。火热痞塞，肠胃不降，大便不畅等。如下述各条：

(32)里气不和，脾气不升而自下利。此"自"下利，非邪气入里致病，也非误下。

(33)胃气不降而上逆，用半夏和胃降逆止呕。伤寒呕逆，多属此类。

(43)表邪内陷，肺气上逆而为微喘。

(63)肺气上逆而喘，用杏仁苦降。

(65)下焦水寒之气欲上冲。

(67)心脾两虚，水气上冲。

(74)水蓄下焦,津不上承而渴欲饮水。下窍不利,水邪上逆,胃失和降,水入则吐。

(76)升降紊乱,吐泻不止,用栀子豉汤调理气机之升降。

(127)水停中焦不降,心下悸;水停下焦不降,少腹里急。

(131)脾胃升降失调,气机痞塞,心下痞。

(150)清气下陷,下利不止。

(158)胃气虚弱,升降失常,气机滞塞,上热下寒,邪气上逆,甘草泻心汤证。

(159)中焦升降紊乱,气机壅塞,心下痞硬。赤石脂禹余粮汤证。

(160)下焦浊阴之气上逆,心下痞硬,有气上冲咽感,清阳之气不升,头目失养、眩冒。

(161)胃气上逆,噫气不止;土虚木乘,肝气上逆。旋复代赭汤证。

2. 阳明病。邪犯阳明,胃、大肠传化不畅而滞。脾不运湿。肝胆升降失常,如:

(195)气机升降失常,清阳不升,头目失养、眩晕;浊阴不降,水湿不去,腹满,小便难。

(242)肺气不降,气喘息促,清气不升,头晕目眩,既喘且冒,大承气汤证。

3. 少阳病。少阳受邪,枢机不利,见胆热气郁证,耳聋、目赤、胸中满而烦;胆火上升,口苦、咽干、目眩。如:

(263)胆气上逆,口苦、头晕目眩。

4. 太阴病。太阴受邪,脾阳虚,升降紊乱,腹满时痛、食不下、吐利等。如:

(273)脾胃虚寒,升降紊乱,浊气上逆则吐,清气下陷则

利。阴寒之邪上逆，胸下痞满结硬。

5. 少阴病。少阴受邪，心火不降，肾水不升，心火亢，肾水寒，水火失谐。如：

(303)阴虚而肾水不能上济于心，心火无水以制则上亢，心中烦，不得卧。

(309)中焦升降逆乱，吐利交作。

6. 厥阴病。厥阴受邪，肝疏泄不利，影响脾胃升降气机，可见呕、哕、下利，如：

(358)上热则胃气不降，呕吐；下寒则脾气不升，下利。用干姜黄芩黄连人参汤。芩连苦寒清热，胃气得降；干姜辛温祛下寒，脾气得升，寒格可解。

二、"升降"辨证的意义

《内经》："清气在下，则生飧泄；浊气在上，则生䐜胀"，便是升降病机辨证的例证。又："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是以升降出入，无器不有。故器者生化之宇，器散则分之，生化息矣。故无不出入，无不升降"。升降，是阴阳相互作用的体现，升降失调，即阴阳失常，又："气之升降，天地之更用也"。"高下相召，升降相因，而变作矣"。《内经》已明确指出了升降病机的要义。

如果以"表里"作为对病位浅深的判断和识别，可认为，这是对人体病变部位的"横向"观，那么"升降"，则可以作为"纵向"观，用为对病位的纵向的辨识和分析。升降也是对病证病机的概括，它既表明外邪、或者邪气在人体内的升降，也表明脏腑关系的升降变化。如寒热、气火、痰食，及水津、虚实、阴阳

的升降，具有很高的病机辨证的概括意义。无论内伤或外感，无论是病邪或机体，都有上下，即升降活动变化的特点和规律，所以张仲景在《伤寒论》中，将升降作为重要的辨证纲领应用于临证。

升降，是人体的脏腑功能，如心火下济与肾水上奉，水火相济。脾升胃降，肺的宣肃，肝胆的疏泄，大小肠的传化，膀胱的气化与三焦传输等，在邪气侵扰下，人体脏腑升降功能失常，便是病机的概括，正是在这些病机的作用下，才有人体疾病证候的展现。

所以，中医学的诊断，问病、望诊、脉诊、闻诊，都和人体升降病机相关联，并和中医学的治则、治法的择抉紧密相关，如升散、升陷、降逆、清下等。而且中药学也以它中药的升降的特性，与中医的治疗学相配合，形成一个完整的传统的中国医学体系。

三、历代医家的"升降"观

历代医家，皆以升降作为中医证治的纲要，并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形成了中医学的升降学说，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已经远远超出了"八纲辨证"的范畴。顾靖远云："升降者，病机之要也"。周学海云："升降出入者，天地之体用，万物之橐籥，百病之纲领，生死之枢机也"。而正是这样一个"病机之要"，"百病之纲领"，"天地之体用"，"生死之枢机"竟然至今仍被排斥在"八纲辨证"之外，不能不认为是我国传统医学的一个巨大的损失。这也并非顾靖远、周学海"一家之见"，请看：

宋金医家李杲，为一代大师。他早已指出自然界一切事物都在时刻运动变化着，升降沉浮，即其主要运动形式的表现，

即"天地阴阳生杀之理","经言岁半已前天气主之,在乎升浮也,岁半已后地气主之,在乎沉降也,升已而降,降已而升,如环无端,运化万物,其实一气也"。升降也是自然、宇宙的运动规律。

李杲认为脾胃在精气的升降运动过程中,具有枢纽作用,以胃为水谷之海,饮食入胃,而精气输脾归肺,上行春夏之令,以滋养周身,乃清气为天者。升已而下输膀胱,行秋冬之令,为传化糟粕,转味而出,入浊阴为地者。若脾胃损伤,可出现二种不同之病机转化:或下泄久而降不能升,或上逆久升而不降。李氏对升降,强调它升发的一面,认为只有谷气上升,脾气升发,元气才能充沛,生机才能洋溢活跃,阴火才能潜降。相反,若谷气不升,脾气下流,元气即亏乏消沉,生机受到影响,阴火也可能随之上冲。因此,他在理论上就很重视升发脾胃之阳,治疗时喜用升柴以遂其升生之性。

脾胃居于中焦,是升降运动枢纽,升则上输于心肺,降则下归于肝肾,因而脾胃健运,才能维持"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脏;清阳实四肢,浊阴归六腑"的正常升降运动。脾胃气虚,升降失常,则内而五脏六腑,外而四肢九窍为病,内伤病皆气虚,故升降失常实为内伤病机的关键。

李杲认为内障眼病,为元气不行,胃气下流,胸中三焦之火及心火乘于肺,上入脑,灼髓,火主散溢,瞳孔开大,以内伤目病的病机,也在于升降失常。又九窍之疾,皆可因升降失常而致。即外伤出现发热之症,也与升降失常有关,荣气不升而反下流,其心肺无所禀受,皮肤间无阳,失其荣卫之外护,阳分皮毛间虚弱,但见风寒便恶。内伤发热乃肾间受脾胃下流之湿气,闭塞其下,致阴火上冲,其热蒸蒸,上彻头顶傍彻皮毛,浑

身躁热。可见，李氏论外感内伤诸证，是以气火升降的病机，为辨证的核心。

明代医家戴思恭，也极重视升降的病机。以气行周流全身，循环不已，外则护卫体表，内则温养脏腑百节，皆由气之升降运行，而气之所以周流不息，无微不至，实赖于肺气之不断敷布，即肺主气而主治节，然气动太过乖戾失常，使清者变浊，行者留止，或一反顺降之势而变生冲逆，如喘躁、惊骇、狂越、疮疹随之而起，此皆气机火化，实与气行失节升降逆行有关。

清代张志聪，已指出《伤寒论》确立了辨证的基础："其间分析表里、阴阳、寒热、气血、邪正、虚实、靡不齐备，明乎伤寒之道，千般病难，不出于范围焉"。他认为《伤寒论》本于运气学说："人之阳气，应天气之在外，五脏五行，应五运之在中，升降出入，环转无端"，他重视升降的病机，并重视药物升降沉浮的应用，当明顺逆之道：升降沉浮则顺之，寒热温凉则逆之，春宜用升以助生气，夏宜用浮以助长气，秋时宜降以顺收令，冬时宜沉以顺封藏，药性宜顺四时，四时之气即五脏之气，如肝主生长不能抑而郁之，肺主肃降不能逆而扬之，遣药必遵升降之道，与病机、自然升降之理相应。

吴瑭认为，伤寒由毛窍而入，自下而上始是太阳；温病由口鼻而入自上而下始手太阴，先上焦而后中焦与下焦，故诊治不依六经而用三焦辨证。六经与三焦，一为横观，一为纵观。而三焦辨证的实质，即在于升降的病机辨证。吴氏三焦辨证纵看之说，确为可取，然以六经辨证为"横看"之说，却非全面。六经辨证，以六经循行看，是循环的，仲景虽以六经之名，而不在经络上立说。风寒温热，内伤外感，自表及里，有寒有热，或虚或实，无乎不包，故六经提纲，不为经络所拘又不离经络，所以其

对病机的认识，包括了表里的横向，也包括了上下的纵向，包括了升降的病机。

唐宗海认为，人体的正常活动，必须是清阳上升浊阴下降，血气才能正常的循行不息，而主宰清浊升降的枢纽在于脾，清气遏而不升，浊气逆而不降，血则上溢或下渗，故止血之法虽多，总莫先于降气。治病之法，上而抑之，必使气不上奔，降肺气，顺胃气，纳肾气，气下则血下，凡属气逆，必以降逆为主。若元气下陷，当升举元气为主，故临证必辨升降的病机，方能认证。

金子久，亦重升降之说，他以人生为一小天地，呼吸升降，效象天地，脾主升，胃主降，饮食入胃，精气输脾归肺以滋养全身，升已而降，下输膀胱。肺主治节，通调水道，此天气之降。气主呼吸，关乎肺肾，肺主呼气，肾主吸气，肺气清肃则升降无碍而呼吸自如，一有逆乱便生乖违，呼吸不利为逆，升降不顺为乱，清阳之气不通，则升降流行为之窒阻，津液敷布失常。然上升之清，下降之浊，全赖中脘为之运用，中脘通则清浊升降不混，六脏九窍流行，故脾胃之盛衰，关乎一身之气机中焦无砥柱之权，则升降不调，故以脾胃为人体升降之总枢纽也。

张锡纯，并重升降病机，阐发胸中大气之论，及大气下陷诸证治。认为肝主左而宜升，胃主右而宜降，肝气不升则先天之气化不能由肝上达，胃气不降则后天之饮食不能由胃下输，肝气郁兼胃气不降之证，其因，就在于当升者不升，当降者不降。临证，皆详辨其升降之病机。

四、结语

中国传统医学、历代诸家，皆极重视升降病机的辨证，并

在临证实践中广泛应用。八纲辨证，并不能概括升降的生理和病机，所以"升降"也应该被列入概括性的辨证纲领，而与八纲并列，使"八纲辨证"为"十纲辨证"。因至今，在中国传统医学中，这古老的"八纲辨证"方法，仍在被应用于临证实践，而升降病机辨证的加入，"十纲辨证"的应用，必将使这一辨证方法更加完善。

中医辨证与辨病的继承与发展

辨证，是中医学术的基本特点，是中医理论对症状、体征进行综合分析而认证的过程；辨病也是中医学术的基本特点，是在辨证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的概括。辨证以对症状、体征的综合分析为主，而辨病则以对辨证分析的综合概括为主，这种对辨证和综合概括，带有着明显的东方文化的特点。

中医历代既重辨证，也更重辨病。中医古籍《五十二病方》中所载，即辨病施治之方。《伤寒论》、《金匮要略》也以辨病论治为基本特点，列述了二十八种病。《千金方》、《外台秘要》等巨著，皆以辨病设方。

辨证，是对"四诊"综合分析的过程，但它不是认病的终结，而是认病的方法和过程；而对辨证的进一步分析、综合并进而概括，达到辨病，才是认病的最后阶段，才是认病的终结。由于对辨证与辨病认识的发展与差异，已有"弃病从证"之趋，及"西医辨病"、"中医辨证"之谬传，由此也更有"中医治症，不治病"之误解。试综观市场流行之中成药，不外二类：一由辨证设方者，此种，由于"证"的复杂性和发展的多变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限制了它们的应用和发展。如"六味地黄丸"这一

名药，以治"阴虚"为对证，然阴虚常有兼证，又有脏腑之异，致使临证应用时，不易发挥其"针对性"。而"辨病"设方的中成药，现今已有了较大的发展，成了今日中成药队伍的主流，中医临床应用，也多为此类。这表明了"辨病论治"的发展与现实。

余临证几十年来，辨证之时，必探索"辨病"之方，以广其用，并探求其发展之途。

一、感冒

1．中医治感冒，辨证有四时之分，有新感、伏邪之辨，有受邪风寒暑湿燥热之异，有人体表里、上中下三焦之不同，有五脏六腑、在经在府之别，还须视体质盛衰，论宿疾，辨兼证；至于男女老幼、地域山川、气候种种不一，均须极虑，且又必顾询治疗用药之经过，以识"证误"、"证变"，方可"心中了了"。虽如此，常今日"如是"，而明日却又"已非"了，必再寻求之。虽一常见感冒，其诊治内容，已甚是宽广、丰富，上及天文，下及地理，中及人事，皆在应思虑之内。如是，中医治感冒之方，千百可数，可见中医学之博大精深。

2．虽感冒诸证纷繁，然有其共同的本源与特点及患感冒后的体机应变规律，余综其性，以一方治之，凡认病为感冒者皆可用，即"荆芥藿香汤"，其组成为：荆芥、藿香、半边莲、大青叶、僵蚕。

感冒也可以预防，余拟"三七散"一方，服之可使常年不患感冒，以至终生不患感冒，包括流感。

余认为，至此，感冒病解已。

二、胆系结石

余治胆系结石症，除辨证施治外，凡经"B超"等检查确诊者，用同一方药，即"辨病施治"。

自'73年以来，用自拟"溶石散"治此症，并以治肝内胆管结石症为主，其组成为："朴硝、当归、三七"等。治疗中，经"B超"摄片等可观察到结石逐渐深化的过程，表明此方药可使各型结石溶解而消除，而不须排石。"结石"的发生，是在病因、病机作用下，在人体内形成的一种"结果"，所以此病的治疗，关键之处，不在"结石体"的消除，而在于产生结石的"根源"的消除。"结石体"的消除，现已有多种方法和手段，但产生结石的根源不消除，便不能制止结石的继续发生。临证所见，胆内结石，经手术胆囊切除后，肝胆管内又发生新的结石者，已属常见；或肝总管内结石，经手术取而又生者，反反复复，亦不少见。"溶石散"的功效不在于"排石"，而在于使已形成的结石的溶解。可以认为"溶解"结石的过程，是结石生长、发展的环境条件改变的必然结果，它由机体功能的调整而实现。

胆石症的病因可概括为"郁"，"肝胆阴血虚"，为证之本；病机为"痰瘀"，为标。郁可因外邪内侵，或内生于情志，疏导失常，郁而伤阴热结，肝胆疏泄阻滞，治以疏导解郁，养肝胆阴血为本。治标以祛痰、化瘀为主。临证所见脉象以左关弦滑为主，属痰瘀"标实"。舌象红淡、苔少，偏于本虚。此证治不宜补，亦不宜苦寒攻泄，补则结石凝聚增长，攻泄则结石不易溶解。

三、癌

余治癌，辨证视患者体质之盛衰与病邪之消长，以扶正与

祛邪相结合,辨脏腑阴阳气血之盛衰以扶正,辨脏腑痰瘀的消长而祛邪。

余以自拟一方"噎膈阴血汤"治食管癌,其方药组成为:"党参、天花粉、当归、生地、半夏、牡蛎、甘草、白蜜",常获佳效。党参伍天花粉,鼓舞肺胃之气,滋胃而生既乏之气阴。胃为阳土喜润,又必以气生发之,阴中有阳,以党参发阴中之阳而生阴,当归伍生地,清胃火以生阴治本。牡蛎、半夏降逆祛痰。以五液皆虚,津凝痰生,痰盛耗津,泄痰即保津也。虽半夏偏燥,然湿痰满中,非此难胜。仲景大半夏汤,取其升降阴阳,此师寓其意,甘寒队中,一味半夏,正燥湿相得,灌溉而流通,甘草直走阳明,甘缓其中,蜜丸润燥。

治癌,也非必求"域外仙药",以轻灵常药,认病识机,遣药化合得宜,守方,亦可取胜。

四、阳痿

阳痿。是男人常见而复杂的疾病。由"劳伤于肾之肾虚""(《病源候》),或阳旺之时,忽有惊恐伤肾"(景岳),或"思虑伤神,恐惧或湿热下注伤肾"(林佩琴)等所致。余临证,常见阴精不充而命阳火衰,治以滋阴益精为主。气虚心脾伤损者,补气血,养心神;有火者清,有湿者化,有寒者湿等辨证治法。

余又以一方"肾元散"治各型阳痿,其组成为:"苁蓉、枸杞子、仙灵脾、复盆子、人参、苍术"等,见效快而疗程短,药效学研究表明,它能提高阳虚小鼠的活动能力,并显著提高其抗疲劳能力;能抑制阳虚小鼠体重下降趋势,使阳虚动物体温恢复至正常水平,并使之略高于正常动物;能增加去势大鼠精液囊、前列腺、包皮腺、提肛肌重量等。"肾元散"新药的开发,将

为中医药治阳痿，开拓一条新的方便之途。

综上述，中医学的“辨病论治”，是继承的发展，并在继续发展中。

论“虚邪”

“虚邪”一词，在《素问》和《灵枢》中多处出现，对它的涵义，古今医家，曾有不同的理解。而在这些不同的认识中，有着更深远的内涵，余以已见，试为下述。

一、《素问·上古天真论》：“夫上古圣人之教下也，皆谓之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

何谓虚邪？

王冰注：“邪乘虚入，是谓虚邪”，“邪气不得其虚，不能独伤人，明人虚乃邪胜之也”。

马莳注：“凡从其所居之乡来为实风，主生长养万物，从其冲后来为虚风，伤人者也，主杀主害者，谨候虚风而避之。故圣人避虚邪之道，如避矢石然”。马莳认为虚风即虚邪，从其“冲后来”，“伤人”、“主杀”、“主害”，即此邪来时不为人所见，非指风雨寒热气候之剧变，乃为人所不觉、不能察觉者，又害人甚剧的一种邪气。

张志聪注：“言上古之人，得圣人之教化，内修养生之道，外避贼害之邪”，即不能为人所见、所觉察者之意。

上述可见，马、张氏之注，与王冰不同，马、张氏认为：

（一）虚邪与“虚风”、“贼害之邪”，同意；

（二）虚邪，从“冲后来”，不为人觉察；

(三)、虚邪，乃“伤人”“害人”之邪，宜避之。

而非如王冰注，以虚邪为“因虚致邪”之意。

二、《素问·移精变气论》：“忧患缘其内，若形伤其外，又失四时之从，逆寒暑之宜，贼风数至，虚邪朝夕，内至五脏骨髓，外伤空窍肌肤”。

马莳注：“后世则失四时之顺，逆寒暑之宜，故贼风数至，虚邪内生”。

马氏认为：虚邪因贼风而生，由内而生，非生于外者。

张志聪注：“贼风，贼害之风；虚邪，虚乡不正之气也”。

张氏已指出“虚邪”来自“虚乡”，其实质为“不正之气”，又何谓“虚乡”？此“虚”指“无体”之意。“乡”或通“向”。

三、《素问·离合真邪论》：“夫邪之入于脉也，寒则血凝泣，暑则气淖泽，虚邪因而入客，亦如经水之得风也”。

张志聪注：“虚风，虚乡之邪风”。

四、《素问·八正神明论》：“虚邪者，八正之虚邪气也”。

王冰注：“八正之虚邪，谓八节之虚邪也，以从虚之乡来，袭虚而入为病”。王冰在此仍主虚邪之意为体虚而邪袭之说。但又谓此邪由“虚之乡来”，“虚”义已为混肴。

张志聪注：“虚邪者，乃八方虚乡所来之邪气，其入于身也深。正邪者，八方之正气也。正气者，正风也，从一方来，非实风，又非虚风，其中人也浅”，“虚邪之始中人也，亦起于毫毛，发于腠理，其入深则搏于筋骨，伤人五脏”。

张氏指出虚邪与正邪，是具有相对意义的概念，两者均为外邪，并非包含人体之虚实之意。并指出虚邪、正风、实风这三种概念的区别及其特点，即：虚邪指邪气，中人深，难于察觉

者；正邪即正风，中人浅，人可察觉者，当指气候之变化轻微而正常者；实风当指气候之剧变。

五、《灵枢・邪气脏腑病形篇》："黄帝曰："邪之中人，其病形何如？岐伯曰：虚邪之中身也，洒淅动形，正邪之中人也，微先见于色，不知于身，若有若无，若亡若存，有形无形，莫知其情"。

马莳注："此言邪中人身之形，虚邪则易见，而正邪则难知也"。认为虚邪伤致病证候重，"动形"；正邪袭人致病证轻，即"不知于身"。

六、《灵枢・百病始生篇》："岐伯曰：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卒然逢疾风暴雨而不病者，盖无虚，故邪不能独伤人，此必因虚邪之风，与其身形，两虚相得，乃客其形"。"其中于虚邪也，因于天时，与其身形参以虚实，大病乃成"。

马莳注："诸外感者，不得天之虚邪，则不能伤人，又不得人之本虚，亦不能伤人"。指出外感病伤人、致病的病因有两个方面，即"天有虚邪"与"人之本虚"。

张志聪注："虚邪伤形而正邪伤气。正邪者，天之正气，风寒暑湿燥火也"。

综之，对"虚邪"，王冰与马莳、张志聪的理解，有着根本的、本质上的区别：

（一）王冰主"虚邪"即"因虚致邪"之说；

（二）马、张氏认为：

1. 虚邪指外邪之一种，即"天之虚邪"；

2. 虚邪是与正邪相对的概念，正邪指风寒暑湿燥火，气候的正常变化。

3. 虚邪与虚风、贼风、贼害之邪，是具有相同含义的概

念，并非指自然气候的变化；

4. 虚邪之发生，从“冲后来”，深远不可察；

5. 虚邪中人致病，与正邪中人致病，证候不同；

6. 虚邪致病，亦由人之本虚。

七、《灵枢·官能篇》："邪气之中人也，洒淅动形，正邪之中人也，微先见于色"。

闵士先注："虚邪者，虚乡不正之邪风"。

八、《灵枢·刺节真邪篇》："正气者，正风也，从一方来，非实风，又非虚风。邪气者，虚风之贼伤人也，其中人也深，不能自去"。

综之：

（一）正气，即正风，非实风，又非虚风，此正气，指风雨寒热暑湿燥火等正常气候因素对人体的影响，其中人也浅，与真气合而自去，人体的抵抗力，可以消除它们的侵害和影响。

（二）实风，指剧烈的气候变化的致病因素，体健者逢之，或可不病，体虚者易病，是为当时人从前所能察觉的致病因素。

（三）虚风，即虚邪，其中人深，不能自去。

可见，虚邪指当时尚不能为人们所察觉的，并非明显的气候变化的致病因素。人体患疾后，病情深重，不能自去。虽然在当时的条件下，人们还不可能以感官察觉到这种因素的客观存在，但是已经能从证候的特点上，认识到这种致病因素的存在。可以认为这是中国传统医学较早的病因学说。

对虚邪的探讨，本文似可至此而止了，若再多说几句，那便是纯属推断了，如现今之感染性的流行病，与“虚邪”致病，所异几何？又如明代吴又可所提出的“戾气说”，又走出了距离

"虚邪"之论有多远的距离?若从这个意义上考虑,似乎应当重新回头看"虚邪"。

医林旧事

一、扁鹊的著作

扁鹊,是久为我国人民敬仰的,战国时代的伟大的医学家。他的业绩,至今在人们中流传,为人们所赞颂,他精深高超的医术,已载于史册。可是,他是否有医学著作留传于后世?《汉书·艺文志》记载有《扁鹊内经》九卷、《外经》十二卷,均已佚,所以世上并无扁鹊医著流传。但扁鹊是有医著传于后世的。

(一)王叔和的著作《脉经》中,有数处引用了大段的扁鹊论述脉法的文学,见于:

1. 卷四:"诊损至脉第五";

2. 卷五:"扁鹊阴阳脉法第二"、"扁鹊脉法第三"、"扁鹊华佗察声色要诀第四"、"扁鹊诊诸反逆死脉要诀第五"。

可知,王叔和当时是见到了扁鹊有关脉法的著作,在三国——晋代,扁鹊的书,还在世间流传。

(二)在孙思邈的著作《千金要方》中有更多处引用了大段的扁鹊的论述,见于卷二、卷八、卷十至卷二十、卷二十五至卷二十八等。引用扁鹊的论述,主要为肝、胆、心、小肠、脾、胃、肺、大肠、肾、膀胱等脏腑病的脉诊及针灸治法,及筋极、脉极、肉极、气极、精极、骨极等诸证的诊断及针灸治法,并涉及妇科、食治、养性、诸风、伤寒等证治。

从孙思邈的引述中，已可见到扁鹊著作的部分重要内容，字数在万字以上，这可能便是《扁鹊内经》《扁鹊外经》的部分内容。在脏腑病引扁鹊论述的文字之后，接着便是列述方药，这些方药，也可能同为引用扁鹊著述的文字，从著中语气上看似可如此，但已无确证。由此可知，逊思邈写书时，他是宝有扁鹊的遗著的，即该时，扁鹊的著作仍在人间流传，而扁鹊著作之佚，是在孙思邈时代之后的事，并且，扁鹊著作中的重要内容，已在《千金方》中保留了下来。

孙思邈《千金方》中所引用的扁鹊论述诊脉法等，与王叔和《脉经》中所引用的扁鹊诊脉法，基本相同，可信他们都引用了扁鹊著作的原文，《千金方》中引用文字的字数更多，也是很好的说明。

《难经》在东汉末年至晋代开始流传。《隋书·经籍志》首载《黄帝八十一难》二卷，未题作者名字，《旧唐书·经籍志》题此书为“秦越人（扁鹊）撰”。书中脉法部分，与王叔和、逊思邈的著作中所引用的扁鹊的论述，内容基本相同，但文字稍异，可知《难经》已非扁鹊原著，但其内容取自扁鹊著述，因此《旧唐书》将其列为扁鹊所著，也是有道理的，或者其另有本据，亦未可知。

王勃谓《难经》乃岐伯始授黄帝，后传至扁鹊，又历九师而授华佗。吕复谓其“所引经言多非灵素本文，盖古有其书而今亡之耳。《难经》并非祖述、羽翼《内经》而作，而以临证为主，亦古代临证医家者言，其书出自扁鹊可信，而非扁鹊所著原文，乃取其内容，故，称之扁鹊著亦可。

扁鹊曾从长桑君学，能视垣一方人，以此视病，尽见五脏癥结。以今日气功术，人类生命科学研究之发展，“透视”“遥

视"之术似可信其实。当现今中国经络之研究，已经看到经络实质，并与二千年前的《内经》所描划的经络循行路线完全一致时，曾有学者惊疑：《内经》中的经络行线图，二千年前的人，是怎样知道？画出来的？"对此，现在似已不难得到理想的解答了。其实，能洞视脏腑之术，代皆有之。文挚，战国时宋之良臣，并洞明医道，兼能异术，曾为人视疾，令背而立，以后视之，见其心病，治之遂愈。宋代章济也能洞视五脏，不失毫发。古代医家有此能者，史籍所证，十数人。故古代对脏腑、经络、病位、病态的认识，可为日见，而此术或可经修练而得，所以谓扁鹊之有此术可信。

未来之日，扁鹊的遗者，或能重新再现于人间。

二、张仲景的学识：勤、博

被奉为"医圣"的汉代医学家张仲景，他继承神农、黄帝、岐伯、伯高、雷公、少俞、少师、仲文、长桑、扁鹊、公乘阳庆、仓公诸家之学，勤求古训，研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平脉》《辨证》诸著，又博采众方，而著《伤寒杂病论》十六卷，它的辨证方法和体系，千百年来，一直有效地指导着中医学的临证和发展，他著述中的方剂，至今仍应用于临证，发挥着奇特的功效，而被国内外医学界所研究和探索。他的著作，被奉为医家之圭臬，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它却越来越显出那经久的生命力，所以成为现今中医临证学的基础、中医学的经典著作。这是他治学之勤和求学之博的结果，仲景的学术是今日临证的先范，而仲景的治学精神，更应成为医家的典范。

三、华佗与《中藏经》

《中藏经》为华佗之著，可信。虽有传狱吏焚书之实，然华佗传有弟子，吴普、樊阿、李当之皆从华佗学，又均有著作传世。既曾从佗学，佗之术何淹？吴普、李当之皆有药学专著，学识皆丰，由此可知佗也。《千金要方》中所引华佗方，在《中藏经》中皆有载，可为一证，然《中藏经》已非华佗原作，乃作者所述华佗原著之内容而成。

四、范汪

晋代范汪，少孤，依外家庐于园中，布衣蔬食，燃薪写书，写毕诵读精熟，遂通百家之言，精医术。宫泰亦好学者，医术有一艺长于己者，必千里求之，医术遂有长进。

五、孙思邈的成就

孙思邈，是一位成就卓著的医家。他的巨著《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包括了中医内科、外科、妇科、五官、针灸、救急、食疗、养生、气功、按摩等各个方面，一千多年来，对中医学术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他勤奋励学，青衿之岁研习典籍，白首之年，未尝释卷。对一事长于己者，不远千里伏膺取决。他博采群经，继神农、黄帝、岐伯、雷公、和缓、扁鹊、仓公、仲景、华佗之学，并张苗、王叔和、皇甫谧、陶弘景、祁玉、范汪、僧坦、阮炳等诸家，上极文字之初，下讫有隋之世，或经或方，无不采摭，并集诸家之秘要。他从古典医著中打下了坚实的中医理论基础，又涉猎群书，博极医源，精勤不倦，广泛地吸取前人经验，才使他的医术精博、深通，为百世法。他认为医者，必谙《素

问》《灵枢》《甲乙经》及历代医家之学，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并须精熟，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百家则不能默而识之，不读老庄不能认真体运，则吉凶拘忌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旺，七耀天文，并须探赜，若能俱有学，则于医道方无所滞碍。

孙思邈与《伤寒杂病论》：

孙思邈在写《千金要方》时，已见张仲景《伤寒杂病论》，那时，该书尚未分成《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两者。综观《千金要方》中"论伤寒"引用仲景著述的内容，包括：辟温疫、伤寒膏、发汗散、发汗汤、发汗丸、宜吐、宜下、发汗吐下后、伤寒杂治、百合病、狐惑、发黄、温疟、劳复等，已经包括了现在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的主要内容。

或当时孙思邈尚未见仲景书之全文，或当写《千金要方》时未引全，故而在《千金翼方》中又予补充？未可知也。

六、王冰

王冰研注《素问》，精勤博访，经过长期不懈的艰苦努力，历经十二年，方始告成。

七、庞安时

他遍读《灵枢》《太素》《甲乙经》，及经传百家涉其道者，靡不贯通，乃为一代大医，著《难经辨》《主对集》《本草补遗》。

八、朱震亨

三十岁时始有志于医，读《素问》五年似有得，而犹学之未

明，至四十五岁，复取读之四年，并遍涉诸家之法，学问始成，为养阴学派的代表人物。

九、张元素

金代张元素，治病不用古方，以古方新病不相能，乃自为家法。学贵有创新与发展，学古，乃为继承，也为发展，若只泥守，医学之发展何来？后学必会群书之长而参已所识。仲景曾斥当时各承家技之长者，然拘持一偶之见者有之。有为温热名者，每方必用附子；以寒凉名者，每方必用石膏，以示步趋。其实，张景岳未必不重胃气，朱丹溪也并非泥守养阴，各家有突出之长为约，而其博反为所掩。

十、刘完素

中国医学寒凉学派的创始人，二十五岁始致力研究《内经》，前后日夜不辍二十五年才豁然有悟。在他六十岁时，将他三十年研究《内经》及临证心得，著成《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三卷行世。《内经》之学，中医学，非浅尝即止者可得也。朱震亨、刘完素，都经十年、二十余年研索方有得。

十一、王好古与费伯雄

元代王好古，著《医垒元戎》12 卷，撰于 1291 年，后原稿佚失，经追忆，"十得七八"，重写于 1297 年。他以十二经为纲，论述病证以伤寒、杂证为主。其学术渊源，上本张仲景、旁参张元素、李杲，并结合其临证实践，书中自订验方不少。

清代黄伯雄，撰《医醇》24 卷，后毁于兵火，晚年作者追忆书中内容重写，但"不及十之二三"，遂改名《医醇賸义》。书以

察脉,辨证、施治为三大纲,卷首先论脉法,依次列述六气之候,及虚劳、内伤杂病。书中亦自拟验方不少。

二位医家,著述皆丰,又均历佚著稿之苦,皆经后来追忆重写,终留人间,其顽强毅力,不屈不挠,不畏挫折,不达目的不止的精神可见。世界有成就的学者,有些人经历了书稿丢失的打击,对意志坚定的人,打击和挫折都不能阻止他们前进,终于成功。

十二、李梴

他是一位勤学的医家,他指出:为医者,每早当静坐玩读孝经论语小学,并全部四书古易白文,及书经洪范无逸尧典。医出于儒,非读书明理,则不能疏通变化。每午必将入门大学,从头至尾逐段诵读,必一字不遗,若出诸口。如欲专小科,亦不可不读大科。熟读后,潜思默想,究竟其间意义,稍有疑难,便检阅古今名家方书,以广见闻。入门书既融会贯通,而后可成一小医,愈加静坐玩读儒书,方能医道益昌。

李梴为医,迁有病机复杂一时难明,而药不效者,必五鼓静坐,潜心推究其源,再为诊察改方。司马隆亦名医,迁人危疾,端居静绎,或通夕不寐,必得其病之原,治之而后已。医者仁术之名,来于此也。

十三、陈实功

认为:先知儒理,然后方知医理,当勤读先古明医确论之书。须旦夕手不释卷,一一参明融化机变,印之在心,楚之于目,临证方无差谬。医之为道,非精不能明其理,非博不能全其约,是故前人立教,必使之先读儒书,盖非四书无以通义理之

精微，非易无以知阴阳之消长，学医必会群书之长，然后方可有所为。

十四、张志聪

著《伤寒论纲目》，自甲午以后二十年余，每旦必焚香盥手，开卷举笔，细阅经义，稿几脱而书始成，老年未尝倦于学。

十五、李时珍

少年时曾读书十年不出户庭，博学无所瞡，他搜罗百家，采访四方，著《本草纲目》经二十八年方成书。

十六、杨继洲

杨继洲，治学力求渊博精深，勤读古医书，不分寒暑从不中断，以为不溯其源则无以得古人立法之意，不穷其流则不知后世变法。

十七、王孟英

他闭门苦读者十年，手不释卷者永夜，视疾之暇，恒手一编不辍，志苦力学，博览群书，集众家之长蕴之胸中，乃能穷理书性，指下神妙，蔚然成一代宗匠。

十八、金子久

好学深思，舟车寒暑，手必一卷。

十九、吴锡璜

年十五，即通十三经，十四岁时兼读医书。

二十、唐笠三

学富思深，博极群书，临证之暇，静坐小斋，手不释卷，至老不倦。

二十一、程国彭

读书凡书理有未贯彻者，则昼夜追思，恍然有悟，即援笔而识之，历三十载，殊觉医道精微，思贵专一，不容浅尝者问津，学贵沉潜，不容浮燥者涉猎，读书明理，不至豁然大悟不止。

二十二、徐大椿

他是位十分勤奋的名医，研读医学经典著作，孜孜以求，锲而不舍。认为学医必须读万卷书，他把读书视作人生乐趣，他藏书甚多，朝夕披览，兴浓时，读至鸡鸣报晓而不止。他行医五十年，经他批阅的书约千卷。他嗜读《内经》《老子》《阴符经》，到晚年虽目暗神衰，，仍奋志勤修，直到临终前不久，还在闭户著书。

二十三、叶天士

他临终前曾告其子：医可为而不可为，必读万卷书而后可以济世，必竭尽聪明才智，长期不懈的奋志励学，并在临证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精益求精，方能妙手回春。

前贤遗教，金玉之言，他们都是身体力行的表范。他们是医家，又都是大学问家，是学识渊博，纵贯古今的大师，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他们的勤苦之路，也是留给后代的宝库

里的珍贵的遗产。

医海铭言

中国传统医学，有很多极精练的、来自实践的铭言。皆千百年来经历代医家凝炼而成。可谓字字珠玑，涵义深邃隽永，具有很高的概括性，取余之历验心储诸条列下：

人年五十，阴气先衰，老人阴亏者多，宜滋养真阴，柔和筋骨。而人生于阳，根于阴，阴气亏则阳自胜，又阳气生则阴自长，故宜补阳填阴，药用养生，可常用西洋参、枸杞子、麦冬、灵芝、冬虫夏草。

培养元气之方，宜简而纯，简则脏腑易承、气血易行，纯则温厚和平，可补偏救弊，自相灌注，生生不已，以合先所赋流行之道。

女子多郁，气行不畅，郁则生热，故常掰甘草之甘缓，用香附之宣化，去川芎之温窜，加丹参之涵濡。

肺主一身之气，肺气清则治节有权，诸脏皆资其灌溉，故曰补五脏之阴。喻氏谓有肺者有溺，无肺者无溺。

古人不曰内虚而曰内伤，顾名思义，则纯虚之证殊罕。无病而喜服温补，常有致害者。

治急病要快，治慢性病要缓，主要在于调理脾胃，可用谷芽 30g、麦芽 30g，轻药重投可获佳效。

治病不可过于求功求速效，要从根治末，虽慢亦佳。认准病后，贵在守方，针灸及中药都有后效，治慢性病要有信心和耐心，切忌变方过频。

治杂病、慢性病，应每病有专方专药，并结合对病人体质

及病情的整体情况，调整用药。

治法的常变，视病情而定：表里俱病，先解表后治里为常法；里证急先治里，后解表。邪去补正为常法，补正以祛邪为变法。

治病以辨证为第一要义，病情虽复杂多端，而辨证之关键为：证候、病位、病因、病机、疑似、病名、治法、救逆等。临证明此，据理用药自可丝丝人扣。

诊断疾病，察舌最为重要，尤以六淫病，舌之变化更为明显。诊脉用以参证，不可拘执于脉象。大肉已脱，九候虽调亦不可恃。六脉弦劲有力，重按不衰，全无柔和之象，是无胃气，多立暴亡，虽病情不重，用药也应特别慎重。

治病须明气化，虚弱之人少津，阴虚宜用甘寒者，亦应以阳药为佐领；阳虚气不化，水津不上承，治宜温阳，盖釜底无火，水液何能蒸腾。

救脱用药贵单纯，独参、参附、四逆、山萸等，均味少而量重，力雄厚，正气将脱危急，非此不胜。补正立方须周密，久服方能生效。虚损起于内伤脾胃或肾虚伤精。

气药有生血之功，血药无益气之利。用温补，病不增即已减，内已受补；用寒凉，病不减即已增，内已受伐。故以寒凉补阴，非徒无益，而且有碍。

治病必视元神及胃气，元神强盛、胃气足能胜药力者佳；若病人元神亏虚，胃气弱，病易恶化。内伤久病，应以甘淡养脾胃之生气为主，胃纳盛，运化有力，方能补养肺阴、调理肝肾。补虚以扶胃气为主，养阴以生津为主。

气血贵通，不贵于旺；血宜温，温则通，寒则凝。气行则血

行。治气血两亏，人参伍茯苓。

浮为表脉，有表证无表脉，法当解表；有表脉而无表证，可为阳虚。体虚受外邪，脉不浮，治此证用表药宜轻，以免伤正。阳虚恶寒，脉浮大似外感，切不可轻用表药发散，应甘温益阳。

脉弦劲而数，肝阳亢甚，羚羊角可折。若脉弦大而数兼劲象，大为气虚，当益气补脾。平肝泻热，可用西洋参、羚羊角、丹皮、桑枝。

脉甚数者，脾阴受伤，治宜于滋阴药中用甘草以引之归脾。虽系阴虚，亦必气虚有不能支持之象，当用人参佐玄参、甘草。

脉现弦象，必脾肺伤损。弦为肝脉，肝盛必侮脾。脾气旺可以包括四脏，故脉以和缓为贵，以其饶有脾土之气，脉弦硬，即脾气受伤而不能包括四脏。肺金清肃之气下行，肝木必不至恣横，即脉必不弦；脉弦，则肺金必伤。

脉之真有力者，皆有洪滑之象，势作起伏，脉象弦直，无起伏之势，虽大而有力，实非真有力。

两寸脉微弱无轩起之象，为胸中大气下陷。

肾脉沉，人参配附子，以鼓午肾气。

肾脉弦，生地伍白芍，或加龙骨养敛肾阴。